# 武俠世界

**魔情劫**（紅粉仇城故事之二）滄海客・新著

寫一武功高絕而身世奇苦的奇女子放浪形骸，遊戲人間，仇人竟是其生身之父，其父又爲其子師門叛逆，子固不知其爲父，亦不知女爲其妹，以致敵愾同仇而相愛而亂倫，因女偵[illegible][illegible]人，入妓院，扮烟花女也，故雖極盡奇詭而皆在情理之中，戲劇性極濃。



$2.50

975

**編後話** ⌊魔情劫⌉是今期刊出的紅粉仇城巨型故事，這是一部充滿兒女私情、恩仇倫理氣氛的俠情小說，情節中每一個橋段，哀艷處：感人肺腑，蕩氣廻腸，悱惻纏綿，可歌可泣！諧趣處：令你捧腹大笑，心曠神怡，廻味再三，愛不釋卷！題材內容極具戲劇性，莊諧並重，警世導良，誠不可多睹之佳作，不宜錯過。

＊＊　　＊＊　　＊＊

長篇故事⌊未央劍⌉及驚魂六記故事之四⌊粉骷髏⌉今期均告完結，情節發展高潮迭起，出人意表，難以臆測，欲知其中精彩處，請切勿錯過今期的刊出吧。

＊＊　　＊＊　　＊＊

⌊密宗十絕⌉與⌊血劍鴛鴦⌉兩大巨著由下期起同期推出，前者是東南亞名作家慕容美先生之最新巨著，慕容君的作品，過去極受本刊讀者們所喜愛，今番再度加盟本刊助陣，保証令你滿意。⌊血劍鴛鴦⌉是伴霞樓主繼⌊未央劍⌉後之精心創作。

下期巨型故事是國際特警故事⌊天幕⌉，阿生在本故事中大顯身手，耀武揚威，令你拍案叫絕……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魔　情　劫（紅粉仇城故事之二）
本文故事極具戲劇性，莊諧並重。惹人發笑，但內容情節哀感處，可歌可泣，深感肺腑，要看一部最精彩俠義情仇倫理兼而有之的說部，幸勿錯過，先睹為快……滄海客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紅　　姑（兩期完俠情中篇）◀上▶
俠女尋仇家　官差緝犯人……隆中客 40

金　　路（司馬洛傳奇故事）
喬裝為住客　相見即鍾情
地窖黃金沓　伊人旅邸來……馮　嘉 48

塔里木風雲（民間俠義傳奇小說）
雪山神槍手　殺敵為自衛……司馬紫烟 57

戒鉢風雲（俠義奇情中篇）
使盡狠心計　欲絕少年俠
臨終吐眞情　謎團却未解……高　皋 67

粉　骷　髏（驚魂六記故事之四）◀續完▶
痴愛已成空　嬌娘變骷髏……黃　鷹 75

八　　絕（技擊鬥智傳奇故事）
風雲多變幻　敵友難辨明……朱　羽 8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殘山俠隱
少年對頭敵　高手暗助陣……蕭　逸 93

未　央　劍◀大結局▶
多年尋愛女　相見不相識
歡喜小冤家　終成美眷屬……伴霞樓主 101

**奇招異式・軼事珍聞**

靚仔玉海外揚威（武林軼事）…希　華 65
扚指破⌊鯉魚担枷⌉（奇招異式）麥海雲 84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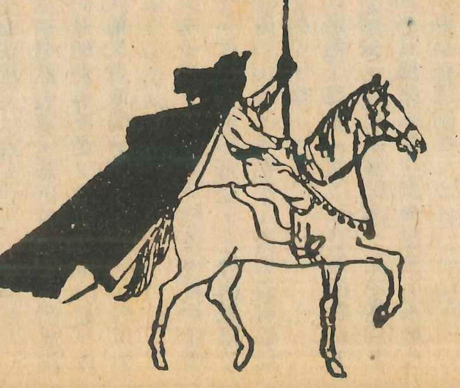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 60.00 |
| | 一年港幣 | $ 11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 68.00 |
| | 一年港幣 | $ 134.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 82.00 |
| | 一年港幣 | $ 16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 武俠世界

第97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魔情劫

紅粉仇城傳奇故事之二

滄海客・文
盧令・圖

## 瘋道顯奇能　小俠學尋芳

冷霧飄香，曉風殘月。

霧從山澗之壑，山林之間升起，月色蒼白，已過拂曉。

高崗一身儒巾儒服，獨立在山中破廟後，凝思着這個可憐的蘭兒，她在瞎了眼的娘身邊長大，她娘又是那麼乖戾，沒人敢進入她們那所居的幽谷，一個孤苦伶仃長大的姑娘，怎會不野，何况她武功又高絕，不把人放在眼裏，驕傲加上野，怎會不任性，和她相處多了，只怕她會變好的，蘭兒，你在那裏啊！怎麼一聲也不响的就走了。

自己出來做甚麼，不是等他的雲中子師兄麼，但卻遙望那西北面峻嶺連雲之處，出起神來。陡然間，他心頭一陣劇跳，那坡上林間，似有人影一閃而沒，可是蘭兒！

蘭兒若來，必來自這一面，現在這一面有了聲息，還能有誰，喜得他迎了上去：「蘭兒，是你麼？」

高崗飛掠到了林中，但山坡上樹木太密了，高大得更遮蔽了天日，高崗心想：「必又是她淘氣了，小心，別又被她捉弄了。」他的眼睛望着前面，卻凝神注意着身後。

高崗聽到聲响了，林子那麼密，除非不落下地來，否則再高功夫，也會發出聲响來，在那樣的密林中，耳朵倒勝過眼睛。可不是聽到聲响了，好啊，瞧我不捉到你。

高崗把脚步放緩了，假裝分枝拂草，向前尋找，霍地一縮身，向那發出聲响之處倒掠過去，叫道：「蘭兒，這番我可捉到你了。啊！」

他是捉住了一人，但抓得快，放手也更快，紅着臉直退，怎麼會是……是雲中子！他師兄怎會打這面來？

雲中子哼了一聲，沉着臉，說：「誰是蘭兒？說！」

高崗嚅囁着後退，樹枝卻鈎着了他的衣衫，便又上前，雲中子道：「適才見你向這面望，嘻笑呼喚，見到是我又恁地慌張，快說，蘭兒是誰？」

原來是這麼回事，高崗明白了，原來是師兄回來，是他眼望這面山林，他想念蘭兒，也叫了她的名兒，被師兄聽到了，糟！他怎敢說出蘭兒是誰來，師兄正惱着蘭兒！

雲中子瞪着他，說道：「蘭兒，這是個姑娘的名字，你你……你才下山，何處識得一個姑娘？雖然你沒出家，但也是我門中的弟子，若然違了師門的戒律，你當知何罪。」

高崗惶恐低頭，道：「不敢，小弟豈敢忘了師傅的教誨，但這不過是一個不相干的姑娘……」

雲中子見他惶恐知錯，嘆了口氣，道：「師弟，你年紀輕，又才離了師門，既然我在你跟前，豈能眼見你行差踏錯，滔滔人世，十丈軟紅，有道是萬惡淫爲首，最是要小心在意。」

高崗聽師兄不追問，才放心了些，忙躬身道：「師兄教誨得是，小弟不敢行差踏錯，師兄請放心。」

雲中子緩和的道：「這裏雖是荒凉，但也接近人烟稠密之處，豈無村姑出沒，當年你大方師叔便是……」

高崗心頭一震，他正想知道大方師叔更多些，皆因那是與蘭兒有關，但雲中子却擺了擺手，道：「回去吧，我有話說，以後要記住，凡事要把師門的戒律放在心中，小心在意。」

高崗雖然失望，卻不敢問，師門戒律嚴，長輩的便有不是，身爲晚輩的亦不敢談論，他又豈敢問。回到廟中，江彪已燒水烹了壺茶。

雲中子道：「看來我們還得在這裏住些日子，你倒準備得齊全，今後你記得了，太清宮那面你不可前往，否則若有事故，可照顧不了你。」

江彪應了聲是，道：「我師傅說過，若我不回去，便是這裏的事一時不能解決，也遲些日便來，怎生送個信去，不然他不知我們落在這廟裏。」

高崗道：「正是，我大哥也對我說了，信卻不用送了，這廟在太清宮左近，再說，大哥來，也打快活林那面來，去太清宮這可是必經之地，江大哥，你留心着就是了。」

雲中子却皺了皺眉，但嘆了口氣，道：「他要來，也好，不料此事大出我意料之外，我已派人替師傅送信去了，除非他老人家來，我們也解決不了。」

高崗雖然才離了師門，但他從小就在



師傅身邊長大的，黃葉道人以師也代了父，他怎會不生孺慕之情，聽說師傅也會來，好生高興。

雲中子卻嘆了口氣，說道：「師傅不過在閉關期中，據你說來，乃是新悟出一門功夫，那也必是極其艱深的功夫，只怕一時不得前來。」

高崗道：「師兄所說不差，師傅命我下山也因這緣故，那日閉關，他把我喚去雲床前，說這次閉關，不會是三五月，說不定一年半載，故爾才命我下山歷練。」

雲中子顯然憂心如焚，在殿中轉動起來，忽然停步，注視着高崗，道：「那可……糟了。你怎會想不到，師傅閉關，上清宮沒人護法麼？若然他……他知道了，那還了得！」

高崗明白雲中子的意思，若然大方眞人知道上清宮無人護法，前去暗算師傅，那還了得。當下說道：「師兄放心，若說這個，那你一點也不用担心，你忘記師傅身邊清風明月那兩個師兄麼？其實在灶間，還有一位武功遠在我之上的瘋道人。」

雲中子一怔，說：「你是說那個火工道人，他……你說他……」

高崗道：「難怪師兄你不知道，你離山久了，自不會曉，清風明月那時還僅是師傅身邊的兩個小道童，瘋道人瘋瘋癲癲，那以爲不過師傅可憐他，好心收留他，其實他那一身功夫，只怕不會在師傅之下，那年我上山時，清風明月兩位師兄年已比我長了，這麼多年，心法雖由師傅所傳，劍術拳脚功夫，却皆由他兩人指導，師傅不過不時考驗指點吧了，比起我來，可强得多也。」

雲中子道：「不錯，便是我尚在山時，那兩個道童也多是一起練的，不過師傅並未收兩人爲徒吧了，但那瘋道人，你說他竟也有一身功夫，而且不在師傅之下？可是眞的？」

高崗道：「如何不眞，聽說他原在五老峯下結廬，其實廬也非廬，不過僅可擋遮風雨。」

雲中子道：「是啊，日常他就以山中野菓充飢，以泉爲飲，一日師傅把他帶了來，本是把靜室旁邊那小屋給他住的，他却偏去睡在灶間，瘋瘋癲癲，有時三五個月也不見人，只道他死在山澗中了，他倒又會突然回了來。」

高崗道：「便是我上山時，他也如此，後來灶上那火工道人死了，他說無功不白吃，他就作了火工道人，其實操作全是清風明月兩位師兄。」

雲中子道：「那你怎說他有一身功夫，他的功夫怎樣？」

高崗臉上紅了紅，道：「師兄，我不好，此事不是我不禀明師傅，是那瘋道人不許我說，他說，我要是對師傅說了，他就只好去餐風宿露，也再不指點我的功夫了。」

雲中子更是驚奇了，道：「來，坐下來再談吧，他竟指點起你的功夫來麼？你詳細些說。」

江彪忙替兩人斟上茶來，他沒去過上清宮，一個再傳弟子，對祖師所知不多，何况是一個瘋道人，竟會傳起小師叔的武功來，難免奇上加奇。

高崙道：「師兄自會記得，我們練功夫那地方，就在宮後近着灶間，一夜，我子夜起來練劍，練到第二十三招上，師兄你知道……」

雲中子道：「這劍訣是，渾圓無際，還虛鴻濛，你祇要有五七分火候，便能風雨不透了。」

高崙道：「不料突然間，我左肩頭給一塊石子打中了，好生疼痛，我收劍跳開一看，只見那瘋道人蹲在坡上，衝着我嘻嘻笑，原來是他拿石子打我。」

雲中子道：「那必是你劍招露出破綻，火候也不到。」

高崙道：「我也這麼想，平日在上清宮裏，師傅對他雖和顏悅色，但清風明月兩師兄可不喜歡他，嫌他囉唆討厭，我大哥三兩年必要上山去看我一次，每次都給我留下些銀子，我也沒用處，見他可憐，也就日常給他些買酒喝，有時下山去星子鎭買日用之物，也總給他買一罏酒來，長日無聊時，也聽他說些瘋言瘋語，漸漸發現他甚多異處。」

雲中子道：「若不是師傅發現他有異，怎會接他到宮裏去，天寒地凍時，廬山更高寒，他那一身道袍已破得不能蔽體，但他躺在風地裏，面上紅潤却不減。師傅把他接回去後，吩咐我們不准對他無禮，不過我們都嫌他太過瘋癲，全躲着他。」

高崙道：「便是我漸漸發現了他甚多奇異之處，登時心中一動，也是我自信劍上已有幾分火候了。」

高崙道：「若說潑水不沾身，那是辦不到，但石子豈能打得中我，何況石子必會帶出風聲來？也是我一時福至心靈，立即走上前請他指點，他可不是一點也不瘋癲了嗎？他說我那一招練得不對，有了破綻。」

雲中子咦了一聲，道：「他說師傅教你的劍術，你有破綻師傅沒瞧出來，而他倒指出來了，是不？」

高崙點頭道：「是。那一招我也以爲十全十美，極是得意的，因爲師傅也讚過我這招，說我的進境比清風明月兩位師兄快得多，甚至……甚至比……更快領悟這一招的秘奧，但他却說我這一招有了破綻，我那裏肯信，定要再試過，那料連試了三遍，莫不如此，我這才虛心虔誠，向他請益。」

雲中子驚得目瞪口呆，豈不是這瘋道人比他們的師傅還要高明？何況還是本門劍術？道：「小師弟，你眞就聽了他的話，不稟明師傅？」

高崙低下頭去，臉也紅了，囁嚅道：「他說，我若是說了，他就躭不住，從此再不見我，而且還不許我表露出尊敬來，要像往常一樣。」

雲中子在殿中又轉動起來，而且越來越快，忽地停步，道：「你確實知他沒歹意，他可是近在師傅身邊。」

高崙忙道：「他那會有歹意，其實，師傅不過沒明言罷了，只怕甚麼也知道，要不然怎會吩咐我們不可對他無禮？初時我甚至還疑心他是本門中之人，也許是一位前輩，後來，我在山上練輕功，他突然出現在脚下，簡直令人難信，明明我前面沒人，但我縱掠過去，他却在脚下了，還被他絆了我跌好幾跤，却分明不是本門的身法。」

雲中子道：「他必是又指點了你的輕功，是不是？」

高崙點頭道：「是，他雖然只是隨意指點一下，但我已受益不淺。師兄，所以你放心，現在我倒想起來了，師傅自這瘋道人來到上清宮後，曾兩次閉關，每逢閉關之期，這瘋道人就一步不出宮，師傅開關，他却倒常會一去十天半月，有一次，甚至去了一年多，到處雲遊，方才回到宮裏。」

雲中子又坐下來了，道：「原來那瘋道人還是一位前輩高人，可惜我們當時都有眼不識泰山。這麼說，師傅必是知道他的來歷了。」

高崙又道：「其實，清風明月兩位師兄，要說功力火候，比我可强得多了，雖未列門牆，師傅却一直對他們一般看待的，有這麼三個人在上清宮，還怕誰來？却是師兄你去了大半天，江大哥說你去城裏轉了一轉，想是也去了太清宮見過大師兄了，是麼？師兄還是把眞相告訴我吧。」

雲中子掃了一眼，兩眼閉了閉，高崙就知他是用耳查探殿外有人沒有，道：「師兄，要不要我出去轉一轉？」

雲中子道：「不用了，」隨低聲道：「原來師兄受傷並不十分重，他不是要騙我們，而是……我也去探望了一下宮中的徒衆，原來他們散處在城內外的五個道觀中，是大師兄吩咐我一再叮嚀他們，不得召喚，不可回太清宮，昨晚那三人他是不聽大師兄吩咐，才落得慘死，可惜，亦可恨。」

高崙道：「我猜師兄你也見過那般徒衆了，否則那有人可派，此事大師兄也知道麼？」

雲中子道：「大師兄的爲人，你知道的太少了，他豈會爲了自身的苦難，去勞動師傅的，今日他對我說了，有關大方師叔的事，師傅豈有不理的，不過時機未成熟吧了，說師傅他老人家自有安排，若被師傅知道了，反而亂了步伐。但我想：大方師叔威逼仍不能教大師兄就範，只怕他早晚會下毒手，故爾仍然派人回去廬山，不過大師兄也說得是，這些日我們都不可前去太清宮，否則，救不了他。」

高崙霍地憤然起身，道：「我……眞不信。」

雲中子嘆了口氣，摸着他傷肩，道：「你昨晚已親眼見了，若不是暗中那人相救，我只怕不僅是廢了這條臂，連命也不保，小師弟，你千萬要聽大師兄的話，但是我有一個地方派你去走走，我不過是心中存疑吧了，也不是一定對，那地方，我可不便去，你去却恰當，只怕能找得到一些綫索來。」

高崙忙道：「師兄只管吩咐，既然我能辦的事，敢不從命，不知那是甚麼地方，在何處？」

雲中子道：「梨香院。」

高崙道：「梨香院？那是甚麼地方？」他有些愕然了，皆因雲中子說時，可不瞧他，反而把臉掉過一邊，便也有些明白了，那必不會是個正經地方，要不然，他師兄怎會不便去的。



江彪一直插不上咀，這時見雲師叔說也爲難，便道：「小師叔，取名梨香院的，必是歡樂場所，江南地的青樓，多有取名梨香院的，只怕這裏也是。」

雲中子這才點了點頭，道：「那花街柳巷，豈是我這修道之人進出之所，去也打聽不出甚麼來。我來此已有一些日子了，你們現下該明白了，爲何我要你大哥送銀子來？一者太清宮的徒衆借住在人家道觀中，可全是少香火的道觀，需要銀兩，二來我發覺那笑面太歲，午後必要去梨香院一行，這樣的惡霸還會是好人麼？他去這樣的地方，原也不足爲異，但我見他有時不大功夫就出來了，行色匆匆，這才起了疑。」

高崙道：「他既是一方惡霸，那妓院怕不也是他自己開的，也未可定，師兄怎會疑心起來？」

雲中子瞧了他一眼，目中有驚訝之色，江彪也只說是青樓，他也只說柳巷花街，高崙倒曉得那就是妓院，奇怪這位小師弟才入江湖，怎麼懂得了？

他皺眉，顯然遲疑了，這樣的地方，是否可派他去？但雲中子搖了搖頭，才道：「我跟踪笑面太歲，原是要尋出大方師叔的落脚之處，這才可探查到他到底有何圖謀，但尋遍了全城，都不見大方師叔的踪迹，你想想，笑面太歲是他的徒弟，大方師叔也是借這笑面太歲爲題，毁了太清宮，顯然大方師叔之所以收笑面太歲，亦即是爲了太清宮，你想想，兩人豈有不見面之理？是故，我疑心大方師叔就落脚梨香院裏，本是想從太清宮找出一人來，混進梨香院，但老的又太老了，年輕的武功又不濟事，再說，出家年淺，定力不够，一個把持不定，人墮落了倒還是小事，倒反而壞了大事。我要銀子，這也是用途之一，那地方可是有名的銷金窩，少了銀子可不行，想來想去，正拿不定主意，你倒來了。不過……」

不料雲中子遲疑起來，那高崙可嚇了一跳，連連搖手，惶恐道：「師兄，我……不，那種地方我可不去，却是江大哥在江湖上行走多年，這樣的地方必也逢場作戲去過，論功夫，雖不是大方師叔的敵手，但也過得去了，派他去不好麼？」

雲中子搖搖頭，道：「你要不來，說不得，只好派他去了，但你却更恰當，你沒瞧他……」

高崙却瞧見江彪黑臉脹紅得成了紫臉，也惶急得搖手說：「小師叔，你瞧我這副長相，成麼？你可別寃枉我，那種地方，我可連逢場作戲也沒去過，在娘兒們面前，我就會渾身不舒服，本來就蠢笨，在兒們面前就笨上加笨，簡直就傻了。」

高崙忍住笑，心說：「怎生你在那醉仙居的小媳婦面前，却不傻了，別是口是心非吧？」但江彪那惶急的模樣，也是裝不出來的，不由皺了皺眉頭，這江大哥不用在女人面前，可也眞蠢笨些，便不蠢也魯莽，若然大方眞人眞是躲在那種骯髒的地方，豈是他這麼個魯莽的人所能查得出來的，啊！

高崙興奮起來了，當眞那大方師叔若是躲在那種骯髒的地方，還是眞令人難信，正因令人難信，那自也最隱密，不怕被人發現了。

想到他大師兄一清道長日夜在活受罪，想到蘭兒母女的寃仇，登時義形於色，道：「好！師兄，我答應你，我去，我去就是。」

雲中子一臉肅容，道：「自然非你去不可，除了你，也無人可去得，不過，我可要再次告誡你，你要忘了本來，你當知本門戒律，犯了色戒，該當何罪？那是不能饒恕的。」

高崙惶恐道：「師兄放心，若非師兄所命，那樣的地方，我只有躲得遠遠的，只是我……我想請江大哥陪伴，不知可否。我一人可眞……」

雲中子道：「正是，他作爲你跟隨的人，亦可替你壯胆，今日天色已晚，大師兄這幾日諒也無妨，不會有什麼事，你們明日便去吧。」

高崙應了，雲中子一來肩傷未癒，二來入夜必要打坐，江彪做了麵食，三人草草用了，昨晚一夜無眠，連燈也不點，江彪早已困頓不堪，席地睡了。

高崙却說甚麼也睡不着，師兄入了定，只見那一輪明月，又早升起，心想：「大方師叔豈有不知他們落在這破廟中的，師兄雖說不要緊，却也大意不得。」悄悄溜了出去，那一雙脚便已不由自主，蹓到廟後。

太清宮便在對山，但只見一片黑黝黝叢林，自不會有燈火，待得他發覺，又已立身在白日他眺望的山坡，不禁一陣心跳起來，心想：「我這是怎麼了，偏是忘不了這蘭兒。」

其實他何曾一刻忘記過？便是在他師兄面前，尤其是師兄吩咐他去城裏梨香院，那蘭兒的笑臉便在心中浮現出來，倒像那蘭兒不是正在那幽谷之中，而是在梨香院一樣，這不是可笑麼？那蘭兒豈會去那樣的地方。

說眞的，他是答應下來了，他可眞有些胆怯，想來那裏的粉頭，也就知和那醉仙居的細姐兒差不了多少，那可眞不好對付。

想着，想着，不由嘆了口氣，師兄竟然怕他犯了色戒，其實那樣的地方，他只有躲得遠遠的，只會對它發生厭惡，豈會迷戀起來。

啊唷，好大的風，那風眞襲進他的頸子裏，但他伸出來摸着後頸的手，可縮不回來了，而且脚頭升起一股涼氣，蓦可裏往前一竄，旋身！

奇了，他站立之處，分明沒有人，他不由得呆呆地！

原來那襲進他頸子裏，不是涼風，而是一股暖氣，而且那草木，他適才立身之處的草木，分明也未見搖幌！

高崙在廬山上，由童年到少年，那高山之上何等幽清，也有數不清的夜晚在山間獨來獨往，他不怕甚麼鬼怪，也不信鬼怪。而且，那是一股暖氣，分明是人口裏吐……不，是吹出來！

難道大方師叔倒會來到他的身後，向他頸子裏吹一口暖氣不成？不會的，看來再不會是別人，必是那淘氣的蘭兒，可以斷言。

他摸着扣在腰間劍柄的手，垂下來了

，蘭兒，這必是蘭兒，是她！啊！一定是她！

且慢，他若是呼喚，一者怕驚動了廟裏師兄，二來若是說破了，蘭兒必然還要躲着不現身，和他淘氣。有了，他眼珠一轉，登時有了主意。

他不向四外瞧了，却抬頭看天，瞧那風動的樹梢，道：「好大的風，倒嚇了我一跳，夜深了，風也勁了，看來師兄眞說得不錯，不會有人前來，明日要進城，我也該早些回去。」他自言自語，向坡上走去，但那廟可是在坡下。陡然間，身側分明傳來了一聲輕笑。

高崗心喜又興奮，果然是她，啊！蘭兒，一定是蘭兒。

啊唷！他咬着咀唇，不笑出聲來，因爲脚上又絆了一下，眞的一跟蹌，却不是眞仆倒，左脚一屈，點地旋身。

啊呀！可不是高崗驚呼了，高崗叫道：「瞧你可還敢淘氣，這番你躱不了，也跑不了啦！」但話聲未落，胸上已被猛撞了一下，啊！高崗忙不迭放開兩手，一退，再退的，方才站定痛得他眼前一陣黑！

蘭兒，如何不是，蹬着脚道：「噯呀！原來你也壞，你……」

原來，高崗眞把她騙過了，蘭兒只道他還沒發覺，以爲高崗眞是眼望高處，霍地貼地一掠身，再把他絆了一下，不料高崗假作一個踉蹌，閃電般一旋身，只一抱，便把蘭兒抱個滿懷，這可不是她鑽入人家懷裏，存心戲弄人家，而是她上了當，被人家抱個滿懷，而且那麼緊緊地摟住了，自然不服氣，也羞得臉兒紅了。

但她一聲你，那張着咀兒再吐不出話來，也不攏來了，高崗身子一搖幌，手拊掌在胸上。

啊！蘭兒瞧了瞧自己的手掌，她掌上的勁道，她豈有不知道的。她不害臊了，搶上去扶住他，那聲調透着惶急，說：「我……我傷了你麼，噯呀！我怎麼……我該死……」

高崗身子一歪，直壓到她的肩上，蘭兒一抬臂，高崗可就倒入她懷裏了。現下，是她把高崗抱個滿懷了，只有更惶急，那還顧得臊，口中道：「你！怎麼了啊，我……」

高崗上身霍地一揚，也倏忽半旋，右掌上翻，一掌印在她酥胸上。

蘭兒一聲啊！高崗却啊啊兩聲，兩人同是借那一掌之力，各自躍退，也同是接觸對方的目光，也同是臉紅，心跳。只不過蘭兒掉開頭，高崗却低垂着頭。說：「我我……」

蘭兒又蹬蹬脚，說：「噯呀！才說你壞，原來眞壞，壞透啦。」

高崗不敢抬頭瞧她，臉像燒一般熱，但又非要分辯不可，道：「蘭兒，我……沒想到，我……只想到，我不過怕你跌倒，不過是想扶你，眞的，那不是存心，却不料劈了我一掌那麼重。」

蘭兒更氣得蹬脚，說：「你壞！你假裝……」

高崗惶急道：「沒……沒有，蘭兒，我胸上還痛哩，你不知道，你那一掌多重。」他又拊着胸，在吐納了，但也不敢十分用力，雙眉緊鎖地。

蘭兒不自覺又瞧自己的手掌，她適才本能地一掌拍出，原是重了些，她有些心跳，害臊才是眞，他這掌……啐，印在她酥胸上，可是一點也不重，可也就一點兒也不痛，倒有些癢癢地。

蘭兒說：「於是……於是你報復我，你就故意倒在我懷裏……啐！」

高崗惶急道：「我不是故意……是……故意。」

蘭兒又蹬脚說：「好呀！你也承認啦，你是故意的，你壞透啦。」

「不不！」高崗說：「我不過忘了你是……是姑娘，我想要你明白，你多不知好歹，我好意扶你，那時，我要不摟着你，你會跌倒的，却劈了我一掌。蘭兒，我眞不是……不是……」

眼看着高崗那惶急的模樣，她撲嗤一聲，笑了。高崗揉了揉胸膛，吐了口長氣，奇怪，那胸上也不痛了。

蘭兒仍然臉兒紅紅，說：「好，就饒你這遭兒，當眞你那胸上還痛不痛啊？這是給你教訓，你要是敢不懷好意。」她把亂了的頭髮抹了抹，高崗才發現她又換回了女裝，女兒裝束的蘭兒，也更嬌艷了，但高崗那仍然還在劇跳的心，更加劇跳了，但蘭兒對他突然瞪了一眼，說：「你！爲何盯着瞧？」

原來是這個緣故，高崗鬆了口氣，說：「這可不能怪我，蘭兒，你換回了女兒妝，眞好看。」

高崗迷惑了？怎麼剛才瞧她，她不高興，這時却又搔首弄姿起來，還說：「眞的麼？好，那就讓你看個夠，瞧個飽，喂！怎麼你倒又不瞧啦？」

敢情她是眞要他瞧，這可不是怪事麼？教他怎會不迷惑？

蘭兒又道：「你要喜歡我着女兒妝，以後我就天天穿來給你瞧。啊，我明白了，原來你還是壞，壞透啦。」

高崗愕然，說：「我怎麼又壞透啦？蘭兒，你眞愛寃枉人。」

蘭兒說：「我才沒寃枉你哩，原來你應承你那個牛鼻子師兄，是因爲梨香院有好多好多好看的姑娘，你還不是壞麼，難道我也寃枉你？」

高崗大吃一驚，說：「蘭兒，原來我和師兄的談話，你都聽了去，你，早就來啦！」

他眞沒想到，這蘭兒的功夫究竟高到甚麼地步？先前師兄打城裏回到破廟，天可沒黑，那破廟外面雖然蓬蒿高與人齊，但憑他和他師兄雲中子的耳目，又時刻在留心，他師兄說話前，分明默察過四週，怎會沒發現她，說的話都被她聽了去。這教他如何不驚，若然是被大方師叔聽了去，豈不是徒勞往返？

蘭兒冷冷地說道：「我說中你的心事罷，哼！我娘說的果然不錯，你仍然是頭見不得腥的貓兒。」

高崗忙道：「不，蘭兒，你要眞聽到我和師兄的談話，你就會明白，我是沒法兒，師兄所命，我不得不去，蘭兒，你眞不知道，我有多怕，我要不怕，我會要江大哥陪我去麼？你想想啊，蘭兒，有江大哥陪着我，在我身邊，我……我敢……敢麼？唉！」



他鬆了口氣，又嘆了口氣，皆因蘭兒又撲嗤一聲，他才平靜下來的心，可又跳了，因爲蘭兒竟挨近身來，握住了他的手，說：「你啊，眞不中用，這麼兩句玩話兒，瞧你就怕成恁地。」忽然，她竟格格的笑個不休，說：「我倒眞想瞧瞧。」

高崗一怔，說：「蘭兒，你笑甚麼？瞧？你瞧甚麼啊？」

蘭兒說：「你臉皮子這麼嫩，瞧你到了那些姑娘面前，你這個沒見過世面的雛兒，可還有魂兒？」

高崗道：「蘭兒，我快急死啦，你倒取笑我，去，是沒法兒，奈何師兄說得不錯，又別無適當的人去，眞的呢，蘭兒，可惜你不是個男兒，要不然，你去倒眞恰當哩。」

一言未了，蘭兒已急搖手示意，道：「該死的牛鼻子，我眞恨……恨不得……明兒見。」

師兄來了！在那裏？但雲中子還沒見現身，高崗只覺被她握着的手一緊，她已不見了踪跡。

蘭兒去了那裏？他只感到失望，却不担心，既然蘭兒在面前也失了她的踪跡，他師兄來了，又豈會見到，自也不怕了，當眞她去了何處？

只聽身後雲中子的聲音道：「你在這裏做甚麼？明日可有要事待辦。」

高崗微微皺了下眉頭，蘭兒那最後一句似在耳邊迴响，好不容易見到了蘭兒，却被師兄打擾了，她既說明兒見，自是回去她那幽谷了。

他把那口要嘆出口來的氣噤了下去，忙道：「我見師兄打坐，江大哥睡了，出來巡查一下。」他說的可也一半眞，難道是想念蘭兒睡不着，但原本也有這個意思，是以也很自然。

雲中子的目光何等銳厲，已經瞧出來了，當下點了點頭，道：「雖說小心些好，但……」

雲中子嘆了口氣，才又說道：「他要是眞想傷害我等，只怕防備也無用了，好在他現下還有顧忌，若然我們之中有了死傷，師傅可也就振振有詞了，那時不用奉命，也可施展律令護法神功，是以大師兄雖然受苦受難，亦不怕他下毒手。那麼，我們還是回去吧。」

蘭兒今晚絕不會再回來了，他還等待甚麼？當下就隨雲中子，回到廟中。

雲中子功夫已深，打坐就可替代睡眠，高崗可不行了，一覺醒來，却只有江彪在旁，師兄已不在廟中。

江彪道：「小師叔好睡，已是巳初了，雲師叔吩咐我們過午便動身。」

高崗道：「師叔呢？啊唷，眞晚了，我怎會睡到這時候。」一個自幼練功夫的人，竟睡到這時候才起來，怎會不感到慚愧。

江彪道：「這也不怪小師叔，這兩日中，發生多少事故，算起來，你已兩天兩夜沒睡覺了。却是……小師叔，昨晚你又去見了小……啊，蘭姑娘，她可再也不是妖女魔女了。」

高崗的眼睛睜大了，道：「江大哥，必是你又……又跟在我後面。那麼，你又甚麼都瞧見了？」

江彪忍不住，打了個哈哈，道：「小師叔，看來你還眞不够老練，我可不是有心詐你，不過隨口問一句，你倒立即招認了，說眞的，那蘭姑娘的本事，容貌，世間罕有，難怪小師叔念念不忘了，要是我，我也會睡不着的。」

高崗臉紅紅，道：「罷了，論本事，眞不知她的功夫是跟誰練的，昨晚我們和師兄在此說的話，竟都被她聽了去，我和你沒發覺也罷了，連師兄竟也發覺不出她在這裏，可不是駭人麼？」

江彪一怔，但他那黑臉龐上，却浮現出怪異的笑容來，說：「糟啦！」

高崗奇道：「怎麼糟啦？我們又沒說她不是，也沒提及她。」

江彪忍住笑，說：「那她必已知道今日咱們要去那裏了，我猜，她準知那梨香院是甚麼地方，小師叔，那你可得小心，我見得多了，她若是眞喜歡你，她定會不高興的，小師叔，昨晚她沒難爲你吧？」

這江彪怎麼直瞅他的耳朵。高崗也不禁摸着耳朵，也不禁喜形於面，心想：「她可不是不喜歡我去那地方麼？原來那是喜歡我。」啊！高崗臉紅了，說：「江大哥，原來你昨晚跟在我後面，甚麼都瞧見了。」

江彪可樂了，道：「我可沒那個本事，不過見得多了，女人家醋勁兒，甚是厲害不過，她的功夫又那麼高，要是喜歡了你，自也不許你再喜歡別的女人，我不可猜罷了，既然猜中了，小師叔，你更加要小心。」

高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想到昨夜蘭兒提起那梨香院，可不是眞生氣了，原來蘭兒是眞喜歡他。但想到今日去那梨香院，既然是去假裝買笑，當然也要隨和些，蘭兒既然知道了，若然也去了，暗中瞧見了，那還了得！

想到這裏，他可就不是一陣喜，一陣心跳了，而且一陣愁，皆因那可是骯髒的地方，蘭兒那性子，唉！她可不管骯髒不骯髒，若然她也溜了去……

高崗一蹬脚，說：「江大哥，走，咱們快走。」

「這就走？」江彪一怔，道：「但雲師叔吩咐過午才去，再說，小師叔，你必然不知，那地方可是以夜作日的，這時候，那些洞房夜夜換新郎的粉頭，那會就起身了。」說着，江彪笑了，心想：「這位小師叔看來甚麼都不懂，那地方是什麼模樣，只怕聽也沒聽說過。」

高崗急得出去又進來，轉了幾轉，仍道：「走，江大哥，還是早去爲是，反正在這裏也沒事，咱們去瞧淸楚那地方是什麼模樣也是好的，再說，也該把那左近的街巷摸淸楚。」

江彪說道：「這話倒說得是，好，反正咱們也要買些吃的，城裏多的是酒樓飯舖。」

江彪說着，把高崗上上下下打量，不料瞧得高崗臉又紅了。心想：「小師叔的臉這麼嫩，怎能去得那樣的場所？」不禁搖了搖頭。高崗說：「江大哥，我有甚麼不妥麼？」

江彪道：「不過今兒去的地方，可是有錢的爺們去的，那衣服可得光鮮些。」

高崗道：「我這一身衣衫不好麼，是那日我回家，大哥特請來裁縫，連夜縫製的，可是上好的衣料。」

江彪道：「雖是上好的衣料，上好的手藝，只不過小師叔你穿上身好些天了，非但不光鮮，還有血污。」

當眞那晚他師兄受傷，由他攙扶，雖然雲中子的傷不重，但也見了血，那會不沾上血漬，只因無衣更換，那血漬點點，乾了也不顯眼，尤其穿在身上的衣衫，自已瞧來自也不清楚，這下怎好？

江彪道：「早入城也好，小師叔你得換一身新的，只怕銀子也不夠用吧？」

高崗道：「便是我來時，大哥也怕我等不夠使用，給了我兩小綻黃金，不知能換得多少？」

江彪道：「便是我也有金葉在身，以備不時之需，行了，走吧。」

要知道高崗初下山，這些日住店打尖，用不上幾文，那知黃金何價，當下把兩個金錠交給江彪，道：「江大哥，你拿去換了銀子吧，只怕師兄還要使用。」

江彪點頭笑道：「我替小師叔收着也好，要不然，你一迷糊，不被摸了去，也被搶了去。」

高崗大吃一驚，他停步回身，道：「甚麼，搶了去！難道那梨香院的粉頭都本事了得？」

江彪哈哈笑道：「是不是本事了得，小師叔，你到時就知道了。」

高崗見他笑得蹊蹺，便也不好再問，但顯然他誤會了，當眞那梨香院究竟是怎麼個地方？師兄命他去的，却又一再訓誡，蘭兒也不高興他去，這江彪說得更厲害了，惶恐令他如臨大敵，却又好奇之極。

## 偵惡道行止　涉足烟花地

兩人脚下都快，未到午刻，已於是，入了城，江彪帶他去買了一身新衣，從頭到脚一身新，就在那店中換了，高崗緊張得了不得，道：「江大哥，咱們這就去麼？」只覺渾身都不自在。

江彪道：「早啦，咱們找個酒樓，先吃喝了再說，嘖嘖，小師叔換了一身新，不僅成了富家公子，還是眞……」

江彪的兩眼只在他身上打量，滿面都强忍住的笑，也就令他更不自在，道：「江大哥，你笑甚麼？有話怎又不說，眞甚麼？」

江彪笑道：「適才我說錯啦，只怕那些粉頭見了你倒都會迷糊了，雲師叔難怪誰也不命，却要小師叔去了。」

高崗到底也不明白江彪說甚麼，但說完全不明白，那也不確，要不然他也不會紅了臉，而且心跳起來，這幾日中，他只有在蘭兒面前才會這麼心跳的。

當眞那蘭兒淘氣之極，她在光着屁股的師兄面前，也會跑去偷他的衣衫，還有甚麼地方她是不敢去的？他明知那梨香院不是個好去處，他是不願意她去的，可不是奇怪麼？他竟盼望能見到她。當眞好笑得緊，蘭兒豈會到那種地方去？好人家的姑娘，只會躲得遠遠的。

惶恐又好奇，再加上些兒怯，好，借酒來壯壯胆，倒也不錯。高崗眞有些醉意了，臉兒紅紅，江彪心想：「那梨香院的粉頭，見到這小師叔，怕不打破頭，他要是穿上女兒妝，必會勝過北地胭脂，眞沒見過男子漢，臉兒會這麼嬌嫩。」於是道：「小師叔，別喝了，醉了，辦不了事倒在其次，小心你出不了梨香院，走吧。」

借酒壯了胆，出得酒樓，已是申牌時刻，那六市三街，已熱鬧起來了，江彪問明了路徑，一路問到了梨香院，高崗怔道：「江大哥，別說走錯了吧？怎會是在這裏的？」

只見八字粉牆，門前停着兩輛大車，甚是華麗，右邊一排馬樁，拴着幾匹駿馬，那氣派十足是富貴人家，絲竹之聲隱隱可聞，雖是望不到，但顯然深院重門之內，別有天地。

一言未了，只見那門口搶出個漢子來，哈腰道：「公子爺才來，怎麼今兒沒備馬？」

高崗更是一怔，心想：「別是認錯人吧？」江彪已道：「別廢話，我家公子是路過這裏，順路來逛逛。」

那人滿面堆笑，說：「是是，公子爺。」轉身却一聲高唱：「接客！」

江彪忙對高崗一使眼色，兩人上了台階，早見門口又轉出兩個歪戴帽子的中年人來，亦是滿面堆笑，說：「公子爺才來，請，請。」

江彪忙拉了高崗的衣袖一下，脚下雖是遲疑，也才沒停，瞅着身後那三人沒跟來，這才在江彪耳邊道：「江大哥，別是走錯地方吧？他們也認錯人了？我何曾來過？」

江彪掩着咀，道：「沒錯兒，這是和你熱絡，這種地方，生客可也當熟客，藉此聯絡感情。」

言尚未了，只見那廳堂門口轉出兩個婦人來，萬福道：「唷！公子爺眞狠心，怎麼好久不來瞧咱們家姑娘了，這陣子害得她茶不思飯不想，公子爺快請，請！」

高崗本已臉紅紅，這一來更紅了，那大門內院子的兩邊不但姹紫嫣紅花吐艷，廳堂軒敞，兩個婦人亦薄施脂粉，着緞穿綢。江彪忙道：「公子爺，我說的沒錯兒吧，這裏也不輸咱們江南地。」對高崗眨了眨眼，才對那鴇兒道：「我家公子路過你們這裏，閒來無事，出來逛逛，可得小心侍候。」

江彪平日在淮海一帶，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原就不是下人，兩個鴇兒一見他氣概，更是滿面堆歡，只道接得貴家公子，那會不眼笑眉開，萬福道：「原來貴人落了賤地，公子爺請。」

江彪上前道：「且慢，你們聽眞了，我家公子可不是平常人客，少來你們那一套，若還侍候得好時，公子爺一高興，可就在你們這裏住下來，有幽靜的房子，收拾一間出來，閒雜人等越少越好，不可打擾。」

兩個鴇兒連聲應是，一個道：「有有，我們院裏也時有貴客光臨，裏院也有幾處樓閣，也有幾位等閒不接俗客的姐兒，公子爺請。」

江彪一使眼色，高崗却已是耳目並用，先前在街外聽見絲竹之聲，仍然傳自裏院，好像有無數隻眼睛，在向他瞄，令他



好不自在。

可不是有無數隻眼睛在向他瞄，高崗才跨進堂屋，登時鶯飛燕走，嬌笑之聲不絕於耳，嚇得高崗縮回脚來，連走進去也不敢。

這樣，江彪慌了，道：「媽媽，我家公子可不要見庸脂俗粉。」忙對高崗使了個眼色。

高崗吸了口氣，當眞他又不是不知這是甚麼所在，若然見了娘兒就怕了，他來做甚麼？倒被人家笑話了，當下皺了眉頭，把胸脯兒也挺得高了些，昂然邁進了那堂屋。

兩個鴇兒連聲應是，可還眞以爲接得了貴公子，貴公子那把庸俗脂粉瞧在眼，一個道：「什麼的？便請公子裏面坐着，這裏可不是接待貴人的地方。要說清靜幽雅的院子，錯非我們這裏，別家也找不到，公子爺請。」

別瞧江彪粗魯，老江湖粗中也有細，若然那大方眞人眞個是躲在這梨香院裏，那自是裏院幽靜之處，也免得在羣雌粥粥之前，嚇壞了小師叔。

那梨香院竟有三重房屋，便是江彪也好生驚訝，這樣的氣派，江南地亦是罕見，那絲竹之聲分自那散落在院中四週的房中飄揚出來，院裏花枝搖，珠簾裏人影幌動，陡然間，那珠簾一分，一個姑娘站了出來，衝着高崗一笑，廚得那姑娘一扭腰肢，又進去了。高崗才定了定神，又一個俏麗的姑娘站出來，又是嫣然一笑，又一扭腰肢進去了。高崗也又是一陣心跳。

江彪見高崗那臉皮子越來越紅了，忙道：「媽媽，你們這院裏倒眞有幾個俏麗的姑娘？」

鴇兒笑道：「公子爺慢慢瞧，不是老身誇口，這些姑娘，也等閒不接俗客，若還中意時，公子爺吩咐一聲，老身立即喚去侍候。」

突然間，高崗咦了一聲，也停下步來了，江彪心頭一震，一手摸在腰上，到這裏來，自不能帶着他的梢棒，但衣底可藏着一把短刀。

他只道高崗發現了大方眞人，但搶上去一步，那步子是跨出去了，身子可沒跟上去，他的眼也直了！

只見左面過道旁邊的花樹下，翩然轉出一個姑娘來，媚眼兒一拋。「小魔女！」江彪幾乎叫出聲來。

那姑娘脚底蓮生，俏生生走了過來，走到了高崗身前，眉兒眼兒全帶笑，說：「唷！好俊俏的一位郎君。」

高崗的一雙眼睜得更大了，說：「你你……」

那姑娘抿了抿咀兒，說：「唷，這位公子，像在那兒見過。媽媽，這位公子爺貴姓啊？哎呀，媽媽，快去請個雜毛老道來替他招魂，你瞧，他眼兒也定了。」說着，纖纖玉手一揚，羅帕兒捲起一陣香，直拂到高崗臉上來。

高崗啊了一聲，刹那間，像掉在冰窟裏一般，不僅是這姑娘長得和蘭兒一般模樣，也不僅是那把聲也嬌滴滴像蘭兒，而且姑娘叫雜毛老道，那神情也和蘭兒一般無二。

蘭兒！蘭兒，這兩日中，自從初見蘭兒，他已一而再失望，不信她眞是個淫蕩的姑娘，總找出理由來替她辯護，相信只不過是淘氣，不是淫蕩，現下……他……

他渾身凉透了，那姑娘却格格一笑，說：「好啦，不用找雜毛老道了，靈魂兒又回了竅啦。」

那笑，也多像蘭兒，不像的只是不再大珠小珠落玉盤，而是高崗的心兒像隨着那笑聲在片片碎。

那姑娘的羅帕兒又一揚，拂到高崗的臉上來，但香風只令他的心往下沉，可沒醉。眼見她也一扭腰肢，走了，隔着那花枝，再又拋給他一個迷笑，轉眼不見了。

江彪見高崗兀自如痴如呆，兩個鴇兒，樂得咀也闔不攏來，只見走在高崗身邊的一個退了一步，把後面一個袖管拉了拉，竟然任由高崗發楞，退了開去，江彪本來要呼喚高崗的，心中一動，便也不出聲，只聽一個鴇兒道：「這可不是飛來的橫財麼，說是不喜歡的客人不接，偏就來了個她喜歡的人，偏又是個有……」

江彪眼見另一個鴇兒作了個手式，那一個才沒言語了，江彪這才上前，叫道：「小……公子。」

高崗陡然渾身一震，但尚未開口，一個鴇兒已搶了上來，說道：「公子爺好眼力，可是喜歡這姑娘了，不瞞公子說，她要是瞧不上的客人，可是再多銀子她也不接的，公子爺快請，我這就去喚她來侍候公子。」

高崗的臉色早變了，却被江彪把他的手抓住了，搖搖頭，而且用下巴一指，原來花樹掩映中，現出了一道月亮門，而且是罕見的用太湖石砌成的，從那門中望進去，隱現亭台樓閣，別有洞天。

鴇兒喜孜孜，說道：「公子爺請，可是錯非咱們這梨香院，別處也找不出這般幽靜的庭院來着，不瞞你公子爺說，若非是像公子這般的貴客，平常人客也不接進來。」

江彪瞧了高崗一眼，只見他失魂落魄似的，有失儀態，於是連忙接口讚道：「果然好地方。」

鴇兒道：「可是好哩，這裏原是個侯爺的府第，後人敗了家，我們買過來也才不過幾年，聽說當年侯爺有幾位千金，是以也造了幾處樓閣。」

說話間，已進了那月洞門，只見倚假山，傍池水，花木中現出四五處樓閣來。高崗總算定了神，聽在耳中，看在眼裏，不禁心裏嘆了口氣，當眞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赫赫軒堂，而今作了風月場，是非成敗盡皆空，營營役役的是爲誰來。

總算他記起了此來爲誰，假裝瀏覽，暗裏留了神，心想師兄猜得必然不錯，大方師叔若是落在這裏，可眞是神不知，鬼不覺，誰也不會想到。這梨香院是笑面太歲開的，大方師叔要找個隱秘之處，可就連想也不用想了。

他想到這裏，精神一振，道：「媽媽，想來這樓閣裏多已住了客人了。」

鴇兒道：「好教公子爺得知，這後院一年中也接不得三五個人客，倒是東家的高朋貴友，常接待到這裏來，公子是貴人，我們也才斗胆接進來，現今五處樓閣，倒空了三處，公子爺這邊請。這是鳳閣，

池子那邊是鸞樓。」

果見來到一簇樓閣處，門楣上有鳳閣兩個金字，軒臨池，後有閣樓，連樓帶軒帶房，總共不過四五間，但極是雅緻，高崗瞧了江彪一眼，繼而一掃，江彪會意了，道：「媽媽，你不是空下三處麼，可不知對面那鸞樓中也有人客逗留沒有？」

鴇兒呆呆的說：「公子！可是嫌這鳳閣還不夠好麼？」

江彪道：「不是，媽媽休錯會意了，我家公子雖是路過此地，但若是一喜歡，也會住個一年半載，媽媽還有甚麼不知道的，風月場中行走，自是越少人見的地方越好。」

鴇兒道：「那麼公子可放百個心，那鸞樓雖然空在那裏，却接那面的橫街後巷，後面雖也有一處更幽靜的，却已住了位客人。」

江彪笑道：「可不是怪麼？竟也有人客像我家公子一般，專要幽靜的居所，莫不是個出家人吧。」

那鴇兒眉笑眼也笑，說：「這位大爺被你說對了，正是個出……」

江彪道：「甚麼！眞是出家人？公子爺，這可不是千古奇聞麼？出家人竟會四大不空，不伴青燈古佛，倒跑到這脂粉叢中來鬼混，當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高崗心頭一震，不料才來就探聽出來了，那出家人必是大方眞人無疑了。

只見鴇兒忽然面現惶恐，把咀兒掩了起來，顯然見四外無人，也鬆了口氣，可憐兮兮道：「兩位爺，我是一時失了口，說漏了咀，兩位爺可千萬不能對人說出這事。」

江彪忙道：「媽媽，你放心，這不過是我家公子不願見外人，你說後面住着一個出家人，那自是見不得的，咱們倒更放心了，豈有會向人說的，却是奇怪，出家人怎麼也跑到這地方來？」

那鴇兒笑了，說：「我們可見得多了，和尚加一頂帽兒，不也可避過人的耳目，道士更便當了，兩位爺那會想得到，惟其是出家人，才眞正是色中餓鬼。好了，不要談這個吧，却是公子爺快請，茶水也送來了。」

可不是分花拂柳來了兩個女人，捧着茶和盥洗之具。高崗一點頭，進入軒中，江彪已掏出金錠兒來，放在桌上，道：「媽媽收着了，若還侍候得好時，公子有重賞。」

金子是亮的，那鴇兒的眼睛更亮了，風月場，雖是銷金窩，但出手就是一錠金子的，當眞是得未曾見，那鴇兒更是千信萬信高崗是貴公子了，眉兒眼兒都是笑，謝了又謝。

那送茶來的兩個女人，方才把茶水放下，江彪已掏出兩個銀錠兒來，給了打賞。嫖院的闊客多有，但打賞下人出手也是一錠銀子的，可少見得很，直喜得那兩個女人千恩萬謝，鴇兒更以爲是捧着了鳳凰。江彪道：「媽媽，有勞吩咐下去，我家公子喜靜，沒得呼喚休要前來。」瞟了高崗一眼，又道：「備些酒菜，那位姑娘，也該來了。」

鴇兒道：「不勞吩咐，公子爺可眞是和她有緣，怎生一見，便意合情投了？却是大爺你也請去外邊坐坐，留在這裏，怕不便當。」

江彪一怔，當眞闊嫖客便帶着下人，也沒個留在房裏，主人嫖院，下人也多要嫖上一份，高崗却慌了，沒江彪在身邊，沒個商量的不說，把他留在一堆娘兒們中，那何異投進虎窟狠羣中。

但江彪却不理會，道：「正是，媽媽請便，我這就去了。」那鴇兒帶着兩個女人走了，高崗趕去門口，瞧那三人去得遠了，回身急道：「不不，江大哥，你可不許走。」

江彪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小師叔，敢情那小魔女……」

高崗喝道：「住口！那蘭兒豈是青樓中人，只不過忑怪，也眞像罷了，我先前也以爲是她，但想想必不會是她，那蘭兒居住在幽谷之中，尚有一個瞎了眼的老娘，豈會是風塵中的女子。」

高崗氣得臉也紅了，倒像江彪侮辱了他心愛的蘭兒，把他也惱了。

江彪却正容道：「小師叔，我瞧此事大有蹊蹺，你記得我也曾對你說過麼？初見小魔女那晚，她也曾警告過我，不要打草驚蛇，若然咱們把她找的人嚇走了，可要不依咱們。後來那小魔女又救下了雲師叔，可見她要尋訪的敵人，也正是咱們的對頭。咱們到這裏來尋訪大方眞人，難道她不能來，她不會來麼？她當然可以要來就來。」

高崗身子一軟，盤坐到椅上，驀地一拍大腿，江彪看來魯莽，其實心思可眞細密，這可把他提醒，蘭兒昨晚把他們的談話聽了去，已知雲中子師兄疑心大方師叔落在這裏，而且知道他今日要來，難道她倒不敢來，倒不會來？那蘭兒本就是放蕩淘氣慣了的……

是她！那麼眞是她了！

江彪笑了笑，道：「小師叔，這番我倒放心了，要眞是她，大方眞人要是眞落在這院裏，咱們倒有了帮手。小師叔，不瞞你說，我可一直在担心，若大方眞人落在這裏，發現你我，不用說，他一瞧就知咱們是爲他而來的了，要不殺我二人滅口才怪，這一來倒好了，小師叔，待會那小魔女……」

「蘭兒麼？」高崗呆呆的問。

江彪道：「是，蘭姑娘，却是我要提醒小師叔一句，待會蘭兒來了，你們把門兒關了，你可得想想雲師叔的話，休要忘了雲師叔的吩咐才好。我沒說，心裏可明白，那蘭兒是眞喜歡你，小師叔你一刻不見她，可也想念得緊，若然烈火遇乾柴……那就……」

高崗倏地立起身來，道：「住口，有人來了。」

可不是有人來了，未見人，先聞聲，又是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音，高崗心頭一陣劇跳，她！來了。

江彪道：「小師叔，我得走，謝天謝地，這裏有個後門。」高崗待要阻止，回頭時，却只見後門口人影一幌，江彪已躲出去了，急道：「江大哥，江大哥，快……來啊。」

却是他身後喲了一聲，說：「你瞧，



公子爺等你等得多心急，姑娘，快點，快點來啊。」

高崗回頭，只見鴇兒站在門口，背對着他，正向外招手，高崗感到一陣窒息，打那鴇兒的肩上望出去，他已見了一張艷麗如花的笑臉，可不是蘭兒。

只不過一瞬之間，那劇跳的心兒陡然一沉，只聽她在階前說道：「媽媽，你去備酒菜來，這裏不用你張羅了，酒菜豐盛些，這位公子爺有我侍候。」

那鴇兒笑得咀也闔不攏來，眼兒也眯了起來，道：「姑娘，不勞你吩咐，這軒裏還沒來過，却是你先去轉一轉來，酒菜已在右面那廳堂裏設下了，打那小門兒進去，就是臥房，侍候茶水的兩個小丫頭，一個叫喜兒，一個叫翠姑，這就是翠姑了，來見過姑娘，快帶姑娘去裏面瞧瞧，看還缺了甚麼，前面取去。快去快來，公子爺等着啦。」

只見那姑娘對高崗拋了個媚眼兒，說：「正是『前後門戶』都不曉得，可不成話。」

那翠姑是個十三四歲的小丫頭，帶着她打從窗下過去了，鴇兒奔到了高崗身邊，還探頭出窗外瞧了瞧，才縮回身來，用耳語的聲音說：「恭喜公子，看來你可眞和她有緣。」

高崗哼了半聲，眉兒一皺，心下也一陣厭惡，心想：「必是這鴇母向他討好兒，不過是那錠兒把她的眼睛照亮罷了。」不自覺退了半步，但只退得一半，立即又把身子湊近身去。

那鴇兒兀自在伸長了頸子望，說：「公子爺，你有所不知，這姑娘今兒才初來乍到，原是自由之身。」

高崗眼睛登時也亮了，心兒也又跳了，急道：「媽媽，你怎說？」

鴇兒說：「公子常到咱們這樣的地方行走，有甚不明白的，她可不是咱們用銀子買回來，而是自己投到來的，說她是自由身，若不是她看中了的人客，是不接的，若是咱們院裏的姑娘，怕不是株搖錢樹哩。」

高崗又啊了一聲，說：「原來恁的，媽媽，我明白了，你放心，少不得我要謝你。」

鴇兒點頭道：「公子倒會虧負咱們麼？却是有一宗兒，正因她初來乍到，要說美貌，咱們院裏的姑娘沒有一個比得上她，只不過，咱們可還沒摸清楚她的底兒，公子爺來到咱們這院中，可就是咱們的人客，可也就担着干係，要是有十分貴重的物件兒，譬如說貴重的金珠寶玉，最好交給老身。」

高崗才明白鴇兒的話意，道：「媽媽不識她，我可識得，去吧，不要介意這些了。」

鴇兒一怔，瞪着眼，望着高崗，說：「甚麼，敢情公子和她是老相好？」

高崗才覺出自己說漏了咀，忙不迭搖手道：「不，不，媽媽，你錯會意了，我是說……是說……」

鴇兒倒點頭起來，說：「我明白了，公子和她不是老相好，却是咱們這樣地方的老客，我可話說在頭裏，公子既然明白，老身也放心了。啊！姑娘可回來得快，快告訴老身，姑娘要有甚麼不合心意的，趁早兒吩咐下來。」

姑娘笑嘻嘻，說：「媽媽，噯唷，敢情這位公子是見不得人的，怎麼把背對着人家，別是害臊啦。」

鴇兒樂呵呵，說：「公子爺是惱你來得遲啦，姑娘，還不趕快向公子爺賠個不是。不要甚麼了麼，老身且告辭，待會再向公子和姑娘你恭喜。」說着，咀兒一呶，輕悄悄退了出去，把軒堂的門帶上了。

雖是聽得清清楚楚，高崗却不轉過身來，原來這蘭兒今兒才來的，雖然跑到這種地方來，太過不成話，太胡鬧了，總算不是像先前所想的那般不堪。

陡然間，高崗身子一震，是一隻手兒搭在他肩上，登時心裏一慌，不，是遢悠悠，皆因那熟識的一種幽香，又入鼻，她就在身後，分明緊挨着他。

唔！那搭住在他肩頭的手，忽然抬了起來，在他臉上擰了一把。高崗一擺頭，滑步，旋身，那蘭兒已格格地笑彎了腰，說：「噯喲，你這臉兒嫩，瞧，紅啦，噯喲，你倒是這院裏的姑娘，我倒像是……像是嫖院的。」

呔！高崗不再是在心裏說，而是眞惱怒得呔了一聲，怎生這樣的話，她也說得出口。

那姑娘怔了一怔，又是一聲噯唷，說：「看你斯斯文文，怎麼這兇啊，好啦！你是嫖院的大爺，花銀子買笑的公子。」怎麼又一聲噯唷，說：「我還是喜歡瞧你這生氣的模樣，要是臊得臉也紅啦，還成甚麼男子漢。」

高崗那還忍耐得住，道：「你還有個完兒沒有，哼，一個清白的姑娘，竟跑到這樣地方來。這成什麼話？蘭兒，你眞令我傷心，傷透了…我的心。」

他一蹬腳，扭過頭去，打這姑娘進入軒中來，他從沒正眼瞧過她，便是適才對着她，也沒對她瞧，他，眞傷心，眞傷透了心。

忽然間，响起了一陣格格……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音，但她笑甚麼？哼，當眞不知恥，罵她，她倒還笑。

那笑聲起落，一起一落，高崗瞄了她一眼，原來是她笑得彎了腰，太豈有此理了，才直了起來，又笑彎下腰去，高崗可怔了怔，說：「哼！你倒好笑啊，眞眞不知所謂，連廉……」

那姑娘說：「你罵我不知廉恥，是不是？當眞好笑得很，到這裏來，就不清白了，姑娘來了，就不是清白的姑娘，那麼你呢？你又如何？你豈不也成了個壞小子麼？試問又有那一個好人家的子弟，跑來嫖院的。」

當眞她是爲了查訪大方眞人而來，這大方眞人乃是蘭兒母女的對頭寃家，是這母女銜恨多年，苦尋未獲的人，人家爲何不能來尋訪，他是男子漢自然扮作嫖客進來，蘭兒是個姑娘，自然也能扮作院裏姑娘了，這麼說來，又怎可說人家不清白？

高崗面對着她，目光也落在她面上了，道：「那麼你，也是來……」

高崗驀可裏一蹬，說：「你不行不行，我和你說正經！」

那姑娘噯唷一聲，那腰兒又笑得彎了

又直，直了又彎，說：「眞好笑……」但突然間，她倒不笑了，是沒笑出聲，但眼中咀角，仍然全是笑，說：「你別是認錯了人吧？蘭兒，誰是蘭兒？」她回頭望，左望右望，才又望着他，說：「是了，你必是認錯人了，要不，你必然瘋了，怎會找到這院裏來找淸白姑娘？」

高崗的眼睛，睜得更大了，甚麼，難道她不是蘭兒？

當眞眼前這姑娘，眼兒彎彎細又長，雖也一般兒美，但塗脂抹粉，只見妖艷，而不似蘭兒一般淸麗絕俗，那紅紅的咀兒，看來比蘭兒的咀更小些，眞個是櫻桃小口，紅唇把她的牙兒，襯托得也更雪一般白。

要知高崗和那蘭兒不過見得數面，倒多是在夜裏，月下那瞧得十分眞切？昨日雖在快活林天光白日之下，但蘭兒可是男兒妝扮，戴着頭巾，那裏是本來面目？而眼前這姑娘，却艷妝濃抹，份外妖艷，雲鬢堆鴉，玉搔頭邊金步搖，滿頭珠翠，細看可眞又有些兒不像。

他心下旣然盼望她不是蘭兒，自然越看就越不像了，但她這笑聲，語聲，她這放浪的形態，却又是恁的相似？到底她是不是蘭兒？

高崗的眼睛又睜大了，說：「我我……難道眞認錯人，你不是蘭兒？」

姑娘總算止了笑，柳腰兒欵擺，道：「對啦，讓你瞧淸楚些，難道媽媽沒告訴你，我叫幽娘，這院裏的姑娘不下數十個，可沒有一個叫蘭兒的。」

那鴇兒眞沒說過這姑娘叫甚麼名兒，高崗大大鬆了口氣，也長長吐了口氣，眞盼不是蘭兒，他的目光却仍在她面上轉，說：「那麼，眞不是……」

那姑娘忽然一扭腰肢，咀兒呶了起來，好大的醋勁兒，說：「我明白了，你必然有相好的姑娘叫蘭兒，有些像我，罷罷，你去找你的蘭兒，這麼說，你還是有情又有義，我犯不着頂替。」

腰肢兒一扭，要走。高崗慌了，叫道：「蘭兒，啊，不，幽娘，別走。」

腰肢兒又一扭，她轉過身來了，撲嗤一笑，說：「怎麼？你不去找你的蘭兒，要我啦？冤家，偏是我今兒才來，偏就遇上了你，偏你又這般令人疼。」

她走回來了，走到他身側，把手兒穿進他的臂彎裏，說：「走哩，那邊廂的酒菜都快涼了，我侍候你飲兩盅。」

高崗臉紅，心又跳，雖是初走柳巷，乍入花叢，可還不是不知買笑是怎麼回事，當眞他要是這麼也害起臊來，豈不笑煞人，何況，這幽娘也眞美。

進入旁邊的小閣，還眞是窻明几凈，窻外花吐艷，像要與幽娘爭妍，閣中席上，擺了兩份杯箸。

幽娘道：「公子爺請坐。」一個侍女從屏風後閃出來，提着銀瓶，對高崗屈了屈膝，過來替兩人斟上酒，又退去了，那小姑娘瘦削的臉，看來不過十三四歲，蒼白的臉兒，可憐地。

高崗望着那小姑娘消逝在屏風後的背影，不禁嘆了口氣，心想：「看來這才是好人家的姑娘，不知怎生賣落到烟花來，可憐。」

幽娘道：「唷，好端端的，怎麼嘆起氣來，媽媽說，她叫翠姑，很會唱曲兒，你要是喜歡她，可以……」

高崗忙道：「不不，我不過是瞧瞧她罷了，沒有什麼。」

幽娘說：「要瞧，那還不容易麼？」一拍掌，道：「來呀，侍候公子爺一支曲兒。」

高崗崗道：「幽娘，你誤會了，我是說這姑娘分明是好人家的女兒，却怎生賣落到烟花巷來……」

他不說下去了，皆因那幽娘不瞧他，眼睛兒定定的，似在聽甚麼？

聽甚麼，分明不是聽他說話，聽着窻外。這功夫，喜兒抱着月琴，翠姑跟在後面，走了出來，幽娘却也不瞧兩人，只說了聲：「快喝。」已把酒杯端了起來，那聲音提高了，說：「公子爺請，滿飲此杯，這就叫好事成雙。」

高崗心中一動，他連酒杯也沒摸過一下，怎說好事成雙？當眞她在瞧甚麼？但他向窻外瞧，瞧見的却只是粉蝶兒在花間舞翩翩。

一回頭，只見她對兩個小姑娘更以手示意，催促兩人快彈唱。

喜兒調了調琴絃，一聲叮咚，立即嘈嘈切切彈了起來，翠姑唱道：

「俏人兒，又來了，有句話兒細想到，我與你怎得同到老，你若是愛了，奴的終身將要你來靠。聞得令尊心兒躁，我是個苦命的女子，有誰知曉……」

高崗不是在聽，而是在瞧，瞧着這姑娘分明在凝神靜聽，像是有一個她所懼怕的人在近處，也忙凝神，但甚麼也聽不到，耳畔只有琴聲叮咚，翠姑一曲才罷，她端的是不是蘭兒？又示意再唱，快唱。

翠姑幽幽怨怨，唱了，唱道：

「欲罷不罷情難罷，欲丟他越捨不得他，想當初，說下多少疼人話，好端端的心腸變了卦，疼我的心腸反去疼了人家，冤家啊，賭個咒兒，你是怕不怕？」

一曲方罷，蘭兒……不，幽娘忽然格的一聲，抬玉腕，纖纖指兒在他額上戳了一下，說：「冤家呀，賭個咒兒你是怕不怕？」

高崗不防，其實也沒躲，但他尚未抬臂撥開她的手，那幽娘的手已縮回去了，身子一歪，倒挨上了他的身來，端起酒杯，送到他咀邊，道：「冤家呀，你要是心腸沒變卦，就滿飲這盅兒啦。」

高崗才抬手，他只是抬起了一半，已怔了怔，若然她是甚麼幽娘，這眼色是甚麼意思？怎會對他使眼色？

他心下一動，便也不把她推開，任她倚在肩上，就她手裏，喝了一口酒，但她一聲格格，却硬把滿滿的一杯，灌入他咀裏。

是酒令他醉，還是色令他迷？高崗心中一盪，這兩日之中，他也不止一次，心頭一盪了，啊，是她！她是蘭兒！一定是她！但她倏地伸出臂來，繞過他的腰，把他摟住了，他連想側身也不行。唔，對了……眞的是她，若不是蘭兒，那會有這麼大的勁！

且慢，她的手臂一緊，又一緊，指兒在他腰上捏了一下，不知道她這樣子捏是甚麼意思？



她的咀兒湊到他身邊了，說：「傻哥兒，親熱些，你難道不願和我親熱一些麼？眞是奇怪……」

高崗可不眞傻，認定她必是蘭兒，她突然恁地作態，必有緣故，他也把她半摟住了，却說：「不，不……」

到底她是幽娘還是蘭兒？眼兒好媚，說：「唷，不過才喝得三盅酒兒，就不啦，那可不行。」

她坐直了身子兒，去拿那銀壺了，誰說他喝了三杯，一杯罷啦，但他已醉了，但她眼兒迷，心裏分不出是在盪，還是在跳，不，他可不能喝了，當眞他爲何而來，要是醉了，他還能查訪麼？這豈不是誤了大事不成？

但她可不由分說，眞是坐到了他懷裏來，他心裏說不，但他的手臂却軟弱無力，不但推不開她，也推不開她送到咀邊來的酒杯，一杯，又一杯。

高崗那會喝，從小在道士觀裏長大的，那有酒喝，何況滿懷的軟玉溫香，不用喝酒，他已先醉了。

那姑娘一揮手，笑道：「不過才喝得五杯兒，就醉成恁地了，你們去吧。」

喜兒抱着琴，翠姑隨在她身邊，默默退了下去，高崗站起身來，那脚步却飄浮，忙扶住桌子。

那姑娘格格笑道：「喲，你是眞醉，還是假醉呀？」身子兒一矮，簡直把高崗半摟半抱，高崗心說：「不不……」但就是身不由己，五分酒醉，加上五分色迷，心旌搖搖，脚下也飄浮，被她半摟半抱，拖入房中，但才一跨進房，却把高崗向床上一推，啊呀！轟然一聲響，高崗一頭撞到床裏的板壁上，痛得他色不迷，酒也半醒了，這姑娘倒大聲格格笑，高崗怒冲冲坐了起來，但坐在床上，也楞在床上了，她怎麼會……

那姑娘不是幸災樂禍的笑，也不是衝着他，而是左手掩着門，但那門却留下了一條縫兒，她是衝着那門縫兒，對門外大笑，笑得那麼响，只怕好遠好遠也能聽到她的笑聲。

鼻端不再聞到那令他心旌搖搖的異樣香，懷裏也沒了軟玉溫香，到底酒也喝得不多，他猛搖了搖頭，更清醒了，他明白了，啊，她就是蘭兒，蘭兒也就是這幽娘，幽娘，蘭兒，幽蘭原就是她的名兒。

高崗翻身下床，蘭兒怎麼不動？原來是把耳朵湊在門縫上，在聽。

他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他不敢出聲，蘭兒必有所聞，她先前命那兩個小姑娘快唱曲兒，顯然就是有所聞，突然和他親熱起來，顯然是掩人耳目。她的一切做作，都是有分有寸的。

刹那間，高崗慚愧得無地自容，他是眞會心旌搖搖，那瞬間，他眞心下生了邪念，這蘭兒分明也和他懷着同樣的目的而來，分明蘭兒已發現了敵踪，他非但無所見，無所聞，而且忘了爲何而來，而且，對這蘭兒還生出了邪念，他能不慚愧得無地自容。

那蘭兒直起腰來了，轉過了身來，把背靠在門上，閉了眼，長長吐了一口氣，好像心頭放下了一担大石。

高崗却低下頭，不敢瞧她一眼，低低喚了聲：「蘭兒？我……慚愧，我眞是個沒出色的東西。」

他看到一雙蓮步輕悄悄移近過來，更近，更近了，到了他面前，停下來了，他的鼻端又聞到了那異樣的香，忙不迭吸一口氣，氣沉丹田，也忙把身子往右面移了移。

蘭兒撲嗤一聲，又笑出銀鈴兒一般的聲音，說：「唷，你這人，怎麼定要叫我作蘭兒，我自是幽娘。」

高崗仍不敢抬頭望她，嘆了口氣，道：「到了這個時候，蘭兒，別再玩笑了，咱們……趁現下無人在此，咱們說正經吧。慚愧，你必是已有所見了，可是我師兄猜得不錯，他……眞落在烟花院中，是也不是？」

偏是她哼了一聲，道：「看來倒是我猜得不錯，你必是有個相好的叫蘭兒，你也念念不忘你那多情的蘭兒，去啊，去找你那多情的蘭兒。我這個醜陋的俗粉庸脂，不配侍候你。」

高崗頭抬起來了，他認定她就是蘭兒的，怎麼了？她不但語帶幽怨，而且眞像有些兒惱了。

這姑娘可不是眞有些兒惱，幽幽怨怨地扭腰肢，賭氣退過一邊，又道：「公子爺請，想必你那位多情的蘭兒，美若天仙。是麼？」

高崗慌得手足無措，分明她就是蘭兒，不但眉眼兒像，那笑聲神態，也無一不像，甚麼她那身上發散出來的陣陣幽香，如蘭如麝一樣的香也像，怎會不是？道：「姑娘，你便眞不是蘭兒，也不用惱啊，那蘭兒當眞像天仙一般美，但你旣然像她，可不也就美若天仙！」

那姑娘撲嗤一聲，笑了，說：「唷！你這咀兒眞會說話，模樣兒也長得俊，要不，怎生一見便喜歡你了。不過麼，我雖然惱你念念不忘那個甚麼蘭兒，但看來你倒也眞有情有義。」

那姑娘又扭動腰肢，坐到他身邊來了，高崗要挪開些，但他已挨近了床頭，她抬臂搭在他肩頭，說：「來啊！」

高崗心裏一陣慌，那門兒關了，門兒裏只有他和她，併着肩兒，坐在繡榻上，來啊，來做甚麼？當眞他會連嫖院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麼？他臉紅，心在劇跳。

那姑娘道：「唷，還沒有說呢？就臊成這個樣兒，來，告訴我，有情又有義的公子爺，說啊，你那個天仙般的蘭兒，怎生令你念念不忘？」

高崗鬆了口氣，敢情是要他說這個。這可好了，要不找話來說，孤男寡女關在一個門兒裏，有什麼好說的？偏她是不是蘭兒先弄清楚要緊。要辨出眞假，最妙不過的是對她說蘭兒。

當眞再妙不過，若她眞是蘭兒，他倒可盡吐眞心情意，若還不是蘭兒，也可消磨得這緊閉了的門兒裏的時光。他立即也似眞還假的嘆了口氣，道：「姑娘，提起這蘭兒可眞是天上少有，人間無雙，眞和你長得一模一樣。」

那姑娘撲嗤一聲，又笑，說：「唷！你這第一句話兒就不對，旣然我和你那蘭兒長得一模一樣，那就該是一般兒的兩個

了，怎說人間無雙？」

高崗忙不迭轉身，但仍沒躲過，被她在臉上擰了一下，雖是他已退到床頭，已是退無可退，她又挨得他這麼緊，若她不是蘭兒，豈有躲不過的？

是蘭兒，是蘭兒！不，別說出來，眞也把她當作假，道：「姑娘，當眞我說錯了，你不但和她長得一模一樣，而且淘氣也一般無二，也和你一般模樣，喜歡動手動脚，欠缺些兒端莊，姑娘，你不知道，就因她缺少了些端莊，我眞難過，也眞惋惜，不瞞你說，甚至略想起來就傷心。」

他又嘆了口氣，搭在他肩上的手縮回去了，不用瞧，也知她挪開了些，那令他心盪的幽香，也淡了些，不是不用瞧，是不敢回頭，回頭就又和她面對着面，他必會把持不住的。因此他不去瞧她，免得心下鬆不了一口氣。

那姑娘在他耳邊道：「說啊，眞好笑，你打道士觀裏來，別人可是在和尙廟裏長大的，你傷心怎的？」

高崗霍地轉身，道：「你是……」若她不是蘭兒，怎知他在道士觀裏長大的，不，別揭穿她，忙改口道：「你怎說？我打道士觀裏來的？」

他可捕捉她面上一抹慌亂了，雖是一瞬間，她的笑臉又回復了明媚，立即又鎮定了，說：「我不過亂猜罷了。」

高崗又迷惑了，她又笑得那麼嫣然而又淘氣，以為捕捉到了她面上的一抹慌亂，又無影無踪。

她眼兒睜大了，把身子移開了些，笑得驚奇，說：「喲！難道我眞猜着了。你……你是打道士觀裏來的？」

但她自己却搖起頭來，早笑嘻嘻，又挨近了些，說：「不像啊，你可一些兒也不像個小道士，倒像……」

又是撲嗤一聲，像甚麼？話未說出，她倒已忍笑不住，笑得身子兒一歪，向他的懷裏倒來！

高崗這番可躲得過了，不是躲，是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但雖是隔着薄薄的羅衣，登時心中一盪，却又不能縮回手來，那心跳得好厲害，呼吸也就急促起來，忙道：「姑娘，坐好吧，這樣動手動脚，倒像甚麼？」

那麼，她又有些不像蘭兒了，他倒放心了，就算這姑娘像蘭兒一般美，即使更艷麗些，也不過眼前有色，心下却無情，便不怕動情，犯了色戒。

那姑娘睨了他一眼，掠了掠青絲，說：「像大姑娘啊，眞奇怪，你這臉兒這麼嫩，怎倒跑到這院裏來？你還是老老實實說了罷，你端的為何而來？」

高崗心下大驚，也惶急的說：「不不，我已對那媽媽說了，我不過路過此地，閒來走走。」

姑娘說：「好，我相信你，怎又不說了啊？」

高崗放開手了，心也定了些，道：「說甚麼啊？」當眞他先前說甚麼？對了，說蘭兒，不說蘭兒，和她關在房裏，有什麼好說的，說蘭兒，他就可說個不完，說個一天一夜也說不完，當下點了點頭，道：「我記得了，你要我說那個長得和你一模一樣的姑娘？」

「蘭兒？是麼？」那姑娘說。

高崗道：「是，她叫蘭兒，眞不信世間有你們這般相像的，而且同在一個地方，而且就在昨夜。不，該是今日晨早了，不過相隔幾個時辰。」

那姑娘道：「眞的？那可奇了。不，你騙人，你既然認識那姑娘，就算眞長得像，人家可怎會跑到烟花院裏來，你說，你認識那姑娘多久了？」

高崗道：「雖是我也才認識她，不過才一兩日，但……」他嘆了口氣，點了點頭，才又說道：「姑娘，你說得是，她是個好姑娘，只是苦命罷了，她有爹，但無爹勝過有爹，她有娘，可憐瞎了雙眼，母女兩人住在幽谷中……」

陡然間，高崗心頭一震，是那姑娘眼中一絲笑意也沒有了，他也警覺起來，那蘭兒母女居住在那幽谷之中，雖說苦苦尋訪仇人，但也在躲避仇人，她娘瞎了眼，若被她那個歹毒武功又高不可測的人知道了，又知道這娘兒倆對他不利，豈會放過這母女兩人？

那姑娘催促道：「說啊，說下去啊！怎又不說了？」

高崗道：「我雖是認識她不多兩日，但知她是個清白的姑娘，可憐她有爹爹不在，細小被瞎了眼睛的娘撫養大，以致……以致……她……」

他一瞬也不瞬地瞧着這姑娘，顯然那疑惑的目光是在問，你是不是蘭兒？

那姑娘却接了他的話去，道：「以致失了教養，是不是？啊，多可惜。說哪，怎又不說了？」

高崗正色道：「她也不過是淘氣些，不過麼，要是端莊些，那就好了，你不知道，她多美，武功又多高，眞不知她的武功是怎麼練成的，看來年歲比我還要小些。」說着，他那目光漸漸深遠，迷惘起來，雙眉微微皺起，但唇邊却綻出了笑意，倒像身邊沒有那姑娘一般，自語自言起來，說：「她啊，眞可憐，也眞可愛，雖然她淘氣些，見面就戲耍我，但我仍然忘不了她，我眞……眞是常常都想念她。」

身邊怎麼沒聲息了？那令他心醉的幽香，也不聞了，他一怔，像從夢裏醒來，「啊！你……」

原來那姑娘早已不在他身邊，站在那窗前去了，在向窗外瞄，從那窗縫裏向外瞄，高崗一出聲，她也不回頭，只是對他擺了擺手。

高崗一躍而起，有人！莫非是大方師叔，這姑娘打從飲酒時起，就一直是身在他旁邊，却分心注意着軒外，一次吩咐兩個小姑娘高歌，一次忽然投入他懷裏來，顯然不是無故。

高崗一飄身，到了窗子的另一邊，從窗縫中向外一瞄，恰見一個人影在花叢中一閃，但只瞧到那人的背影，雖是只那麼一瞥，但也瞧出是個高大的男子身影，他心頭登時一陣劇跳。

只聽那姑娘哼了一聲，像是這瞬間才發現了他，說：「喲！你瞧甚麼？」

高崗道：「不，沒甚麼，我不過見到你瞧，我好奇也過來瞧瞧吧？」

那姑娘道：「你瞧見甚麼啦？」忽然啊了一聲，說：「瞧，我忘了侍候公子爺



，倒把你冷落啦。」睨着他笑道：「公子爺，怎麼你還不寬衣解帶，是了，可是也要我侍候你更衣。」

高崗嚇慌了，搖搖手，道：「不不，我不……」

那姑娘顯是見他惶急，就開心得格格笑彎了腰了，道：「我又不會吃了你，瞧你急成這個樣兒，當眞好笑得緊，有胆來嫖院，倒沒胆上床，罷罷，你不上床也行，却得再飲兩杯。」

若然要他選擇，他寧可多飲兩杯。不錯，他心中一動，要逃過她的歪纏，何不醉酒，反正時辰還早得很，到天黑，少說也得有兩三個時辰，等到酒醉，便該深夜了，豈不是再妙不過。當下說道：「正是，姑娘，天沒黑，豈是上床時候，你我再對飲兩杯吧。」

不料那房中早備了酒肴，只見那姑娘搬出個矮桌兒來，放在炕上，雖沒菜肴，却有乾菓，敢情有個壁橱兒，裏面有酒有杯箸，她一併取來放在桌上，伸手便去拉他。

高崗一縮身，怎麼酒是在床上喝的。那姑娘一挑眉兒，說：「敢是要我替你寬了衣才上床？罷罷。」

高崗忙道：「姑娘，罷了，只是桌上飲酒，不習慣些，姑娘請。」

那姑娘格格笑道：「公子免禮。」

高崗生怕她又來拉扯，忙坐到床邊，那料這姑娘不由分說，跪下一條腿去，抓住他的腿，把他脚上的靴兒脫了，道：「瞧你靦覥成這個樣兒，也不怕被人識破你的行藏。」

高崗大驚道：「你！你說甚麼？」

那姑娘已一把推他上床，笑道：「我是說，人家瞧見，就說你是沒有見過世面的皺兒了，還敢誇說常到柳巷花街行走，放心，我不會吃了你。」

說着，那姑娘兩隻脚兒一踢，脫了繡鞋兒，縮到床上來，併着肩兒坐下，道：「這般飲酒，倒有情趣，是麼？」

高崗早又已心旌動搖，現下是坐在床上了，她就挨在身邊，他原已有了幾分酒意，若然她再倒入他懷裏來……酒，除了酒，他沒別樣法兒了，他又不能逃出房去，那可眞笑話了，再說，那花叢中的人影，會不會是……

陡然間，他又有幾分明白了，這姑娘每當舉動有異時，必也和他立即親熱起來，顯然不是無因的，莫非這番也是，這姑娘眞也是蘭兒。

他這裏心念在轉，那姑娘已斟了一盅酒，送到他唇邊，道：「公子要是有情有義，請飲了此杯。」

高崗忙接了過來，一飲而盡，那姑娘笑道：「這就對啦，這才像個男子漢，喲，瞧不出你眞好酒量。」

不料才三四杯落肚，高崗已是地轉天旋，那酒不烈，但量淺喝得猛，原有幾分醉意，再加幾分，高崗那還坐得穩，身子一歪，只覺一隻手兒托在肩頭，他倒在床上了。但一時間，他也還未醉得人事不醒，但閉了眼，却裝成了十分醉，却不是奇怪麼，沒笑聲，那姑娘也不言語，是甚麼壓到他身上來了？登時一顆心慌又跳。

高崗總算鬆了口氣，壓到他身上來的，不是那姑娘，是被褥，原來她扯條被子來蓋在他身上。

他鬆了口氣，不，不，不能睜閉眼來，既然裝做十分沉靜，他怎可睜開眼來，何況那眼皮子也重得很。不能，不願，也睜不開，他就這樣入了睡鄉。

## 委身冒雛妓　戲弄枕邊人

眼前是一片朦朧的白色，高崗醒了，更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從紗窗中透進來的朦朧月色，啊呀！這是甚麼時候了？

自是天黑了，而且躺在被窩裏，溫暖又那麼香軟，他未立即起身，忽然，一陣恐懼襲上心頭，那枕畔還留下餘香，他記起是在何處了，梨香院，烟花地，那姑娘呢？當眞她是不是蘭兒？這枕畔的餘香，是她留下的！

高崗嚇壞了，若然枕畔的餘香是她留下的，那麼，已是和她同衾共枕了！

他眞嚇壞了，記得那姑娘脫去了他的靴，但是和衣醉倒，進入夢鄉也和衣，但現在，他已脫去了衣衫，不用說，也是那姑娘替他脫的了，想到師門的戒律，想到師兄的告誡，他如何不怕？

高崗驚恐地坐起身來，那房中沒人，月色却到了窗下，那麼月未央，也近午夜了，急忙找尋，還好，衣衫就在枕邊，軟劍也在衣衫下，他匆匆着回了衣衫，驀聽窗外有彈指，登時又一怔，心下也一緊。

江湖中的夜行人，就是以彈指來互相呼喚的，他立即跳到窗前。

窗戶是虛掩的，又傳來了彈指聲，更清晰可聞了，不，不能打窗上出去，正因夜行人以彈指來互相呼應，對方的人也會常以彈指來誘夜行人現身出來，他可不能上當。輕輕托開了門，閃身出去，轉過屏風，那敞軒中洒滿了月色，靜悄悄，不見人影。

一掠出軒，他見到窗外花間的人影了，那人正在長身，忽地把背貼着窗戶邊，低喚道：「小師叔，小師叔。」

高崗鬆了口氣，原來是江彪，他彈了彈指，從花間現出聲來，道：「江大哥，是我，我在這裏。」

江彪湊近他身邊來，急道：「原來小師叔早出來了，快。」他向後遙指，附耳道：「那蘭姑娘已向後面去了。」

高崗心下一陣劇跳，蘭姑娘！那麼，那姑娘眞是蘭兒了，那麼，這江彪知不知道他和那蘭兒同衾共枕？忙問：「你！見到她？去……去了後面？」

江彪點頭道：「若不是我知她和小師叔你在房裏，眞還看不清是她，好快的身法，只在門口一現身，幌眼間就不見了，她是打那面去了，小師叔，莫非她也是為大方眞人而來？」

高崗再不疑惑了，是她，那姑娘眞是蘭兒，這江彪就算武功差一些，論閱歷，可遠在他之上，忙道：「江大哥，我這就去，你可別……」

江彪已點點頭道：「我要有那個胆，也不喚你了，小師叔小心，我在這裏等你，還有，那蘭姑。」

高崗心下着慌，生怕被他瞧出甚麼來，忙道：「江大哥放心，我曉得她為何而

來，事不宜遲，我得趕快走。」話聲未落，伏腰就飛掠繞過軒堂，回頭一瞧，江彪眞沒跟來，那劇跳的心也漸漸平靜下來，且慢，他眞要好好想一想：他可眞是和那蘭兒同衾共枕了？

分明那枕上的餘香仍在，再說，那房中只賸下蘭兒，還會有別人來替他脫衣衫麼？

分明是她替他脫去衣服，而又躺在他的身邊，而又……

高崗的臉像火一樣熱，那心跳又加劇了，只不過甜蜜蜜的，倒是他，他醉酒後，做了些甚麼？是不是……會不會……却怎能擧得起來？咦！前面有燈光一閃，只見燈光映出了一個人影，那人站在房上。

高崗忙不迭一縮身，才發現自己立身在一個太湖石砌的拱門下，有籐蔓從石拱門上垂下來，在夜風中飄拂，倒是他立身在珠簾後面。

原來那燈光是從一個窗戶中射出來，相距他立足之處，不到三丈，適才只顧想，竟然忽略了花樹中有幾間屋，也才發現屋後有兩株高大的樹木，把那幾間精緻的房舍蔭蔽住了，慚愧，若不是人家亮出燈來，他如呆似痴，只怕不是他發現人，而是人家先發現他。

那窗戶突然開了，但有聲，不見人，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道：「你來了，很好，進來吧？」

房上那人飄落了窗前，脚下只一點，就飛掠而入，高崗幾乎發出一聲驚呼！不料他才張咀，一隻手陡地從肩上伸過來，掩住了他的咀！

只是刹那間的驚惶，他已知這隻柔軟的手是誰的了，那手不但柔軟，而且溫香，還會有別人麼？是蘭兒。

「別出聲！」一個細細的聲音，在他耳邊冷冷地說。

但蘭兒怎會知道他此刻的震驚，他竟連頭也不回，連對她瞧也不瞧一眼，瞪得大大的眼睛，望着那窗上瞬也不瞬一下，怎麼會……是他！

雖然房上飄落的人只是一瞥工夫，但高崗已認出那人是誰了，高崗從小就是被人撫養大的，是長兄若父的高士宏，也是他同門的師兄，他豈會認不出來，也絕不會認錯的，但是他心中暗想着，奇怪，怎會是他？

雖然他從五歲上就少在大哥高士宏身邊，但也多少知道他大哥的爲人，是不會到花街柳巷行走的，何況他師傅黃葉道人經常查考幾個弟子的所行所爲，若然心性行爲不端，就一定把他抓回去，嚴厲的懲戒，那還了得。

不，他大哥夜來，是被房中的人召喚下去的，顯然也是被裏面的人召喚前來的，可無疑義。

陡然間，高崗嚇壞了，他前來此間，臨行時高士宏曾對他說過，若他們不回去，則是此間事不了，他亦會前來，那麼，是不是來了，見過了雲中子師兄，知道他來了這裏，因爲不放心他，也跟踪前來？

那麼，必是他大哥在房，被房中人發現了。

是大方眞人，房中必是他的大方師叔，是了，雲中子師兄果然判斷得不錯，眞落在這烟花院裏！

高崗這麼一想，眞嚇壞了，他沒見過大方眞人，但他大哥可同在武當習技，大哥被他發現了行藏，被他喚了下去，那還了得，他大哥的武功豈會强過雲中子，而雲中子師兄却連兩招也不到，已傷在大方眞人手中！

他扣着腰間軟劍，咦！怎麼身後沒人了，蘭兒呢？前晚是蘭兒救下了雲中子師兄，除非是她，也才救得出他大哥來，但蘭兒却一聲不响，走了！

他心下着慌，却又不敢帶動風聲，但只邁出兩步，陡然間，那大開着的窗口現出一個高大的人影。

高崗忙不迭一縮身，只見那人負着手，在窗前站立，却只是緩緩遊目，那目光並未專注，隨又踱起步來。高崗總算定了定神，心中再說，房中也未聞有甚麼怪異的聲响，那麼，這人並未難爲他大哥，可以斷言。

這人眞就是大方眞人麼？只見那人面相奇古，高高瘦瘦，一雙眼睛奇小，銳利如鷹，高崗心上陡然掠過一絲寒意，但他心下着急，他大哥高士宏落在這魔頭手中了，他如何不着急。

總算那人的目光從他藏身之處掃過，顯然並未發現他，倒轉過身去了，他忙不迭繞過花叢，溜了過去。

妙極，那窗前堆叠着有如屏風般的太湖石，高崗一掠石後，好險！那人竟然倏地轉過身來，目光如電，迅速一掃，是他！高崗自信沒帶出多大的風聲，竟然仍被這人警覺了，錯非是他的大方師叔，誰能得夠？」

要知高崗在同輩師兄弟中，雖然入門最晚，但却得到那瘋道人的喜愛，明裏暗中，傳了他不少內外功夫，尤其是輕身功夫上，更高於同門，不料仍被這人警覺了，幸是夜風漸勁，樹中空曠，時有陣風，就在那人回身之頃，可不是一股陣風，正吹拂得花枝搖幌不巳。

那人又轉過身去了，忙也探出頭來，他看見了，登時也怔住了，奇怪，怎麼他大哥倒坐在椅上，並無絲毫恐懼之色，只不過微微皺了眉頭，但窗前這個高高瘦瘦的人一回身，那高士宏却迅速低下頭去，但實在看不出他有何恐懼之色，只不過避開了那人的目光而巳。

高崗大惑不解，若然這人眞是他的大方師叔，那麼，大師兄受盡了凌辱，雲中子師兄也傷在他手中了，簡直視他師兄弟如仇敵一般，這高士宏怎會倒成了他的座上客？

只聽高士宏道：「我……我可沒想到，原來與一清師兄作對的，竟是師叔你！師叔……」

果然這人是大方眞人，只不過不作道裝罷了，當眞好笑得緊，住到這烟花院裏來，如果作道裝，豈不驚世駭俗，怕不早傳揚開去。

那大方眞人怒哼一聲，道：「我的事，你休要過問，我只問你，我命人喚你前來，怎生今日才來？」

那高士宏才要答話，不料大方眞人突然厲聲道：「你說，你來此之前，可曾去見過那幾個孽徒？」



高士宏忙站起來，側立躬身，道：「怎敢，我一得到師叔的信，立即連夜趕來，怎敢不先來拜見師叔。」

大方眞人話聲仍然冷厲之極，道：「你敢對我謊言，旣沒見過那幾個孽徒，你怎知我與一清作對？你說！」

高士宏忙道：「師叔，我實是一來便拜見師叔，先前我巳疑心是眞。師叔請想，憑一清大師兄的武功，數十年修爲的功力，當今天下，試想會有誰敢去太清宮惹事……」

大方眞人冷笑一聲，高士宏又道：「我一得到師叔傳話，才知師叔你老人家來了此地，便知……便知……是以我怎敢不先來拜見師叔？」

大方眞人雖是背對着窗戶，高崗看不見他的面目，但巳知他相信高士宏說的不是謊言了，那高大的身軀，也微微傴僂了些，高士宏也又敢望他了。

高崗却滿腹驚疑，萬萬料不到他大哥竟會是大方師叔召喚來的，怎生他敬愛若父的大哥，竟會與這麼邪惡，欺師叛道的師叔勾結在一起！

高士宏又說了，道：「師叔，這十多年來，一直都沒師叔你的信息。我也曾想上武當去探望師叔，却又不敢，師叔，這些年來，你老人家可好，祖師他們又怎樣？他們可……」

大方眞人突然厲聲喝道：「住嘴！不要再說下去！」

高士宏嚇得退了一步，高崗却氣往上湧，還好，他大哥十多年也沒和這位師叔見過面，那麼，並未在暗裏勾結了。十多年前，那時這大方師叔惡迹未著，也還沒顯明地欺師叛道，他大哥是晚輩，敬他是師叔，那有何可疑的，而且，他大哥必還不知……

他才想高士宏不知這大方師叔巳欺師叛道，不料那高士宏却惶怯道：「師叔，我向你老人家求過情，求你饒過一清師兄，他畢竟是個大好人，我在師門之時，亦多承一清師兄教誨。」

大方眞人聲調又變得冷厲，道：「我喚你來，是有話問你，哼，看在你這多年的辛苦，我不把你算作那般孽徒之列，對你巳是手下留情了，你倒敢來替他們求情麼？」

只見高士宏嚇呆了，道：「你你……師叔，你巳把他們怎麼了？那兩個師弟他們……」

大方眞人冷冷的說道：「早晚也是饒他們不得，只是這早晚，一個也不留，不過時辰未到。」

高士宏抹了抹汗，他巳被嚇出汗來，只見他吐了口氣，道：「還好，師叔，你是不知，那高崗……」

大方眞人道：「哼，要不看在他是你的小兄弟，我早……」言尙未落，忽然旋身一揚掌，嘩啦一聲响，一塊太湖石竟被他遙空一抓，抓落滾下，嚇得高崗倒身就地一滾，借那後面的花壇掩蔽了身形，立即飛掠到了兩丈外。那屋側花木皆茂，更被大方眞人那股奇大的勁道，帶起勁風，吹拂得花搖樹幌，回頭一看，只見大方眞人巳立身在那太湖石上，却是背對着他，似乎怔住了。

高崗也不由一怔！難道這大方師叔不是發現他，而是另外有人？啊！

他立即想到還有蘭兒，是了，這必是蘭兒露了行藏，被師叔發現了。這才心定些了。

那大方眞人似在耳目併用，隨搖了搖頭，高崗遠遠瞧見他大哥高士宏也躍出窗來，在說甚麼。那大方眞人雖然搖了搖頭，但仍然飄身而下，一會，兩人又巳入了屋，高崗可不敢再近前去了，憑他師叔的功夫，那功力之深，豈會聽錯的？却也奇怪，那蘭兒適才必也在他左近了，但怎麼他倒沒發覺，也聽不出絲毫聲息來？

陡然間，由於他想到蘭兒，登時着起慌來了，是了，這必是他師叔提及他的名字，蘭兒也知那房中的來人是誰了，必是因此發出了一些什麼的聲响，才令他師叔驚覺的。

高崗心下登時一陣劇跳，惶恐，又羞愧，他大哥高士宏，分明和師叔有所勾結，要不然怎會說看在高士宏面上，也對他手下留情呢？那蘭兒恨極了大方眞人，若然誤會起來，豈不是和她成爲敵對，要彼此分庭抗禮？

他心下一急，倒惶恐起來，不敢也無暇再去聽兩人的談話，只見那太湖左面不遠處，一排樹木之後，便是一道矮牆，除非蘭兒向那面跳了出去，要不然憑他和大方師叔兩的耳目，豈會發覺不出她的行踪來。

高崗心想：「不行，我得趕快找着蘭兒，向她解說明白，休要生了誤會。」

他遠遠繞行過去，夜黑，風勁，他又身輕，雖是眼角總不離開那屋宇，大方眞人倒是不再現身出來，但也不見蘭兒。他立身在那矮牆下了，爲何他在這個時候，明知那人就是大方眞人，更令他驚訝的是，他大哥高士宏來了不說，而且竟然一到便來，與這叛師叛道的師叔相會，他却不急於弄明白端的是怎麼回事，倒急於要找蘭兒。

原來他有更急於要弄明白的，當眞他今日醉酒後，他可眞是與蘭兒同衾共枕了？他身上的衣衫是否眞是蘭兒替他脫的？

高崗只是這麼一想，不，他一直在想，心底就一直在跳，也分不清楚那是驚恐，還是甜蜜蜜，若然他眞在酒後做出了：：不，他得趕快找到蘭兒，這事非得先弄清楚不可。

高崗心下亂極了，他要找蘭兒，其實一半是想念，一半是逃避，多可怕，他大哥高士宏竟與這個叛師叛道的師叔勾結，多可怕。

絲竹之聲又入耳了，他又見到了前院的燈光，前院仍是不夜天，鳳閣却夜沉沉，不見燈火，那麼蘭兒仍沒回來，趕快，他仍打窗戶中溜進房去，倒鬆了口氣，這不是奇怪麼，回到房中，也才明白，他也是逃避，原不是想找蘭兒，而是逃避她，趁她沒回來，趕快，脫了衣衫，急忙鑽進被窩裏，閉着眼，大大鬆了口氣。

但他閉着的眼在黑暗中睜大了，呼吸也急促起來，淡淡的幽香又入鼻了，是枕上的餘香？不，餘香怎會越來越濃，那心兒也隨呼吸的急促加劇了，但他不敢動彈一下，不敢伸手去摸，但一隻軟軟的手兒

卻搭了過來，是床裏的人一翻身，那玉手便搭在他胸上了，柔軟的髮絲拂到他臉上，溫暖的呼吸不但可聞，而且也噴到了他臉上，輕輕柔柔，而且癢癢的。

他心慌，卻又不敢動彈，原來她在睡夢中翻了個身，是她，當眞她是誰？蘭兒分明仍在後園中，難道先前掩他嘴的倒是別人？他雖沒見到人，但黑暗中，他亦覺得出那是女人軟軟柔柔的手。再說，他大方師叔那麼快的身法，若不是蘭兒，誰能躲得過。

那麼，難道這女子，睡在他身邊的女子，眞是和蘭兒長得一模一樣的幽娘？不可能啊，但怎麼先前他起身時，床上又無人？那床是大些，是了，他並未摸過，也許先前她縮在床裏邊了，他多盼望這女子眞是幽娘。

他那蕩悠悠的心兒登時平靜下來，雖然這幽娘長得和蘭兒一般模樣，但她可是賣笑的女子，他心中有了蘭兒，便不會把持不住了。

他又把眼閉上了，眞不知他大哥怎會與大方師叔勾結在一起，雖說十多年未見了，但他可是被大方師叔召喚來的，而且一到就來謁見大方師叔，要是雲中子師兄知道了，早晚師傅黃葉道人也要前來，也必會知道，這眞是糟透。我有這麼的一個大哥，連我自己也是不好的，這怎麼辦？

他不敢想，但鼻端的幽香越更濃烈，那呼吸拂在他臉上，癢癢的，要作到不想，不聞，也無覺，那可不難，他從小修練內功，練氣打坐，忙淨慮反虛。終於不聞，也不想，就是這樣子，他終於睡着了，睡得酣酣地。

一覺醒來，那窗上已洒滿了陽光，睜眼先瞧身側床上，他鬆了一口氣，那女人不在了，急忙穿回衣服，那房門只是虛掩，不料門一開，只見江彪坐在軒裏，負着手向窗外望，顯是聽到了聲響，回頭才叫了個小字，立即抿緊了嘴笑得好生蹊蹺。

高崗臉紅紅，一怔之下，忙低下頭去瞧，雖是忙亂中穿的衣鞋，但並無甚麼不對啊，他笑怎的？

高崗伸手摸着臉了，因爲江彪的眼睛盯在他臉上，但頭巾分明又戴得好好的。訥訥的說道：「江大哥，我起得晚了，昨晚……昨晚……我睡得晚了些，快走，出去再說。」

江彪道：「眞該走了，雲師叔約好相會的時刻，就是時候了。」

高崗啊了一聲，心下着慌，他師兄昨日原已和他們約好，今日巳時前後，他師兄會怎麼想。叫道：「快走！」說罷拔腳就跑。

江彪一把抓住了他，忍住笑，道：「就這麼走了？」

高崗一怔，道：「江大哥，昨日你不是給了個金菓兒麼？難道還不够嗎？還不可以走嗎？」

江彪的兩眼盯在他面上，瞬也不瞬，道：「小師叔，便是我還沒給你恭喜哩，你有乘龍之喜。」

高崗急得一蹬腳，道：「江大哥，這是甚麼時候，你倒說笑，你又不是不知我是奉命而來，是爲何而來的，昨夜我一夜幾乎沒闔眼，天亮才……」

江彪道：「天亮才和她共渡了一刻春宵，春宵雖一刻，也該恭喜啊。」

高崗急得臉也紅了，道：「江大哥，你要是也這麼說，若傳到雲師兄耳裏，那還了得，時候不早了，不要囉嗦了，還不快走作甚？」

江彪道：「小師叔，你就這麼去見雲師叔，那才了不得，只怕我也有不是了。」瞪着一雙眼睛，又瞧着他臉上。

高崗有些明白了，急進房去，對鏡一瞧，登時滿面通紅，原來他臉上有個紅紅的唇印，只聽江彪在門口道：「小師叔，快擦乾淨了，我已叫那小丫環替你打了洗面水，快抹一把。」

果然梳粧台邊有個銅盤，已盛了洗面水，還有淨白的布巾，忙洗去臉上唇印，出來連對江彪也不敢望一眼，這一來，再要否認也不行了，羞怯怯的說道：「江大哥，這必是那姑娘淘氣，趁我熟睡了，印了個唇印兒在我臉上。江大哥，我可眞沒有……沒有和她……」

不料江彪倒不笑了，正色道：「小師叔，我說恭喜，可不是取笑你，這一來好了，那蘭姑娘就算是咱們自己人了，有了這麼個好幫手，可就不怕師叔祖了。」

高崗瞪眼道：「甚麼，江大哥，你眞當她是蘭兒麼？不瞞你說，我初時也認爲是她，而且一直當她是蘭姑娘，後來才知不是。江大哥，你說這不是奇怪麼？怎生一時之間，遇到這麼兩個姑娘，不但長得一模一樣，而且連性情笑貌，竟也一模一樣？」

江彪向四外一瞧，見沒人，登時打了個哈哈，說道：「小師叔，你竟眞以爲會有這麼相像的兩個人，只怕未必罷，但時候眞不早了，咱們得快走，這裏牆外，是條冷巷，反正咱們不會再來的了，趁現下無人，就打這裏出去最好，免得被鴇兒歪纏。」

高崗道：「最妙，最妙。」他可不怕鴇兒，而是怕那個像極了蘭兒的姑娘，碰到了她，被纏住了，可不妙了。江彪雖然不信是兩個人，也無暇去分辯，當下兩人借那樹木掩蔽，越牆而出，也是淸晨時候，冷巷更不見行人，轉出巷去，才知江彪一早已把道路認準了，到了那酒樓，也不過才開了大門作生意，只見一個夥計迎上來，把兩人上下一打量，對江彪道：「這位可是江爺？」

江彪忙道：「正是。」兩人心下登時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道：「可是有位道爺在樓上？」

夥計說：「那就不錯的了，正是有位道爺在上，等候兩位，請吧，向右邊臨窗處，有個雅座，我這就送酒菜來，兩位可來得眞快，道爺也不過剛來落了坐，正是座還未暖哩。」

江彪道了辛苦，兩人上得樓去，只見一個雅座的門簾在幌動，高崗本是走在前頭，忽然心跳加劇了，那腳步也就慢了下來，不自覺想到了昨夜的情景，若然被雲師兄知道了，可不得了。

那江彪臉上掠過一陣微笑，湊近他耳邊，道：「小師叔放心，你知我知，雲師叔要是敢進梨香院，也不會派你去了，大膽進去，倒休露了顏色。」



高崗急道：「江大哥，怎生你總不信我……」

江彪一搖手，向雅座一指，道：「小師叔，我就留在外面，別有人上了樓，咱們也不知道。」

高崗定了定神，說得是，這可是笑面太歲的地頭，他們三人已然露了面，可眞要小心些。當下一點頭，當眞醜媳婦終得見公婆，硬着頭皮，掀簾而入。

不料他一腳跨入，那後腳可不聽使喚了，留下在門外，楞住了。總算沒叫出聲來，驚惶得向後面的江彪掃了一眼，還好，那江彪已在臨窗尋了個座位坐下了，並未注意他。

就在那瞬間，一隻手兒已伸了過來，把高崗一拉，說：「好個風流公子，就是無情又無義，一聲不响就溜，可沒那麼容易！」

蘭兒！怎麼會是她！

可不是蘭兒，不過仍然扮成個翩翩美少年，那一雙眼兒裏，也分不淸是笑還是怨，且慢，雲中子師叔呢？怎麼會是她？那夥計分明說是道爺，而且是先和師兄約好了的！

蘭兒却已撲嗤一笑：「你可是要找一位老道雜毛麼？喏，在這裏了。」

只見她一回身，提起一襲道裝來，高崗明白了，夥計所說的道爺，必是這蘭兒改扮的，一時間，他臉也紅了，心也跳了，也急起上來，道：「蘭兒，你也太淘氣，怎麼竟扮起我師兄來了，偏又被你知道了，我師兄雖還沒來，一會也就來了，要是見到你在這裏，那還得了，唉！」

高崗急得蹬腳，蘭兒可笑嘻嘻，說道：「誰扮那雜毛老道了，你放心，他醒不了，便是醒了，又光了屁股，還怕他跑得出那房來麼？」

高崗氣壞了，跳開一步，叫道：「你你……你又捉弄他不成？」

蘭兒伸出根指頭兒，壓在唇上，說道：「你要叫得人人皆知，偏要那雜毛丟人現醜，那可是與我無關，那雜毛可惡，甚麼地方不好派你去，偏派你去烟花院，他自己不敢去也罷了，難道不入梨香院，就不能探查出來，偏要你去和那院裏的姑娘鬼混，你說，這雜毛可不可惡，令人惱是不惱，這還是便宜了他了，我不過冷不防點了他的穴道，剝下了他這雜毛皮來，其他還沒有什麼不對，你放心，他一時還死不了。」

說着，那蘭兒越說也越惱，把道袍向高崗懷裏擲去，又道：「要不看在你份上，哼！他便再多一條命，也活不了，我再饒他一遭兒。」

一閃身，斜肩就要打他身側掠過，高崗幸是堵在門口，立時伸手把她抓住了，道：「蘭兒，你別惱啊，且慢走，我有話要問妳……」

他是急於去解救師兄的，眞要是成了光屁股，被夥計進去撞見了，可了不得。但他也急於解答一個疑問，昨兒夜裏，和他同衾共枕的，是不是就是這蘭兒？

他本已早就急得臉紅了，這一瞬間，更紅透了。

這蘭兒不是惱了麼？怎麼忽然睨着他一笑，也臉兒紅紅，伸個指頭兒在他額一點，道：「你這……個人可是捨不得我，那麼，看你的樣子，你還不是個無情無義的漢子。」

陡然，一股如蘭似麝香又入了鼻端，是她湊近他身邊，說道：「今兒夜裏，我在那廟後林子裏等你。」他的臉上早被滑落下來的手兒擰了一下，那含羞帶笑的臉兒，一幌沒了，只賸下布簾在身側幌動。

高崗登時又似心頭震天價打了個霹靂，那靈魂兒像也隨同蘭兒飛走了，心兒也飛上了九重霄，眞像在九重霄雲端，幌悠悠，蕩悠悠。

那麼，江彪說得不錯，昨夜和他共枕同衾的，是她！嗳呀！眞是這蘭兒。

是驚恐？不，是喜多於驚恐。

忽聽有人在背後叫了聲：「小師叔，怎麼了？」

高崗一掉頭，只見江彪睜大了一雙眼望他，隨又揉揉眼，又望他，分明還退了半步，道：「這不是奇怪麼？分明見你下樓去了，怎麼仍在這裏？不能啊，淸淸楚楚見到的，怎會有錯？」

說着，竟向頭上猛敲了幾下。那麼，江彪並未認出那是蘭兒，忙吸了口氣，高崗道：「江大哥，必是你眼花了，我自在這裏面。」

江彪又猛搖了搖頭，連聲叫怪，但隨又定了眼，是他的目光落在高崗手中道袍之上，道：「小師叔，你手中拿的是甚麼？那來的……」

高崗忙道：「沒甚麼。」

江彪却早又啊了一聲，說：「雲師叔呢？怎麼不在這裏？」

高崗道：「便是師兄適才出去了，江大哥，你還是到外面去吧，要知這是笑面太歲的地頭，大方師叔雖不把咱們放在眼裏，但若知昨晚去偵查過他，但怕他一惱，咱們可沒命了。」

江彪雖然未盡釋疑，也點頭稱是，退了出去，高崗前後腳，一旋身，溜進了隔壁雅座，那雲中子可不是躺在樓板上，雙目緊閉，像沉沉睡去了一般，身上沒了道袍，不過也還不是眞光了屁股，內裏的衣衫仍在。

高崗一看雲中子的面色，倒放了心，若然他師兄是在昏迷之前知道遇襲，受了暗算，面上必然仍留着怒容，這必是連蘭兒的人影也未見到，便已失去知覺，却因此心下也駭然，這蘭兒端的神出鬼沒，眞不信，却又不能不信，她小小年紀，武功竟高到這般境界。

他急忙扶起雲中子來，替他穿回衣衫，試一探脈息，心下又是一驚，不由也叫了聲慚愧，雲中子原來是被一種罕有的特異手法點中了穴道，說巧也眞巧，他在廬山上淸宮裏，便在離山之前，那瘋道人說要教他一種玩意兒，便是這個點穴功夫，難怪蘭兒說雲中子一時醒不來了，這種點穴手法，奇妙而不霸道，不一定要點中睡穴，任何脈道一被點中，即刻昏迷，但一個時辰之內，必會甦醒過來，非但不會受到傷損，而且還會像熟睡醒來後一般，精神倍增，這就是這個點穴功夫奇妙之處。

高崗一時竟忘了替雲中子解穴，而滿腹驚疑，他想，怎生蘭兒竟學得瘋道人這種特異的點穴功夫？

驀聽樓梯上有響動，這必是那夥計送酒來了，高崗顧不得驚疑，忙放下道袍，掀簾一看，可不是夥計上來了，他站了出去，接着那夥計，道：「給我便是，夥計，再給我這同伴送份酒菜來，江大哥，你要甚麼？」

那夥計本有些愕然的，也就不疑了，只道是要他快快再送一份酒菜上來，待那夥計轉身，高崗這才退了回去，忙不迭扶起雲中子，替他一陣搓揉，再扶他坐到椅上，靠在牆上。這才擺好了杯箸和酒菜。

高崗舒了一口氣，再仔細向雲中子臉上瞧，實在瞧不出他臉上有驚恐憤怒之色，但願師兄眞是連蘭兒也沒見，便已被點了穴道。

他握着了雲中子的脈門，一股眞力透達雲中子全身，眨眼工夫，老道身子微微一震，睜開眼來了。

高崗叫道：「師兄，是我！你怎麼靠在牆上就睡着了？」

他吊胆提心，只見雲中子望望他，又望望四外，還好，老道只是眉頭皺了起來，說：「什麼？我，睡着了，眞的麼？你瞧見我睡着麼？」

高崗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道：「可不是？我和江大哥前來，也不過一陣工夫，師兄這幾日辛苦了，只怕昨晚又不曾闔眼。師兄雖是內功深厚，可也不是鐵打的身子，所以困倦了，那是不出奇的。且用些酒菜，趁這大白天無事，師兄快回去養足精神吧。」

雲中子竟然信了，嘆了口氣，道：「自從來到此間，我巳三日夜未闔眼了，加上憂急，又受了些傷，眞感到困倦了，快告訴我，昨晚……咦！那江彪呢？江彪又去了那兒？」

高崗道：「江大哥細心，怕有人來，獨自在外要了酒菜。」

雲中子點了點頭道：「他倒也粗中有細，要說閱歷見識，他也算得是老江湖了，正該如此，大方師叔可是眞如我所料，藏在那……」雲中子是個連言笑也不茍的人，別說進入那骯髒的地方了，便提也不願提起。

高崗道：「師兄果然料事如神，正是，大方師叔落在那院中，那院子聽說是一個大官的宅第，後面有個好大的園子，近着後巷，有幾間精舍，師叔可是高大身子，髮巳花白了，只不過他沒着道裝，倒像個富家翁，如是局外人，決不會瞧出他是我們的師叔。」

雲中子才點了一下頭，本是咬緊牙的，但忽然抬頭瞧着高崗，瞪大了的眼睛中有了疑問之色，道：「昨日正憂忘了告訴你，怕你見了他也不識，不差，師叔比我少說要高出一個頭來，難爲你竟認出他來了，想必師傅對你提起過他來，是不？」

高崗不敢露出慌張來，要不是他大哥高士宏恰巧前去，他那會認得出，若追問起來，他要是說出昨晚所見，那還了得。當眞他大哥高士宏與師叔怎生會勾結在一起，此事得趕快弄清楚不可，還有那蘭兒，也得找到，想到蘭兒，他就心驚胆顫可又甜蜜，大哥必會去那破廟尋他，而那破廟却近着蘭兒居住的幽谷，趕快回去，當下支吾道：「其實，師叔那一雙精芒四射的眼睛，一瞧就知是身有非常武功的人，舉手投足，亦異於常人，耳目更銳敏之極，差點兒沒被他發覺了，是以一見便知是他，師兄，請用些酒菜，此間耳目衆多，非談話之所，咱們快快回去。」

雲中子點頭道：「我不過担心你們，故爾相約在這近處相候，若是到時你們不來，那必是有事了，我也好立即救援，我那會飲食這裏的酒菜，要是你們不餓，這就走吧。」

高崗巴不得就走，立即出去對江彪說了，喚來夥計，江彪怔道：「甚麼？雲師叔不是……」這一陣工夫，只有那夥計上得樓來，連雅座也沒進，怎生雲師叔回來了他也沒見？他可連眼也沒眨一下？雖是心下驚奇，也急忙喚來夥計，賞了一錠銀子。雲中子也巳出了來道：「你們先走吧，笑面太歲耳目衆多，休要被他發現。」

高崗應了聲是，急忙與江彪下樓，出得城去，也不過才巳末時候，走在後面的江彪瞅着小師叔時而蹬脚，時而一聲長嘆，笑道：「小師叔，有道是男大當婚，那蘭姑娘可眞是打着燈籠火把也找不到的，那樣的美，那一身高絕的功夫，那兒去找，小師叔你幾生修到，蘭姑……啊，不，該叫小師娘才對。」

高崗叫道：「住嘴！」惶恐四顧，還好，師兄沒跟來，道上也沒人，這才說道：「江大哥，這樣的話豈是隨口說得的？怎生你總不信。」

江彪笑道：「小師叔放心，要不是四外無人，我也不會說的。其實，雲師叔知道了，也不用怕，他只有高興的，何況眞要說起來，雲師叔還是你們的大媒哩，師傅若知道了，只怕樂得連嘴也闔不攏來，聽昨兒雲師叔說，師祖一時下不了山，現下有了這位蘭……小師娘，咱們可不怕了。小師叔你放心，雲師叔若知道了蘭姑娘成了小師娘，他的氣倒會消了。」

高崗道：「江大哥這是怎說？」

江彪忍住笑，心說：「怕你不承認。」道：「蘭姑娘戲耍了雲師叔，傳揚開去，那多丟臉，你想，雲師叔還能抬得起頭來麼？但而今成了自家人，可就是師弟的媳婦開師兄的玩笑，也就不同，最多只會說這小師弟媳婦淘氣而巳，不會打媳婦一頓的。」

高崗道：「江大哥，你說的話倒很有理，可惜那姑娘實實在在不是蘭兒，只不過太相似罷了，這麼一來，使我也幾乎認錯了人。」

江彪笑道：「小師叔，你也太老實了，世間那有同時，同地，有這麼相似的兩個姑娘，初時我也還心疑，後來那鴇兒說姑娘昨兒才自行投到，小師叔，我們去，乃是爲了大方師叔祖，可也是蘭姑娘的死對頭，別瞧她是個姑娘，在這種地方，她那胆色倒勝過你我，再說，她知道今日你要來梨香院，她那會不來窺伺和助我一臂之理？」

高崗怔怔地望着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但仍然搖搖頭，說道：「她自會前去，但怎說爲了我？江大哥，不瞞你說，那蘭兒眞的去了。」

當下把昨晚之事一說，說的自不是房裏風光，只是那蘭兒兩度現身，雖然沒見



到她，但必不是別人，高崗說着，忽然前後望了望，一把抓住江彪。

江彪却錯會了意，笑道：「大方師叔祖和她仇深似海，有了這個藉口，她知道你要去，那會不樂得自行投到，小師叔你自是要找姑娘陪伴，她假扮烟花女子，自也要找一個嫖客，哈……」

江彪一見高崗的臉色，那哈哈可就打不出來了，說：「小師叔，別惱，我說的可是實情。那蘭姑娘對你有情，我早看出來了，要不然，她又怎會不對別人……親嘴。」

高崗蹬脚一嘆，道：「江大哥，我們不是外人，這裏四下無人，我才對你說，你萬萬想不到，我那大哥，竟會在師叔房裏。」

「我師傅，他……」江彪大吃一驚。

高崗道：「若不是聽大哥叫他師叔，我也不會那麼輕易認出師叔來，昨晚所見的師叔，可是俗家打扮。」

江彪反手抓住高崗，也才知道高崗變了臉色之故，他那臉色也變了，一臉驚恐，道：「師傅落在他手中，那來……怎好，小師叔，爲何你不……」

高崗道：「若是大哥落在他手中，我倒會等到四外無人才告訴你麼？這可是萬萬想不到的事，眞想不到，大哥竟是師叔派人去喚來的……」

江彪抓住高崗的手垂下來了，那驚愕也更甚，連聲道：「怎麼可能？不，不可能，師傅的爲人，我知道得最淸楚，最是正派不過，雖不嫉惡如仇，但也絕不會與邪惡同汚，不，絕不會。」

高崗緊鎖着眉頭，道：「可惜我尚未聽到他和師叔談得幾句，師叔巳發覺窗外有人，還眞嚇了我一大跳，我想，那必是蘭兒了，師叔雖未發現她，我却再不敢近前了。江大哥，這早晚大哥必要尋來，你我可都不便問，你說，這來怎好？若是大哥他……」

江彪道：「若是師傅和這背師叛道的師叔祖站在一邊，那來怎好？小師叔，我不便問，你可不同了，這事得趁早弄明白，要不然師傅可毁了。」

高崗點點頭，嘆口氣，道：「幸是我雖只聽得他二人交談幾句，却知大哥與他這十餘年並無往來，看來不過是在師門之時，大哥和他親近些。」

雖然高崗如此說，但却又搖起頭來，心知大哥和這大方師叔必有非常關係，要不然，豈會十餘年不見的，這個時候倒把高士宏喚了來。

高崗道：「江大哥，你記在心裏，早晚尋來，我們都得留神。」

江彪應了，兩人這才繼續趕回破廟，老遠便見到門口有人負着手在眺望，還道是雲中子，兩人脚下加勁，江彪忽然啊了一聲，把高崗衣袖一拉，說：「小師叔，那是……師傅！」

江彪這麼多年來，都在高士宏身邊，高崗却三五年才得一見，故爾那江彪老遠便認了出來。

高崗心中一動，這必是雲中子尚未返來，忙道：「江大哥，趁他未發現我們，我有話說，你且別去，我先去見大哥，說話也便當些，昨晚他秘密去見師叔，我們也就假裝不知，且看他有何話說，我把大哥引去後山，你再回去，雲中子師兄若來，暫且瞞着。

江彪道：「很好，我明白，但願師傅不是……」

凡欺師叛道的人，別說是佛門道家了，便是江湖之上，武林之中，也是罪大惡極，爲人所不容，江彪這老江湖，怎會不憂戚呢？

高崗如飛奔去，那高士宏一見他便面露喜容，道：「兄弟，你回來了，怎麼只得你一人，好好。」

敢情他是因高崗一人回來而心喜，顯然合了他心意，挽着高崗，道：「兄弟，你來。」

## 訴前因案果　同門皆驚惶

自是高士宏有話說，不用高崗引他走，他倒急忙忙把高崗帶去廟後，到了無人之處，高士宏放開手，那手又負了起來，不望他，却望天，天色有些變了，低壓的雲層在翻翻滾滾，直壓到山峯上，活像山雨欲來一般。

高崗道：「大哥，你來得可眞快，不是說稍後才來麼？」

高士宏不答，回過頭來了，但只是迅速瞧了他一眼，又迅速掉過頭去，不望天了，但望着更遠更遠的天邊。

高崗心下一陣陣緊，明白大哥有話說，必是要說出個大秘密來，他在等待，憂急又恐懼，若然大哥和大方師叔串同一起，蛇鼠一窩的話，那末怎好？他對於這事，不敢想像下去。

高崗急道：「大哥你怎麼不說話？」

高士宏轉過身來，目光落在他臉上了，先前那面上的喜容不見了，冷然道：「你，不是我的兄弟，也不姓高。」

高崗雙膝一跪，惶恐道：「大哥，我……做錯了甚麼？我自己不知道。若有不是，請大哥教訓我。」

高士宏緩緩拉他起來，口中道：「師弟，起身。」

高崗那敢起身，大哥突然改了口，這不是不承認他這個兄弟了麼？本來跪着的，倒俯伏在地了，高士宏竟拉不起他來。要知高士宏雖是黃葉道人的二弟子，但論武功，却數他最低，因他是俗家弟子，隨師的歲月也數他最短，也最早離開師門，尤其是內家功夫，更遠不及這位小師弟，道：「師弟，起來，我有話說，也該對你說了。」

高崗顫聲道：「兄弟我若有不是，請大哥教誨。」他心下惶恐，雖不敢起身，却偸眼望高士宏，可不是奇怪麼，那高士宏面上竟無怒容，但也沒絲毫笑意，反而倒有戚然之色。

高士宏輕輕嘆了口氣，道：「師弟，你誤會了，這乃是多年的一個秘密，你其實並非我同胞兄弟，你出世之時，我雙親早巳去世，你不過是寄養在我家中，爲要掩人耳目，對人說是同胞兄弟罷了，我倒盼望有你這個好兄弟，起來，快起來。」

高士宏說得認眞，面上又絲毫不見怒容，那麼，他說的是眞的了。

不再抗拒，高崗也應手而起，驚愕又

迷惘，道：「大哥，難道我眞……」

　高士宏點了點頭，避開了他的目光，又向雲天遙望，雲天詭譎，迷迷茫茫而又隱隱晦晦。

　高崗面色蒼白，心在劇跳，他身世之秘密，即刻就要揭穿了，原來面前這人，不是他的大哥，而這十多年來，他可是一直把這大哥當父的，那麼，他無父也無母了，若有雙親在，他豈會寄養高家，認高士宏作兄？剎時間，他感到無比孤寂，他聲低而顫，道：「大哥，那麼，是眞的了？那麼我是……」

　高士宏背對着他，兀自凝眸望着遙遠的雲天，那夢幻一般的聲調，也微微有些顫抖，說道：「多年以前，十八……不，是十九年了，一天夜裏，那時我剛離開師門不久，我還記得，那是個無星無月之夜，正當我要關上房門就寢之時；忽然那門向我撞來，幾乎把我撞跌在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一覺那門上有股奇大的勁道，我手上也立即加了勁，但仍幾乎被撞得跌倒在地，怎會不駭然？不過我並無仇家，心下倒也不恐懼，只見房中燈火一晃，面前已站着一人，手中抱着的，便是你了，那時你出生尚不過數日。」

　高崗腦裏轟然一聲，瞪大了眼，半句話也說不出來，高士宏避開他的目光，那低沉的聲調也微帶顫抖，繼續說道：「從那晚起，你就作了我的小兄弟了，那時我父母尚在，但未住在一起，是以說是家裏把你送來的，倒也無人懷疑，何況我也只是雇了個乳母，你也從不出到前堂來，直到你五歲上，師父他老人家來到我家中，見到了你，一見就說你骨格清奇，乃是練武功的絕佳資質，也不由我不答應，立即把你帶回山去了，直到……如今。」

　那高士宏仍然不回頭，凝眸望着雲天，那夢囈一般的聲音，帶着無限悽愴，嘆了口氣，又繼續說道：「這十多年來，那個把你送來的人，迄未現過身，好像把你忘了，而我，也盼他把你忘了，我一直把你當作我親兄弟一般，你從小就那麼逗人憐愛，這些年來，師傅每見我一次，總是對你讚不絕口，說是將來能傳他武功，必是你了，也唯有對你，也盡傳了師傅的一生所學，不料……」

　高崗像墮入了冰窟裏一般，面色蒼白如紙，那聲調也夢囈一般，說道：「不料……他……却突然命人去喚你前來，於是，你日夜兼程趕了來。」

　高士宏道：「是！我嚇壞了，也才知道與太清宮作對，爲難大師兄的，原來就是……」

　高崗的面色不是白了，而是像寒冰一樣，但忽然間，把高士宏的兩臂緊緊抓住，顫聲道：「大哥，你說，那個把我送去給你的人，不是……」

　高士宏的額上立即見了汗，那身子也發起抖來，那敢言語，是他提起丹田一口氣，抵抗高崗手上那奇大的勁道，那兩臂像要折斷了一般，他明白，這口眞氣若然一洩，那臂立即就會斷。

　總算高崗在亡魂喪魄之際，終於發覺了，也立即鬆了手，那高士宏的身子登時矮下一截，吐了一口長氣，兩手交相在臂上搓揉。

　高崗道：「大哥，我……不是有意，我我……」

　高士宏點點頭，道：「你當然不是有意，眞難得，怪不得師傅那麼讚你了，慚愧，我早入師門不下二十多年，可眞是痴長幾十歲了，你那手上的力量，我竟化解不開。」

　却是倏地一來，兩人都把激動的情緒壓抑了些，高崗避開他的目光，聲調中透着悽惶，急切，道：「大哥，那把我送去交給你的人，不是！大哥，你說，不是你昨晚所見的那個人，是麼？」

　高士宏渾身一震，眼睛睜大了，說：「你你……昨夜……你見到……啊！原來昨晚窗外果然有人，原來是你，你也聽到我和他的談話了！」

　高崗道：「我雖然也在窗外，但你們發覺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

　高崗那一個人字才出口，陡然一呆，那臉上登時又見了血色，是他陡然間也想到了那個人，高士宏雖然尚未回答他，其實又何必回答，他已知那人是誰，而且是他的甚麼人了，那個人！昨晚在那窗外的那個人，難怪和他長得那麼相似了，那麼，他和蘭兒是……是兄妹了，可無疑義。

　天在旋，地在轉，高士宏一把抓住他，說道：「兄弟，你也不用悽苦，其實你已武功有成，也長大成人了，當年我把你當作兄弟一般撫養，那是從權，爲了掩人耳目，你也該認祖歸宗了。他把我喚來，便是查問你的下落，原來他在這十多年來，迄未忘記過你，要不是父子情深，他也不會在那風雨之夜，遠道把你送去給我了，他一直無暇下江南，故爾一到此間，立即派人去把我喚來，可見他對你也念念不忘，兄弟，別難過，來，坐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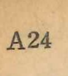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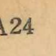
　高士宏把他扶坐在樹下，高崗發出半聲淒厲的怪叫，把臉埋在掌中，即使他靠在樹上，也幾乎坐不穩，高士宏倒有些愕然了，仍然扶住他，心想：「雖說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一時有些難過，但無父有了父，無母也有了母，這小兄弟應該悲喜交集才對，他這是怎麼了？」

　是了，高士宏也不去驚動他，心想：「他必是以爲師叔是個出家人，出家人而有了兒子，今後他會抬不起頭來見人。」便柔聲說道：「小兄弟，雖然我把你的身世對你說了，但你仍然是我的小兄弟，若不嫌棄，我也仍是你的大哥。其實，你那生身之父，並非是出家人，和大哥我一般，是俗家弟子，不過在山中之時，喜着道袍罷了。兄弟，我這麼說，你也就該明白了，便因爲他和我都是俗家弟子，在長一輩中，他年紀最幼，而在晚一輩，我雖不是最年長，但和他年紀也接近些，因是那七八年的山中歲月，我和他也接近些，武功上又承他指點了不少。」

　高士宏輕輕拍了拍他的肩頭，撫慰道：「你明白了罷，之所以在那個風雨之夜，他把你抱到我那裏去，其實除了我那裏，他也無處可去，我家中也還有些資財，也能雇得起乳母，最主要的是，我是個俗家弟子，寄養在我那裏，也才能避免嫌言嫌語。」

　高士宏鬆了一口氣，因爲高崗雖然仍把臉埋在雙掌中，但身子不再顫抖了，顯



然也不再那麼激動了，不自覺也嘆了口氣，又道：「兄弟，這次你下了山，我也不瞞你，之所以我亦不對你說明，乃是我存了私心，這麼多年來，我對外人說，你是我的小兄弟，其實，我就當你是我的親兄弟。」

　高士宏又嘆了口氣，他不是扶着他，而是摟着他肩頭了，又道：「他，他自從把你抱到我那裏去後，就從來也未再去過，好像……把你忘了，我也因是心中竊喜，因爲誰也都以爲你是我的親兄弟，就是你那乳母也不知道，兄弟你知道，我雖未出家，但巳下了決心，待塵緣俗務一了，早晚要回去隨侍師傅的，故爾從未有家室，後來有了你，他又從不再去了，我這決心也更堅定了，因爲有了你，高氏門中就有了承繼香燈的人，我也就不是高家的罪人了。」

　不料語尚未了，高崗霍地抬頭，一把揪着高士宏，叫道：「大哥，你騙我，你……你騙我，不是眞的，我姓高，我是你的小兄弟，大哥，你說，我眞是你的小兄弟，眞的！你說。」

　高士宏額上又現了青筋，叫道：「快！放手！快！」

　高崗啊了一聲，放開手，軟弱地靠回樹上，垂頭道：「大哥，我不是……不是有意的。」

　高士宏透過那口氣來，道：「兄弟，你當然不是有意，也眞叫我喜歡，難爲你這點年紀，已有這麼高的功力了。兄弟，我也巴不得我所說是眞的，其實這些年來我也希望那個風雨之夜，全都是個夢境，是幻覺，你眞是個高家的子孫，唉……」

　他長嘆了一聲，才又說道：「奈何我的夢巳醒了，我多年來的心願，皆已落了空，我要忘記，也眞正幾乎忘記了的往事，却被他突然的找了回來，被他突然的喚醒了。」

　「天呀！」高崗忽然發出一聲絕望的叫聲，令高士宏也心頭一寒，那老眼中竟然落下淚來，但高士宏抑制住了悲傷，道：「兄弟，你仍然永遠是我的兄弟，即使你改姓歸宗，在我心目中，你仍然是我的小兄弟高崗，兄弟，先前這裏發生了甚麼事，大師兄有何危難，我一點也不清楚，便是昨晚我見到他以前，仍不明白，後來……後來才曉得了，原來是他……唉！其實我早該想到了的，當今天下，誰有這樣大的能耐，敢與太清宮作對的。」

　高崗迄未動彈一下，把頭埋在雙掌中，像睡着了一般，高士宏却自個兒點起頭來，道：「兄弟，昨晚我可眞嚇壞了，除了師傅，當今天下誰也不是他的敵手，但師傅的爲人，我知道得很清楚，除非萬惡又巳昭彰，他是連螞蟻也不傷害的，何況是自己的師弟。兄弟，初時我好生失望，因爲他把你要了去，但繼而一想，總算他還有父子之情，是則，心下也有點善根，若然由你來化解這場仇恨冤孽，只怕還能够，你的話，他也許還能聽兩句，那麼，我雖失去了你，不過在情感上，你仍是我的好兄弟。」

　高士宏頓了頓，繼續道：「只不過是高家失去了你，但因而却替師門作出了大貢獻，救了大師兄，也救了太清宮的徒衆，那自也是大好之事。兄弟，你別難過了，你該知道，現下你肩負着多大的責任。來，兄弟，我尚未去見過雲師弟，我也和他有話說，商量事要緊……啊！你……」

　是旁邊一株樹後，閃出個老道來，搶上一步，說道：「拜見師兄，適才不敢打擾師兄談話，尚望師兄見諒。」

　是雲中子，高士宏握着他的手，道：「師弟不用多禮，正要去尋你，你來得好，這裏四外無人，談話最好。師弟，適才我和小師弟的談話，想必你巳聽到了，也不用瞞你了，他實是……」

　雲中子瞧了高崗一眼，搖搖頭，隨把手一指，兩人立即退到坡上，坡上樹木少，也看得較遠些。

　高士宏苦笑，那高崗因是被留在坡下林中，又坐在樹下，是以巳不可見了，不禁一聲長嘆。雲中子道：「師兄，是難怪他的，可也眞想不到，原來他是……唉！這個罪大惡極的……」

　高士宏一怔，道：「師弟，你說甚麼？罪大……惡極！」

　甚至連與太清宮作對的人便是大方眞人，也還沒人告訴過他，不過是他從師叔言態之間猜到了，而今連雲中子竟也說罪大惡極，晚輩竟如此坦言長輩罪大惡極，其罪惡就可想而知了。

　雲中子道：「師兄，你是才來，但小師弟却是親眼所見，師門不幸，竟出了這個叛道逆師之徒，甚至弒師滅祖，哼！簡直……」

　高士宏更驚嚇之極，道：「你怎說？可是眞的！」

　惡之極，罪之大，對武林中人而言，

無過於弒師滅祖，高士宏簡直嚇壞了！雲中子一聲浩嘆，把經過一說，道：「這就難怪小師弟得知他的出身來歷之後，就那麼痛苦不堪了，他從小就在師傅身邊，得師傅的薰淘教導，所以最是尊師重道，而且正氣凜然，對邪惡如水火之不相容……這眞是造化弄人，大方師叔偏偏竟是他的……唉！」

雲中子的一蹬脚，又一聲浩嘆，高士宏也蹬了蹬脚，恨恨的說道：「我要是先來見過你們就好了，現下後悔已來不及了，我萬萬想不到師叔他竟會……唉，快下去，瞧小師弟怎麼了。」

兩人飛躍而下，那樹下已不見了高崗，忙不迭四下尋找，尋到了山下，把山溝也尋遍了，後山所有隱秘之處也尋遍了，竟不見人影。

高士宏心下焦急，遠遠望見雲中子在坡上出現，仍在四下眺望，顯然亦未尋到，忙奔上去，雲中子可不是也皺了皺眉頭，却無言，高士宏道：「師弟，他會不會回廟裏去了？」

雲中子嘆了口氣道：「我想不會吧，他此刻傷心之極，必是找一個無人之處，要不然就是失魂落魄，漫無目的。」

一言未了，江彪尋了來，是他煮了茶，却久等不見人回去，聽說小師叔走得不見了，見師傅師叔一臉惶急，也嚇了一跳，只道出了事，那高崗果然沒回去廟裏，還是高士宏道：「這幾日中，你都在他身邊，可知他有甚麼去處？這左近有隱秘的地方麼？」

江彪尚不知緣故，但見兩人惶急，要問也不敢，聞言心中一動，道：「只怕是去了……我也說不上來，小師叔若有去處，必是東北面，皆因往常我總見他向那面眺望，日裏夜裏，他都獨個兒溜到後山來，向東北方面眺望。」

東北方？太淸宮可是在正東，東北方峻嶺連雲，重山疊叠，便近些的山林，也鬱鬱葱葱，雲中子忽地退了半步，瞪着江彪，面色一沉，道：「你趁早說了，那小魔女這兩日可曾一再出現過，他兩人已見過了面？哼！是了，那日我見他在這後山尋找呼喚，叫着個女孩兒的名字，只道他偶然遇到了甚麼村姑，這必是那小魔女了，是不是？你說，不可有半句虛言。」

江彪雖不知何故，但師傅師叔既然因不見了小師叔，恁地惶急，那自是事關重大，那還敢隱瞞，道：「是，師叔，那小魔女名叫……小師叔要我叫她蘭姑娘，師叔那日聽他呼喚的，可是蘭兒麼？那姑娘眞了不得，無論白日夜裏，總是神出鬼沒，這兩日來，其實她都在這破廟前後。師叔你一轉身，她又來了。可不是甚麼小魔女，是活生生的人。」

高士宏望望雲中子，又瞪着江彪，道：「小魔女？蘭兒，端的是甚麼人？難道小師弟他……」

江彪一怔！怎麼師傅稱小師弟，不叫小兄弟？」

雲中子的眉頭忽然開朗了些，道：「若他眞是去找尋那小……姑娘了，那倒好了。」

江彪更是愕然，雲師叔那麼痛恨蘭姑娘的，怎生聽說小師叔去找她，非但不惱，反而說好了？

雲中子又對高士宏道：「說來慚愧，我才來到這裏，就被一個頑皮的姑娘戲弄了，你命他帶來的銀子，也不知她怎麼做的手脚，也換成了石頭，後來才知她不是要與咱們爲敵，看來她和大方師叔仇深似海，用心是不許我們打草驚蛇，免得把大方師叔驚走了，分明她在此等待大方師叔已有不少時候，就在小師弟來的那天夜裏，還虧得她出手相助，我才未命喪在師叔手中。」

高士宏啊了一聲，說：「一個姑娘，小小年紀，竟然能……竟然能够退得大方師叔？」

江彪道：「可不是虧得那姑娘，師叔，你是從沒見過，小師叔那晚被她激怒了，分明已把她圈在劍光中，不料她非但能脫身，而且……而且……」

高士宏道：「怎麼說得如此吞吞吐吐的，快說吧。」

江彪不自覺摸着臉，忍住笑，說：「她脫出小師叔的劍光之頃，竟然又在小師叔的臉上親……親了個咀去。」

雲中子蹬蹬脚，說：「這麼樣，可不是太過頑皮麼？」

江彪道：「還有哩，小師叔雖沒對我詳細說出來，但我也知道，她在那晚把小師叔引回她那住處去了，後來，第二天，咱們又在快活林裏遇到她，還同桌飲了酒，更巴巴兒的親手燒了菜，送到這廟裏來給小師叔吃，師叔，非是我要瞞住你，是因爲師叔惱了她。」

雲中子嘆了口氣，道：「那日她偷了我的衣衫，在廟裏困了半天一夜，如何不氣惱，但後來聽了你傳了她的話，後來又救了我，我豈是好歹不分的，知道她不過是年幼，武功高絕，難免任性，不把人放在眼裏，不過是頑皮些，我早已不再記恨了。你說，後來又如何？」

江彪大喜，道：「原來師叔早不恨她了，那可好了，那蘭姑娘對小師叔眞是一見鍾情，我也對小師叔說了，現下師祖不能下山，若得這蘭姑娘相助，咱們可不怕大方眞人了，大師伯也少受活罪，却是小師叔臉嫩，師門的戒律又嚴，更怕師叔你知道了會責備他，是以倒不敢和她親近，但我却曉得，小師叔心下也是喜歡她的，不料有這麼巧，雲師叔你派小師叔去梨香院，這可成了大好機緣。」

雲中子道：「甚麼，那樣的地方，她也……連我也不敢去的地方，她也去了麼？這樣怎可以的？」

要知江彪對這谷幽蘭愛而不敢愛，也自慚形穢，便只有敬了，敬得了不得，知道不能再瞞，忙正色肅容道：「師叔，不錯，她也去了，原來那晚你吩咐小師叔的話，被她偷聽了去，她得知她那仇人落在梨香院中，別說那是烟花院了，便虎穴龍潭，她也會去的。」

雲中子搖搖頭，皺着眉頭道：「雖如此說，到底不成話，那有個正經姑娘，跑到烟花院裏去的？」

高士宏心中一動，道：「是了，這姑娘必就是小師弟所說的那另有其人了，若然是她，當眞了得，師叔雖發現了她的行藏，但憑師叔那麼快的身法，竟也不見她



的踪影。慚愧，當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在他們面前，我眞的老大了。」

江彪道：「師傅，如何不是她，她眞個是神出鬼沒的東西，矯捷無比，你還不曉得，她她……」

江彪不自覺瞟了雲中子一眼，可不敢往下說了，要是把這蘭姑娘這幾日的行徑都說了出來，豈不羞了雲師叔？

雲中子一擺手，道：「那姑娘論功夫是好的了，不過也淘氣得……可惜那麼大的一個姑娘了，少了敎養，總是她功夫過人，是以不把人放在眼裏，江彪，聽你說來，小師弟往她那裏去了，不把他尋到，咱們總是不放心，你可知她住在何處？他可對你說來。」

江彪道：「小師叔那會對我說，我也不過是猜出那方向來吧了，雲師叔，師傅，你們急着尋找小師叔，不是有甚麼火急的事吧？」

江彪對兩人瞧瞧，他早想問了，可又不敢。

高士宏嘆了口氣，道：「這事也該對你說了，以後你雖然不用改稱呼，也該知道才是，你小師叔其實並非我的親兄弟，也不姓高，而是姓谷。」

江彪啊呀一聲，這莽漢其實一點也不蠢，師傅是被大方眞人喚來的，那大方眞人可是姓谷，適才他從師傅師叔的言態上，已生疑惑，至此那還有不明白，若然僅是因爲小師叔乃是大方眞人之子，他也不會那麼吃驚了，而是那蘭姑娘也姓谷，他二人又那麼長得相像，高士宏雖未說明蘭姑娘即是大方眞人之女，他可已猜到幾分了，想到昨晚高崗和蘭姑娘同床共枕……

江彪嚇得傻了！這怎麼可能，怎會有這樣的事？噯呀！不覺叫道：「不不，不可能！」

高士宏嘆道：「休要大呼小叫，江彪，你雖從他小時候，可說是抱他長大的，其實別說你了，連他那乳母也不曉得，我可也一直把他當作親兄弟的，我……也難過得很。」

雲中子却瞪着江彪，那咀張了就闔不攏來，面上也變了色，驀的一蹬脚，道：「不好，快，快找小師弟，只怕他……唉，這不是冤孽麼？快走！」

高士宏嚇了一跳，道：「師弟，你……你說甚麼？」

雲中子連連蹬脚，道：「該……該死，是我不好，不該叫他去梨香院，冤孽……眞是……」

高士宏望望兩人，只是面前的兩人都變了臉色，於是詢問道：「師弟，端的是怎麼回事？」

雲中子蹬脚一聲浩嘆，道：「怎麼你還不……是了，原來你不知道那姑娘，我早瞧出來了，江彪必已曉得，她便是師叔的女兒，和小師弟是兄妹，但他二人都不曉得是同胞兄妹，你想，兩人竟已有了情，偏是小師弟去梨香院，她也去了那裏，不用說，是假扮粉頭，你想想……你想，會有甚麼事發生！」

高士宏頓覺腦中轟然一聲，直似個晴天霹靂，雲中子唉聲嘆氣，連連蹬脚，江彪也傻了，高士宏大叫一聲：「不好了！」轉頭就跑，那高崗得知他是大方眞人之子後，那聲凄厲的喊聲，像又回到了他耳際，若然高崗眞做出了見不得人的事來，會不會……

他不敢往下想，但仍是想了，高崗若不自尋短見，也準會瘋了。當眞……雲中子說得不錯，冤孽，高崗若不是作出了那見不得人的事，豈會那般模樣。

雲中子叫道：「師兄，等一等。」

江彪却當先追了下去，他雖不知那蘭姑娘住在何處，但方位錯不了，高崗曾遙望一重山，又一重山外，近不了，但那日蘭姑娘給他送來的酒菜，兀自熱氣騰騰，可見也不會太遠。

高士宏奔得搖搖晃晃，江彪一會就追到，叫道：「師傅，我來帶路。」

雲中子却一掠而前，抓住高士宏的肩膊，道：「師兄，也用不着這麼急，剛才我想了想，那小師弟如何還有面目與她相見，必不會去她那裏，還是在近處尋找爲是。」

高士宏停下步來了，狂奔了一程，總算冷靜了些，嘆口氣道：「你說得是，豈祇那蘭姑娘，只怕誰也不願見了，江彪，你想想，若然小師叔亡魂失魄，他會往那裏去呢？」

江彪心中一動，道：「雲師叔，你記得咱們初到的那天晚上麼？小師叔潛去過太淸宮下面那個山谷，便是在那裏，他第一遭遇到那蘭姑娘，也……」若是先前，他還能坦言說兩人在那晚生了情愫，但現下可不能說了，小師叔曾把她抱滿懷，想想蘭姑娘那一吻，而她，武功那麼高絕，人又那麼美艷，而高崗却是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可不是草木。

他住口不言，兩人都會意了，高士宏道：「還不快帶路，既然那山谷對他印象深刻，必是去那裏了，快去！」

其實他們已是身在太淸宮左面下山，雲中子心生愧咎，道：「你們隨後來，我打前頭走了。」身形一晃，已去如一縷輕烟。

高士宏雖是師兄，但隨師的年歲不多，無論內外輕功，都遠不及這位師弟，江彪更不用說了，那還追得上雲中子，那晚江彪和高崗雖是從山上落下谷底，但方位極易辨識，穿過密林，谷底現出空曠之地了，亂石也多了起來，太陽已偏了西，但仍能投射谷底來，江彪忽然止步，道：「在這裏了！」

高士宏心頭一陣劇跳道：「在那裏！」但谷底一眼即可看清，那有人影。

江彪道：「師傅，我是說……那晚就在這裏，你瞧，我就躲在這石後，小師叔可不知道，那蘭姑娘必也不曉得，他兩人就……」

高士宏好生失望，但總算冷靜了些，道：「你是說，他兩人一見生情？」

江彪道：「是不是一見生情，我可不曉得，小師叔也不會對我說，先是那蘭姑娘像戲耍雲師叔和我一樣，戲耍了小師叔一會，小師叔氣極了，就擲了劍，伸兩臂，這麼……這麼一抱……」

高士宏皺着眉，嘆了口氣。

江彪又道：「師傅，眞好笑，那蘭姑娘竟親了小師叔一個咀，在他肩頭上一按

，便脫出了小師叔的懷抱，格格地笑着跑啦。」

高士宏喃喃說道：「寃孽！唉！眞是寃孽。」但高士宏怔了怔，皆因江彪黑臉膛透紅，且摸着臉，那神情，眞是如醉如痴。

江彪也喃喃說道：「小師叔眞好笑，人家早去得無影無踪了，他倒兀自兩臂環抱，像是那蘭姑娘仍在他懷中一般，嘻嘻，若不是我笑出聲來，小師叔只怕仍會像泥塑木雕一般，兀自不會醒來。後來，後來小師叔半夜就失踪了，直到天亮才回到那廟裏，咦！師傅，你那去啦？」

當眞好笑，那高士宏才是已去得無影無踪，江彪竟然不覺，谷底沒有人影，聽，耳際只有聲聲蟬鳴，山風在谷中發出陣陣呼嘯。

## 含憤撫嬌兒　那堪話當年

原來高士宏驀見谷底遠處似有人影一閃。兩人立身之處，乃是太清宮的徒衆平整出來的一塊空曠之地，平日作爲練功的場子，是以四外的亂石，堆砌如短垣，也只有那地方綠草如茵。因正谷底多亂石，草深林不茂，但谷底那邊却古樹參天。

江彪在回想那晚的情景，高士宏爲何而來，自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驀見林中有人影一晃，忙一矮身從石堆後繞行過去，留下江彪在那裏似醉如痴。

咦！師傅呢？江彪不見了高士宏，可急起上來，當眞他是爲找小師叔而來，人未找到，他倒在這裏說那沒緊要的。人聲！前面林中有人聲。

他奔了過去，只見雲中子和高士宏面前，有兩個蓬頭垢面的老道，石岩下有個草棚，石堆中有個沙鍋，熄滅的枯枝發出縷縷黑烟。

一個老道說：「沒人打這裏過去，不見啊。」另一個搖頭道：「師叔，這裏兩日來就不見一個人影，連咱們三個師兄上山去了，也不見回來，我們呆在這裏，一步也不敢離開。」

另一個又道：「師叔，我們師傅，他……怎麼了？」

原來是太清宮的徒衆，江彪明白了，這兩人必是與那晚死的三個都是一清的弟子，不願離去太遠，却不料回去探望師傅的三個，都喪了命。

雲中子道：「放心，你們的師傅苦難難免，但不會有事的。」隨皺了眉道：「你們爲何不聽話？仍然留下在這裏，若是被他見到了，還有命麼？」

那兩人登時悲憤交集，一個說道：「師傅有難，我們寧可死在師傅面前，非是不遵師叔吩咐，實在不願丟下師傅在此受罪。」

雲中子嘆了口氣，指着高士宏對兩人道：「這位是你們的二師叔，我的師兄，他姓高，你們見過了。」

江彪可急了，看樣子兩人說個不完，雖然只和高崗不過才相聚的兩日，但高崗可是他從小抱着長大的，較之高士宏，可說還要親切些。而且心中一動，若然小師叔去找蘭姑娘，雲師叔還是眞不便去的，何況太清宮的徒衆，現下全由雲中子照顧，見了面，豈有不查問各人的近況的。是以悄悄退了回去，翻過對面的崖頭，向叢山間奔去。

當眞這是從何說起，高崗和那蘭姑娘既是同胞兄妹，而且又都是大方眞人的兒女，怎會有這樣的事？偏是高崗又和那蘭姑娘……咦！寃孽！

更令他難解的是：那蘭姑娘既是大方眞人的女兒，可不會像小師叔一樣，不會不知道的，怎生女兒倒與親生的爹仇深似海？

他原不知蘭姑娘在何處，不過從高崗眺望的眼中，猜出那方位罷了，忽然間，他發現身在一個谷口，那一帶雖不是杳無人跡的窮山惡嶺，但可不見有路，忽然發現谷口却有小徑，若不是常有人來往，豈會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但也非一朝一日走得出來。

江彪幾乎大叫出聲，他看見了，就在前面林中，高崗脚步蹣跚，跌跌撞撞，衣衫也被樹枝扯破了，一塊塊掛在身上，在山風中飛舞！

江彪慌忙掩住咀，因爲一條人影正自樹上飛落下來，是蘭兒！

那蘭兒咦了一聲，像是被高崗那形象嚇壞了，撲向前，扶着他道：「你！怎麼啦！噯呀！我怎麼吩咐你來着，教你別來，你却尋了來，要是被娘發現了，你還有命麼？咦！你……」

江彪其實不用躲，那蘭姑娘也會瞧他一眼，他雖然是在高崗身後，看不見這位小師叔是何形狀，想必臉青，眼也直了，必是連蘭姑娘到了他面前，他也視而不見一般。

那蘭姑娘怎麼滿面驚恐？難道高崗有甚麼不好麼？不，蘭姑娘是在向後面望，只見她抓住高崗的手，道：「快，快跟我來。」她拖着高崗向山坡上跑去，眨眼間，高崗的衣衫又被撕破了兩塊，而且掛在樹枝上。

那蘭姑娘發覺了，啊了一聲，丟下高崗，急忙回身，把樹枝上的布片取了下來，藏入懷裏，幸是她全神注意着谷中的一面，江彪才沒被她發現，但巳嚇得半晌不敢探出頭來，待到不聞聲息了，才伸出頭來一瞧，兩人巳不見了，却見沙石從坡上滾落下去。

江彪忙繞過一邊，蛇行而上，但上面却是石崗，寸草不生，只得從下面的亂石堆中潛行繞過崗去，不禁猛吸了口涼氣，皆因那蘭姑娘和高崗，就在他面前相去不到兩丈，原來那石崗是從崖下裂開來的一塊大石，形成了天然的一個山溝，裏面亂草叢生，兩人只從草叢中露出頭來，那蘭姑娘雖然面向他這一面，但一臉驚疑，注視着高崗，連聲問道：「你！怎麼啦？」

那高崗像突然醒來了一般，顯然是渾身一震，霍地把蘭姑娘一推！江彪也才發現原來蘭姑娘是把他摟在懷中的，蘭兒噯喲一聲，說：「你！怎麼啦！」

只見她從草叢爬起來，滿面驚疑，同時又掩着咀惶然四顧。

江彪忙伏身在草叢中，總算沒被她見到，他也滿腹驚疑，打從他初見這蘭兒起，蘭兒可是小魔女，何曾見她面上有過惶然驚恐之色，這不是奇怪麼？難道她也巳



知道和高崗是同胞兄妹了？不會啊，適才還把高崗摟在懷裏，高崗把她推開，她那滿面驚訝之色，已說明她尚不明白。那麼，她怕甚麼呢？

只見高崗縮身，但他身後是岩石，已退無可退，縮無可縮，那聲調惶急而顫，道：「蘭兒，你說，你……說，昨晚是不是……眞是你！」

那蘭姑娘仍在耳目並用，但顯然放心了，也笑了，撲嗤一聲，說：「你呀！眞蠢，是不是我也不曉得，寃家，你眞是蠢材……」

蘭兒面上帶笑而含嗔，伸出指頭兒，向高崗額上戳去！

那自然是打情罵俏，不是眞戳，不料，轟然一聲，高崗的後腦撞在石上，着實不輕，身子一搖晃，蘭兒叫道：「噯喲！你！今日怎麼啦？」霍地一伸手，抓住他的手，是那高崗忽然掄起臂來，作勢一掌向自己的天靈蓋上劈去！

不，不是作勢，顯然還用上了大勁道，皆因蘭兒雖然把他的手抓住了，但高崗那一掌的勁道只不過減輕了一些，仍然劈在他自己的頭上，只見他原巳靠在岩石上的身子，順着那岩石滑落下去，那一掌分明仍然不輕。

却料蘭兒一怔，倒跳了起來，可把江彪嚇了一大跳，忙不迭把身子伏得更低些，那石縫中不但草長，而且亂石也多，更長出茂密的荊棘，江彪只覺臉上好痛，有甚麼在爬行，原來是血，是荊棘把他的臉刺破了。

但江彪不敢動彈。只聽蘭兒叫道：「娘！」聲調在顫抖。

原來她適才害怕的是她娘，隨着篤篤兩聲，第一聲入耳分明尚遠，但第二聲却已在石縫中了。

那石崗和山岩間，裂開成了個大縫隙，但也有兩三丈寬。江彪也聽出了風聲，來人是岩上落下來的，怎麼這蘭姑娘對他娘恁地懼怕？

好奇之心倒戰勝恐懼，江彪悄悄伸出頭去，他大氣也不敢出，其實山風大，灌入那岩縫中，也更勁了，那高與人齊的草起伏如波，更發出呼嘯聲，相距又有兩三丈遠，那面的三人又皆有所專注，那會注意他這面。

江彪看見了，也愕然了，是一個黑衣婦人，長髮披垂在肩後，在隨風飄舞，啊！原來是瞎了眼，眼睛只是兩個深窩，側頭面向他這一面，不是在觀看只是在聽。

江彪鬆了一口氣，驀聽篤的一聲，幾塊小石子直落到江彪面前來，是那瞎眼的女人手中枴杖一頓，那脚下的石頭必是碎了，飛濺出老遠，那杖下的力道竟然大得驚人，難怪蘭姑娘怕她了。

是了，這瞎眼的女人必然武功高絕，那蘭姑娘必是她教出來的，啊呀！那麼，這女人豈不是大方眞人的妻子，也就是高崗的娘！

只是那女人厲聲道：「你和誰在這裏說話？快說！」

那蘭姑娘伸手去身後直搖，顯然是示意高崗休要出聲以免被她娘聽到，道：「沒有啊！」

江彪看得明明白白，蘭姑娘雖然一臉惶急，但却輕笑一聲，說道：「娘，那有人來，誰有這大胆，我不過這裏自說自話。你又不同我說話，我啊，悶得慌，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常跑到山上來自說自話，有時對鳥兒，有時和小兔兒……」

不料那高崗陡然發出一聲呻吟，不好！原來適才他是暈過去了，偏又在這時甦醒過來！

只聽蘭兒叫道：「娘！你！」

早見人影一晃，那女人的杖巳向高崗掃去，蘭兒叫道：「噯喲！」雖是抓住了杖頭，但整個身子也被那杖挑了起來，蘭兒身在空中，脚向高崗頭上的石壁一點，借力蕩了開去，也才能把那杖蕩開。蘭兒那會放手，叫道：「娘，你要殺了他，我也不要活了。」

那女人的身子也被蘭姑娘帶動了，轉向左面，蘭兒死命抱着杖頭不放，那女人一時也拔不出杖來，氣得她直蹬脚，罵道：「我平日怎生對你說來，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我恨不得殺盡天下的男人，要是我眼不瞎……」

江彪不禁打了個冷顫，眞想不到，天下間竟有這麼令人發抖的話聲，再加上那牙齒咬出來格格之聲，令江彪渾身也起了鷄皮疙瘩。

驀聽嘩啦一聲響，一株碗口大的樹倒了下來，是蘭兒抱着那杖頭蕩了過去，兩脚緊緊勾着那樹，不料竟把那麼大的一株樹，連根拔起，倒了下來，而且順勢向那女人的頭上壓去，這迫得她非要縱過一邊不可。

江彪大駭，一者是這女人杖上勁道大得駭人，二來不料她瞎了眼，那身子竟也那麼俐落，瞎眼倒勝過開眼的，連一根樹枝也沒掃着她一下，却是這一來，那倒下的樹橫架在石崗上，恰好把高崗和那女人隔開了，稠密的枝葉，也把高崗護住了。

但江彪嚇壞了，那樹倒下發出那麼大的聲響，但高崗却不見動彈一下，適才他曾發出一聲呻吟，頭也轉側了些，只見他頭後面的石頭，一片殷紅。血！他後腦破了，那麼多血，這必是高崗又暈過去了。

只見蘭兒跳上那橫架的樹上，叫道：「娘，平日我都聽你的話，天下男人壞的多，可也不是沒有一個好人的，娘，你定要殺他，就不如先殺了我，我……我……也不要活啦。」

她話聲帶哭，蹬得那樹嘩啦嘩啦響，驀聽篏篏之聲不絕，原來那女人在那面把杖在石上直蹬，脚也在蹬，那碎裂的石頭便向四外飛濺。

只聽她切齒道：「你說，這野男人是甚麼人？快說，要有半句隱瞞，我把你也劈了！」

蘭兒道：「他他……他是……」

那女人忽然哼了一聲，說：「是了，一定是他，那晚你帶同來到谷裏，別以爲我眼瞎了，看不見，好大胆，那日饒他逃走了，他倒敢……」

怎麼她不說下去？是因爲倒下的樹遮擋，那女人相隔得更遠些了，江彪悄悄長起身來，閃在一塊石後瞄，只見那女人兩個深窩的眼洞，在牽動不已，忽然眉頭抬了抬，厲聲道：「你說，他能抵抗得了我的音箭，必是個內家弟子，當今天下，內

家功夫只有武當一派，你說，說！他可是武當派的人！」

那女人本來蒼白的臉，陡然由白轉了青，是她提到武當，臉色變了，也怒得發起抖來。

江彪更明白了，這女人分明就是大方眞人的妻子，要不，也是失身於他而又被遺棄了的女人，只怕眼也瞎在他手中，若不然怎會把天下男人也恨上了，却奇怪她這功夫怎生這麼厲害！

那蘭兒像已橫了心，也許也見到高崗腦後的鮮血，而且久久暈昏不醒，如何不急。

於是，蘭兒急道：「娘，你說得不錯，他果然是武當派的門人，但娘，他可也是你最痛恨的那男人的死對頭，別以爲你也恨他，也別以爲我們就能置他於死地，但你想想，我們千方百計，可曾引得他進入谷中來，我本是一番好意，和他們連起手來，對付那個……那個不但遺棄了我母女，要置我母女於死地還不够，還要挖掉你一雙眼睛的大壞人，好啊，你殺吧，不過先殺了我。」

只見那女人臉白了又青，青了又白，忽地柺杖又一頓地，江彪這次借那倒下的樹掩蔽了身形，站了起來，因是也瞧得更明白了，也許她現下站立之處，石頭更堅硬些，是那鐵杖一頓地，那腳下立即濺出一溜火花，碎石也如暴雨一般，向四外飛濺，也才知道她手中那杖，原來是鐵杖！

那女人恨聲道：「不論他是誰，只要武當一派的，我發過誓，撞在我手裏，我就要他的命，既是和那谷方一個窩裏來的，豈會有好人！」

江彪不禁又打了個冷顫，怎生她咬牙的聲響也恁地怕人？也是江彪順着那石崗，溜了過去，和她近了些，但他只是腳下略停，仍繼續往前溜，高崗兀自暈迷不醒，那腦後的鮮血還在流，要不把血止了，只怕命也難保。

只聽蘭兒道：「哼，娘，你要殺，也該殺的，是他一夥的壞人，若不是你把武當一派的人全恨上了，也不由人分說，我早就對你說了，你知不知道，那大壞人欺師滅祖，把他的師傅，也就是武當的掌門人也囚禁起來，囚在一個石洞中，已有好些年了，也把他的師弟趕下山，只因他尚未傳得武當的護法律令神功，那老道也被他殺死，他也還不敢公然取掌門之位。」

那女人本是面向高崗一面的，聞言轉過身去，面向她女兒了，說：「你是說一陽指？那賊子誰也不怕，可就是怕一陽指，他那一身銅筋鐵骨，除非是一陽指，也才能傷得了他。」

蘭兒道：「娘，你既然知道，咱們到太清宮後山來住了這麼多年，不就是因知道他早晚要到這太清宮來的麼？」

那女人道：「我怎會不曉得，那賊子的老道師傅師弟黃葉道人，按照他們武當古老傳下來的規矩，這門功夫乃是要在傳了掌門之位的當日午夜子正傳授的，之所以暗中提前傳授，是怕萬一老道有兩短三長，一旦死了，無人能制得住他。」

蘭兒忽然向江彪連連揮手，原來他早已發現江彪了，也見他向高崗那裏溜去，那意思是催促他趕快，又向她指了指，同時把身子橫了橫，顯然，那意思是說有她攔阻着她娘，要他別怕，趕快去救高崗。

江彪如何會不心急，只不過這女人太過厲害，雖是無眼不能見，但那一雙耳朵却是倍常的聰靈，那岩縫中的浮石也並不多，如果偶一不小心，腳下就會發出音響來。

只聽那蘭兒冷冷的說道：「娘，你既然曉得，也該曉得他那老道師傅，爲何怕有三長兩短？」

她娘鐵杖驀可裏又一頓地，道：「我怎會不曉得？那賊子親口對我說的，打從他那老道師傅不許他出家之日起，就知是不把掌門之位傳給他了。」

江彪嚇了一大跳，雖然才知她不過是提及大方眞人就痛恨，但她那頭時而偏向左，忽又偏右側，顯然是有所覺了，或是聽出他腳下踏着石子發出的音響，怎會不把心提到口腔之上，若然被他發覺了，只怕救不得高崗，他已喪命在她杖下了。

那女人又道：「那賊子也已明白他在外面所行所爲，他那老道師傅已有了風聞，便因怕他查出眞憑實據來，故爾要把我母女置於死地。」

蘭兒說道：「可是這緣故，你把他那老道師傅也恨上了？娘，你不講理，怨只怨他心腸太過歹毒，現下他那老道師傅不也像你那時一樣麼？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

那女人怒道：「誰說我要求死，我要不親手殺了那賊子，死也不會瞑目，哼，那賊子也知道他師弟傳了一陽指功夫，怕有朝一日會死得不明不白，遭他的毒手，故爾又暗中把那門功夫傳了他這徒弟一清。那賊子千方百計不能逼他師傅傳以掌門之位，黃葉道人又已傳了一陽指，他又有了忌憚，自會早晚要來這太清宮，別以爲那賊子沒對我說過，我瞎了眼看不見，那賊子的惡毒心腸我却瞭如……哼！」

蘭兒大叫道：「娘！啊！小心！」

噹的一聲暴響，那女人的鐵杖倏地飛出，若不是蘭兒刻在戒備，一掌把鐵杖撞歪了，只怕已把江彪釘在石岩上，鐵杖插在他和高崗之間，那麼堅硬的石頭，鐵杖插入少說有一尺多！原來她早已發覺江彪了，就在江彪再跨一步，將到了高崗身側之頃，她突然出其不意的飛出鐵杖來。

江彪嚇得魄飛魂散，說時遲，江彪眼前一暗，那女人已飛身到了，但蘭兒更快，搶前把江彪一推，幸是他這麼倒地一滾，堪堪躲過她一抓，眼見岩石上也被抓裂下一塊來，更是嚇得江彪心胆俱裂！

蘭兒早在一邊抱着高崗，也就地一滾，滾出了幾近一丈去！

江彪嚇得身子也軟了，總算他機警，又恰巧滾入倒下來的大樹下，那敢動彈，連大氣也不敢出。

難道這一山谷每一寸土地她都熟悉？每一塊石塊，每一株樹都瞭如指掌；不可能啊，但這女人竟比那沒瞎的還更靈活，就在江彪驚恐回望，只見她已把鐵杖從石中拔了出來，也拔起身形，那身子就在空中一旋，背脊貼在石岩上，那身子就像釘在岩壁上一般，石崗後偏西的太陽照射不到，她那瞎眼在臉上更成了兩個深洞，也就更似骷髏般，加上披散被風吹亂的長髮



，直似個幽靈鬼怪，只見她側着頭，轉了一轉，說：「哼，好哇，還有一個，又是甚麼人？快說！休要騙我！」

蘭兒已查看過高崗了，從那樹坡的縫隙中，只見她吐了口長氣，那麼，小師叔的傷不要緊了，當眞那後腦上的傷，不過是他自撞出來的，那會重傷，但爲何兀自暈迷不醒呢？

蘭兒把高崗放在一塊石後，道：「娘，我不瞞你，他也是武當派的人，不過更晚了一輩，也是爲了那大壞人來的，你要殺，都殺了吧，我明白了，原來你其實並不是眞的恨那賊子，仍然是愛着他的，若不，你怎會倒要殺盡他的寃家對頭。」

那女人的臉像鐵一樣青，怒道：「胡說！我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那賊子……那賊子……」

蘭兒道：「娘，哼！你口是心非，明知不把他引進谷來，你就對付不了他，也就報不了仇，但那賊何等狡猾，可會乖乖地進谷來送死，我好不容易才和他們商量好了，那賊要殺他們，他們向這谷裏逃來，娘啊，你想，那時他豈不是就追進這谷裏來了，咱們的仇豈不就能報了，今兒我帶他們來辨認道路，你倒要把他們殺了，你殺罷，帮那賊子把對頭都殺盡了，他可長命百歲，從此稱霸武林了。」

那女人的頭不轉動了，握着鐵杖的手也垂下去了，道：「那你……怎不早對我說。」

分明她相信了，這蘭兒可眞有急智，她那氣也壯了，道：「說，說甚麼？你不是把武當派的人全恨上了，不分好歹，都要見一個殺一個麼，噯唷！他的血仍然在流，要不趕快替他包紮，娘，不用你殺他，他也會沒命了。」

嗤的一聲響，蘭兒把衣襟撕下一塊來，這才忙替高崗包紮傷口，又是一個噯唷，說：「你你……這是怎麼啦。怎麼會……怎麼會……」

她把高崗摟在懷裏，先還不時瞧着她娘，心存戒備，顯然因見高崗背後的衣衫也被血染紅了，又不醒來，她又心急又心疼，忙不迭替高崗一陣推拿。

不好，她娘飄身下了石岩，落在她身前了，蘭兒竟似毫不發覺，江彪又不敢出聲。

她可眞相信蘭兒的話了？也不再要殺盡武當派的人？總算她手中的鐵杖並揚起來，人雖落在兩人面前不足一丈，但也不再跨近一步。

只聽高崗發出一聲呻吟，醒了，但顯然神智仍不清，眼也沒睜開。

蘭兒吐了一口長氣，一手摟着他，一手仍然在緩緩替他推拿，無限愛憐地說道：「不教你來，你怎麼偏要跑了來啊？當眞你是怎麼啦？怎會成了這個樣兒！啊啊……啊……」

又是篤的一聲，是那女人鐵杖一動，江彪嚇壞了，不顧危險，從那樹下鑽了出去，倒是這麼個聰明伶俐的蘭兒，她這是怎麼啦，這麼說豈不是不打自招，招認先前說的假話，是騙她娘了，何況任誰也能從蘭兒那充滿愛憐的話聲中，知道她對高崗有情了，蘭兒啊啊兩聲，她也發覺了，但遲了！

那女人厲聲道：「果然你騙我，原來你在外面有了情郎，你你！」

話聲未落，蘭兒已被她抓在手中，才惶急叫了一聲娘，已被擲了出去，那力道大得出奇，只見蘭兒的身子撞在對面石岩上，軟軟的跌落下來，江彪不待她的鐵杖揚起，叫道：「住手，他是你的孩兒，你不能……」

江彪叫着，已撲了過去，那女人的鐵杖停空，但左手倏伸，硬生生把江彪抓着拖到面前，擲在她腳前，杖頭也點正他前心，不！是抵着他的心口，厲聲道：「你是甚麼人，你剛才怎說？說！」

江彪反而無所懼怕了，已落在她手中，她這鐵杖只要稍稍用一點勁，他就沒命了，若然眞怕死，也不敢搶出來了，就可惜小師叔仍然沒十分清醒，那蘭兒顯然也被撞得暈過去了。

江彪橫了心，道：「我說，他是你的孩子，眞是你親生的兒子，你可有一個兒子，才生下來就被大方眞人抱走了？就是他！」

那女人陡得一震，鐵杖也從江彪的心口上縮回去了！

江彪迅速坐起身來，道：「眞沒騙你，我也是剛才知道的，原來他把這孩兒抱去給了我師傅……」

那女人怒氣的道：「你是誰？你師傅又是誰？」

江彪道：「我叫江彪，我師傅高士宏，是大方眞人的師侄。」

高崗眞是她親生的孩兒嗎？既然大方眞人那麼邪惡，難道不會有第二個女人？也替他生了個孩兒？但這女人眞是像魔鬼一般，高崗適才還發出了一聲呻吟，但又沒聲息，也不見動彈了，顯然傷得不輕，再不趕快救治，這女人不用殺他，也會沒命了，蘭兒又被她擲個半死，而他自己，命也在她手中，不用那女人催促，他也得趕快說。

啊！那女人在退縮了，不是，是退了半步，雖是沒了眼睛，但眼皮可還有，她的眼皮在動，而且快速的翻動，說：「啊！高士宏！」

「是！高士宏。」江彪道。

她知道他師傅，江彪提到口腔的心，又回到胸膛，看來他猜對了，那麼，他和高崗都有命了。

他果然猜中了，因爲那女人激動得抖顫起來，氣促地說道：「說，快說，後……來後……」

「後來，」江彪說，「後來我師傅把你的兒子養到五歲了，但大方眞人打從那晚送去你的孩兒後，就再也沒有去過了，甚至連姓甚麼，誰的孩兒，也沒說過，我師傅就把你的孩兒當作小兒弟，取名高崗，他那時眞是個人見人愛的孩兒，聰明又伶俐，模樣兒俊得很。我啊，一有空就抱着他玩耍。」

她伸出手來了，但不是握着鐵杖的那隻手，是在摸前又摸後。

江彪道：「你不用摸了，小師叔躺在石堆裏，傷得好重，流了好多好多血，兀自昏迷不醒。」

那女人一怔！道：「你說甚麼？你叫他甚麼？」

江彪道：「他是我師叔，你這孩兒到了五歲，那年師祖雲遊到了淮陽……」

「黃葉老道！你是說他！」

「是！」江彪道：「我師祖一見你的孩兒也喜愛得很，讚他的資質好得了不得，說要收養這孩兒爲收山門的弟子。師傅本是捨不得的，初時說他的兄弟，還不過是掩人耳目，後來可眞把他當作小兄弟，疼愛極了，因是對師祖也這麼說。你想，師祖說要把他帶回山去，師傅能不答應麼？何況是收山門的弟子，不傳衣砵却必傳師祖一生所學。」

那女人的臉由青而白了，沒血色的臉上竟會出現了紅暈。

江彪瞧在眼裏，不禁吁了一口無聲的長氣，道：「從此，他就是我的小師叔了，師祖把他帶去廬山，前後一十三年，不，讓我算算看，小師叔剛滿五歲，過了生日不多幾天，師祖就把他帶去了，我記得，咱們南邊的柳樹才抽出芽兒，後園那株臘梅還沒凋謝，算起來十三年又半了，不差，十三年半。」

現下的江彪伸出手去了，但也只有半伸，面前這女人只是身子震顫，並未跌倒，她怎會跌倒，那鐵杖竟深深插在她脚邊石上，沒入了怕有一尺多，不過江彪雖然才發現了，但只是駭怪驚詫，不是害怕。

她在喃喃地自語，說：「那時這裏可春未暖，花未開，我苦命的孩兒，只道：：那賊子……原來……還在活着，我啊，只瞧了我那苦命的孩兒一眼，就被那狠心的賊子抱走了。」

江彪道：「你信了吧，那麼，趕快，他傷得好重，啊！半身是血，不不，血止住了，但仍未醒過來……」

江彪陡覺眼前一暗，雖是駭然，但心下也一喜，當眞沒眼的，倒比有眼更快捷，那倒下來的樹木架空掩蓋在高崗頭上，她竟能半步也不差的竄落在高崗身側，把他抱了起來。

她伸手在摸，迅速摸住了他的後腦，道：「還好，不過破了些皮兒，孩兒……兒啊……但你怎麼……」

她坐下身去，把高崗抱在懷中，在推拿了。江彪明白，小師叔當然不會傷得很重，因爲沒受到一些兒外力，不過是暈倒撞破了頭皮。

原來高崗眞到這裏來了，要證實梨香院的幽娘端的是否便是蘭兒。天啊，果然是她，天啦，孽報怎麼不報在壞人頭上啊！若然他還存了一綫希望，到此巳幻滅了，當眞他怎還有臉活在人世，生不如死，天啊，他做出了甚麼事來啊！死了倒好。

他是想一頭向石上撞去的，但他飄浮的脚步一點也不能着力，軟弱得連向石上撞去的力道也沒有，故爾只撞破了一點頭皮，但巳足能令他暈厥了。

江彪鬆了一口氣，啊，心頭却又一緊，蘭姑娘呢？怎麼這一陣工夫，無聲無息？難道……

江彪縱身到了崖下，咦！蘭姑娘呢？崖下那有人影，分明先前她倒落在這崖下的，怎生會不見人？登時一股涼氣直透脚底。不錯，蘭姑娘是被她娘擲去崖下的，那力道比高崗撞向崖壁要大得多，但蘭姑娘可不像高崗，她神智是清楚的，豈能傷得了她，再說傷也要見人啊！蘭姑娘！蘭姑娘！

他不是咀裏叫，而是心裏在喊，只覺兩腿一軟，一時間，感到從未有過的軟弱，忙不迭扶住崖壁，驚惶四顧，蘭姑娘！蘭姑娘，你在那裏啊？

江彪便是再蠢些，也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了，他適才對她娘說出了高崗的身世，她必巳聽得明明白白，她當然聽得明明白白，她也知道昨晚和她同衾共枕的是甚麼人了。

江彪急了，手脚併用，爬上了崖頭，再又爬得更高些，但四顧張望，仍然不見那蘭兒！

他眼前出現了鮮血的血，是高崗那半身鮮血的景象，出現在他眼前，不禁打了個冷顫，高崗如此，這蘭姑娘呢？會不會……會不會……

江彪着了慌，現下她娘那會來照顧她，也不知道她的一雙兒女巳做出了那樣的事來，母子乍相逢，高崗又受了傷，她豈會有工夫理會女兒，他江彪不去尋找，誰去照顧。

蘭姑娘，蘭姑娘！

江彪這才眞正喊出聲來了，他連滾帶爬，落到谷口。

蘭姑娘，蘭姑娘，廻音在山谷裏蕩漾，此响彼落，驚起谷中鳥兒振翅翱翔，驚得山崖和草叢中野兎亂竄，可就是不見人影。

江彪陡然一縮步，面前是個寒潭，她！蘭姑娘她會不會……

不，不會的，這晌午時候，谷中微風也不生，潭面連一點漪漣也沒有。

江彪拾起一塊石頭，擲入寒潭中，嘩啦一聲，山谷中立即也起了廻音，潭中也激起了層層浪圈，無數無數的浪圈，像是無止無休。

那麼，若有甚麼墜入潭中，他早就聽到那廻响了。他看見前面那邊的房屋了，江彪才奔得兩步，但停下步來，不錯，這個時候，她，只有躲着人的，豈會去那屋子，那麼，蘭姑娘必是巳經出谷去了。

江彪頹然嘆了口氣，他看見那女人抱着高崗，落下那石崗來了，向他這面走來了。

江彪不敢出聲，却也不移步，滿腹驚疑，怎麼小師叔還沒醒？難道眞傷得太重麼？

那女人抱着高崗，走近他身邊來了，更近了，江彪大氣也不敢出，一個恨透了天下男人，發誓要殺盡武當派的女人，連她的女兒也擲去崖上的女人，他那敢出聲，而且大氣也不敢出。

那女人兩眼望天，不，是眼洞朝天，眼睛像生在她脚下，行走在滿佈亂石而又無路的谷底，倒像她連每一塊石頭都熟悉一般，走得平穩又快捷。

江彪心頭一寒，那女人突然在他身前停下步來了，冷冷地說道：「抱着他，快！跟我走。」

別說他不敢反抗了，小師叔昏迷不醒，他豈能不理會，只道這女人會把高崗救得醒來，既然仍昏迷不醒，可見嚴重。江彪心下一急，倒把尋找蘭姑娘的念頭放下了，當下抱着高崗……不，原來小師叔不姓高，大方眞人姓谷，那麼，小師叔是姓谷。



雖說救小師叔要緊，想到小師叔顯然不是因腦後受傷而昏迷，那蘭兒該是何情景？但他豈敢把担心之事說出來，盼望小師叔沒事就好了，他才可以快快抽身，不用問潭那邊的房屋就是這母女所居之處，快把小師叔送去那裏。

繞過寒潭，江彪連奔帶跑，奇怪，身後沒脚步聲，到底人家瞎了眼的，必是跟不上他，那知脚下才稍稍緩了下來，驀覺右臂一緊，蘭兒的娘毫無聲息的跟在身後，顯是嫌他走得慢了，江彪登時脚跟離了地，潭邊的樹木登時打從他身側如飛倒退，他那口氣尚未緩過來，巳經到了屋前。

那女人道：「把他放去床上。」

從那大開着的門口，只見屋子靠裏邊壁下，有一張凉床，江彪那還敢怠慢，放下高崗，道：「我這小師叔沒事麼？怎生還不醒來？」

那女人道：「小師叔……我兒是你小師叔？」

江彪嚇得連忙倒退了一步說道：「是……」心中一動，忙道：「我是從小把他抱大的，一直到他跟隨祖師上了廬山。」

先前她說過，發誓要殺盡武當一派的人，江彪如何不怕。

那女人道：「好，我還有話說。」

江彪總是鬆了一口氣，才知她並無惡意，道：「其實，我知道的，全部說了，小師叔上了廬山，整整十三年又半，數月前才回到淮陽……」

那女人的鐵杖分明輕輕一頓地，江彪又抽了口凉氣，渾身也跟着一震，原來是她不耐，說道：「我問你，我兒只不過受了些皮外碰傷，怎生會昏迷不醒，雖然不會有事，但他必然有甚麼大氣惱之事，快說，他爲何……」

江彪吐了口長氣，道：「小師叔沒事，我可放心了，你猜得不錯，小師叔受了大刺激，一路跌跌撞撞奔到你這裏來，你沒瞧……啊，你必然巳摸得出來，他一身衣衫都被樹枝勾破了，到了這裏，他連站也站不穩了，適才……適才你一現身……」

那女人不耐，鐵杖連連在地上敲擊，道：「我是問你，他這是爲何？爲何？快說！」

江彪道：「因爲……因爲他巳知道了他的身世，剛才更得知他原來不姓高？而是……」

算是他急中生智，想到了說辭，其實這麼說，確也不假，小師叔得知他生身之父，原來就是欺師滅道的大惡大壞之人，自然也難過之極，忙又說道：「再者，只怕他也巳知道，你就是他娘，還有，你那姑娘……當眞那蘭姑娘就是小師叔的姊妹麼？」

若然不是，那可就好了，江彪心中陡然現出了一綫亮光，那心也提到了口腔！當眞這蘭姑娘若然眞是小師叔的姊妹，大方眞人爲何把他抱走，爲何丟下女兒？

那女人却似沒聽到他的話一般，把頭連點，道：「那就是了，我的孩兒豈會和他一般，一旦得知他有那樣一個萬惡的：：哼！那賊子豈配作我孩兒的爹，唉，我苦命的孩兒。」

她本是站在凉床前的，只見她把手中鐵杖向地下一插，坐到高崗身邊去了，原來盤起了膝頭，伸出兩手替高崗推拿按摩起來，喃喃說道：「可憐的孩兒，我的苦命的……」

江彪却早縮身退到了門邊，那女人是眞全神在替他小師叔推拿還是不再留難他了？他悄悄溜了出去，確知她沒追來，江彪這才轉身就跑。

既然她是小師叔的親娘，都說沒事了，自是不要緊，快，趕快找蘭姑娘要緊，若不是這麼一再躭延，只怕早就找到了。

谷中既不見人，蘭姑娘一定出谷去了，可憐的蘭姑娘，會不會……咦，天啊，眞是寃孽，她和小師叔怎麼偏是兄妹，假如不是該多……要不趕快找到她，她會不會……

### 橫來魔情劫　骨肉盡遭殃

江彪不敢往下想，跑回那谷口，跳到石崗上，現下他是身在高處了，强勁的山風從谷口吹來，發出陣陣悲嘯，搖幌的草木也似替他搖頭嘆息，也在爲之含悲。

沒人！他奔出谷去，想想看，一個人脚步必然走向……啊！不，她的愛戀成了悔恨，在那隱隱的遠山後面，有着她悔恨與仇恨之城，而那仇恨之城中住着的必然是都懷着仇恨之人，她現時自是恨上加恨，舊恨又添新恨了。

江彪本想回去那破廟，把小師叔的情況告訴他師傅和雲中子，但想到尋找蘭姑娘要緊，說不定稍晚一步，就會……他惶恐的嘆息着，搖搖頭，轉身就往進城的方向跑去。

別說山間無路，只有方向他辨得清楚，認定方向，自然他不是一個勁兒跑，不時停下來，耳目並用，一路尋找前去。

蘭姑娘會眞是進城去了麼？奔了幾近一個時辰，城垣巳在望了，江彪一怔，那城門口像是聚着一羣人，這可不是大清早，等開門入城？

可惜相距得太遠了，遠處看來眞的人如螞蟻，但江彪可仍能看清楚，眞是人，一大堆人，沒一百也有幾十個。

他心中一動，這必是城中有了事故，啊呀！到底是什麼事故呢？會不會是與蘭姑娘有關？

他一口氣狂奔了兩里多地，越看得清楚城門口眞是一大堆人，也是心急。到了，他氣喘如牛，怎麼大白天，昇平世界，城門竟關上了？

只聽有人問道：「喂！這是怎麼回事呀？」是後到的人在問前面的人，但前面的却又在相顧愕然，江彪擠了過去，被他推擠得跌跌撞撞的人罵道：「有本事把城門推開來，奔喪呀。哼！」

江彪聽如不聞，喘着氣道：「借光，借光！」他力大胳臂粗，不由人家不讓開路來，只見近城門口一個店舖門口，圍了更多人，只聽有人說道：「這是打那兒說起，可是眞……」

有人啊了一聲，說：「你說甚麼？一個女的！」

「可不是麼，人人都見過……但……

」另一個人回答說。

江彪一急，把人羣一分，擠了進去，只見一人站在店舖門口，道：「我也聽出城裏的人說，誰也不清楚，說是一個姑娘，見人就殺。」

誰會相信一個姑娘會見了人就殺，便是發了瘋，難道一個瘋女人也制不住麼？只聽有人道：「只怕不會吧，怎生關了城門？」

江彪可明白了，也急壞了，那必是蘭姑娘，雖沒瘋，必也和瘋了差不多了，一個有一身高絕功夫的人，懷着滿腔仇恨，會做出甚麼事來？不過，見人就殺怕也不見得吧，當下對店舖門口那人道：「請問大哥，可曾聽說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

那人道：「可是誰也說不明白，那出城來的人都驚驚惶惶的說得不明不白……各位，咱們問問他，必然曉得，莫三兒，你來。」

江彪一怔！只見打隔壁店舖中走出個少年來，竟是快活林醉仙店那酒保，今兒還打扮得似模似樣，只不過那臉色較往蒼白些。

那人道：「莫三兒，你不是剛打城裏出來麼，我看見你在城門關閉時，最後一個擠出來的，不料錯眼就不見你了。你來說說，這是怎麼回事？」

莫三兒拍拍胸脯兒，說：「我的媽，好怕人，駭得我三魂少了二魂，七魄少了六魄，這工夫，魂魄還沒全歸竅哩。」說着，竟又打了個寒顫。

那人道：「看來你可眞駭壞了，瞧你那臉色，仍沒一些兒血色。」

莫三兒道：「你不知道，我駭壞了，還能跑得出城來，那些娘兒們沒死的，眼看也活不成了。」

「甚麼！」幾個人異口同聲：「難道那女人專殺娘兒們？」那店舖門口的人像是個掌櫃的，對莫三兒熟悉得很，聞言也是一怔，道：「對了，你是進城去梨香院，難道眞是個女人，大鬧梨香院，却怎麼把城門關上了呢？這可不是怪事麼，只怕不這麼簡單。莫三兒，你倒說詳細些。」

莫三兒仍然露出驚惶神色的說道：「這敎我從何說起，今日我去梨香院，我前脚進門，那姑娘後脚就到了……啊，我的媽！」

原來江彪聽他說是姑娘，再也不疑，準知是蘭姑娘了，當下擠了出去，那莫三兒別說巳嚇破了胆，便在平時見到江彪也胆寒的。

江彪忙道：「莫三兒，我問你，你可覺得那位姑娘很面熟麼？當眞這是怎麼回事？」

江彪心下雖着急，可知道這莫三兒胆小如鼠，是以面上露出笑容，道：「莫三兒，進城來逛呀，怎生偏給你遇上了，我說，你別是嚇人吧，那有這麼兒的女人，你怎說？還是個姑娘。我瞧哇，八成兒是嚇得發昏，花了眼是眞。」

本來大夥就有些不信，江彪這麼一說，便跟着起哄，有的說：「莫三兒，準是你這小子騙人。」又一個道：「這小子從來就沒一句眞話，咱們休聽他胡扯了。」

原來莫三兒就是這裏土生土長的，街坊也都是看着他長大，不過年前才去快活林幹活兒，今日告假回來探望他老爹，其實，這小三心不死，沒把細姐兒勾搭上手，人家姐兒愛俏，他却老羞成怒，想去笑面太歲前告個密，是以找到梨香院去，不是巧，竟被他碰上了。

莫三兒叫起屈來，說：「好好，我沒眞話，你們去打聽吧，提起來，我可仍胆寒。」

那店舖門口那掌櫃的說道：「莫三兒沒出時，我巳聽出城來的人說了，不差，眞是個女人。莫三兒，他們是和你玩笑，到底是怎麼回事？說來聽聽。」

江彪接口道：「對，莫三兒，你說來聽聽，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的媽！」莫三兒吐了吐舌頭，道：「說來是眞怕人，那女人不但是個姑娘，而且年輕又貌美，梨香院中也有出色的窰姐兒，就沒一個及得她一半兒，提着明晃晃的寶劍……」

莫三兒縮了縮頸子，大太陽下面，也打了個寒顫。有人呸了一口，說：「眞沒用，就算她見人就殺，莫三兒，你的腦袋可還在頸子上，後來怎麼了？」

莫三兒道：「你是沒見到，才敢咀硬，那姑娘雖不是見人就殺，可從那看門的幾個大叔殺起，各位必然知道：那幾位大叔可全靠胳膊粗吃飯的，在笑面太歲手下，也算得是有些頭臉的人物，可全死在那姑娘劍下了，我啊，正在院裏，正在等笑面太歲出來，只見她紅着眼進了來，不，是有兩個走得快，還沒斷氣的血人先奔進來，大夥兒才一怔，那姑娘紅着眼，用劍砍倒了一個，一脚又踢飛了一個，總算我機警，鑽到那太師椅下面，那許媽不過才跨出廳來，還沒叫出聲來，可被她……被她……」

有人啊了一聲，說：「你是說那鴇兒，可是活該了，她糟塌了多少黃花閨女，當眞是上天有眼。」

莫三兒道：「再一個就是王婆，也是一脚還在門外，我的媽，她那頭巳滾到椅子脚前，還衝着我一咧咀，各位，你們說，我嚇不嚇得掉魂失魄，幸是她沒瞧見我，我見她後脚才進門，鑽出來就跑，就一口氣跑出城來了，我的媽，當眞怕人。」

江彪道：「莫三兒，我問你，你仔細想想，那姑娘你是否覺得面熟得緊？可像在那兒見過？」

莫三兒一怔，一拍大腿，連聲叫怪，說：「你可提醒了我，奇怪，眞像在那兒見過……」

江彪那還會遲疑，退出了人叢，只一溜，溜到城根下，不行，近城門上頭也現了官兵，不用說，是因爲城裏出了大血案，官家不明究裏，怕殺人的逃了，那年頭人命關天，捉不到殺人的兇手，地方官的烏紗就難保，何況死得人多，必是此故，得報立即就關了城門。

江彪繞到僻靜處，那城牆也不怎麼高了，加上太平年間的城牆，多有塌缺失修之處，他縱身躍上，直到轉出大街，才見到三三五五一羣羣的人，那街道上可沒人，都聚在簷下，那店舖却有一大半巳關了舖門。

江彪不用問，只瞧那般人的眼色，朝他們的眼望處走就行了，轉過三條街道，



驀可裏一個兵丁持槍攔路，槍上的紅纓在太陽光火下一樣紅，喝道：「甚麼人？站住了，可是想死哇！」

江彪陪笑道：「軍爺，聽說梨香院出了事，我親戚家就在那隔壁，我想過去瞧瞧。」

那兵丁的紅纓槍放下來了，向身後望了一眼，說：「你別是笑面太歲的人吧，往常咱們都得過笑面太歲的關照，不是要阻攔你，我是勸你別往前走了，聽說……聽說笑面太歲也被……」

「殺了！啊，可是眞？」江彪道：「那我可更得去，軍爺，你放心，要拿兇手，或許我能助你們一臂之力。」

江彪拍了拍腰間，他沒帶梢棒，可帶着短刀，那兵丁道：「好吧，可是勸過你了，往前你就知道。」

他可不理會那兵丁直搖頭，一溜烟鑽進梨香院的後巷，昨日他和高崙早把前後的道路看清楚了，心下雖急，可也好笑，梨香院門口躺着兩具死屍，却不見一個官兵，連人影也沒有見到一個，後巷更是如入無人之地，驀聽璫琅一聲响，啊，是從那後院中傳出來的，江彪拔出短刀，一躍過牆，落身在太湖石後，却巳倒抽了一口冷氣，只見蘭姑娘渾身是血，劍上也在滴血，她左手拿着的是甚麼？一個碗大的圓圈，閃閃生光，她前面池子邊緣上，站着一個高大的老人，雖然身軀微見傴僂的形狀，那身高怕不仍有六尺高。

大方眞人！他沒見過，可立即猜出來了，甚麼！大方眞人頭上竟現出一條血痕，雖然細細的，却有血在滲出來，就在那瞬間，一滴血恰滴落在他臉上！

難道蘭姑娘傷了他！她竟然能够傷得了他？

但那蘭兒雖然一身是血，顯然血是別人的血，把她的衣衫染得紅了，大方眞人臉上那滴血，可是他額上那細細的傷口流落來的。

那血是紅的，更襯托出他的臉鐵一樣青，目中兇光暴射，說：「你你！你這丫頭是甚麼人？」那蘭兒不答，江彪看不清她的臉色，想來也是一般鐵青，似乎仇人見面，她激怒得身子在微顫。

大方眞人跨前半步，只是半步，顯然對蘭兒也心存戒懼。她也立即退了半步，他向左橫跨一步，蘭兒也立即向右滑行了半步。

大方眞人怒道：「你！是誰？快說！你是誰？」

蘭兒開口了，恨聲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放心，必敎你死得明白，等你快斷氣的時候。」

只見他一聲狂笑，不料他的頭這麼微微一抬，那狂笑聲中，陡然傳來一聲慘呼，一道寒光在空中劃了個半圓，閃電般飛回蘭兒手中，才見左面太湖石上有人露出半個頭來，但只露出一半，又縮了下去，不，不，是滾了下來！

是一個血人從那太湖石上滾落下來，分明巳經死了，跟着掉下來的，是一條血臂！

原來那蘭兒手中的圈兒，竟是件殺人的利器，而且殺了人，還會飛回她手中的利器。

江彪別說沒見過了，連聽也沒聽說過，難怪大方眞人也不敢妄動，這蘭姑娘要和他保持一個距離了。

江彪連大氣也不敢出，他可是在蘭姑娘身後，若被她知道身後有人，敵友不分，只怕就會和適才那人一樣，連哼也沒哼得一聲，就被她殺了。

大方眞人怒吼一聲，霍地向蘭姑娘撲來，只見人影一幌，跟着是破空銳嘯之聲，和泛膚生寒的寒光，江彪忙着看，只見兩人巳幾乎換了個方位，大方眞人高大的身軀，立在那太湖石下，蘭姑娘却巳到了右側，現下他看得清楚了，蘭姑娘面前更是一身血，濕透了衣衫，血，在從她身上往下滴，但絕不是蘭姑娘受了傷，她那身法仍是那麼矯捷；脚下仍是那麼沉穩，那個寒光圈兒，分明是才接回手中。

但大方眞人可也沒再見有傷，這番雖沒傷着他，他却怒極了，厲聲喝道：「說！快說！你端的是甚麼人？我和你有何寃仇？若不然，我擒住你……」

蘭姑娘呸了一聲，說：「你也配，你要知道我和你有何寃仇麼？哼……」

只聽到咬牙切齒的聲音！除此却是一片恐懼的沉靜！

大方眞人恨得臉也歪曲了，一蹬脚，相隔那麼遠，江彪也覺出地下一震，只聽他吼道：「說！」

蘭姑娘道：「自然要告訴你，不過麼，這裏不是地方，告訴你的，也另有其人，只不知你有那個胆沒有，要不然，你死了也不知爲何而死，不知死在誰的手中，只怕你死也不會閉眼。」

大方眞人哈哈一陣狂笑，道：「原來另外有人指使你來，你以爲殺了這裏的人，就能激怒我，哈哈！好好，丫頭，你帶路，我今天不過一時大意，被你傷了一點，丫頭，我要殺你，可是易如反掌，你既這麼說，我就暫且饒你不死，殺死了你，找不出躲在你身後的人出來，豈不可惜，走！」

大方眞人霍地一拂袖，他和蘭姑娘相距約有三丈，她那衣衫竟也飄了起來，却聽她道：「有胆的，就跟我來，敎你死個明白。」

那蘭兒話聲落時，巳立身在牆頭之上了，顯然大方眞人那一拂袖，其勢驚人，適才她站立之處，花木也盡被拂斷了，蘭姑娘不退身，也身不由己。

眨眼那蘭姑娘巳落到牆外去了，大方眞人一掠數丈，斜刺裏打這面也越過牆頭，瞬巳不見人影了。

江彪的魂魄才能歸竅，敢情蘭姑娘是來誘敵，不用說，是來把他誘去那山谷了，想想她和高崙竟做出了亂倫的事來，是誰之過，不用說，紅了眼，又羞愧憤恨得近乎發瘋的蘭姑娘，自然也痛恨這梨香院，那會不見人就殺。

快！他得趕快走，蘭姑娘這兇神惡煞在，諒無人敢進來，古往今來的官兵，最拿手的可就是賊過興兵，不用說，官兵也快進來了，官兵怕蘭姑娘，他可不敢和官兵對抗，若被捉住，他可成了替死鬼。

走，快走！要想趕上兩人，他是不能的了，憑他豈能趕上，但却巳知道了兩人的去處。

走！這事可得先去知會他師傅和雲中子師叔，蘭姑娘母女若不是敵手，也助這母女一臂，總算小師叔已有了下落，蘭姑娘也還無恙。

他仍打那荒僻城牆處躍下，拔脚就狂奔，奔得他汗如雨落，氣喘如牛，那破廟在望了，却不見人影，若然他師傅和雲師叔不在廟中，那末怎好？

他心下憂急，脚下倒更快了，驀地人影一幌，啊！江彪猛一挫腰，竟是站立不穩，脚下一踉蹌，但他連人影還未看清，被人抓住了，喝道：「你跑些甚麼？這麼大半天，你跑去那裏了？」

原來是雲中子，老道和高士宏沒找到高崙，倒連江彪也不見了，那一急，非同小可，要知那大方眞人正在與這般後輩爲敵，已然連傷了兩個，眼見他迫不出護法律令神功來，已是不耐，時刻也都在吊胆提心，他們會不會已經遭了大方眞人的毒手？

不，只有高士宏不這麼想，皆因大方眞人已知高崙便是他的兒子，但想到昨晚他一得知他寄養在高士宏處的孩兒便是高崙，却被他的師弟黃葉道人收爲徒弟，豈僅不喜，而且好生惱怒，高士宏還眞料不到這位師叔竟是如此邪惡得令人髮指，那麼，他會不會因爲惱恨他們的師傅，也對高崙沒了父子之情？一個叛師叛道的人，甚麼事做不出來？

雲中子和他當下便分途尋找，並對高士宏道：「師兄，你來此尚未見過大師兄，他雖身受重傷，躺在床上，不過白天也還不要緊，這左沂都不見小師弟，只怕去了那裏也說不定。」

高士宏應了，立即奔去太清宮，雲中子原來另有主見，皆因他才知道這位師兄原來和師叔有這麼一段淵源，若然他眞是不耐下毒手了，有高士宏在一淸身邊，也許化解至少也可勸解一下。

雲中子又在那左近搜尋了一遍，正憂心如焚，却不料遠遠見到江彪打城裏那方面狂奔而來，只道大方師叔在後追趕，故爾隱起身形，待江彪到了面前，這才霍地現身。

雲中子不過是把他拖去隱密些的樹後，其實他早已瞧得淸楚了，江彪身後無人追來。

江彪氣急敗壞，邊跑邊叫道：「師叔，不好了！」

不過是三個字的一句話，他竟也不能一口氣說出來，說完了也就只能張大咀喘氣了。

雲中子倒也不覺意外，江彪恁地狂奔而來，自然有甚麼緊急的兇險，道：「可是……他追來了！」

江彪點頭，又搖頭，向東北面一指，道：「是向那面去了，快！趕快，雲師叔，快快去……去……」

雲中子道：「你先沉住氣，到底是怎麼回事？慢慢說，說清楚些。」

江彪急得一蹬脚，那口氣仍沒緩過來，倒又氣促了，也急得面如紙白，道：「師叔，原來……原來……原來……師叔，原來蘭姑娘，就是……小魔女……」

雲中子皺眉道：「我知道了，慢慢，慢慢說。」

「不！」江彪又蹬了下脚，道：「我是說，她和她娘住在那山谷裏，她娘就是大方眞人的……的……」的甚麼？是妻？但大方眞人又無妻，他越急，越說不明白，越說不明白，也越急了。

雲中子可明白了，江彪對他直蹬脚，他一些兒也不惱，因爲知道江彪對師長以往最是恭敬不過，若不是事在緊急，豈會如此，這莽漢雖說得斷斷續續，但他却已猜到十之八九，忙道：「可是大方眞人找她母女去了？我這就去，你快去太清宮，知會你師傅隨後趕來，是那一面？此去多遠？」

江彪道：「是，師叔，蘭姑娘的娘因爲痛恨大方眞人要置她母女於死地，雖然沒有死，但眼被他挖瞎，因是，把咱武當一派的人全恨上了，師叔去時可要小心，蘭姑娘適才已把大方眞人誘去她娘住的那山谷了，眞怕人，不，我不是怕蘭姑娘殺死那麼多人，是她的武功高得怕人……」

雲中子早已明白了其中的大意，再也不等他說完了，道：「好，我全明白了，你快去，我就來。」

那小魔女的武功已高不可測，她娘的武功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方眞人有了這樣的大對頭冤家，他們若是去相助一臂之力……他怎會還不趕快去相助一臂之力，甚至等不及江彪把那山谷的所在，和說得更清楚一些，便立即一伏腰，就奔了去。

那小魔女母女既然因仇恨大方眞人，竟也把武當的人全恨上了，那仇恨之深可想而知，見面自然要拚個過你死我活，見不到，相隔老遠只怕也聽得出來，還不容易尋找麼？

雲中子的氣功雖未造極登峯，但若不是已有極高造詣，也就不成其爲雲中子了，他耳目並用，不到半頓飯工夫，驀然間，心頭一緊，咦！這是怎麼回事？他脚下不自覺地慢了下來，他如飛奔騰，自是要提起丹田那口眞氣來，但那眞氣反倒下沉，像要散了？

怎會如此？不可能？他修練了數十年內功，啊喲！怎麼像有無數螞蟻在身上爬行着？

他急忙低下頭去瞧，那是山野，是不見人烟，也沒路徑的山野，但地下身上，都不見有螞蟻。

雲中子登時恐慌起來，不，不像是螞蟻在身上爬，現在像無數的鋼針在身上刺了，而他的內家功夫已有了極深的造詣，還會不明白麼，明白這是由於他已不能提起丹田那口眞氣之故，他不僅是驚慌，而且也恐懼了。

驀聽有人喝道：「眞氣沉凝，物我兩忘？」

那是一聲大吼，但實是音如游絲，雲中子更是一驚！千里傳音，當今之世，除了師祖之外，只有他師傅才達到了這個境界，但這分明不是他師傅，雖是傳音，但也辨得出來。

這傳音是爲他而發，果然，眞氣一沉，才忘物我，便渾然無覺，其實既然物我兩忘，連我也不存在了，又何來蟻，又豈有針，但難忘我，我仍有我，有我有意識，那脚下也作了無爲之奔，上了山，他本就是在山中，是上了嶺，驀見脚下有個清幽的山谷。



啊喲！眼中有谷，也就眼中心中皆有物了，既然眼中心中都有物，那萬針刺體的感覺又復現了！

却就在那瞬間，驀聽有人叫道：「娘！快！快！停！……停手！難道你忘了他……哥哥……」

驀聽一聲似裂帛的音響，雲中子登時身子一輕，眼前氣清，天朗朗，身上那痛苦的感覺登時消失了，只見身下是壁立的懸岩，有三五丈高，岩下一人立即站起身來，啊！是他？

雲中子心頭一緊，不自覺一縮身，他豈會認不出來，那高大的身形，雖是他從上下望，看不見那人的面貌，也一眼就認出來了。

大方眞人，他的師叔！

只聽他啊了一聲，說道：「原來是……是你！你！」

他凝視着甚麼？原來他面前不過兩丈外，樹下坐着一個黑衣女人，衣黑，披散開來的長髮也黑，坐在落葉堆中，幾乎被落葉掩埋了，但仍可看得出她膝上橫着琴，若不是她那一雙雪白的手，幾乎連她的人也看不出來，因爲她那面色不白而青。

雲中子立即知她是甚麼人，江彪才告訴他，說小魔女的娘被挖去了雙眼，這女人不是沒了眼，只有兩個深洞麼？是她！小魔女的娘！一時間，他可分辨不出自是驚，還是喜，現下他才算眞正明白，並沒螞蟻，也沒有鋼針，他先前感到的痛苦，不過是來自這女人膝上的七絃琴，是琴音似蟻如針般的在雲中子身上運行着，原來大方眞人適才必也運行內功，與她那琴音對抗，可有了對付他的人？

就在那瞬間，一條人影如飛而至，血人！一個血人！也披散着長髮，混身是血的人，啊？

雲中子認出來了，來人就是那個一再戲弄過他的小魔女，只不過面白如紙，她那面上非但消逝了笑靨，怪！怎麼數日不見，那面龐兒瘦削得幾乎認不出她來了。

小魔女站在那女人的身後了，不，是站在那光禿禿的大樹側後，只露出一半身子來，站在沒脛的落葉中。

雲中子可沒多瞧她一眼，他得全神貫注，他這魔鬼一樣的師叔怎麼不出聲，也不動彈？

只見大方眞人眼見小魔女如飛而來，陡然身子一震，開口了，啊了一聲，說：「她是……她是你的……她是……我的女……」

那女人陡然一仰面，厲聲道：「住咀，你也配，你……你這個萬惡的賊子，今天你的死期到了，我在這裏苦苦等了你這麼多年，直到今天，我總算等到你了。」

那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從她牙縫裏吐出來的話語，雖不是對雲中子而發，但這老道心下也一陣陣的打寒噤。

大方眞人氣促得聲調微顫，說：「原來你！你竟沒死？」

那女人一聲狂笑，凄厲得令人心胆欲裂，說道：「若不親手殺死你這萬惡的賊子，我死也不瞑目，你這惡賊想不到吧，我竟沒死，我活下命來，就爲了要親手殺死你，滾過來受死！」

大方眞人兀自聲音顫抖，道：「快說，她她……可是我的……我的女兒！」

他指着她身後的蘭兒，那女人恨恨的厲聲道：「你這禽獸也不如的魔鬼，你女兒早被你擲下百丈懸岩，你還有甚麼女兒！好，她留下你的命，把你交給我，讓我來親手殺死你，才眞是我的好女兒……」

她的話聲被一陣凄厲的狂笑打斷了，只能聽到女人在狂笑，但却不像是尖銳的女人的聲音，好像另有人也在狂笑，不是蘭兒，她那往常紅紅的咀兒，現下却成了土色，分明是咬緊着牙？

是大方眞人，只聽他叫道：「天啊！這麼說，他眞是……是我的……女兒了！天啊！難道是上天報應我？」

他的笑聲，喊叫聲，也一般凄厲，但雲中子倒不害怕了，他明白這大方眞人喊叫聲的意義，分明他已知道昨晚梨香院中發生了甚麼事，一個是他的親生兒子，一個是他的親生女兒，却在他眼下！不，只怕就在他眼前，因爲這大方眞人也在那梨香院中。

那女人桀桀笑道：「是上天懲罰你這魔鬼，天可見憐，我母女命不該絕，不但不死，而且練了一身功夫，就爲了要親手殺死你，那人傳我母女一身功夫，也就爲了讓我母女親手殺你，爲世人除去你這個惡魔，谷方，你這魔鬼，今日你休想再出得我這山谷，這裏就是你葬身之地，滾過來受死吧！」

她膝上的七絃琴本是橫在她膝上的，不知何時已轉了過來，一頭指正大方眞人。難道那琴不僅能發出令人心神肌膚如裂的琴音，還是可以作兵器對敵？

大方眞人忽然厲聲道：「那人是誰，說！快說！」

那女人道：「敎你死得瞑目，除了你師傅師叔，誰有這麼高的功夫，嘿嘿，哈哈，你這萬惡的賊子也想不到吧，你那師叔也沒死，你以爲暗中給他服了那錯亂心神的劇毒之藥，他就會瘋癲，就不傳揚你的惡跡麼？却不知他功力深厚，不用多久，便清醒了，得我小心服侍，他清醒時也和好人一般，你這萬惡的賊子神差鬼使，想不到吧，若他不是受了你的暗算，瘋瘋癲癲，也不會跑去那崖下，也救不了我母女。」又是一聲凄厲的狂笑。

雲中子心下一動：大方眞人的師叔，自也是他的師叔祖了，一個瘋瘋癲癲的道人？啊！

他驀然記起了那日高崙所說，說廬山上清宮，有個瘋道人，他的一身輕功，便是得他指點，莫非便是同一個人？世間豈會同時有兩個武功高絕的瘋道人？啊，一定是同一個人！

大方眞人霍地退了一步，那女人厲笑道：「你害怕啦，你這萬惡賊子也有害怕的一日，今天你死期到了！哈哈！上天有眼，你這賊子終於到我面前來受死了。」

那一直咬着牙的蘭兒叫道：「娘！小心！」

早聽一聲銳嘯，岩下似有電光般一閃，大方眞人才一步跨出，只聽他怒吼一聲，身形一倒，跟着嗆的一聲響，那道電光突然斜刺裏射向草叢中不見了。

那一瞬間，眞個是動魄驚心，來得突

然，去得也快，大方眞人又已站起身來，怒道：「先前一時大意，上了你這丫頭的當，小孩兒的玩意，竟敢在我面前一再賣弄。」

雲中子把身子探出岩頭，甚麼小孩子的玩意？分明威力大得很，他知道蘭兒手中那個發亮的圈兒出了手，既曾傷過大方眞人，還會是小孩兒玩意麼？

他看見了，可是在那道閃光墜落處的岩石上，那餘勢才盡了，斜擱在石下，原來是個尺許大的鋼圈，有一寸多寬，薄而鋒銳，看來像刀刃一樣。先前曾見大方眞人倒地一揚手，便發出噹的一聲響，明白是他用石子擊落下來的，便是這大方眞人也是受了傷，才學了乖，也還不敢用手去接，只看那圈兒落下來，仍有那大的餘勢，可見厲害。

那女人怒道：「哼！你能破得回力飛刀，你這萬惡的賊子也休想活命。」

又是嗤嗤之聲不絕於耳，是她那琴上射出閃閃寒光，西斜的陽光照亮了岩下，分明是極細如針的暗器，竟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響來，可見極多且密，也強勁之極，啊，這麼一來，那叛師叛道的惡賊還能逃得了。

雲中子心下一喜，驀聽大方眞人一聲狂笑，說道：「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賣弄，哼！」

只見他兩袖交相拂出，那麼強勁的暗器，竟如石沉大海，那狂笑之聲也在山谷中迴響起來，說道：「敢情那雜毛老道沒死，倒救了你們，他他……爲何要救了你們，天呀！」

爲甚麼不殺死他，雲中子嚇壞了，他身在高處，分明下面的三人都沒發現他，不是爲了自身的安危害怕，而是替這母女兩人害怕，蘭姑娘的回力飛刀被他破了，琴中那麼強勁的針雨般暗器也傷不得大方眞人，何況蘭姑娘的娘也瞎了眼。

雲中子心下一急，竟站起來，不料背後伸出一隻手來，按在肩上，沒聲，但那力道大得出奇。

雲中子這才嚇壞了，但只是那一瞬間，當眞他爲何要怕，對頭只有一個，便是岩下的大方眞人，可仍在他眼前的岩下。啊！原來是……只見人影一幌。雖沒看清，但那人一身道裝，可是不錯的，分明是一番好意，不讓他暴露出身形來，但是誰呢？

誰？是他師傅？要不就是他師兄一清得到江彪知會，趕了來，當今天下除了這兩人，還會有第三人到了他身後也會發覺不出麼？

雲中子心下大喜，便是一清師兄，也不由他不喜，適才這一顯露身手，可見他雖受了傷，也不要緊了，一清師兄可傳了護法律令神功，必也能助這母女兩人一臂之力。

那大方眞人的叫聲竟也淒厲之極，廻音在山谷中蕩漾，竟久久不絕於耳。

天啊！天啊！山谷中此起彼應，像有無數個大方眞人，此起彼落的發出絕望的呼喊。

就在雲中子錯眼間，那樹下的女人已站了起來，驀見黑影一幌，在陽光之下，竟也快得只見一條黑影，只聽呼的一聲，她腳未沾地，已向側過身去的大方眞人劈出，原來他發出那一聲絕望的呼喊，腳下竟然一踉蹌，轉身似欲向崖下走去，不料那女人瞎了眼，倒比常人還聰靈，竟被她發覺了，不但飛去截住了他的去路，而且一掌劈出，勢若倒海排山般似的！

那惡道像發了狂，又一聲狂笑，分明他腳下踉蹌，竟也接了她一掌，道：「好，你養的好女兒，爲何你們當年竟沒死？」那身形竟似暴漲了一般，連身上的衣衫也鼓了起來，霍地出其不意的向那女人撲去。

雲中子不禁叫聲道：「不好！」但他這一聲不好才叫出口，驀見人影縱橫，跟着是一聲慘呼，一人被他那勁如狂飇的掌風，劈飛出兩丈多之外去了，但那惡道也連退了兩步。

當眞是令人動魄驚心，岩下已多出了一人，是那瞎眼的女人和大方眞人之間，站立着一人，咦！那麼，被他劈飛出去的是誰？是小魔女！那蘭兒！

雲中子雖是居高下望，竟也一時間沒看清楚，但却明白那蘭兒眼看她娘有險，霍地撲出搶救，擋了他那一掌，那人是誰？必是在同一瞬間搶出的，但可惜仍遲了一步，雖然把大方眞人震退了，但却救不得蘭兒。

原來是個鵠面破衣的老道人，只見大方眞人才站得穩了，竟又退了一步，總算他即刻一飄身，可就落到雲中子的身下了，相距還不足兩丈。

那老道人是誰？竟能把這惡魔震退，而且令他一見就驚恐後退！

却是那蘭兒的娘顫聲道：「老仙長，是你麼？這賊子可要留下給我，你不能殺他，你不能！」

那老道人抬起頭來了，乾瘦得只像是一副骷髏，而且滿面汚泥，說道：「還不快去瞧瞧你的女兒，哈哈……」

怎麼他打起哈哈來了？隨聽他又說了，道：「不對，你沒眼，怎麼瞧，這孽徒那一掌雖被我化解了不少，但你這女兒剛才却是首當其衝，仍然受傷不輕，快去快去。」

那女人恨得一蹬腳，但分明惶急之極，叫道：「蘭兒！蘭兒！」撲過去把她抱在懷中。

這老道人一聲孽徒，雲中子登時明白了，必然就是傳授這母女武功之人，他的師祖叔，也即是高崗所說的瘋道人。是了，適才伸手搭在肩上，不讓他現身，也必是他的，但一些兒也不瘋癲。

雲中子再也不懼怕，也不自覺站起身來，只見那老道人忽然仰面道：「下來，快去瞧她，她娘沒眼，你可有眼，用本門心法，快去護住她的心脈。」

是在對雲中子說，簡直就不把大方眞人放在眼裏，雲中子那敢怠慢，忙飛身下岩，還生怕那女人看不見，生了誤會，忙道：「師祖叔命我來看她，請你把她給我，不，你扶她坐起來就行了，轉過背來，對了，就這樣。」

雲中子忙不迭坐在那女人面前，蘭兒昏迷癱軟，本來面色已蒼白得不見血色，



現下更透了青，雲中子驀可裏一口眞氣沉凝丹田，那伸出來的右掌，便見顫抖起來，掌心一貼上她的背心，他也雙目垂了簾，登時默然摒息。

待得那蘭兒身子一顫，發出一聲呻吟，這才撤掌，躍起身來，道：「放心，她雖有傷，但沒事了，幸是心脈沒被震斷，快把她放下，盡量的平臥在地上，你能替她推拿活脈最好。」

他急忙回身，啊！身後已不見了瘋道人，也不見大方眞人，却是谷口那面傳來一聲慘呼，跟着一聲哈哈。

雲中子一伏腰，奔了過去，只見那瘋道人攔阻在谷口，大方眞人便在他身前不遠處，身子搖搖欲墜，退一步，又退了半步，忽然雙腿一軟，跌倒在地。

再看那瘋道人時，可不再是他先前所見的形象了，雖然仍破衣百結，垢面蓬頭，但在那西斜的落日照映下，乾瘦的面上火紅，尤其是他那兩道目光如電，凜然生威，說道：「任你魔高十丈，我自有非常之道，你這孽徒以爲暗算了你師傅，把他囚禁起來，就沒有人能收拾你麼？却不知我自有護法律令神功，今天我要代你師傅中戒律，清理門戶，重重的懲罰你這惡徒了。」

話聲才落，只見他那破衣飛舞，不是谷口的勁風令他的破衣飛舞起來，因爲迎着那勁風的一面，也似要脫體飛去，緩緩地，向大方眞人走過去了。

他那右臂也緩緩地抬了起來，掌也揚了起來，近了，只要再邁一步，就到了那叛徒的身前。

說時遲，大方眞人霍地一滾，雲中子一聲啊呀尚未叫出來，只聽大方眞人一聲狂笑，陡然一躍而起，說：「你上當了！」瘋道人那一掌尚未拍落，他的掌却已印在瘋道人的胸上，可不是又上他的當了，瘋道人的枯乾瘦小的身軀，登時像斷了綫的風箏一般，飛了出去，恰是向雲中子面前飛落下來！

雲中子也以爲大方眞人受傷倒地，那麼爲何還要隱蔽身形，現下再想隱蔽可已來不及了，何況已知道瘋道人便是他的師叔祖，他豈能不救，忙不迭伸手去接，不料飛來的身軀直向他身上壓來，力道大得出奇，撞得他眼前一黑，雙雙倒在地上，總算他即時一側身，未撞正他的胸膛。

大方眞人縱聲狂笑，從下向上望，那身軀更顯得高大了，簡直就不瞧雲中子一眼，指着壓在他身上的瘋道人，說道：「我已練成不壞之身，憑你也能傷得了我，若是我那老不死的師傅前來，也許我還忌他三分，不，他不獻出護法神功，他想死也不那麼容易，當年你僥倖逃得性命，今天你也難逃一死。」

那惡賊又縱聲大笑，而且仰面大笑，就在那瞬間，忽有琴聲入耳，雲中子頓覺丹田升起一股熱氣，壓在他身上的瘋道人，身子也顫動了一下。

琴聲悠揚，雲子中感到那股升起來的熱氣，瞬已從任脈運行到了督脈，不，是他自己在運行，原來他仍能運行眞氣，不過是琴音在引導着他。適才他在驚惶恐懼之下，雖失了戒備，但那一撞之力雖大，總算沒撞正他的心脈，眼前也不再一陣陣發黑了。

瘋道人又動彈了一下，那麼，顯然是他還沒死？

那惡道呢？怎麼無聲無影？瘋道人壓在他身上？恰好擋住了他的視綫，雲中子臂上也有勁了，但才要把瘋道人推開，不料心中雜念一起，便招來路上那萬針刺體的感覺，又重現了，琴音聽來不再是悠揚，如泣如訴，如怨婦之哭，似在身邊，又似在遠處，滿山遍谷，有成千上萬個怨婦在哭！

雲中子再也守護不了心神，那萬針刺體不再是感覺了，像四方八面刺向心中。啊！這怎麼得了。

他臂上的勁道怎會消失了，還好，也還能推動瘋道人，不料耳邊有如雷鳴一般，似獅子吼一般的喝道：「氣凝丹田，物我兩忘？」

啊！瘋道人的咀可不是在他耳邊麼？原來是他，那麼他豈僅是沒死，分明也沒傷，但怎麼……

却是那他把瘋道人推開了一些，他見到了，大方眞人趺坐在那谷口，又和初見時一般，雙目垂簾，可不怕他瞧見了。

雲中子這瞬間，也全明白了，琴音必是從那女人的七弦琴上發出來的。再想想，先前瘋道人那一掌，若眞是要懲罰這惡徒，怎會緩緩抬起，那掌也緩緩揚起？怎麼又是那麼巧，瘋道人又剛巧地撲落在他身上？是了，他是要假手那女人，要成全那母女兩人。

他耳邊又有話聲了，瘋道人的咀在動，若不是近在眼前，幾乎看不見咀動，但話聲入耳却似獅子吼，說：「你怎不聽話，快護心神，物我兩忘。」

雲中子連看帶聽，都不過一瞬之間，一瞬間也已痛苦不堪了，但驀然想起先前這女人也是用琴音來對抗大方眞人的，却是那小魔女的蘭兒一句話，止住了那琴音，她說甚麼？「娘！你忘了……哥哥……」啊，受傷的小師弟必在左近，必是不能抵抗這琴音，這女人必是眼見制不住大方眞人，怨毒太深，不惜兩敗俱傷，同歸於盡。

雲子中慌了，忍住痛苦，喘着氣，道：「不好，小師弟……高崗他……受了傷，在近處……」那料話未說完，眼前一黑，他已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不好，忙不迭一咬牙，雙目垂簾，總算還能把已如遊絲一般的眞氣，緩緩納入丹田，那火熱的感覺，也才減退了，那刺體的感覺也減輕了些，待得他睜開眼睛，瘋道人已不在身側了。

他睜開眼來，也緩緩坐起來，只見大方眞人也在緩緩站起身來，他看見了，那女人坐在他身後不遠處的一塊大石上，那七弦琴橫在她膝上，兩手在不停揮彈，那是誰？一個血人，也在那石後移近來，啊，小魔女，是她，那個蘭兒，那麼，她眞不要緊了，不但能起身，而且還能移近過來，她扶着山石，緩緩移近過來，竟能抵抗得了琴音？啊，原來她塞住了雙耳，是撕下那染血的衣襟來塞的，他幾乎發現不出。

啊！雲中子急忙也撕下道袍，緊緊塞住了雙耳，果然那刺體之感好些了。

不好！大方眞人在向那女人走去了，雲子中既能守護住心神，漸漸能抗拒那琴音了，以他功力之深，豈又不能。

只見他兩眼似睜還閉，一步，又一步，更近了，雲中子霍地拔出劍來，從容地再走兩步，那石上的女人便達到他的掌風可及的距離了，雲中子再不遲疑了，霍地撲了過去，不料大方眞人像早料到他有此一着般，右袖一拂，啊呀，不但劍離了手，而且身子也離了地，已被他拂出幾近兩丈！

却在那瞬間，一聲破空銳嘯，寒光如電閃，從那石後飛出，劃了一道弧形！啊，回力飛刀，原來是那小魔女發出來的回力飛刀。

雲中子可明白了，原來這母女兩人必是苦思計謀，明知琴音只能亂他之心神，明知回力飛刀也不能取他性命，但在他既要凝定心神，又要提防對方攻擊之下，兼且一心不能二用之際，蘭兒把握時機，回力飛刀可就能發揮出威力來了。

雲中子心下才一喜，却聽大方眞人一聲長嘯，跟着噹的一聲暴響，隨聽嗤嗤連聲，那道寒光到了他面前，陡然下落，終於靜止了，只見他手中多了把長劍，劍上套着那回力飛刀，分明那劍就是奪自雲中子的，該死，倒把劍送去他手中了，那小魔女身受重傷，飛刀上的力道自也減少了，糟了！

大方眞人狂笑之聲又起，說道：「你們還有何技倆？哈哈！」只見他手中劍一揮，那回力飛刀圈向那石上的女人飛去，同一剎那間，那石下也縱起一個血人，只聽一聲慘呼，是小魔女，用她的身子來擋住了飛刀，那刀圈直破入她胸膛，那飛刀力道太大，蘭兒的屍身尚未落下，竟在空中打了個盤旋，那鮮血也就噴了那女人一身。

雲中子瞧得心胆俱裂，眼中也噴出火來，但他眼前一黑，連心神也像被撕裂了開來！原來是那女人劃斷了琴弦發出一聲狼嗥般的叫聲，飛身撲向大方眞人，那具七弦琴却先出了手，向他那方擲去。

大方眞人顯然因蘭兒死在他飛刀之下，怔得一怔，又復發出一聲狂笑，不過凄厲之極，說：「死了好！死了倒好，死了好，死得好！」

就在同一瞬間，那具七弦琴已擲到了，他那凄厲的狂笑聲頓又帶怒，翻掌劈去，蓬然一聲爆響，那碎裂開來的木屑，四散飛射，雲中子相距在三丈之外，身上亦中了無數塊，非是他不閃躲，而是他眼前出現了奇異的景象，撲去的那女人倒斜刺裏落去，大方眞人不但退了一步，而且身子在搖幌。

那女人厲聲尖叫，道：「你這萬惡的賊子也有今日，蘭兒，娘替你報了仇了！總算咱們這麼多年的苦心沒白費，咱們的大仇總算報了？」

她怎說？但雲中子立即就明白了，只見大方眞人手上在流血，滿臉也是血，原來變成了一個刺蝟，那頭臉上釘着無數鋼釘！

那女人又發出一聲慘厲之極的笑聲，說道：「你這惡賊也有今日了，當年我好心供養你，把身子也給了你，更爲了養了一雙兒女，不料你這賊子喪盡了天良，挖了我一雙眼睛，竟仍要把我母女擲落懸崖，今天總算等到了你，上天有眼，我可親手……」

雲中子大驚，叫道：「小心！」飛身撲了過去。

那大方眞人中了那麼多餵了劇毒的暗器，竟還能悄沒聲的向那女人撲了去，厲聲道：「你也活不了！」

雲中子眼看已遲了一步，那女子一聲慘呼，被大方眞人一掌劈中，那身子直飛出去，撞在岩壁上，軟軟地滾落下來，眼見已活不了。

雲中子雙腿也一軟，當眞他難道是不壞之身，啊，不，不，大方眞人一踉蹌，已栽倒在地！

只聽有人在身後一蹬脚，說：「咦，又晚了，死了，死了，都死絕了！」

雲中子一回身，啊，叫道：「師傅，你可來了。啊，大師兄，你也……你沒事了。」

黃葉道人白髮如銀，身後站着的是一清道長。

一人喘着氣奔來，是高士宏，更後面的，是江彪，也張着咀在喘氣。

但他師傅和師兄都不望他，在望甚麼？原來望着他身後，身後有個泥塑木雕一般的人，蓬頭，枯瘦，一身破衣！啊！瘋道人，他在說甚麼？

「死了！死了！死了……」

「啊，小師弟！」

瘋道人喃喃地說：「死了，死了，絕了，死了，好好……」

黃葉道人也見到了，面色慘變，高士宏撲了過去，哭叫道：「兄弟！兄弟，你你……是誰這麼狠心！」

高崙不但死了，而且七孔流血，雲中子一聲浩嘆，他可明白，那女人苦心勵志報仇，雖然終於殺了大方眞人，但那琴音也殺了她的兒子，一個功力淺，而又受重傷的人，怎會不被那琴音斷裂心脈，不禁也喃喃地說：「死了，死了，死了也……好！」

黃葉道人眼見愛徒慘死，雲中子倒說死了也好，不由面色一沉，但斥責尚未出口，只聽四山回應：「死了好了」之聲，不絕於耳，啊，瘋道人已不見了，走了，靜耳一聽，只剩得微風吹送着歌聲，若斷若續。

那歌道：「來來去去總虛空，忙忙碌碌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總是空。」

黃葉道人一聲浩嘆，過去一探高崙的脈息，那還有脈息，連屍首也僵了。道：「我這就去追趕師叔，士宏你們快快把這幾具屍首料理好了，一清，你即速回宮，宮中之事，吩咐徒衆料理，半月之內你們都得回去武當，不得有誤。」

話聲未落，一拂袖，已向那歌聲傳來之處飛奔去了。

江彪已去尋着了蘭兒的屍體，心下凜然又感傷，待得冷月照上那寒潭邊的一坏新土，夜風也如哭，荒山野徑上偶聞一聲嘆息，但也漸漸遠去了。

——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小說

隆中客・文

子成・圖

# 紅姑（上）

## 俠女尋仇家　官差緝犯人

「祖傳綠玉珮一塊，正面鐫「長命富貴」陰文，反面刻五爪飛龍一條，右下角有一黃豆大小缺口，茲因急需，忍痛割愛，廉售黃金一百两，有意者請赴本鎭南大街悅來客棧十三號找紅姑面洽。」

這是一張招貼上的文字，招貼是貼在朱仙鎭關帝廟前的照壁上。

朱仙鎭是全國四大鎭之一，而關帝廟却是朱仙鎭的心臟地區，廟前廣塲，一如開封的大相國寺，只要不是下雨天，總是百技雜陳，遊人如鯽。

像目前這一張招貼，本身已富於吸引力，再加上關帝廟前川流不息的遊人一渲染，於是，消息不脛而走，不到一天工夫，已成爲整個朱仙鎭居民茶餘酒後的笑談資料了。

當然，悅來客棧也跟着熱鬧起來，從早到晚，各色人等，絡繹不絕。

不過，這些人，全都是爲了好奇而來的，並非有人想要買下那塊玉珮。

說實在的，一塊上佳玉質的玉珮，充其量也不過數十两紋銀而已，有殘缺的還得大打折扣。

像招貼上所說的那塊玉珮，姑不論其質地如何，缺了一角就算是殘貨了，像這樣的貨色，居然開價黃金百两，豈非是笑話。

那麼，它之乏人問津，自然是意料中事了。

折騰了一整天，玉珮沒賣成，却整得悅來客棧那位胖嘟嘟的老掌櫃至少減輕了三斤肥肉。

夜漸深，那些因好奇而進出悅來客棧的人們，也逐漸少了。

當送走最後一個好奇的顧客時，已是二更將近了。

胖掌櫃長長地吁了一口聲氣，取下老花眼鏡，以衣袖抹了一下滿臉汗水和油漬，一面沉聲吩咐着：「小虎子，大概不會有客人來了，上門打烊。」

「是……」

被叫作小虎子的店小二恭應着，立即開始忙碌起來。

可是，就當他上好了活動木板，剛剛要關上大門時，一隻穿着多耳蔴鞋的脚，也剛好伸了進來，並傳出一個清朗語聲道：「慢點！」

隨着話聲，一位身着青色勁裝，肩插長劍，身裁頎長的美少年，已緩步而入。

說他是美少年，也許不太恰當。因爲，看外表，該已是二十出頭的人，但他的俊美，却是沒得話說的，那份瀟洒，那份飄逸，以及那張討女人喜歡的俊臉，足以使任何一位大姑娘見了爲之臉紅心跳。

小虎子但覺眼前一亮，嘻着一張大咀，楞住了。

胖掌櫃連忙走上來，苦笑着問道：「這位公子，也是來看玉珮的？」

「不，」勁裝青年含笑接道：「我是來買玉珮的。」

胖掌櫃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天！總算有人要買了。」

「我也要一間上房。」

「是是……小虎子，快給這位公子爺準備一間上房。」

「請帶我去看玉珮。」

「好的，請跟小老兒來。」

×　×　×

十三號上房中，燈光如畫，一位紅衣女郎正微顯不安地，在繞室徘徊着。

她，大約十六七歲的年紀，一張鵝蛋臉，兩道柳葉眉，大眼睛，長睫毛，是一個十足十的美人胚子，身裁也發育得恰到好處。

可惜美中不足，右足似乎有點毛病，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

這就是由於一紙招貼，使得整個朱仙鎮之議論紛紛，也使得悅來客棧爲之折騰了一整天的紅姑。

她，拐回燈前，探懷取出一隻精緻的小荷包，由裏面取出一塊翠綠色，約有三個手指大小的玉珮，和一枚寸許長的藍色鋼針，攤在掌心中端詳着。

此刻，她美目中和臉上的神情，是複雜得令人難以忖測的。

那是由三分悲痛，三分幽怨，三分自嘲，也許還有着少許的失望所形成的。

瞧着，瞧着……她忽然輕輕地嘆了一聲。

一陣脚步聲，逐漸逼近。

她，機警地將玉珮和鋼針裝好，重行揣入懷中。

門外，已傳來胖掌櫃的語音道：「紅姑姑娘，有一位公子要買玉珮。」

「噢！請等一等。」

她，隨手打開房門，目光一觸之下，不由苦笑一下道：「又是你！」

勁裝青年咧咀笑道：「是啊！他鄉遇故知，可是人生一大快事呀！」

胖掌櫃在一旁諂笑道：「原來二位是認識的，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紅姑揮揮手道：「掌櫃的，這兒沒你的事，忙你的去吧！」

「是是……」

馬屁拍在馬腿上，胖掌櫃只好訕訕地退了回去。

紅姑俏臉一沉道：「朱志中，你怎麼老是陰魂不散地跟着我？」

朱志中洒脫地笑道：「紅姑，不是我要跟着你，這叫作有緣千里來相會呀！」

「少跟我油咀滑舌！」

「很多大姑娘，想要我油咀滑舌還想不到哩！」

「呸！別臭美了，我不稀罕，我也有自知之明，配不上你。」

朱志中臉色一肅道：「紅姑，我們說正經的……」

話聲中，他已進入室內。

紅姑嬌哼一聲道：「哼！你還會有正經話說！」

朱志中在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道：「我要買玉珮。」

紅姑一怔，道：「你……是你自己要買？」

「不錯。」

「你說過，你是開封人？」

「是的。」

「你在朱仙鎮，有沒有親戚？」

「沒有。」

「那你跟朱仙鎮談不上任何淵源？」

「唔……」

紅姑這才搖搖頭道：「我不賣。」

朱志中一楞道：「爲甚麼？」

紅姑道：「因爲，你既非朱仙鎮人，又和朱仙鎮的人沒有任何淵源。」

朱志中道：「紅姑，妳太幼稚了，仔細想想，這有多危險！」

紅姑忍不住嬌笑道：「朱志中，你想到哪兒去了呀！」

「難道你不是爲了藉這塊玉珮，找尋仇家？」

「活見你的大頭鬼！朱志中，少自作聰明。」

朱志中苦笑道：「那……妳這麼一塊破玉珮，要賣百両黃金，豈非是荒天下之大唐！」

紅姑道：「有甚麼荒唐不荒唐的，我又沒强迫誰來買，沒人買就拉倒。」

「如果一直沒有人買呢？」

「那是我自己的事！」

朱志中苦笑道：「對！與我無干，與我無干。」

門外傳來一聲清嗽道：「這位老弟，如果不想買，也該讓我來瞧瞧了。」

這位不速之客，是一位面相清瘦、年約四旬上下的青衫文士。

紅姑搶先問道：「你……好像白天曾來看過？」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是的，現在，我是專程來買那玉珮的。」

紅姑注目問道：「方才我跟這位朱兄的話，你都聽到了？」

「是的。」

「你是本地人氏？」

「我雖然不是本地人，但我的東家却是本地人，而且是本地大大有名的人。」

「那麼……是你自己要買呢，還是貴東家要買？」

「當然是我那位東家。」青衫文士取出十両重的金條十條，向桌上一放，道：「這是十足赤金百両，請姑娘點收。」

紅姑笑了笑道：「不忙，我還有話要問。」

青衫文士一怔，道：「姑娘還要問些甚麼？」

紅姑道：「你那位東家，除了要你買玉珮之外，是否還有別的交代？」

青衫文士道：「這個問題，是否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很抱歉，我那位東家並無特別交代。」

「我也很抱歉，這筆生意，沒法成交了。」

青衫文士訝問道：「爲甚麼？」

紅姑苦笑道：「誰都明白，我這塊玉珮，價值有限得很，但我却開價百両黃金，任何人該想到，箇中必有某種隱情。」

青衫文士道：「是的，一般的忖測，是認爲妳藉此找尋仇家……」

「我不是找尋仇家，我也沒有仇家，方才已向這位朱兄說過了。」



「是的，我也聽到了……那麼，姑娘此舉，究竟目的何在？」

「找我的親生父母。」

青衫文士和朱志中不禁同聲苦笑道：「妳這找父母的方式，可眞够別緻！」

紅姑也苦笑道：「沒辦法，我只是這一點綫索。」

青衫文士道：「妳這綫索是由何而來的？」

紅姑道：「是我的義父告訴我的，當年，他老人家深夜途經本鎮，在關帝廟前檢到一個棄嬰，除了頸子上掛着這塊玉珮之外，沒有任何表記，也沒片紙隻字。」

「妳那位義父呢？」

「義父母都已去世了，兩位老人家一向都將我當作親生子女看待，我也一直不知道自己是養女，半年前，義母不幸去世，義父也相繼病倒，他老人家於臨終之前，才透露此一秘密，要我前來找尋生身父母。」

青衫文士沉思着道：「姑娘，照妳所說的情形，能找到令尊令堂的希望，實在太渺茫了。」

一旁的朱志中，也附和着道：「是的，照這塊玉珮的情形推測，這不是普通窮苦人家，但他們既然棄之於前，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所以，現在即使他們發覺妳在找他們，也決不會前來相認。」

紅姑也點點頭道：「這些，我也想到，但由於事隔十多年，也許過去那種不得已的情況，已經消失了，所以，我才決定這麼做的。」

青衫文士道：「姑娘，我很同情妳的處境，也衷心希望妳能找到生身父母，但世間事，不如意者常八九，所以，妳必須在心理上先有個最壞的打算。」

紅姑苦笑道：「謝謝你！我已經有過這種打算了。」

「如果找不到妳的生身父母呢？」

「那我只好回義父家去。」

「妳義父家裏，還有些甚麼人？」

「除了我之外，只剩下一個老僕，但維持兩人溫飽不會有問題，因我義父薄有遺產。」

青衫文士沉思了一下，道：「我倒有個辦法，姑娘不妨攷慮一下。」

紅姑笑問道：「甚麼辦法？」

青衫文士道：「我那位東家，膝下只有一個獨子，一直想收一個義女，却始終沒找到合適的人。」

「你的意思，是要我去作你東家的義女？」

「如果姑娘找不到妳的生身父母的話，那不是兩全其美嗎？」

「貴東家是甚麼人？」

「我那位東家，複姓皇甫，單名一個泰字。」

朱志中插口笑問道：「就是名震江湖的小孟嘗皇甫大俠？」

「正是。」

「聽說，皇甫大俠已於十年前封刀歸隱了，想不到却住在朱仙鎮。」

「我那東家雖然歸隱了，但小孟嘗皇甫泰這金字招牌，在江湖上，還是响噹噹的。」青衫文士扭頭向紅姑笑問道：「姑娘，我這建議，是否值得攷慮？」

紅姑嬌笑道：「照你方才所說，很多人都不會入選，像我這個身帶殘疾的人，行嗎？」

青衫文士道：「人與人之間，是有一種很微妙的緣份存在的，別人不行，也許妳會行，何妨試試看呢？」

紅姑沉思着道：「且等三天之後，再作答覆，好嗎？」

「爲甚麼還要等三天？」

「因爲，我必須儘這三天的工夫，找我的生身父母，」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好！那麼，我三天之後，再來聽妳的消息。」

青衫文士告辭之後，朱志中接問道：「紅姑，妳方才說的都是眞的？」

「信不信由你。」

「現在，妳將消息放出去了，如果有人前來冒充妳的生身父母，妳如何辨別眞僞？」

「我自有辦法，」紅姑俏臉一沉道：「朱志中，你也該告辭了。」

朱志中截口笑道：「紅姑，即使妳不下逐客令，我也要走了！」

×　×　×

青衫文士走出悅來客棧的大門，却折向後院。

悅來客棧的後院是一個茂密的棗林。

沉沉夜色中，棗林圍牆的一角，一個身裁魁偉的黑衣人，正緊貼着圍牆，面牆而立，看情形，好似正在方便。

那位黑衣仁兄也實在太大意了，青衫文士已走近到他背後丈遠以內，他竟毫無所覺。

青衫文士眉峯一蹙，低聲問道：「任準，有沒有甚麼發現？」

那黑衣人毫無反應。

青衫文士心知有異，一個箭步，一把抓住那人的肩膀，輕輕一帶。

這一帶，使青衫文士的身軀不禁爲之一顫，雙目暴射出懾人的寒芒。

原來那黑衣人早已斷了氣，胸前還粘着一張墨瀋未乾的紙條，上面龍飛鳳舞地寫着：「寄語任恒、任杰，十天之內，引頸待戮。」

青衫文士靜立原地，少頃過後，忽然放下任準的屍體，飛身而起，疾如鷹隼似的向十丈外的暗影中凌空飛撲。

那暗影中發出一聲蒼勁狂笑道：「高明！高明，居然能察覺老夫行踪。」

話聲中，「砰砰」連响，兩人已硬拚了三掌。

那暗影中的人顯然技遜一籌，三掌硬拚後，已被震退八尺有奇。

青衫文士一面奮身進擊，一面沉聲叱道：「匹夫！報上名來。」

那暗影中之人是一個鬚髮斑白的短裝老者。

兩人拳脚翻飛中，短裝老者一面節節後退，一面笑道：「沒這個必要。」

「任準是你殺的？」

「不錯！」

「你爲甚麼要殺他？」

「老夫高興。」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短裝老者已退到距圍牆不足一丈遠了。

青衫文士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

：「朋友，別裝蒜了，能於毫無聲息中制任準於死地的人，決不會如此窩囊。」

短裝老者笑道：「不是老夫窩囊，是你這位神機秀士太高明了。」

「你認識我？」

「認識你這位名震江湖的神機秀士西門逸，不算奇聞，如果你能認識老夫我，才算奇聞哩！」

西門逸冷笑道：「既然認識我，當明白我已手下留了情。」

「老夫心領。」

「你要是再不知進退，可莫怪我心狠手辣。」

短裝老者呵呵大笑道：「當不至比老夫對待任準更心狠手辣吧！」

西門逸沉喝一聲：「豈有此理！匹夫，你別後悔。」

「呼，呼，呼」一連三掌，已將短裝老者逼到了牆腳邊。

人影一閃，有人橫裏殺入，砰然巨震中，傳出一聲朗笑道：「西門大俠手下留情。」

這位「半途裏殺出來的程咬金」，竟是朱志中。

西門逸疾退丈外，注目冷笑道：「好身手！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朱志中連忙拱手笑道：「且慢！西門大俠，小可有話要說。」

西門逸道：「有話快講！」

朱志中探懷取出一塊三指大小的銀牌，向前一遞，道：「請先瞧瞧這個。」

西門逸目光一掃之下，苦笑道：「原來是省城來的總捕頭，怪不得有這麼高明的身手。」

「西門大俠過獎了。」

「你老弟既然是本省總捕頭，那好極了，目前這宗命案……」

朱志中接口笑道：「在下此行任務，就是格殺關中三虎。」

西門逸一愣道：「那麼，這位兄台，是……」

說着，並抬手向一旁的那個短裝老者一指。

朱志中含笑道：「這是我的助手劉彪，任準就是我命令他殺的。」

緊接着，又苦笑道：「我接獲密報，說關中三虎，匿居朱仙鎭，却沒想到他們是託庇在皇甫大俠的府上，所以，這件案子，還得請西門大俠在皇甫大俠面前先行解說一番。」

西門逸也苦笑道：「這個，在下自是義不容辭。」

「那我先謝了！」

「我也明白，關中三虎積案如山，算得上是滿手血腥，罪孽滿身。」

「是啊！像他們這樣的人，皇甫大俠怎會收容他們的？」

西門逸道：「原因是這樣的，關中三虎雖然作惡多端，罪無可恕，但却已金盆洗手，而且，也的確是洗心革面，重新作人。」

「是嗎？」

「絕對是的，同時，你老弟也明白，敝東翁綽號小孟嘗，對於一些已經金盆洗手，改過向善的黑道朋友前來託庇，是不便拒絕的。」

朱志中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我能諒解皇甫大俠的苦衷，可是，皇甫大俠也得諒解我是奉命行事，情非得已，同時，還是請他協助我，將關中三虎的其餘兩個緝捕歸案。」

西門逸面有難色道：「老弟台，要敝東諒解你是沒問題的，但要他協助你緝捕任恒、任杰二人，却恐怕礙難應命。」

「爲甚麼？」

「老弟，你何妨站在敝東的立場想想看。」

朱志中沉思了一下，才啞然失笑道：「是我糊塗，我也算是半個江湖人，早該替皇甫大俠的處境設想的，不過，任恒、任杰二人要格殺是沒法改變的。」

「這個，我明白。」

「我看，這樣吧！明天，我正式拜訪，我不要求皇甫大俠協助我，但他也不可帮助犯人。」

「那是當然！」

「還有，他也不可走漏消息，讓犯人逃匿，否則，這後果，我不說你也會明白吧。」

西門逸點點頭道：「請放心，我負責，決不會走漏消息，不過，請恕我問一句，老弟是否携帶有撫台大人的公文？」

「我不但有撫台大人的公文，還帶着刑部的緝捕文書。」

「這就行了，好！明天見！」

西門逸說着，同時已俯身托起任準的屍體。

朱志中連忙道：「慢着，這屍體應交由地方官處理，否則，我沒法交差。」

西門逸苦笑道：「好！在下遵命。」

他，立即放下任準的屍體，飛身疾射而去。

西門逸才走，紅姑又像幽靈似地飄落他面前，向着他抿唇微笑道：「想不到你還是一位身負重任的官差大人。」

朱志中道：「不過你們二位也不簡單呀！」

紅姑道：「我們的身份，單純得很，他是我義父的盟兄，我叫他劉伯伯。」

「方才妳說的那些，是……」

「至少有一半是眞實的，尋找生身父母是眞，沒有仇人是假。」

「你的仇家也是關中三虎？」

「不！」紅姑將語聲壓低道：「正主兒是皇甫泰。」

「那妳爲何先要劉老伯殺任準？」

「你知道皇甫泰的實力嗎？」

「大致情形，我是了解的。」

紅姑娓娓地道：「也許我比你知道得多一點，先說皇甫泰，他是北六省中第一高手，表面上俠名遠播，實際却是一個坐地分贓的强盜頭兒。」

「這個，我知道，其實，我的眞正任務，也是要格殺他這個罪魁禍首。」

「其次，就是西門逸，他是皇甫泰的狗頭軍師，也是最得力的助手。」

「還有呢？」

「那就是關中三虎，也是僅次於西門逸的高手，其餘的，人數雖多，却不足爲慮。」

「姑娘！妳該說說爲何先殺任準的原因了吧！」



紅姑苦笑了一下道：「原因很簡單，由於我人單勢孤，必須先翦除他的得力助手，才有制勝的把握。」

「各個擊破，」朱志中含笑點首道：「這叫作英雄所見略同。」

「你帶多少人？」

「只有四個，但都是硬底子。」

「哦！連你才五個，這實力也太單薄了。」

「所以，我才和妳不約而同的準備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

「現在，咱們連手起來，實力可强得多了。」

「對了。」朱志中笑了笑，問道：「現在，她怎麼那麼相信我，而打算和我合作的？」

紅姑含笑接口道：「第一，因爲你是官差，第二，我已由你的武功上瞧出你的來歷。」

「啊！」朱志中顯得不勝驚訝。

「方才，你接下西門逸一掌的那招，難道不是九華山一燈大師的獨門絕藝——菩提掌法中的『韋陀拜佛』？」

朱志中震驚得幾乎跳了起來，道：「那麼，妳是……」

紅姑神色一肅，道：「家師法號上清下音。……」

朱志中的目中異彩連閃道：「原來妳是清音師叔的高徒，那就怪不得啦！」

一旁的劉彪此時插口笑道：「朱老弟，這一路行來，你一直陰魂不散地纏着紅姑，我還以爲你是一個不懷好意的登徒子哩。」

朱志中訕然一笑道：「想不到誤闖歪纏，却纏出一個師妹來。」

紅姑笑了笑道：「你既以師兄自居，今後，有些事情，可必須聽我的。」

「這是我的光榮。」朱志中含笑接道：「不過，我想，我要先知道妳和皇甫泰結仇的經過。」

紅姑神色一黯，幽幽地一嘆道：「這個，又得由我的身世說起了，方才我已說明，我是一個來歷不明的棄嬰，但不是棄在關帝廟前，而是棄在鎭外的白雲庵前，庵主慈悲爲懷，將我收容起來，並替我雇了一個奶媽。……」

「當時，妳有多大？」

「以後，我義父告訴我，當我被遺棄時，最多才出生五天。」

「……」朱志中欲言又止。好像有些話不便出口似地。

「約莫是一個月之後，我義父經過白雲庵，經庵主同意，才將我領走。」

「對了，我還沒有請教妳義父的尊姓大名。」

「我義父是中州鏢局局主杜子威。」

「啊！我想起來了，聽說，杜局主已於十年前被仇家暗算而去世，這個仇家就是皇甫泰？」

「不錯。」

「事情經過是怎樣的？」

紅姑輕輕地嘆一聲道：「慘案發生時，我正隨師習藝，現在我要說的，是我藝成下山之後，由義父遺書和劉伯伯口中獲得的。」

一頓話鋒，又輕嘆着接道：「這慘案的禍根，還是一個女人。」

「爲了女人？」

「是的，我是五歲那年就被恩師帶上山的，我上山後不久，義母也隨之病故，以後，義父又娶了一位義母，據說本是平康里巷中人，人很美，也很不安份……」

朱志中截口一嘆道：「自古紅顏皆禍水……」

紅姑白了他一眼道：「是聽你的高論，還是聽我的故事？」

朱志中涎皮笑臉道：「當然是聽妳的啦。」

「那就給我安份一點！」

「是是……」

紅姑沉思了一下道：「說起來，皇甫泰跟我義父還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這禽獸不如的東西，不但和那蕩女人勾搭上了，並且，趁着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當我義父由外面回家時，竟在中途狙擊，驟下殺手……」

說到這裏，她停下來，注目問道：「你知道皇甫泰的看家絕藝是甚麼嗎？」

朱志中道：「自然是人所共知的三十六式天罡刀法。」

「是的，他那天罡刀法固然是武林一絕，但最狠毒的却是少爲人知的『蝕骨掌』和『追魂針』。」

她，由小荷包中取出那枝淬毒鋼針揚了一揚道：「這就是由我義父身上取出來的『追魂針』，你也許不知道，我義父的武功，比起皇甫老賊來，並不多遜……」

朱志中插口問道：「請恕我打岔，杜局主是正人君子，怎會跟皇甫泰這種僞君子訂交的？」

紅姑道：「就由於皇甫老賊是僞君子呀！等他老人家發覺那老賊的本來面目，而加以勸導時，那老賊却詭辯爲盜亦有道，他作的是刦富濟貧的俠盜。我義父暗中後悔，只好以不着痕跡的方式，逐漸和他疏遠。」

朱志中道：「已經上了賊船，再想擺脫，可不容易呀！」

「是的，這也就是那老賊與那蕩女人勾搭的主要原因。」

「好！請繼續方才的話題。」

紅姑沉思着接口道：「由於我義父的身手，跟皇甫老賊在伯仲之間，所以，就在他老人家於猝不及防的情況之下，中了皇甫老賊的『蝕骨掌』和『追魂針』，却仍有餘力逃出箭遠之外，跳入大江中。」

「皇甫老賊對他的狠毒絕藝深具信心，同時，江流湍急，事實上也不易找到我義父的遺體，於是，他並未仔細搜尋，就帶着那個蕩女人，回到朱仙鎭了。」

「事實上，我義父於下游半里處就上了岸，在一個佃農家中寫就遺書，請那佃戶送交到我伯伯之後，才與世長辭。」

「劉伯伯當時就將那遺書送交我恩師，但恩師深恐影响我用功，一直到我藝成下山時，才將那遺書交給我，我才知道這一切經過。」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才長吁一聲道：「往事說完了，還有甚麼疑問嗎？」

「有，」朱志中注目問道：「妳那右足的毛病，是怎麼形成的？」

「與生俱來，我一生下來，右足就短

了二寸。」

「以前，皇甫泰是否見過妳？」

「沒見過。」

「他知道杜局主有妳這個義女嗎？」

「我義父不會跟他說，他當然不知道的。」

「這問題非常重要，妳能確定杜局主沒跟那老賊說過？」

「是的，這些，我義父遺書中，交代得清清楚楚。」

「這就行了。」朱志中輕輕吁了一聲，道：「還有最後一項問題，妳找尋生身父母這一節，是否也有別的用意？」

紅姑苦笑了一下道：「沒有，本來，當初恨他們狠心遺棄了我，我大可不必再找他們，只因以後我母親也找過我，所以我……」

朱志中訝問道：「令堂也找過妳，妳是怎麼知道的？」

「這是幾天前白雲庵的一個老婆婆告訴我的。」

「那老婆婆怎麼說？」

「她說，當我被義父領走之後，不到十天，就有一個青布包頭的少婦，哭哭啼啼的在庵主房中談了很久，說是要找回她的女兒，但我義父領養我時，爲免日後有甚瓜葛，曾和庵主協議，並未留下姓名地址，所以，那位少婦就失望而去。」

「那麼，白雲庵主應該知道妳的生身父母。」

「是的，可是，庵主雲遊未返，也不知道她哪一天才回來，所以，我才想出目前這個方式。」

朱志中沉思了一下道：「現在，該商量一下今後的行動方針了。」

他舉掌輕擊，召來一個勁裝漢子，沉聲吩咐道：「張大牛，將任準的屍體交本鎮衙門，要他們出具正式公文收據。」

「是……」

紅姑目送張大牛帶着一具屍體離去時的矯捷身手，不由嬌笑道：「你這位助手，很不錯呀！」

朱志中道：「這任務是何等艱鉅，等閑的人，我又怎敢帶來。」

接着，又苦笑道：「不過，比起劉伯伯來，他們四個加起來也比不上哩！」

劉彪謙笑道：「老弟台過獎啦！」

紅姑却白了他一眼道：「既然知道，方才爲何要橫裏架樑，並還冒充是劉伯伯的上司？」

朱志中苦笑道：「紅姑，妳講不講理，我是爲了大局，才一時行權呀！」

劉彪含笑擺手道：「別拌咀啦！來！坐下來，咱們商量正事。」

× × ×

朱仙鎭東郊，有一座佔地百多畝的大莊院，這就是名震江湖的小孟嘗皇甫泰的住處飛虎山莊。

夜深沉。

整個飛虎山莊一片寂靜，一片黝黑。

不！還是有一個地方透露一點燈光的，即是山莊中心一座精緻靜樓上，也就是小孟嘗皇甫泰的起居室。

那是一間豪華中不失雅緻的客廳。

一隻精巧的水晶金魚缸前，西門逸背負雙手，微俯着身軀，在靜靜地觀賞着。

由外表看來，此刻的西門逸，有如那悠游自在的金魚一樣的悠閑，寧靜。

少頃，通往起居室的房門，呀然而啓，同時並傳出一聲清嗽。

西門逸連忙轉過身來，躬身施禮道：「西門逸參觀見莊主。」

「老兄請坐！」

隨着話聲，一個身裁高大的錦袍老人緩步而出。

這就是江湖上响叮噹的風雲人物皇甫泰。

同字臉，臥蠶眉，滿臉紅潤，也滿臉慈祥，襯托上那斑白的鬚髮，和親切的神態，在在顯示他是一位令人可敬的長者。

如果一定要在他臉上挑毛病的話，只有那個鷹咀鈎鼻子，好像有點不調和。

還有，他一定是才由侍姬的懷抱中起來，那張紅潤的臉上，還有着不曾拭净的胭脂痕跡。

西門逸等他的主人坐下之後，才在一旁就座的，神態之間，顯得非常恭敬。

皇甫泰又清嗽了一聲，才笑問道：「老弟，甚麼事使得你半夜三更將我叫了起來？」

西門逸苦笑道：「如果不是非常緊急的大事，屬下即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驚擾您。」

「哦！」皇甫泰的神色也凝重起來：「說！」

西門逸道：「方才屬下已去看過那個紅姑了。」

「難道那個丫頭果然是針對老夫而來的？」

「這個，屬下目前還不敢確定，倒是另外有一個人，是冲着本莊而來……」

接着，他將方才在悅來客棧的前後經過，都詳細地說了一遍。

皇甫泰靜靜地聽完之後，才沉思着道：「你注意過任準的屍體嗎？」

西門逸道：「注意過，沒有外傷，是被人以重手法震傷內腑而死的。」

「任準不是等閑人物，如果那個劉彪眞能作得這麼乾净俐落，他的身手之高，已可想而知。」

「是的，他與屬下交手時，顯然已藏了私。」

「姓劉的還不過是朱志中的助手，那麼，朱志中的身手，必然是更高了。」

「據屬下交手一招所體驗到的，朱志中的身手，可能要高過屬下。」

「老弟想想看，六扇門中，會有此等高手嗎？」

「所以，屬下感到這事情很可疑。」

皇甫泰注目問道：「依老弟之見，以爲如何？」

西門逸道：「依屬下拙見，不如趁他明天來拜莊時，斬草除根。」

「如果他眞是省城來的總捕頭呢？」

「莊主，死無對證，我們可以不認賬的呀。」

「好！這事情，我們將任恆、任杰找來之後，再從長計議，對了……」

皇甫泰一頓話鋒，又接問道：「關于任準的噩耗，你沒通知他們兩人吧？」

西門逸點點頭道：「是的。」

皇甫泰低聲沉喝：「來人！」



門外傳出一聲恭應：「屬下在。」

「請任恆、任杰二位護法立即到這兒來。」

「遵命。」

門外脚步聲快速消失後，皇甫泰才注目笑問道：「紅姑那丫頭，你準備要我收作乾女兒？」

西門逸邪笑道：「收乾女兒不過是一個幌子，其實，那丫頭可眞是一個美人胚子呢，嘻嘻……」

「你不是說，她是一個跛子嗎！」

「莊主，眞正派用場，是在床上，她的脚跛不跛，根本無關緊要呀！」

「對！有道理，有道理。」

「不過，目前，屬下却有點拿不定主意。」

「爲甚麼？」

「她的行跡，本就有點可疑，加上她和那姓朱的同時出現本鎭，更是不能不特別提防一點。」

皇甫泰點了點頭，沒接腔。

西門逸含笑接道：「所以，現在屬下却有了另一個主意？」

「怎麼說？」

「爲免萬一出紕漏，乾脆宰了吧。」

「如果殺錯了，豈不可惜。」

「寧可錯殺一萬，不能錯放一人，這是莊主自己說的呀！」

「且等三天後，她來不來這兒再說吧！」皇甫泰接問道：「對了，你有沒有交代胖子，叫他暗中監視那些人。」

西門逸諂笑道：「這些，不用莊主費心，屬下早就顧慮到啦！」

門外，傳來一個蒼勁語聲道：「報告莊主，任恆，任杰奉命報到。」

皇甫泰沉聲道：「進來！」

任恆，任杰，是「關中三虎」中的老二老三，兩人都是中等身裁，四旬以上年紀，妙的是：兩人都是一臉橫肉，却要附庸風雅，偏偏穿上一襲長衫，顯得不倫不類。

由他們的外表看來，誰也不會相信，這兩個貌不驚人的人，就是惡名遠播，積案如山的「關中三虎」中的老二和老三。

他們兩人進入客廳之後，房門關上了，交談的語聲也逐漸低弱得不可分辨了。

× × ×

第二天辰牌時分，朱志中單人隻劍，循江湖禮數前往飛虎山莊拜莊。

皇甫泰也僅携西門逸一人在廳中接見他。

一些例行的客套過後，朱志中開門見山地，笑問道：「皇甫大俠，小弟此行是官命在身，昨宵，並曾拜候西門大俠代爲先容於小弟此行任務，皇甫大俠想必已經完全了解？」

皇甫泰點點頭道：「是的，西門老弟已經向老朽說過了。」

朱志中探懷取出刑部的海捕公文，遞了過去道：「請莊主先行過目。」

皇甫泰飛快地看了一下，立即退了回去，道：「老弟台，能否請先聽老朽嘮叨幾句？」

朱志中道：「在下洗耳恭聆？」

皇甫泰道：「如所週知，關中三虎任氏兄弟，以往的確是積案如山，但近年來，他們已經金盆洗手，在本莊韜光養晦，改過自新。」

「這情形，我明白。」

「你老弟既然明白，事情就好辦了，俗語說得好，有道是：浪子回頭金不換。任氏兄弟既已改過自新，老朽斗胆，想作一次不情之請。」

「莊主之意，是……」

「請老弟來個瞞上不瞞下，高抬一次貴手。」

朱志中訝問道：「如果我接受莊主的要求，敎小弟如何向撫台大人銷差了？」

皇甫泰道：「老弟可以隨便編造一個理由，好在你已經殺了一個，並非徒勞往返。」

「莊主，你該明白，關中三虎已成朝廷欽犯，多少苦主在北京等着要他們的人頭。」

「這個我知道，我也知道當今皇上以仁德治天下，爲何不能對一個回頭浪子予以自新的機會呢？」

朱志中苦笑道：「莊主，我只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小角色。」

「但你有權決定任氏兄弟今後的命運，老弟台，公門之中好修行，又何不樂得得饒人處且饒人呢？」

「如果我接受莊主的要求，今後我勢必無立足之地。」

「你可以成爲我這兒的貴賓。」

「莊主盛情，小可只能心領了，因爲我不能使撫台大人爲難。」

皇甫泰苦笑道：「你能替撫台大人着想，能否也替我設想一下呢？」

「莊主，站在你的立場，我想沒有甚麼爲難的。」

「怎會不爲難？如果任氏兄弟在我莊中被公差格殺，敎我如何向江湖同道交代呢？」

「這是公事，用不着向江湖交代。」

「但我是江湖人，這兒也住着數以百計的江湖朋友。」

朱志中臉色一沉道：「莊主是在威脅我？」

皇甫泰撚鬚微笑道：「老弟是明白人，老朽只是說明自己的苦衷，希望老弟你通容通容。」

朱志中冷然截口道：「難道莊主也希望自己揹上一個包庇欽犯的罪名？」

「老弟言重了。」皇甫泰的涵養功夫眞不錯，不論朱志中如何直言頂撞，他始終是一臉慈祥的微笑：「老夫是有身家的人，怎會冒天下大不韙包庇朝廷欽犯？」

「莊主明白就好。」朱志中站了起來，道：「莊主，請叫他們出來吧！」

皇甫泰苦笑道：「老弟台，你一定要堅持？」

「這是公事。」

「好！我馬上叫他們出來，方才好話已經說盡了，現在，我要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希望老弟多加諒解。」

「請講！」

「老弟單人隻劍，要格殺任氏兄弟，這份干雲豪氣，的確令人欽佩，但我要提醒你，任氏兄弟還有不少生死之交的朋友住在這兒。」

「莊主認爲他們會聯手對付我？」

「那是很可能的，你要明白，這些人雖然都是我的客人，在情理上，應該接受我的約束，但他們也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當他們一旦感情衝動時，是沒人可以約束他們的。」

朱志中劍眉一揚，披唇微哂道：「只要莊主不插手就行了。」

「老弟說笑了，老朽當然是置身事外的人。」

「好！我相信莊主一言九鼎，現在請叫兩欽犯出來吧！」

大門外，傳來一聲冷笑道：「老夫兄弟已在這兒候駕了。」

接話的是任恆，這兄弟倆兀立大門的天井中，向大廳內的皇甫泰遙遙一拱道：「莊主，任某兄弟，給莊主帶來麻煩，謹此敬致最衷誠的歉意。」

皇甫泰一面偕同朱志中、西門逸二人緩步而出，一面歉笑道：「兄弟本想替二位任兄加以化解，無奈心餘力拙，尚請二位多加包涵，也請多加珍重。」

任恆又是躬身一禮道：「多謝莊主關注！我們會珍重此事的。」

這當兒，朱志中已快步進入天井中，在對方二人取八尺距離處，岸然而立，凝神向週圍打量着。

天井位于第一進與第二進之間，縱深二十丈，廣約十丈，地面鋪着二尺見方的青石板，除掉四週花木所佔的面積，仍然算得上是相當寬敞。

皇甫泰和西門逸二人，併立大廳前的台階上。

其餘三面的迴廊上，也聚集着百十來個裝束不一的江湖人物。但天井中却只有敵對雙方的三個當事人。

朱志中星目環掃之間，皇甫泰合掌三擊，掌聲過後，說道：「諸位，目前這一場生死拚搏，是公差執行官家任務，不是一般江湖恩怨，老朽方才已經說過，雖想化解，却是有心無力，現在，老朽鄭重宣佈，希望諸位體諒老朽的處境，搏鬥進行間或結束之後，任何人都不得插手，否則，一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

朱志中心中冷冷笑着：「自己負責，你眞不愧是八面玲瓏的老狐狸……」

皇甫泰這一番不負責任的說詞，沒有任何反應，旁觀羣豪，就像是沒有聽到一樣！

任恆目注朱志中，冷笑一聲道：「小狗，殺咱們老大的那個姓劉的，爲何沒有來？」

朱志中漫應道：「只要你們兩個能將我擺平，還怕我那位助手逃上天去？」

「有道理！」任杰冷笑一聲，道：「老二，咱們上！」

「上」字的尾音未落，兩人已取得連擊之勢，飛身進擊。

「關中三虎」是黑道上有數的一流高手，否則，也不至於讓他們橫行數省，積案如山，仍能逍遙法外，最後，不得不由刑部下海捕文書加以緝捕了。

如今，三虎只剩下兩個，但他們這聯手一擊之勢，是何等厲害。

尤其他們手中的喪門劍的劍背上，有着特製的一排小孔，揮舞之間，發出一連串懾人心魂的刺耳銳嘯，令人心悸。

但事實上，他們這看似雷霆萬鈞的一擊，却是虛招！

原來他們是假藉那飛身進擊，配合着喪門劍的怪嘯聲，在所形成的緊張情況下，兩人的左手，却乘機發動了淬毒暗器。

這一着，自然是夠狠，也夠毒！

但朱志中似乎有未卜先知的本領，早就洞悉了對方的一切。

因此，他防守的劍招，也是虛應故事，而他手中的長劍却飛快地在胸前劃了一道半弧，並朗笑一聲道：「還有多少破鐵爛銅，一併使出來吧？」

對任氏兄弟而言，這一着，應該是十拿九穩，一擊奏功的。

他們非常明白，憑自己身手之高，加上那事先設計好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暗器手法，絕對可以於第一招上制朱志中的死命的。

但事實上，這十拿九穩的一擊，他們不但沒有奏功，反而引來一陣譏笑，不由他們不惱羞成怒，於是遂展開一連串的快攻，任恒並怒聲叱問道：「小狗，你用甚麼玩藝收去我們的暗器？」

朱志中冷笑道：「任恒，你這話問得不太多餘嗎？」

任恆也冷笑道：「老夫不用暗器，照樣教你見不到正午的太陽。」

朱志中道：「吹大氣不管用，還是將壓箱底的本事使出來吧，爲了使你們死得口服心服，從現在開始，我禮讓你倆一百招，再開始反擊。」

也不等對方的反應，立即揚聲說道：「請皇甫大俠派人記數。」

皇甫泰也揚聲說道：「老朽遵命。」

朱志中果然只守不攻，而且，守得也相當勉强。

因爲，他未曾守住自己的陣地，顯然是被迫而不得不徐徐後退。

依常情來說，以他的年紀，獨對任氏兄弟而被迫後退，算不得是丟人的事，但如以他方才誇下的海口來說，就有點令人困惑了。

而且，他那後退的路綫，也很別緻。

他是站在他原來的立足之處五丈方圓內，徐徐地繞着圈子，而並非直綫後退。

但任杰、任恆二人，却像是有意將他逼得成直綫後退，也就是希望將他逼到中心點去，但却一直無法如願。

任杰、任恆使的是快速攻擊，百招之數，自然很快就過去大半。

只聽皇甫泰揚聲喝道：「還剩下二十五招……」

朱志中笑道：「二位，時間不多了，再加點勁呀。」

他口中說得輕鬆，腳下却已不由自主地成直綫後退，也就是向天井的中心點退去。

這情形，不但任氏兄弟面有喜色，連一旁的皇甫泰，也禁不住精目中異彩連閃，揚聲喝道：「百招時間已到了。」

這時，朱志中離中心點已不足三尺。

任杰、任恆二人一面全力搶攻，一面同聲厲叱：「小狗納命呀。」

朱志中朗笑道：「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呀，姓任的，現在，我要替死在你們手中的無數寃魂，討還公道。」（下期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 金路（三）

馮嘉・文　子成・圖

## 喬裝爲住客　相見即鍾情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與嘉露同赴K城偵查謀殺阿翹的兇手，抵步後，司馬洛外出偵查，嘉露則獨留旅邸，及司馬洛回來，伊人已杳，正焦慮間，嘉露翩然歸來，並告以所遇，於是司馬洛即按圖索驥，前往尋訪誆走嘉露之兩男子——高倫與毛德會面後，三人談有關藏金之事……

「我給你們一半好了。」司馬洛說。

「你也很奇怪，」毛德說，「有錢也嫌多。」

「條件就是依我的做法去做。」

「假如你的做法是合理的，」毛德說，「那就依你也無所謂了。而且，你這個人看來也不會做什麼儍事的。」

「我看你們也是個講理的人，」司馬洛說，「所以我告訴你們我的條件吧。我要的實在並不是黃金，我要的是兇手！」

「殺誰的兇手？」毛德問。

「有什麼分別？」司馬洛說，「三個人的兇手都是相同的。不過我則是爲了阿翹而要找這個兇手！」

「唔，對了，」毛德說，「你跟阿翹是好朋友。」

「是的，」司馬洛說，「黃金就是在那裏，祇是等着兇手來吧了。」

「怎麼？」高倫說，「還要等？那個兇手現在大概已經在開始掘金了！」

「假如現在兇手去掘金，那麼我就已經找到他了，」司馬洛說，「就是因爲他還要等，所以我也要等了。我們先等到兇手，然後才動那些黃金！」

「假如黃金還沒被人掘去的話，」高倫說，「那也無所謂的，但誰是兇手？」

「兇手是一個戴黑眼鏡的男人。」司馬洛說。他把那個人的模樣形容出來了。

「這好像是一個從電影裏出來的殺手，」高倫說：「很特別。」

「是的，很特別，」司馬洛說，「所以雖然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應該也不難認出來的。」

「不過這種打扮的人也太少，」高倫說，「在他動手殺人之前，我們是不能肯定的。」

「你們認識有這樣的一個人嗎？」司馬洛問。

「這就是你所指的一個冷靜而殘忍的殺手嗎？」毛德問道，「對不起，我們並不認識這樣一個人，亦沒有聽過有這樣的一個人！」

「我看你們也不會跟這種人合作的，」司馬洛說，「你們跟他的作風不同。怎麼樣，依不依我的條件？」

「很好，」毛德點點頭，「我們依你的條件。」

「他又如何呢？」司馬洛望望高倫。

「他等於我，」毛德說，「我說同意，他也同意了。」

高倫也點點頭：「我同意。」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我們握手作實如何？我們這種事情是不能夠簽合同的。」

高倫和毛德都相當爽快地伸出手來跟他相握。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形告訴你們吧！」

他果然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他們。在現時的情況之下，也的確需要有人帮他的忙，而他也相信他是可以信任這兩個人的。起碼，他們用以博取他的信任的方式就是相當可取的。

當他講完了，大家都沉默了下來。毛德和高倫兩個人也需要時間考慮一下的。終於還是毛德再度開口。毛德說：「這一家人，他們可能已經把那些黃金拿到手了！」

「假如拿到了黃金，」司馬洛說，「那他們還留下來幹什麼？還經營餐廳？有了這一大批黃金，假如他們有興趣開餐廳的話，那大可以開一間富麗堂皇的餐廳，又何必開一間家庭餐廳呢？」

「假如他們沒有拿到黃金，」高倫說，「那他們就等於住在一隻炸彈上面了。任何時間，這隻炸彈都可能把他們炸成肉漿的！」

「至今爲止他們還是幸運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倒奇怪他們怎會住在這屋子裏！那是莊基的屋子，莊基用他的名義買的，莊基死後就沒有主人了，不可能有

人租給他們吧？」

「唔，我猜就是他們根本不必付租錢，」毛德說，「一間屋子空着，沒有人住也沒有人管。假設他們起先祇是進去避風雨的，後來索性暫時住下來了，又沒有人管，他們便進一步開一家餐廳，還是沒有人管，他們就把這屋子當是自己的了。世界上有不少這種事情的，但當然，我們還是要先查清楚。明天辦公時間，我就先派人到物業管理局打聽一下這屋子是怎麼攪的。另一方面，你既然已經結識了那個女的，你也可以向她打聽一下呀！」

司馬洛微笑：「假如那一家人是像你所講那樣把這屋子霸佔了而不肯付錢的，我不相信她肯告訴我，而事實上我亦不相信她的親戚會告訴她。她對我的作用是打聽那個兇手有沒有住在那裏而已。」

「你跟她的約會是明天晚上，」高倫說，「你不能提早在今天晚上嗎？」

「今天晚上她走不開，」司馬洛說。

「你可以表示太心急呀，」高倫說：「今天晚上就到那裏去租一間房間。」

「我却打算在她的假期完了之後再說，」司馬洛說，「事先拿到這間屋子的圖則，斷定了地下室所在的地方，然後才能決定住在那一間房間，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先要我們找一份屋子的圖則給你？」高倫問道。

「對了，辦得到嗎？」司馬洛問道。

「可以的，」毛德說，「我在這裏有些相當可靠的朋友。那是說，祇要他們不知道是有關這樣一大批黃金的，他們就是很可靠的了。」

高倫格格地笑起來，然後臉上的表情又嚴肅下來，說：「我在想，司馬洛，假如你不反對，我今天晚上就到那裏去租一間房間，你那兇手要找的可能現在已在那裏了！」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反正你也不能一個人在一夜之間把這許多黃金拿走！」

「那很好，」毛德說，「高倫今天晚上就到那裏去投宿，我明天去弄一份屋子的圖則與及打聽一下住在這屋子裏的人究竟是怎麼攪的，明天晚上，你去約那個女的，就這樣決定好了。」

司馬洛狠狠地微笑：「假如高倫今天晚上就找到我們這位戴黑眼鏡的人，也許明天晚上就不需約那個女的了。」

「假如我見到他，」高倫說，「我會馬上給你一個電話的。」

「講到電話，」毛德說，「你今天晚上要住在什麼地方呢？這裏有的是房間，聯絡方面較便，而且你也許有興趣跟我談得詳細一點，互相取得進一步的了解。但當然，假如你認爲還是回到酒店去陪你的女朋友，那就不勉强了。」

「我在酒店裏已經沒有女朋友了，」司馬洛說，「多謝你們的招待，她受不了，現在她已經在飛機上了！」

「眞抱歉！」毛德說，「很可惜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無法賠償。」

「算了，」司馬洛揮揮手，「這也不是什麼損失，反正她留在這裏也帮不了什麼忙的，反而要我担心她。很好，既然你們不介意，我就留在這裏吧！」

「我看我現在該起程了，」高倫說，「你們好好地談談吧！」

高倫走了，司馬洛則留在屋子裏，與毛德一起談天。毛德對司馬洛提起他與高倫合作做過的幾件「傑作」，司馬洛對他們的印象就轉好起來。他雖然沒有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但那幾件傑作他則聽過的，他憑那幾件傑作就知道，這兩個是頗爲適宜合作的人選。

× × ×

司馬洛祇知道司機阿翟力氣大，第二天早上才知道阿翟原來也會下厨。早餐就是阿翟親手弄的。雖然不算第一流，但也不遜於第二流。

「司馬洛先生！」阿翟說，「毛先生出去辦事了，他說假如你吃不慣，我可以載你到外邊去吃！」

「不必了，」司馬洛說，「我相信到外邊也很難吃到這種水準的早餐。」

毛德和高倫都在中午回來了，一同吃阿翟做的午飯。仍然是很有水準的午飯。

高倫在那屋子並沒有什麼發現。也沒有一個戴黑眼鏡的人住在那裏。不過他覺得那一家人不像是把黃金吞沒了的。他們的經濟環境並不太好。

毛德則已經拿回來了一份那屋子的圖則。

「這一家人姓沈，」毛德解釋，「正如你所猜，他們本來是無棲身之所的窮人，爲了避風雨而住進那屋子的。沒有人管，這位沈先生便把家人都接來同住。」

他們住了一段時間，都沒有人理會他們，便進一步把那間屋子據爲已有，略加修葺，住了下來，後來還動起生意眼上的腦筋來，把那屋子改爲一家路邊餐廳。自然，這時姓沈的就設法與業主聯絡，打算付出一點租金，以便保障他們的生意以及他們在那裏居住的權利。

但是登記的業主却無法聯絡得到，這個人似乎已經失踪了，甚至可能已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而且還欠下了官方一筆物業稅。於是姓沈的代爲繳納這些物業稅，而繼續住了下來。

他這時差不多等於成爲了這屋子的業主了！就祇差沒有權把屋子賣掉吧了。

毛德把圖則攤開來，指出地下室的所在：「這裏就是了。」

「天呀，」司馬洛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他們的運氣眞不錯，假如他們在地下室的地面也動工一下的話，那就一切都完了，屋子毁了，人也統統被炸死。」

「幸而他們並沒有動工，」毛德說，「看來他們也暫時不會動工的！」

司馬洛轉問高倫：「你有沒有打聽過他們的地下室？」

高倫點點頭：「當然有了。現在他們是把地下室當作儲藏室，藏酒和放食物之類。我還下去參觀過。」

「幸而他們的生意並不太好！」毛德說。

「這個倒不必太担心，」司馬洛說，「地下室就是地下室，地下室是在地下的，假如不够用，也沒有人會去擴建它，祇會在花園中另外加搭一間小屋子之類應用吧了。」

高倫小心地看着那張圖則，後來皺皺



眉頭：「這跟我所見到的地下室似乎有點不同。我見到的地下室是沒有那麼大的。我看……我看是在這裏截去了一段。」他拿出筆來，在圖則上那個地下室的長方形框框上加了一條綫。

「當然了，」司馬洛說，「莊基的黃金就是放在這個地方的，放好了之後，他就自己築一道圍牆，把這一部份封住了，假如不是看到這圖則，那就不會知道地下室是比原來小了一點。」

「現在我們既然已經知道了黃金在什麼地方，就很容易了，」高倫興奮地說，「我們可以想辦法把姓沈這一家人暫時趕走，或者用計騙走，甚至向他把這整間屋子租用一個星期，我們把黃金拿出來，然後屋子還給他！對了，租下來是一個好主意，譬如說，我們是一間電影公司，我們想把這間屋子租下來拍戲，那就是把地下室掘開也言之成理。爲了遷就劇情的需要嘛！戲拍好了之後，再替他們弄回原狀好了！」

「很好的計劃，」司馬洛說，「不過次序不對，先找到那個兇手。」

「當然，我們已經同意了照你的辦法的！」高倫說，「我不過是在想，我們不一定要等那個兇手出現吧？那個兇手也許亦正在想辦法，計算如何才可以把姓沈的一家人弄走而拿那些黃金，假如我們比他先動手的話，他一定會來插手，那時就不需我們找他，他自然也會來找我們了！」

「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不過，他是先了我們一步的，也許他已經在進行這個計劃了！所以我們還是等一下的好。起碼要讓我先向那位林小姐探聽過之後再講。」

「他講得對。」毛德也同意。

「現在，」司馬洛說，「我認爲高倫還是回到那裏去住，細心留意一切情形，而另一方面則跟林小珍打交道。關於拍電影的事，這也是一個好主意，既然毛德有空，就不妨暫時預先籌備一下！」

「可以。」毛德說。

× × ×

司馬洛在黃昏的時候開車到那間屋子去接了林小珍。

她上了車，車子遠去了，她就親熱地挨在司馬洛的身上。

這使司馬洛頗有受寵若驚之感，似乎她對他一見鍾情。但是這同時却使他深具戒心。他還不大清楚她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是那種祇不過玩玩，還是要結婚的呢？

他看看林小珍的手袋，說：「你好像沒有帶很多行李，怎樣在外面過兩天晚上呢？」

「哦，」林小珍說，「我在那位女朋友家裏有衣服的，用不着帶。」

「那麼，」司馬洛說，「我最晚要什麼時間把你送回你那位女朋友那裏去？」

「假如太晚，」林小珍說，「她不肯開門的，也許我還是不住在她那裏了。不過這樣的話，我就要得另外買衣服了。」

「你的意思是打算和我住在一起？」司馬洛說。

「你不是住在酒店裏嗎？」林小珍說，「你可以替我在隣房多租一間房……假如你不嫌太花錢的話。」

「這個不成問題，」司馬洛說，「不過，你却沒有問我是不是一個已經有妻子的人，這不危險一點嗎？「

「你有妻子嗎？」林小珍問。

「沒有帶來。」司馬洛說。

「那就沒關係了，」林小珍說，「你雖然不能娶我，而我也並不打算嫁你！」

「我還以爲女孩子到了這個年紀就很希望能嫁出去的呢。」司馬洛說。

「這倒不一定，」林小珍說，「起碼我就不是這樣，我認爲應該趁年紀還輕的時候好好享受一下人生！」

「你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司馬洛微笑着稱讚她，實則在他是因爲她這樣說而放下心來。

「你不也是一樣嗎？」林小珍斜睨了他一眼，「把妻子留在家裏，自己出來鬼混，別人也許稱這爲鬼混，不過，我還是認爲這樣來享受人生會好一點。」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那就沒有問題了，我們是天生一對，都是享受人生？現在，我和你去你買一些衣服吧！」

「很好。」林小珍說。

司馬洛把她載到一家大百貨公司去。使他相當反感，是因林小珍買的比她所需的超出很多，而且不單是衣服而已，連首飾也要買。顯然她陪他除了享受人生之外，還要取回物質方面的代價的。司馬洛並不是吝惜金錢，他祇是覺得這樣做會大大減少了情趣。

但他也不是爲了情趣而來的。他不過是利用她，同樣的，她也反過來利用他，這似乎是相當天公地道的事。而且，他並不打算負什麼責任，因爲他付出了物質的代價，就絕對不需負什麼責任了。

林小珍買得那麼多，連車子都幾乎裝不下來。因此他們買好了之後，就祇好回到司馬洛的酒店去。不論他們要到什麼地方消遣，也總得先把這些東西放好的，而回到酒店的時候，她說：「我看你不必花錢另租一間房間了。」

這意思就是在這兩天的假期之內她打算與他住在一起。

她倒是相當爽快和坦白的，而且她也不想他浪費一些不必要浪費的金錢。起碼她不喜歡做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情的。

司馬洛要與兩個侍者合力才能把那些東西搬到房間裏。

那兩個侍者都有點詫異這位先生這樣快就換了一位小姐。但當然他們是不會做聲的，雖然都有相同的感覺，認爲還是前一位小姐比這一位小姐好得多了。

「眞熱！」林小珍拿起几上的一本雜誌當作扇子搧着，雖然那些東西搬上車子並不需要勞動她的玉手。

司馬洛倒也眞的覺得很熱。他剛想開口的時候她已經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了。她說：「我得先洗一個澡！」轉一轉，「唔！這樣漂亮的房間，跟我們那裏可差得遠了！我看浴室一定也是很漂亮！」

「參觀一下好了。」司馬洛說。

「這樣吧，」林小珍說，「我看你也需要洗一個澡的。我先洗，然後你跟着洗，你洗的時候我就試試衣服，看看穿哪一件陪你出去好。」

「好主意。」司馬洛說。

他在沙發上一靠，林小珍進入浴室中去了。司馬洛望着天花板，計劃着。他是在計劃着如何向林小珍套取他所需要的情報。

林小珍出來了，身上祇是圍着一條大毛巾。她有相當好的身裁，腿子是意外地修長，皮膚與手脚略爲粗糙一點，因爲她並不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女人，她每天要工作許多個鐘頭，而且往往還要做一些粗重的工作。

因爲年輕，她並沒有塗脂抹粉，所以面部跟入浴之前沒有很大的分別，也許因爲更乾淨而更好看。

她的頭髮已經在後腦上束了起來。

她對司馬洛微笑：「好了，現在輪到你了！」

「你好好地揀吧！」司馬洛說。

他也進入了浴室裏洗他的澡。當他出來的時候，他預料她會已經選好一套衣服穿上了，或者起碼還在試着。但是並沒有。她的打扮和他是一樣的，那即是說，她的身上也是祇有一條大毛巾圍着而已。她仍然躺在床上。

「你怎麼了？」司馬洛說，「還沒有拿定主意嗎？」

「我覺得很累，」林小珍說，「我看今天晚上還是不出去了。我想休息一下，我們還有明天後天兩整天的時間！」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坐下來：「那麼我們今天晚上做什麼？」

她對司馬洛作了一個慵倦的微笑：「隨便你好了。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好了，我沒有意見！」

她倒是一個爽快的女人，她得到了他的好處，也並沒有矯揉造作繼續向他敲詐，而是立即就還他好處。

司馬洛輕輕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閉上了眼睛。

司馬洛把她身上的毛巾掀開了。

她的身體是顯得鮮嫩的，雙峯怒聳，峯頂是淡淡的粉紅，而濃濃的三角形是微微的隆起。假如她常常跟男人這樣做的話，從她的身上是看不出來的。

司馬洛也不介意她跟多少男人做過愛。反正他現在也有這樣的需要。

他的手輕輕地移到了她的山峯上。在他一接觸之下，那峯頂就硬挺起來了。他的心裏有點高興，起初她是有反應的。

她的手也伸過來，放在他的背上，輕輕地移動着。司馬洛把自己身上的毛巾也除去了，他的手則在她的身上更加活躍。她的呼吸急促起來，而她的兩腿也張開了一點。

她幽幽地說：「摸我……摸我久一點吧，我喜歡這樣！」

這在司馬洛來講則並不是很難的事情，他在這樣情形之下總是不會太急的。

他輕輕吻她的咀唇，於是她的兩手便扣住了他的頸子。她們的咀唇接住了，好一陣才分開來。他把臉側開了，讓他吻她的耳朵。

當他的咀巴在她的耳朵旁邊的時候，她的咀巴亦是在他的耳朵旁邊了。她說：「你會不會以爲我是個很隨便的女人？」

「時代在變遷，」司馬洛說，「什麼算是規矩，什麼才算隨便，這實在已經很難下定義了。」

「我並不是一個很隨便的女人，」林小珍說；「我也不是常常這樣做的。」

「那你這一次又是爲什麼這樣做呢？」司馬洛問。

「因爲我喜歡你，」林小珍說，「一個女人有生理的需要，但是她也得跟一個她所喜歡的男人一起解決這種生理的需要嘛！」

「你不算是一個很隨便的女人，」司馬洛說，「但是你却的確是一個很新潮的女人。」

林小珍把扣住他的頸子的手拿開了一隻，放在另一個重要得多的地方，摸索着，當到達了適合的位置，長長地呼出一口氣：「我已經等了那麼久……太久了！」

「你並不是一個醜怪的女人，」司馬洛說，「爲什麼你要等那麼久呢？」

「一個適合的男人並不是那麼容易等到的，」林小珍幽幽地說着，「在我那樣一個地方，而且一個適合的男人又不一定會誘惑的！若是纏着我的男人們又是那麼討厭的……」她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她的手已把這個適合的男人引導到了一個適合的地方，這個適合的男人，向這個適合的地方前進。

她又吐出了更長的一聲嘆息。

那麼熱和那麼濕，司馬洛相信她果然是已經等了很久的了。而且雖然是潮濕也不是太容易到達盡頭，因爲那並不是一條寬闊的路，他要緩慢地前進。當他到達了路的盡頭時，她已經很接近高峯，而他略爲動作，高峯便已經到達了。

她的反應的劇烈眞是超乎所料的。她就像要把他整個人都要吞下去。然後她從第一個高峯滑落下去，就暫時靜了下來，不過仍然是緊抱着他，不肯讓他離開，很明顯地表示她是還需要另一次的。

司馬洛亦能够給她另一次。

之後又是再一次，和再一次。

他們的休息耗費了接近一個鐘頭的時間，然後才是眞眞正正的休息。

林小珍的眼睛閉上了，陷入了半朦朧的境界。

後來，那段慵懶的時間結束了，她半開眼睛，說：「我看我們得吃晚飯了！」

「我猜你也是喜歡在床上吃的吧？」司馬洛問。

林小珍聳聳肩：「這是一個不壞的主意！」跟着她的眼睛張大了，叫起來：「你在幹什麼？」

「你看我像什麼？」司馬洛看着她微笑。

現在司馬洛仍然是未曾穿上衣服的，但又不算是全裸，因爲他的臉上戴着一些東西。他戴上了一副黑眼鏡。那是早些時候在百貨公司裏買來的。林小珍買了一大堆東西，他則祇是買了這一副眼鏡。

「你看我像不像教父級人物？」司馬洛問。

林小珍咕咕地笑起來：「你怎麼會在這個時間戴上這個？」

「我祇是在扮演教父。」司馬洛說。

「你一點也不像教父，」林小珍說，「不過你倒像是那個怪人！」

「什麼怪人？」司馬洛的心一跳，把



眼鏡脫了下來。

「你不認識的，」林小珍說，「住在我們店裏那個怪人。他就是這樣的。」

司馬洛的演技雖然一向都不錯，這一次却也要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顯得若無其事。他說：「戴着黑眼鏡的人就是怪人了？」

「他連晚上都不脫下來，那就是怪人了。」林小珍說。

「有些人眼睛有點毛病。接觸到了强光就會流淚，」司馬洛說，「這些人就非要戴上黑眼鏡不可了！這個人還住在那裏嗎？」

「不在了，」林小珍說，「唔……剛剛在你來的前一晚就搬走了。」

「爲什麼他要搬走？」司馬洛問。

「我怎知道他爲什麼要搬走？」林小珍說，「我們那裏也沒有什麼長住的常客，總是住三兩天就走掉了。」

「呃——他在那裏幹些什麼呢？」司馬洛問，「這個怪人，他就是一天到晚戴着黑眼鏡跑來跑去？」

「他並沒有跑來跑去，」林小珍說，「他祇是老躲在房間裏，吵得要命。」

「什麼吵得要命？」司馬洛問道。

「我說他是個怪人，」林小珍說，「他的確是個怪人。那一身打扮斯文得很，可是他却自稱是雕刻家，別的房間不租，却要租我們的車房……」

司馬洛的心又跳得更急了一點。他的腦海中還是深印着屋子那圖則的印象，他知道車房是什麼地方。車房就是在地下室的頂上，而且是在藏金那一部份的頂上。

他說：「你用不着說下去了，讓我猜猜看，他是不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乒乒乓乓地鑿什麼？」

「對了，」林小珍說，「他帶來了一塊石頭，就關在裏面鑿。」

「他住了多少天？」司馬洛問。

「兩天而已！」林小珍說，「我們倒不反對，祇要他晚上不鑿就行了。那車房並沒有很大的用處的，他却肯出很高的租金！怪嗎？」

司馬洛覺得喉嚨又在發乾，好困難才能問出來：「當他走的時候，他帶走了一些什麼？」

「他帶來的東西他都帶走吧了。」林小珍說。

「他……是不是帶走了很多東西？」司馬洛問。

「當然沒有？」林小珍說，「他來時帶來那麼多，走時也是帶走那麼多吧了。假如他多拿些什麼，那就是我們的東西了，我們也不會放過他的！」

「他帶來的東西也很多嗎？」司馬洛說，「你說他帶來了一塊石頭，石頭是很笨重的東西，是不是，他有沒有把那石頭帶走？」

「當然帶走了。」林小珍說。

「你肯定就是那塊石頭嗎？」

林小珍奇異地看着他：「你怎麼了？爲什麼這樣關心這個人呢？」

「祇是……祇是談談吧了，」司馬洛微笑着，「關於那塊石頭……」

「我肯定他帶走了，」林小珍說，「我還帮他搬的，而且我奇怪他鑿了那樣久究竟是鑿些什麼呢！而那塊石頭跟他帶來的時候也一模一樣，並沒有什麼分別。也許這就是藝術吧，這些東西並不是一般人懂得欣賞的。」

「那麼？」司馬洛說，「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呢？其他笨重的東西？」

「沒有了？」林小珍說，「他帶來的東西本來並不多，除了那塊石頭之外就是他的一袋工具吧了，他還給我看過的，」睨了他一眼，「怎麼了，你是不是覺得奇怪？」

「不，」司馬洛笑着：「我……我不是覺得有點好奇吧。對於那些藝術家們，我向來都感到好奇的。」

## 地窖黃金杳 伊人旅邸來

他在心中盤算着，那人在那裏鑿些什麼，這是很明顯的了，但是那人也顯然並沒有把那些黃金帶走，因爲價值一百萬元的黃金相當沉重，體積也不小的！那爲什麼他又走了。

「我看我們該吃飯了？」林小珍說。

「對了，」司馬洛應着，「你要吃什麼告訴我，我打電話好了，你去洗一個澡，晚飯就到了。」

「我什麼都吃？」林小珍說，「你拿主意好了！」

至於洗一個澡的提議，她並不反對，因爲她是很喜歡這裏那間設備豪華的浴室的！她進去了。司馬洛馬上打電話到服務處去，叫他們隨便送兩份晚餐上來，然後就打電話給毛德，低聲告訴毛德他從林小珍的口中所探聽到的事情。

「這就奇了？」毛德說，「難道那傢伙知道你來了他就逃走？」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你得叫高倫採取行動！」

「採取什麼行動？」毛德問道。

「採取什麼行動？」司馬洛叫起來，「你是小孩子嗎？那麼天眞？那人幹什麼，高倫就幹什麼好了！那人把車房租了下來，你就叫高倫也把車房租下來吧，高倫也可以扮作藝術家。」

「對了，」毛德說，「而且說他還是那個戴黑眼鏡的朋友所介紹的，認爲那裏環境清靜，最適合做藝術創作的工作？」

「你說得不錯？」司馬洛說，「我們也是兩個藝術家，我們晚一點可以去探探他？」

「晚一點？」毛德說，「現在已經够晚了？」

「怎麼了？」司馬洛說，「我們是藝術家呀，藝術家是往往將晝作夜的，有什麼夜與白晝之分？」

「很好？」毛德說，「我遲一點再跟你聯絡？」

司馬洛掛了電話。雖然他平時一向是一個相當鎮靜的人，現在却變得非常緊張，簡直是坐立不安的，他要極力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而當房門被敲响的時候，他就一驚而跳起身來，跟着他才想起他是叫了晚餐，他忙過去開門，這時林小珍也正從浴室裏出來了，司馬洛又得連忙跑回頭制止她：「先躲在浴室裏，晚飯就來了？」

於是林小珍躲進浴室裏，司馬洛則過去把門開了。忙亂了好一陣，他們兩個人才能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吃晚飯，那是說林小珍安安靜靜，司馬洛則是心緒不寧的，祇是表面上裝作若無其事而已，實則是食而不知其味。

林小珍並不是一個太聰明的女孩子，她並沒有看出什麼破綻，而祇是津津有味地進食着，她對這裏的食物也相當好評，認爲這裏的廚師遠勝過她那邊。

司馬洛也同意她的批評，不過他的心則是飛到了她的家去，當然不是爲了那裏的食物，而是爲了那裏的車房和地下室。

那個戴黑眼鏡的人究竟在那裏攪些什麼鬼呢？鑿了兩天之後就走掉了。他可不可能已經把黃金拿走了而不讓林小珍那一家人知道呢？這並非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那人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一個專家，要瞞過一家普遍人是不會很難的，尤其是這家普通人並不知道那裏有些什麼寶藏的，這是最使司馬洛食難下咽的疑團。

當他們吃過飯之後，休息了一陣，林小珍又躺到床上了。雖然她在公司裏買了那一大堆衣服，其中也包括睡衣在內的，她却似乎並沒有興趣試穿，祇是仍然披着原先的那一條毛巾。

她對司馬洛招招手：「來吧，我還是那麼精神奕奕，我看我們應該再來一點劇烈運動，增加睡意！」

似乎也祇有這個辦法比較容易打發時間了，於是司馬洛走到床邊去。

她伸手替他把毛巾解開了。這一次是她採取主動了，她把他按在床上，吻他，撫他，似乎對他的身體每一部份都是那麼感到興趣，不但要把形狀摸清楚，而且還要細細地品嚐味道！

本來司馬洛是不太感興趣的，不過却也給她弄得興奮起來了。

後來，當他的興奮到了非常濃厚的程度時，他就放棄被動，而爭取主動，向她猛烈進攻起來。

晚飯她是吃飽了，但這個她則是還沒有飽的，因此她似乎是多多益善，來者不拒，不論他給她多少，她都是照受下來，甚至司馬洛感到自己也無法忍受，便也放鬆了，告一個段落。

他給她的眞不少，錢還是小事，付出的精力眞是不少的，假如忽然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需要體力去應付的話，他也不知道他能否應付得來。

後來他也陷入了慵倦的小睡之中，暫時不去想那件黃金的事情了。他相信他並沒有睡着多久，也許祇是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了，電話就響了起來。

林小珍的反應與他同樣地快，她也與他同時醒過來了。她一伸手就把聽筒拿起來了，由於她是睡在較爲接近電話的那一邊的！

她說：「喂……等一等！」然後把聽筒交給司馬洛。

這實在是多此一舉，打到這裏來的電話當然是找司馬洛的，難道還會是找她的嗎？

司馬洛接過聽筒一聽，是毛德的聲音，毛德說：「司馬洛嗎？你得到這裏來一趟？」

「你的屋子？」司馬洛問。

「不是，」毛德說，「是那個地方，我們已經把車房租下來了，我現在也在那裏了？」

「現在是什麼時間了？」司馬洛說，「遲一些也不行嗎？」

「你瘋了嗎？」毛德說，「這種事情也可以等的嗎？噢，對了，你身邊有一位小姐，所以你不能不爲你的小姐着想一下。不錯，這是必須的，你一定要來？」

「唔……」等明天也不可以？」司馬洛說，「這樣急……哦，那老頭子一早就要坐飛機走？好吧……我馬上來。」

他馬上下床穿衣服。

林小珍朦朧地說：「你要出去？」

「是的，」司馬洛說，「生意上的問題。有個客戶提早要離開，明天一早就上飛機了，我不能不趕去跟他談談？」

「我還以爲你是來渡假的。」林小珍幽幽地說。

「渡假也順便談談生意呀，」司馬洛說：「既然來了，何不利用機會呢？你睡好了，我很快就回來了。」

「唔……」林小珍惺忪地應着，早已陷入了半醒半睡之境，司馬洛穿好衣服時她已經睡着了。

司馬洛也沒有叫醒她，她當然會繼續睡下去，而睡到他回來的時候等他叫醒，或者醒了之後就等他回來。

這的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司馬洛跑到她們的店子裏去，而她則睡在他的房間裏。她大概做夢也想不到司馬洛會去什麼地方。

司馬洛離開了酒店，就馬上開着車子趕去。

那時，這間別墅的餐廳當然早已經關了門，不過那餐廳的主人沈先生還沒有上床，或者是剛剛起床吧。他與毛德一起正在等着，以便開門給司馬洛，司馬洛相信毛德一定是給了他相當可觀的代價，所以他顯得在這樣相當夜深的時間給拉起身來，也並沒有表示生氣，而且還是恭恭敬敬的。

他與毛德一起迎接司馬洛，還說：「你們藝術家眞是另有一套的，原來半夜三更來研究藝術是更好的。」

司馬洛不知道毛德對這人胡扯了些什麼事情，不過他猜也可以猜得到的，大概自己也變成藝術家，而且毛德亦是藝術家了，於是他點點頭：「對呀，藝術，是需要靜的，要靜才有靈感呀？」

「對了，對了，」那人又奉承地連連點着頭，「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藝術就是這樣的。」

「好了，好了。」毛德說，「我們別浪費時間了，我們進去吧，沈先生，你先去睡覺吧。」

於是沈先生去睡覺了，他實在對他們所做的事情並不感興趣，可能他還認爲這班人全部都是瘋子，藝術家們都是瘋子。

司馬洛跟隨毛德進入了那屋子的車房之內，雖然他並未到過這車房，但他是看過這屋子的圖則，所以這車房有何處，他並不陌生。

他們進入了那裏面，就把車房的門關上，高倫已經在那裏面等着他們，這車房



沒有窗口的，窗子關上了之後就熱得要命，高倫已經脫去了衣服，上身赤裸，那裏面的傢俱就祇有一桌一椅，以及高倫或者毛德帶來的兩箱工具。

司馬洛說：「怎麼樣？有什麼發現沒有？」

高倫祇是用手指一指地上。

司馬洛看見地上已經給掘開過了的。那地上有兩個洞，不過都已經用士敏土塡起來了。一個相當大的洞，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小的洞。

高倫說：「我看我們已經來遲了，我們不是來第二，而是來第三的。」

「唔，」司馬洛說，「有人掘洞掘到下面去過了？」

「是的，」高倫說，「你看，這個大的洞，上面塡着的士敏土已經很久了，然而這個小的洞，上面塡着的士敏土則是很新的，照看就是那個戴黑眼鏡的傢伙塡上去的。」

司馬洛點點頭，摸着那個小洞上的士敏土。「這個洞並不大，不够一個人爬下去把黃金拿上來的。」

「這個舊的洞却很大，」高倫說，「足够一個人下去把黃金拿上來。」

「這就是爲什麼那戴黑眼鏡的人會走掉了，」司馬洛說，「我敢打賭，下面已經是空空如也了，黃金早在那個姓沈的人來之前就已經給拿走了，沒有黃金，他就不再留下來。」

「你怎麼知道不會是他們幹的。」毛德皺着眉頭，他所指的他們就是姓沈的那一家人。

「我看不是他們，」司馬洛說，「第一他們不像，第二，假如是他們，他們不會答應把這車房租給任何人嗎？而且，假如換了是你，你拿了黃金而仍然留在這裏的話，你會怎麼樣？起碼在這裏的地上全部再舖上一層水泥，把這個舊的痕跡完全掩蓋起來，是不是？」

「有點道理，」毛德說。

「不過，我們總是要看看的！」司馬洛說。

「我們也是這樣想法。」高倫說，「所以我們已經帶了鑽洞的工具來了。」他把一隻袋子打開來，從裏面取出一隻鑽馬路用的風鑽般模樣的工具？

「這聲音會很響的。」司馬洛說。

「隔聲設備也有，」高倫說着，又取出一疊疊摺着的透明膠袋來，打開了原來是一隻大帳幕。「自然不能絕對隔音，不過起碼可以把聲音大大的減少。而且，這裏的士敏土還沒有完全乾掉，鑽起來不會太響的。」

「經過這許多年，還沒有完全乾掉？」司馬洛說。

「我指的是這個新的洞，」高倫說，「舊的洞當然已經乾掉了！」

「我指的却是舊的洞！」司馬洛說，「你要知道，那個戴黑眼鏡的傢伙的心與他的眼鏡一樣顏色，而他是猜也猜得到我會跟着他來的。也許他猜我也會鑽他這個洞。假如他是這樣猜的話，你以爲他會怎樣做呢？」

「我不會這樣做，」毛德說，「但他會這樣做。他也許會在下面放些炸藥。」

「對了，」司馬洛說，「這正是我的想法。我們鑽下去，砰！我們完蛋了！」

「所以，」高倫說，「我們還是應該從這個舊的洞上面動手了。對嗎？」

「說得對極了，」司馬洛說：「還等什麼？」

於是高倫把那個透明膠的帳幕弄好了，就在裏面工作起來。這當然是熱上加熱了，他們在外面可以看到他的身上汗如雨下。不過那帳幕則的確是具有良好的隔音作用的，在帳幕外面的人已經不覺得怎樣吵耳，祇是感到地面上震動而已。車房之外，可能已聽不到聲音了。住在這裏的人也許會懷疑是地震。

當然，這聲音對於運用鑽地機的高倫來說則是較難受一點的，由於聲音是在那罩內與他困在一起。不過幸而高倫亦早已有所準備。他已經帶來了一副耳塞，而現在他就把這副耳塞戴上了。

司馬洛和毛德耐心地在外面等候着。

他們看看那鑽地機鑽進了士敏土之內，一面司馬洛相當佩服以前弄這個洞的人以及那個戴黑眼鏡的人。知道外面有黃金，當然亦知道下面有炸藥，假如到下面去鑿牆的話，就很難知道是否會觸動那些炸藥而引起爆炸了。但是從上面鑽洞下去，則顯然並沒有這個危險。

雖然鑽地工程是比鑿牆較爲困難得多的，原因是地面之內必定有鋼筋嵌着。

但是司馬洛亦覺得那個戴黑眼鏡的人也並不是很聰明，不然他爲什麼要另鑽一個洞呢？也許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很可能先來的人也會在那裏裝一些炸藥在等着他吧？

總之，這個鑽開了之後再用士敏土補回的洞下肯定沒有鋼筋的，因此在那鑽地機的堅硬合金鑽咀之下，很快就鑽開了一個洞了。他們的頭也可以鑽進去。此時，高倫就暫時停工而把那帳幕拿開，司馬洛與毛德也走過去。高倫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拿一條毛巾抹身上的汗，而司馬洛則用電筒向下探照。在他們的正正下面，什麼都沒有的，祇是另一片水泥地而已。

其他的部份，由於這個洞的範圍比較小，所以還看不見什麼。毛德把一盞燈吊下去。那不過是簡單的一條電綫縛着一隻燈頭，而燈頭上裝上一隻燈泡吧了。這盞燈垂下去了之後，那地下室中就大放光明了。

司馬洛這時才把頭伸下去。

那下面果然是什麼都沒有的，那是說，沒有他們要找的東西。不過，一如司馬洛之所料，另一個洞的底下，則有一隻小箱子，箱子上有一條電綫與那個小洞相連，而且是封進了塡補那個洞的士敏土裏面了。

「看一看吧，」司馬洛把它頭抽起來，對毛德說，「我猜那是一隻炸彈！」

毛德也伸頭進去看一看，也點點頭說：「對了，我的看法也是一樣的，那卑鄙的傢伙，太狠毒了，似乎沒有什麼事情他不敢做的。」

「你會拆彈嗎？」司馬洛問。

「你以爲我會不會？」毛德微笑，「假如我不會的話，上次那件炸藥庫的事件我們也幹不來了，而且這應該不會是很複

雜的炸彈，關鍵在那條電綫的上面吧了。假如有什麼碰斷了電綫，使它跌下去，牽動信管，就爆炸了。」

「那我們小心一點吧，」司馬洛說，「你下去把這東西解決了再說！」

於是高倫又在那隻塑膠的罩子之內繼續做鑽地的工作，把那個洞鑽得大了一點，可以容一個人下去，於是毛德就用繩子吊了下去。

司馬洛看着他在下面檢驗那隻箱子。毛德的動作果然是相當熟練的，一看就知道他是內行人，而事實上假如他不是熟手的話，他亦根本不會自薦担任這件危險工作。炸藥並不是好玩的東西，別的事情可以充內行，炸藥這種東西可不能，因為不能失手，一失手就連性命也掉了。

那東西正如毛德所說，是相當簡單的，就因為那人以為別人在上當之前不會看見它，所以不需複雜。毛德三兩下就已經把它拆卸成功，而解除了危險性了。

毛德把那箱子裏的兩條炸藥遞了上來，司馬洛把它放好在一旁，然後司馬洛也到那下面去，與毛德一起細細察看那下面的情形。

的確是什麼東西都沒有，除了一批古舊的電綫之外。這一批古舊的電綫是分佈在那與外面相通的牆壁上的。

「看樣子，」司馬洛分析道：「這一批電綫可能就是以前莊基佈下的，上面連着炸藥，假如有人鑿牆進來的話，觸動電綫，就要爆炸。」

「對了，」毛德說，「我看他一定把牆壁封剩一個小洞，佈好了炸藥之後再出去，然後把這個小洞也封起來。」

「我也猜是這樣。」司馬洛說，「可惜現在來分析已經太遲了。那些黃金都已經不見了！」

「是的，」毛德嘆口氣，「我們還是回到上面去吧！」

司馬洛還是依依不捨地在那地下室裏察看，但結果也實在看不出些什麼，就祇好回到上面去了。

高倫在上面聽到了消息，也喃喃的咒罵起來。「這眞他媽的！」他說，「現在怎辦？黃金沒有了，人也沒有了！你知道嗎？我最討厭這種情形了。要就找到黃金，有人來搶，我們反抗拚命，那就是打死了也是值得的，現在變成一個悶局！」

「我却認為這是一個引人入勝之局！」司馬洛說，「有峯迴路轉之妙呢！黃金給拿走了，却不知道是誰拿的，而且是很久以前已經失掉了的！」

「是呀，」毛德說，「看來我們又得再費一番辛苦去調查了！」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要先把這個洞塡好再說，因為我們是藝術家，我們是來做藝術工作，而不是來掘洞的！」

高倫嘆一口氣：「又是我的工作！」

「讓我來帮帮你好了！」司馬洛說。

「不必了，不必了，」高倫擺着手，「反正我的手和我的身子都已經弄得那麼髒！就讓我來做好了！」

他也帶來了一些士敏土，現在也就用這些士敏土開水，把那個洞再塡補起來。這幅地面倒眞是封難重重的。之後他們就一起離開了，把車房的門鎖上。還不是退房，要先等那裏的士敏土乾掉了才成。

他們就開車到司馬洛所住的酒店，在樓下那通宵咖啡座找到一張桌子，坐了下來。

高倫已經累得整個人軟了下來，而另一方面，司馬洛和毛德亦不見得是精神奕奕的。

「那些黃金已經給人拿走了，」司馬洛說，「那姓沈的一家人來之前就已經拿走了。我們得查一查以前的事，看看還有什麼人在那邊屋子裏住過！」

「怎麼？」高倫說，「我還以為你最注重的是找人，原來你結果還是關心那些黃金！」

「是的，」司馬洛說，「我關心那些黃金，因為我找的人也是關心那些黃金。他也正在追查那些黃金，追查那些黃金也等於是追查他了！」

「這是不容易調查的事，」毛德說，「你知道，不一定要在那裏面住過的人，假設在很久之前也有一個人像你那位朋友阿翹一樣，得到了這獨有的情報而去捷足先登呢？這也是一件很有可能的事呀！」

「很有可能，」司馬洛說，「不過不能絕對肯定，我們總不能就這樣放棄而不去調查的，是不是？」

「對了，」高倫說，「這是一批數目很大的財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就此算了的。」

「你們在這裏有些什麼聯絡嗎？」司馬洛以徵詢的口吻問道，「有沒有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毛德的手指在沙發上敲着，然後看着司馬洛：「你呢？」

「老實講，我在這個地方的聯絡則是相當之差的，」司馬洛說，「可惜這個地方並不是由我所選擇，而剛剛選中了一個我沒有什麼勢力的地方，我在這裏連朋友都沒有一個，你們的出現，可以講是天賜的了。」

「那麼由我們來好了，」毛德說，「這件事不是不可以查，而是在名目上比較困難一點。譬如，我們應該用什麼名目去查呢？我們當然不能告訴人家我們是在調查一批黃金，亦絕對不能讓人家懷疑我們是為了這件事！」

「你可以辦到嗎？」司馬洛問。

「我猜可以辦到的，」毛德說，「用一些比較婉轉的方式好了。」

「需要我帮忙嗎？」司馬洛問。

「我看不必了，」毛德說，「現在我們第一個辦法就是先向姓沈的這一家人着手。也許他們會知道一些什麼，譬如以前有些什麼人住在那裏之類，我跟高倫回去跟他談談再講！」

「他們可能知道？」高倫說，「假如他們也知道的話，難道他們也不會企圖分一杯羹嗎？」

「我的看法却不是這樣，」毛德說，「我認為這姓沈的可能已經替我們做了一部份的調查工作了。他住在那裏，在那裏開店，他一定盡力查清楚這個地方的來龍去脈，避免有人來向他搗蛋或者要脅之類，對不對？所以我認為這姓沈的一家人也許能告訴我們很不少的事情，祇要運用一



點技巧，再施用一點壓力，他們就非要跟我們合作不可！」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們先做這件事吧！」

「另一方面，」毛德說，「你當然亦可以在房間裏帮我們的忙的；你那位女朋友，她也許亦能够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反正過兩天她又要回到那屋子去了，你已經以藝術家的面目在那裏出現，當她回去了之後，你就不能够再出現在那裏了！」

「很好，」司馬洛說，「不過，還有一件事情，那位戴黑眼鏡的朋友，他一定也正在東查西查的！」

「不錯，」毛德說，「很可能是這樣；而我們的調查綫路亦很可能相交的，假如綫路相交，而我們知道他的下落的話，我們就把他交給你好了！」

「這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着打了一個呵欠。

呵欠有傳染性，毛德和高倫都打起呵欠來。

「我們經過了一個辛苦的晚上，」司馬洛說，「看來我們也要休息一下了！」

「對了，」毛德說，「起碼要睡幾個鐘頭。反正在這半夜三更的時間，也不能去訪問什麼人的了！」

司馬洛站起來：「你們回到那藏金之地去吧，我回到我的房間裏！」

「你倒是舒服多的，」高倫羨慕地，「不論是床或者是人！」

「你們也不一定要睡在車房裏的，」司馬洛說，「到樓上租一間房間好了。」

「但還是沒有人陪我們！」高倫說。

「這個我總不能够也替你打算的吧！」司馬洛說。

毛德微笑：「女人的問題是閒事了！當黃金到手的時候，我們自然就可以得到一切了！」

× × ×

司馬洛回到房中的時候，林小珍仍然在床上睡得很熟，像他離開的時候一樣。

司馬洛也不吵醒她，洗了一個澡，就在她的身邊躺下來，睡着了。要從她的嘴巴套取綫索，也得要找一些適宜的塲合和氣氛，不能够半夜三更把她弄醒的。

明天吧；明天會再有機會的。

司馬洛很快就睡着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經接近中午，陽光滿窗。而他是給她弄醒的。

她的手正不斷地在他的身上輕撫着，而且是撫在敏感的地方，這就使她的精神振奮得很快，醒來也更加容易。

「早餐時間到了！」她的手在技巧地動着，「你餵我吃早餐！」

司馬洛打一個呵欠，很明白她要吃的是什麼。而且在她的挑動之下，他亦有强烈的『餵』的慾望。一個男人在剛剛睡醒的時候，做這件事情的能力是特別强的。

他的手也在她的身上輕輕地愛撫着。她的身子看來很潔凈，他知道她已經洗過一個澡了。

「你昨晚是不是出過去？」她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咦！我不是對你講過了嗎？生意上的事情，急着要解決的！」

她笑起來：「我還以為我是做了一個夢！眞糊塗！睡得不清不楚的！那你一定睡得不够了！」

「這個……我看早餐應該沒有問題的。」司馬洛說。

「早餐」之後，他們一定有機會好好地談話，這亦是司馬洛急於餵她吃早餐的原因之一。

「你不必担心，」林小珍說，「你今天還有一整天時間可以睡的！」

「為什麼有一整天時間可以睡？」司馬洛故作詫異的問，「難道你不打算到外面玩玩嗎？」

林小珍聳聳肩：「老實講，這個地方，要看風景的話，也已經看得厭了。有兩天假期，也祇是希望離開一下，睡個够而已！」

「你在那邊沒有機會睡的嗎？」司馬洛問。

「你以為呢？」林小珍說，「工作多得要命，尤其是我更特別多，你知道的，我到底不是直屬的親戚！」

「哦，」司馬洛表示同情地點着頭，「原來是這樣。」

「我缺少的是睡眠，和你這樣的男人，」林小珍的手還是愛惜地在他的身上輕撫着，既然現在兩者都有了，我何必要到外面什麼地方去玩呢？」

「這個我倒不反對，」司馬洛微笑，「我們睡覺，享受，睡覺，談天好了！老實講，我也是坐辦公室坐得太厭了，多睡在床上一些時間，倒也是好事。」

現在林小珍對他的興趣的濃厚程度更慢了。她不僅是把手放在他的身上，而整個身子也貼到他的身上來。她的身子就像是一張被子般把他蓋住。司馬洛知道她要做的是什麼。她是希望他不必動作，祇要讓她來動就行了。然而她却相當明顯地在這個方面是經驗不够的。所以左移右移，總是摸不着正確的門徑。

自然，在這件事上，司馬洛則是一個經驗老到的人，他是可以帮她的忙的。他輕輕推推她的肩，矯正了她的姿勢，然後再兩手支撐了一下，便合作得非常順利，有水到渠成之妙了。

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渠雖然是成了，却顯得特別短。顯得短的時候，感覺就更强烈了。她坐在那裏，仰着頭，顯得不知所措的，似乎不知道應該做任何動作，甚至兩手，都不知道放到哪裏去好，因為她認為最應該握住的部份現在已經到了她握不到的地方去了。

司馬洛好像一匹奔跑中的馬一樣起伏着，以補充她所不懂的動作。漸漸，那强烈的感受倒使她這女騎師的身子也無法坐得穩了。她就像要崩潰似的，有時似乎要傾前，有時似乎要躺後，有時則甚至像要側向兩邊似的。

由於司馬洛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對於這一點，他亦是有同樣方法補救的。他就用兩隻手掌托住她上身最突出的部份，於是她的身子便可以穩定下來了，而且她亦可以因此而得到更高度的快感。

司馬洛這些動作像一匹奔馬，而且還是一匹長途之馬，歷久而不疲，直至鞍上的女騎師已崩潰下來了，伏在馬背上，不能再忍受馬兒奔跑的動作。（未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 塔里木風雲（八）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朗溜出營地前去探查，不久娜麗莎跟踪過來了，他倆來到俄國人的營區附近，娜麗莎走前去，不料兩個大漢猛撲過來，把娜麗莎打昏，兩漢爭持不下打了起來，其中一個打昏倒地，另一個撲向娜麗莎時被她一脚踢出，爲自衛，她殺了其中一個，正想殺第二個時馬洛夫出現了，他用刀逼娜麗莎回營地盤問，白朗及時持刀跳出，馬洛夫不顧一切揮刀和白朗纏鬥，馬洛夫敗了，白朗責問馬洛夫來新疆的目的是什麼，他不實說，白朗削掉他一隻耳朶爲保命，馬洛夫將槍枝彈藥送給白朗——

## 雪山神槍手

馬洛夫幾乎是在吼叫了，白朗却淡淡地擺擺手道：「別叫，你難道連一點禮貌都不懂嗎？尤其這是向人家請教你切身關係、生死大計的時候！」

馬洛夫又捺住了性子道：「你在我身上用了毒！」

白朗笑道：「那只是提醒你注意，別忘了我們的約會。所以，每半小時，就提醒你一次，而且，爲了便於喚醒你的記憶，每一次的疼痛都會增加一分鐘，本來我叫你在兩個小時之內回來，是想使你少受點罪，但是你自己不守時間，遲了四十分鐘，所以，你多痛了一次不說，還多痛了一分鐘，下一次痛將在五分鐘後發作，這次可要延長到六分鐘了，如果你喜歡那個滋味，不妨再延一下，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這種痛楚如果延長到七次時，也就是從服下後三小時再不解，就沒法解了。」

## 殺敵爲自衛

馬洛夫的臉色又變得蒼白，額上開始流下冷汗，然而他不敢發作了，乾笑一聲道：「你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這一句成語的運用放在此時此地，眞可說是天衣無縫，巧奪天工。白朗不禁鼓了幾下掌道：「好！好！好極了！馬洛夫，眞想不到你能說出這麼切題的成語來，可見你對中國的研究很深了，我的確是在你這位君子的肚子裏施了一點小人的手段，否則我恐怕你就會失去了君子的風度，變成個小人了！」

這時，馬洛夫的身子一顫，汗落如雨，想必是那種定時發作的毒性又開始起作用了，他雙手抱住了肚子叫道：「快！快！把解藥拿出來！」

白朗道：「慢着，我是拿這個來作爲你履行諾言的保證，怎麼能這麼早就給你解藥呢？」



「槍枝，彈藥都帶來了，一百支槍裝了五匹馬，每匹馬馱上兩個箱子，每個箱子裏十支。」

白朗笑道：「我認得上面的德國字，不用你提醒。東西來了，我還得要點點數目。」

「那你就快一點吧！我……我的肚子痛得很厲害。」

「是你自己在躭誤，你既然把東西送了來，就請快快交出來，放在你手上可不能算數的！」

「叫你的人來取！」

「我的人在該出面的時候，自然會出來，可是，我不想叫他們跟你們直接見面，其中有幾個是從黑龍江那邊過來的，他們對俄國人的印象最壞，見了面就可能忍不住會發作的。叫你的人把東西卸下來，放在地上，然後迅速上馬回頭，不准再來到此地。」

「卸下來，那你們怎麼拿？」

白朗大笑道：「你放心，每人一口箱子，抗着飛跑。」

「要不要我把馱馬借給你，槍枝，彈藥共有二十箱呢。」

白朗道：「不必，我不希望帶着這些慢吞吞的馱馬讓人從馬背後跟踪我們。」

馬洛夫連忙道：「你太多心了，我怎會做這種事！」

白朗淡淡地道：「希望只是我的多心，否則，你就會很倒霉了，因爲，你必須編造一個理由來向你的上級解釋，爲什麼你一下子就失去了那麼多的手下！」

馬洛夫的臉色變了一變，忍住氣吩咐他的手下騎兵，把木箱從馬背上卸下來。

白朗的臉對着馬洛夫，却一點都沒有放鬆對那批人的監視。忽然他的手探向了腰間，短槍出套，砰的一聲後槍又回到腰間，然後才聽見一名槍兵的痛叫聲。

他捧着右手，鮮血淋漓，跳着脚，另一隻手指着白朗，馬洛夫沉着臉道：「白朗，你這是做什麼？」

白朗笑道：「一個警告，警告那些在我背後偷偷想拔槍的人。馬洛夫你這個手下太沒種了，只不過是手背上鑽個小洞而已，又沒有廢掉他整隻手，就叫成這個樣子，在大草原上的女人也比他有種一點。你看娜麗莎，她也挨過你手下的揍，有沒有哼過一聲！」

馬洛夫鐵青着臉，跑過去對那個受傷的槍兵又踢了兩脚，才止住了他的哀號。其餘的槍兵們都有憤然之色，而且七嘴八舌地向馬洛夫訴說着什麼，大概是要跟白朗拚命的意思，但都被馬洛夫喝住了。

安頓好那槍兵後，馬洛夫才悻然地向白朗道：「我那個手下只是摸了一下槍柄，又沒有拔槍！」

白朗笑道：「那你該去糾正一下他的習慣，他這個習慣很不好，有時是會送命的！」

馬洛夫憤然地道：「希望你別再有這些不友好的行動，否則我就很難壓制他們了！」

白朗道：「我並沒有希望取得你們的友誼，我們也不可能是朋友，這些東西拿來交換你的一條命的，可不是你們送給我的，因此，你少給我說這些，如果你無能壓制你的手下的話，我倒是可以替你管教一下。」

白朗哦了一聲，眼珠翻了一陣後，叫出一個槍兵，然後道：「這個人叫契維洛夫，是我手下的神射手，他對你擊傷他同伴的事很不服氣，所以要跟你決鬥！」

白朗微笑地看了那個槍兵一眼道：「怎麼決鬥！」

「自然是用馬槍，在馬上射擊，這是我們騎兵的傳統決鬥法，直到對方倒下爲止。」

白朗笑道：「我拒絕，我不是騎兵，不必遵守着騎兵的傳統。」

「只有懦夫才拒絕決鬥。」

白朗笑笑道：「我是爲你着想，萬一我被他打死了，你也慘了。因爲你的肚子痛沒人治了。」

馬洛夫的臉又是一變道：「當然，你必須在決鬥之前，要先把一切未了之事做好！」

「這個我知道，可是，我並沒有做好未了之事，第一件就是祛除你肚子裏的毒藥。」

「白朗，我已經把東西全都給你送來了。」

「不錯，我看見了，可是我並沒有說過什麼時候，爲你解除毒藥呀！」

馬洛夫的臉色一變，白朗道：「我當然也不會賴皮的，但是，也有一點限制，我要等你的人都上馬離開之後，再爲你解毒，這對你也有一點好處的，至少可以不讓你的手下知道，你是爲了保命，才拿這些槍械來交換的。」

馬洛夫的臉上抽搐了一陣，顯然是在非常的憤怒中壓抑着自己，然後才道：「白朗，你必要接受決鬥，如果你眞的被打死了，我也只好賠上你一命，除非你跪下去向對方求饒，才可以避免這場決鬥！」

白朗道：「這是你的問題，別來煩我，我拒絕決鬥，也不想求饒，在這種情形下，又將如何！」

馬洛夫怔住了，他沒有想到白朗會來上這一手的，訥訥地道：「那……那個人就可以用任何的方法來殺你而不犯法，懦夫在我們組織中是不算一個人的！」

白朗笑道：「那就讓他來殺我好了，却不能禁止我反擊，只要他的手摸到槍柄，我就會打穿他的頭，不僅是他，你們這些手下都是一樣的，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馬洛夫無可奈何地朝那個槍兵叫了幾句，白朗問娜麗莎：「他在說些什麼？」

「他叫那個傢伙空手來找你決鬥。」

白朗冷笑道：「我就知道他打這個主意，他是打算叫人來纏住我，然後才要其他人用槍來對付我。」

娜麗莎急道：「主人，那怎麼辦？」

白朗笑笑道：「沒什麼，我絕不讓那個傢伙靠近過來，娜麗莎，妳大聲地告訴他，如果走近我面前十丈，我就會要他的命，其他的人也就一樣，只要誰敢摸到槍柄，我就毫不客氣的動手反擊了。」

娜麗莎用俄國語大聲地把白朗的話翻譯出來。可是，那個叫契維洛夫的傢伙絲毫不理會，仍然向前邁步過來，而那些槍兵們也都躍躍欲試。

白朗忽地一滾身，槍聲就在他滾地時響了，首先是那個叫契維洛夫的傢伙抱着頭仰天倒去。

然後是一陣密集的槍聲，在曠野中響起，也在沙土中激起了一蓬蓬的灰塵。

那些槍兵們的動作很快，就這麼一眨眼的功夫，他們已經把槍從背上取下，而且朝着白朗射擊。

只是白朗的決鬥經驗太豐富了，動作也太快了，他的人在地上爬行狸翻，使得那些槍彈都在他的身後跳嚼着。

白朗的短槍彈無虛發，一個，兩個，三個，直到第五個槍兵倒下時，其他人都嚇着了。

所謂其他的人，也只剩下四個了，一個還是受了傷的。那三個人是動作較慢的，他們的槍還沒有來得及取下，戰鬥已經停止了。

白朗跳起身子，以極快的手法，換進了一夾新的子彈，在槍口上吹了一口氣，吹散了嬝嬝的烟霧。

馬洛夫的臉嚇得蒼白，喃喃地道：「白朗！你……你又殺死了我的六個部下，你這個禍闖得大了！」

白朗肅然地道：「娜麗莎，告訴那三個人，這些人的死，馬洛夫要負責，因爲他不講信義，輕舉妄動，才害得那些人冤枉送命的！」

娜麗莎照着說了。馬洛夫道：「你會償命的，我要向你們政府控告你，要你們的政府賠償。」

白朗笑笑道：「很好，我正好把這些槍械彈藥給政府人員看看，要他們問你，這個考古隊爲什麼帶了這麼多的武器來。而且，我更可以告訴他們，這批武器是用來資助中國秘密組織發動武裝叛亂的！」

「你……你胡說，你沒有證據，而且也無法證明這些武器是我們帶來的。」

「是嗎，我相信你們帶來的還不止這一些，只要到你們的營地去搜查一下，相信還可以找到更多的！」

「哈哈！我們是領有外交照令的，誰敢來搜！」

「馬洛夫，你是中國通，就該知道新疆的情形。這個地方的邊疆民族都是自治的，政府的法律不一定管得到他們。因此，即使有眞正的外交命令，也不見得能禁止他們。可是，槍支與彈藥却是大家心目中的寶貝，只要知道你們那兒藏有大批的武器，都會奮不顧身的來搶！」

馬洛夫像是被擊中了要害，再也兇不起來了，垂頭喪氣地道：「白朗，你若是好漢，就要講信義，我已經送了你這麼多的槍支，武器，你……不能太過份。」

白朗笑道：「現在你又講起信義來了，剛才你還想叫你的手下殺死我，然後再奪回去呢。」

「沒有的事，我完全照你的意思，叫他們先回去！」

白朗道：「不必了，先前我並不是怕你們，而是不願意殺人，現在爲你所迫，使我不得不開了殺戒。我相信你這些手下已經知道厲害，不敢再蠢動了，你跟他們一起走好了，在我數到五十的時候，你必須走出我的視綫，否則我就把你們全都留下來！」

馬洛夫連聲答應，白朗又道：「還有，你們來的不止這十個人，另外還有五個人躲在遠處，叫他們也一起滾蛋，不然，他們就會成爲兀鷹的午餐。」

馬洛夫的臉色變得更厲害，訥然道：「你怎麼曉得的？」

白朗道：「我早告訴你了，我的弟兄們無所不在，你的任何行動，都別想躲得過我的耳目。」

馬洛夫比一頭鬥敗公鷄還要洩氣，可憐兮兮地垂下了頭。白朗道：「你們走的時候，把屍體帶走，我可沒有精神來替你們收埋，更不願他們在這兒發臭，污染了草原。」

馬洛夫指揮那四個手下，把六具屍體都抬到馱馬上放好，每個人都是眉心中槍，穿進了大腦，所以他們死得很好，沒流多少血，也沒有受太多的痛苦。

可見白朗神奇的槍法，使他們更爲胆寒，直到他們要走時，馬洛夫才可憐地道：「白朗，我的肚子……」

白朗一笑道：「我倒忘了。喏，拿去，這是瀉藥。」

他丟過一個小瓶子，馬洛夫接在手中道：「瀉藥？」

「是的，那種毒是砒霜和幾種毒草的汁液熬成的，無法可解。你只有多吃幾個生鷄蛋，把藥性收斂起來，然後大瀉一陣，把毒都瀉出來！」

馬洛夫道：「這也能叫做解藥？」

白朗笑笑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我下的毒藥是無藥可解的，能保住性命，已經是萬幸了，你還想怎麼樣。以你對我所作的那些卑劣行爲，我就該讓你死掉不去理你的，你別在那兒不滿足了。」

馬洛夫恨恨地道：「假如只是瀉藥的話，我自己也能處理，根本不必前來。」

白朗笑道：「對極了，想要瀉肚子的方法很多，本來就沒限定要用什麼藥，可是你並不知道肚子裏的是什麼毒藥，要如何解法，這才是最重要的……」

馬洛夫大聲叫道：「白朗，你會後悔的！」

白朗輕撫腰間短槍笑笑道：「我很可能現在就開始後悔了，多謝你提醒我。」

馬洛夫臉色又是一變，跳上了馬，飛快地跑了，那些槍兵也忙着帶死傷的同伴跟着走了。

白朗在後面哈哈大笑，娜麗莎道：「主人，您眞不該放走馬洛夫的，這人是一條毒蛇。」

白朗一笑道：「娜麗莎，妳殺死過毒蛇沒有？」

「在大漠上長大的人，誰沒殺死過毒蛇，少說也有幾百條了，因爲牠們是害人的東西。」

「好了，妳有沒有給毒蛇咬到過。」

「沒有，若是被咬到了，現在那裏還



能活命！」

「那倒不見得，再毒的蛇，也沒有咬上就能致人於死命的。因此，只要處理得當，仍然可以保全性命的，那些話不去談它，只說毒蛇的問題，妳已經殺死了幾百條了，却沒被咬中一口，這證明毒蛇一點都不可怕！」

「可是牠們專躲在隱秘不被注意的地方偷襲人！」

「那更不必怕，只要處處小心就行了，馬洛夫的確是條毒蛇，但是，我仍然要放他回去，因爲我用得着他。」

「主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還用得着他？」

「是的，我還用得着他，那個什麼考古隊，一定在進行着什麼秘密的陰謀勾當，我要弄清楚。」

娜麗莎笑了起來：「主人，那您就不該把馬洛夫放走，該把他留下問他的！」

「讓他回去後再問他，他會更加合作說實話！」

「主人，他在這兒是因爲受了性命的威脅，才不得已告訴你一些事，回去之後，他們人多勢衆……」

白朗笑一笑道：「娜麗莎，有些事妳還不太懂。在他那一個考古隊裏，他並不是最有權威的人……在我這兒，他已經兩次受挫，折損了很多人，而且又拿出了一批槍械彈藥，犯了很大的錯，目前沒有對證，可以隨得他胡謅瞎編。等我到了那兒，他怕我把事情抬出來，只有乖乖的跟我合作了！」

娜麗莎道：「問題是俄國人一定會帮俄國人的，除非主人有把握安全地到他們那兒，又安全地離開，那才能對他發生威脅，否則，他爲了要掩飾自己的過失，一定會全力來對付你，或是殺死你來將功贖罪！」

白朗微笑道：「我向來不打沒把握的仗，既然要去，就一定有萬全的準備，現在我們快點動手，把那些東西埋起來，然後再跟後面的人會合。」

兩個人雖是費力地工作，還是弄了很久，因爲要把一大堆的木箱埋起來，究竟不是容易的事。

娜麗莎把最後的一鏟沙子塡好，用脚在上面踏緊時，笑着道：「主人，你像是已計算好了的，沙坑的大小，居然挖得恰到好處。」

「一個長年在槍口下討生活的人，對於這種事當然要經心一點。」

「可是你平常見的都是一枝枝的散槍，十支槍裝成一箱有多大，却不太容易看得見的！」

白朗傲然一笑道：「在雪山有好幾百弟兄呢！整批買回槍械的次數也不少，我什麼沒見過。」

娜麗莎也沒有多說什麼，似乎對這個解釋很滿意，一笑道：「主人，我們現在又該幹什麼？」

白朗道：「自然是去跟後面的人會合，這下子已經躭擱很久了，他們不知道會急成甚麼樣子呢？」

「會合的地方遠不遠？」

「不太遠，日落之後就能到達。」

娜麗莎笑道：「我知道那地方了。」

「妳會知道？」

「當然了，這一塊大漠我太熟了，現在距日落還有兩三個鐘頭，在這點時間內，只能到達一個地方，那也是附近兩百里之內，唯一有水草的地方。」

白朗道：「妳對沙漠的確太熟悉。」

「主人，你也不錯呀，那個地方很隱蔽，很少有人知道，只有眞正的老沙漠才能摸得到，你居然也會知道。」

白朗道：「我的雪山雖然不在大漠上，但是就在沙漠邊上，我對大漠的事情自然要特別留神一點，何況我在沙漠上也有十多年的生活經驗了……」

娜麗莎道：「奇怪得很，以前我怎麼沒聽說過主人呢？」

「沙漠那麼大，假如不是恰好相遇，誰都不會注意到另外一個人的。」

「不，一個像主人這樣特殊的人，是很容易被人注意的，你也不可能默默無聞的。」

「我不算是默默無聞，像那個馬洛夫就知道我。」

「他只知道你是雪山的首領，但是據我所知，雪山的首領白龍是很少到大漠上來的。」

「事實上我常來，所以才對大漠如此熟悉。」

「我想主人一定用別的名字身份到草原上來的，否則一定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沙漠雖然廣闊，但是傳遞消息却很快，一個特殊的人，一件特殊的事，會像一陣風那樣，很快就傳遍了大漠。」

白朗淡然道：「寶劍應該藏在鞘裏，明珠應該藏在櫝裏，偶而地一露鋒芒，才能驚世駭俗，尤其是我這樣的人，最好是沒沒無聞。」

「爲甚麼呢？一個英雄應該是站出來讓大家瞻仰的。」

「娜麗莎，我不是你們維吾爾人，我是雪山的首領，在一般人的眼中，我是一個大盜首領。」

「在維吾爾人心中，大盜也是一個英雄。」

「但是，在我們漢人的觀念中却不同，盜賊都是壞人，如果我以雪山首領的身份出來活動，立刻就會驚動官兵來捉拿，甚至於許多民團、保安隊，也都想殺了我以領取重賞呢，我的頭是很値錢的。」

兩個人一面說着，一面策馬疾馳。

夕陽西沉時，他們已經可以看見那一片綠洲了，有一個小小的湖，也有幾條小河注入湖中。

## 旁敲側擊　欲明真相

夕陽的餘暉，照射在水面上，像是照着一塊巨大的寶石，白朗一面催馬，一面道：「娜麗莎，看見秦家姊妹時，妳別說我是雪山的首領，她們以爲我只是一名嚮導……」

「我知道，維吾爾的女人從小就受着一個教訓，別多嘴，有男人的地方，女人

是不用開口的。」

朱七巳經拍馬迎了上來，看見了他們，張着雙手，興奮地道：「謝天謝地，頭兒，你總算回來了，可把我們給急死了，差一點就想拔營去找你了。」

白朗笑了一笑：「我遇到了一點事情，就誤了一下，怎麼？你這兒發生了甚麼事？」

「事情倒沒有，只是那位秦大小姐一改常態，不但對你關心萬分，而且變得多愁善感起來，爲了見不到你，巳經流了幾回眼淚了。」

白朗皺皺眉輕嘆一聲：「女人！」

他沒有跟朱七多說甚麼，只是繼續策馬前進，到了營地時，牛老三上前來接住了他的馬匹，倒沒有像朱七那樣激動，只是恭敬地道：「頭兒回來了。」

白朗笑笑把馬匹交給了他，帳篷的門掀開了，秦莎莎像一陣風似的捲了出來，急促地問道：「白朗，你可回來了，眞把我給急死了，我以爲你一去不回了呢？」

朱七說她掉了幾回眼淚，可眞沒錯，她的眼圈兒還是紅紅的，可是，此刻却充滿了歡欣與安慰。

這使得白朗很感動，笑笑道：「我當然會回來的，難道妳以爲我會把妳們拋下來不管？」

「我倒不是担心這個，要拋下我們，你早就可以那麼做了，何必等到現在。」

「那是担心我先去把妳的藏珍給挖走了。」

秦莎莎一笑道：「我也不担心這個，那個地方很隱秘，沒有我在，誰也挖不走，而且你眞挖走了，我也不在乎。」

白朗哦了一聲道：「這話是怎麼說的呢？」

秦莎莎嬌柔地笑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種見利忘義的人，何況，我把人都給了你，還在乎那些東西嗎？」

白朗笑笑道：「這麼說來，萬一妳眞的失去那些東西，是不會怪我的了。」

秦莎莎怔了一怔，隨即笑笑道：「當然不會，我不是早說過了，那些東西可以給你。」

白朗笑道：「妳倒大方，可別忘了，那些東西並不是妳的，妳可沒權作主。」

秦莎莎淡淡地道：「現在我可以全權作主了，妹妹是不會跟我爭的，她那一份我能處置，至於周嫂，看樣子巳經跟定了牛老三，更不會要她的一份了。」

「怎麼還有她的一份？」

秦莎莎笑道：「既然是先父留下的遺產，她在我家那麼些年，把我們姊妹從小帶大，多少也可以算是我家的人，自然該有她的一份，就算不跟我們三一、卅一，但總有她的份。」

白朗輕嘆一聲道：「聽妳的口氣，妳是眞的不在乎那一批東西。」

秦莎莎微帶生氣地道：「當然，白朗，你以爲我是說着好玩的，不信我把妹妹跟周嫂叫過來，當她們的面宣佈。」

白朗連忙道：「慢一點兒，我是跟妳開開玩笑的，妳想我會是那種人嗎？眞要打妳們的主意，早就下手了，還會磨到這個時候，何況，妳的那批寶貨藏在那兒我都不知道，怎麼能弄到手呢？」

秦莎莎忍不住又用手撫他的胸膛，罵着道：「死人，原來你是來試探我的，眞是沒良心，你不聲不響的拔腿一走，害人家爲你担多少心，你還跑回來嘔人。」

那樣子又嬌又媚，叫人又愛、又憐。

白朗却怪聲叫了起來道：「姑奶奶，妳饒了我行不行，那兒是妳挖下的坑，妳往那兒一個勁的招呼，可不是要我的命兒。」

秦莎莎連忙住手，想起白朗的胸膛上曾經叫她給扎過一刀，不禁又後悔，又是心疼地摸着傷口的地方道：「對不起，白朗，我眞該死，忘了你的傷，還疼嗎？」

白朗笑笑道：「說不疼是假的，不過我的藥相當靈效，有這麼一天的工夫，巳經收口了。因此，妳的拳頭擂上去，的確有點兒像釘子往裏敲的感覺……」

秦莎莎還是在連聲抱歉，白朗道：「算了，那點兒傷我早就忘了，一兩天之後，傷口一收合，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倒是妳的腿上怎麼樣，可比我這兒深多了，換過藥沒有？」

秦莎莎的臉有點紅道：「怎麼換，我自己的手夠不到那兒，你又不回來，我難道還去找朱七或牛老三來換。」

白朗道：「就這奇怪了，朱七跟老牛不方便，妳妹子跟周嫂她們都可以帮妳換藥呀。」

秦莎莎道：「我拿甚麼換？你又沒把藥留下。」

「妳可以向朱七要呀。」

「我向他要過了，他說那些傷藥非常名貴，尤其是在這沙漠上，有錢都沒處可配，那是用來保命的，不可以隨便糟蹋，一點兒小傷痛，能忍就忍吧。」

「這個朱七，大腿上那麼深的傷口還算小？」

「這倒不能怪他，是我沒說傷在那兒只說是不小心叫刀子給刺破了一點兒。」

「妳爲甚麼不告訴他呢？」

秦莎莎白了他一眼道：「我說了他也不會信，還以爲我是大驚小怪，非要我把傷口給他看了，由他來決定是否得用那種藥，叫我把傷口給他看，我寧可爛掉那條腿。」

白朗笑了起來道：「那的確不能怪他，這種藥是我們看作活命的寶貝，別說在沙漠上，在大都市裏也一樣是寶，捨不得隨便糟蹋的，因爲，那些藥材實在太難配全了，尤其要純正的白獺髓，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妳走遍城內最大的藥房，都不一定能買得到，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才配成了那麼一付，一共是三小瓶，巳經用掉了一半了，現在，就是我跟朱七的身邊帶着那麼一點兒，妳一開始又沒告訴他正經話，他自然不肯了。」

秦莎莎笑笑道：「聽你這一說我更不要換了，我巳經看過傷口，也好得多了，雖然還沒長出新肉，但是傷處既不流血，也沒灌膿的樣子，證明那種藥的確是了不起，別再糟蹋寶貝了，還是用普通的雲南白藥給敷上吧。」

「那可不行，雖然用過一次那種白獺



散後，只要包紮得好，不讓髒東西進去，就絕不會再爛，可是藥性究竟還不夠，至少要上三次才行。」

「換上雲南白藥不管用？」

「管用是管用，只是得慢一點，而且傷癒後，傷口處難免會留下個疤。」

「留個疤又有甚麼關係？」

「怎麼沒關係，叫別人看見了那多蹩扭？」

秦莎莎眼睛一紅道：「白朗，你眞把我當成甚麼女人了？你也不想想那傷在甚麼地方，是輕易叫人看見的嗎？」

秦莎莎舉起拳頭又想打他，但是被白朗抓住了道：「別再鬧了，走，我帶妳到帳篷裏換藥去。」

秦莎莎順從地依着他，兩個人走進了架好的帳篷。秦非非原在裏面躺着想心事，看見他們過來，就笑着爬起來，招呼一聲道：「白爺，你回來了啦。」然後拔腳就往外跑。

白朗叫住她道：「非非，別走，我要替妳姊姊換藥，須妳帮忙。」

秦非非笑道：「我才不呢，我的手重，碰着了那兒就痛到那兒，還是你來吧。」說着一溜烟跑開了。

白朗搖搖頭，說道：「這丫頭眞不像話。」

秦莎莎道：「白朗，你要担待她一點，她說話雖不太檢點，可是她的心還是一片赤子天眞。」

「我又沒嫌她甚麼，妳說這幹嗎？」

「那最好，我就怕你嫌她不乾淨，我們姊妹的身世都很可憐，自小就沒有父母管敎，難免不太知禮數而巳，我也不放心她，因爲她太沒心眼兒，加上她的遭遇，如果嫁出去，一定不會受人尊重，白朗，把她也收在你身邊，我們姐兒倆侍候你一輩子。」

白朗倒是嚇了一跳道：「這是幹甚麼呀？妳別開玩笑。」

秦莎莎道：「不開玩笑，我說的是正經話，我實在不放心把她放在別處去，而且也捨不得，我們姊兒倆自小一塊兒長大，從沒分開過，我要留她在身邊，好照顧她。」

白朗嘆了口氣道：「莎莎，妳還不明白我……」

「我沒甚麼不明白的，我問過牛老三，他說你雖然沒成家，可是有個挺要好的姑娘叫沙麗，是個牧塲的少主人，你放心，我們姊妹跟着你，又不爭甚麼名份，如果她容不得我們，就把我們當個丫頭奴才使喚好了。」

白朗直皺着眉頭道：「先給妳治傷換藥，其餘的我們隨後再談……」

秦莎莎柔順地俯身爬在毯子上，聽任白朗褪去了她的下衣，爲她解開後股內側的紗布，在傷口處再洒上了一撮粉末，又塡上了新的棉花跟紗布。

她的身子在顫抖着，那不是疼痛，而是一種內心的激動無法控制？白朗一面包紮，一面道：「莎莎，我要談到妳的那些東西了，妳必須在心裏有個底子……」

秦莎莎道：「白朗，你又來了，我早說過了，連我們姊兒兩個都是你的了，那些東西沒甚麼關係了。」

白朗道：「我要告訴妳的是那些東西我並不要，但是很可能不在了。」

秦莎莎突然翻過身來，睜大了眼睛道：「不在那兒了？」

「是的，我這次前來探路，跟一羣老毛子遭遇上了，他們是一個甚麼考古隊的，借着考古的名義，在前面挖着。」

秦莎莎笑道：「他們又不知道東西藏在那兒，怎麼挖得走呢？你放心好了。」

白朗微笑道：「東西又不是我的，我沒甚麼不放心的，只是替妳們担心，他們很可能挖對了地方。」

秦莎莎笑道：「白朗，說良心話，妳看過我的那張藏寶圖沒有？」

「沒有，莎莎，我怎麼會做那種事情，是妳們自己疑神疑鬼，以爲我想動妳們身上那張圖的腦筋。」

「我相信你沒有，否則你大可以利用上次遇盜的機會，把我們都解決了，然後往盜賊身上一推，乾淨俐落，名正言順地把藏珍圖拿了去。」

白朗笑道：「我如果想發橫財，又何必當這個嚮導，憑我們三個人的身手，以及對沙漠的熟悉，那怕是成隊的商旅，我們照樣也能予取予求……早就發財了。」

秦莎莎笑道：「如果你沒有看過藏寶圖，又怎麼知道別人挖對了地方呢？」

白朗道：「那是妳自己說過的，妳說令尊的遺體是埋在一座古代王妃的陵寢間，而那些珠寶，也是從陵寢裏挖出來的，那批俄國的考古隊工作挖掘的地點，正是一些古代王公及妃子們的陵寢。」

「但也不可能恰好是我爹藏寶的那一處。」

白朗道：「即使不是那一處，遲早也會挖到那一處的，因爲我們這一路走過去，只有那一處陵寢。」

秦莎莎笑道：「我相信他們挖不掉的，我爹是個很細心的人，他當然會想到那些陵寢會有被人挖開的一天，所以他藏寶的地方，也一定是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假如沒有藏寶圖的指引，誰都挖不走那些藏寶的。」

白朗道：「即使是如此，那考古隊駐在那兒，妳也沒辦法前去挖掘藏珍了。」

秦莎莎想了一下道：「這倒是，白朗，你知道那些老毛子會停留多久？」

「不知道，我沒有問，而且問了也不會得到答覆的，只是看樣子，他們短時間內還不會離去。」

「那我們就在附近等着，等他們走了之後，咱們再去。」

白朗苦笑道：「姑奶奶，妳以爲這是住客棧呀？想住多久就多久？」

「住客棧還要花錢，住在這兒連錢都不要，那有甚麼不行呢？最多人苦一點而巳。」

白朗道：「不是苦一點，是根本活不下去，這麼多的人、牲口，大家都要吃飯，要喝水，我們帶來的口糧，只夠維持一個短時間的，那還好辦，必要時可以殺了馬匹來果腹，但是沒有水，却只有死路一

」

「難道不能找到水源嗎？」

「唯一的水源就是在考古隊駐紮的地方，此外，附近五百里內，找不到一滴水，我們帶的水可以維持到那個地方後，我們必須補充食水，再多一天，就是想回頭也沒辦法了。」

秦莎莎的神色嚴重了：「那我們是非去不可了？」

「那要看是怎麼個商量法？如果妳去商量讓我們在那兒挖寶，那可是與虎謀皮了，也等於是給他們送禮去。」白朗笑嘻嘻地說。

秦莎莎道：「我們不動聲色，去要一點水，這總可以吧。」

「原本是可以的，但是現在已經不行了。」

「爲甚麼？現在有甚麼差別呢？」

「現在他們一定提高了警覺，對任何人都不相信了。因爲我已經叫娜麗莎去要過一次水，也是去刺探一下他們的動靜，結果跟他們起了衝突，我宰了他們好幾個人。」

「甚麼？你殺了他們的人？」

秦莎莎一驚，差點沒跳起來，幾乎也忘記自己是在接受裹傷，直到白朗望着她時，她才不好意思地繼續把背部對着白朗，讓他把股間的傷處包紮，口中却急急地道：「你怎麼跟他們衝突起來了呢？」

「我並不想跟他們起衝突，是他們打不過我。當人家要我命的時候，我這個人是很小氣的。」

「白朗，我都已急死了，你還在開玩笑。」

「這就奇怪了，我不過宰了幾個老毛子，妳急甚麼？」

「我怎麼不急，他們絕不會心甘情願地受損失的。」

「那當然，我也不願意我的人白白讓人宰了的。」

「他們的報仇心很重，而且他們在新疆的勢力也很大，連官府都不敢太得罪他們。」

「嗯，他們的本土靠近邊疆，而且又蠻不講理，官府在邊疆的軍力很薄弱，惹不起他們，只要事情不太嚴重，多少總是讓他們一點，但是，我也不能因爲這個，就緊縛雙手，送上去叫他們殺了我呀。」

秦莎莎跺着脚道：「白朗，我在說正經話，你別不當回事好不好，這一來事情就嚴重了。」

「我倒看不出，我跟娜麗莎兩個人在他們重重的包圍下，照樣安然無恙地跑了出來，而且還宰了他們好幾個人。」

「究竟殺死了幾個？」

「我算算看，先前娜麗莎殺了兩個，後來他們那個叫馬洛夫的隊長又帶了十個人來，我殺了八個，合起來一共是十個吧，大鼻子的塊頭大，但却挨不住打，我只用了一顆槍子兒，就叫他們一個個腦袋開了花。」

「甚麼，你竟然殺了那麼多？」

「這也不算多，我如果高興，大可以把那三個也收拾了的，但是我怕埋死人，所以才留下了他們三個傷殘的，讓他們把死人運回去自己處理，莎莎，他們又不是妳的親人，死多死少也值得妳這麼大驚小怪的？」

「不，白朗，我不是爲他們死人多少着急，我是爲了我們自己而着急，你想他們死了那麼多的人，一定會因此而大作文章，告到官府裏去……」

白朗笑笑道：「看樣子還不至於，他們只不過是一個考古隊，又不是甚麼政府代表……」

「唉，俄國人的花樣最多，他們自己國家裏剛革命不久，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那有甚麼精神來攪考古，這祇是一個藉口掩飾而已，說不定在搗甚麼鬼。何況他們根本就沒有甚麼私人的行動，一切都是政府做後援。」

白朗笑笑道：「這倒是眞話，一個考古隊，居然有幾十名槍兵作爲保護，而且連挖掘的工人都是他們自己帶來的，我看他們也不像是來考古的。」

秦莎莎嘆了口氣：「所以說你殺了他們那麼多的人，他們一定不肯罷休，要是他們向地方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官方來緝兇，你可怎麼辦？」

白朗一笑道：「這是沙漠，官方的人向來不管沙漠上的事，我想他們也不敢告到官方去，因爲那樣一來，他們先要解釋爲甚麼帶那麼多的槍兵前來。他們向中國官方申請的是考古，沒理由武裝的，那些槍兵也都是偷渡過來的，眞要驚動到官方，他們的行動也不太方便了。」

秦莎莎默然片刻才道：「那他們也會調集更多的槍兵來向你展開報復行動。」

白朗笑道：「這是中國地方，到底不是他們俄國人的轄區，想把武裝的部隊大批調進來，究竟也沒有那麼方便，這一點我倒不担心。」

「他們可以偷偷地開進來，我們的邊境防備很差。」

「就算如此吧，要想抓我也沒有那麼容易，在這沙漠上，我是地老鼠，他們就是調上幾萬人來，也未必抓得到我，妳放心好了。」

「你跑得快，我們可跑不快，事情關連到大家的安危，我怎麼能不担心呢？」

白朗已經裹好了傷，拍拍她道：「我不會把妳們丟下來的，再說我想他們也不敢大張旗鼓敞開來幹。沙漠上眞正的主人是維吾爾人，我們這兒有娜麗莎她們，札木台是回疆的勇士與長老，在回疆的地位很高，如果惹惱了札木台，他會召集數千名回疆的武士，把這些大鼻子全部都殺死在沙漠上。現在，妳把衣服穿上吧。」

秦莎莎一面穿衣服，一面道：「那兒還有多少人？」

「我沒到他們的營地去，但娜麗莎去過，算一下，大概還有五、六十人吧。」

「都是有武裝的槍兵？」

「大部份是的，而且他們還有很强的火力。」

「這不得了嗎。他們無須調人，就憑現有的人力與火力，也可以把周圍密密地封起來，我們是寸步難越。」



「我們不去招惹他們，就讓他們封好了。」

「可是我……我父親的遺體，還有我父親遺下的那些珠寶，就沒法去挖取？」

「妳不是說那些珠寶很秘密，沒有地圖，誰都挖不走嗎？那就放在那兒，等以後再去好了。」

「這……如果他們有那麼多的人，停留一段時間，把地整個都翻過來，那就難說了。」

「莎莎，妳父親埋骨之所應該是個秘密，照理是無人知曉的，怎麼會有這批大鼻子跑了去呢？以妳的判斷，他們是否爲了妳父親的那批藏寶而去的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父親的遺骨也是由別人代埋的，事情經過了第三個人，就不能算是絕對的秘密了。」

「如果他們是跟妳同一目的，那這一批藏珍的數目就一定很高，不會像妳所說只值幾十萬大洋了，爲這點錢，他們不可能如此勞師動衆的。」

秦莎莎沉吟片刻才道：「白朗，我不知道，我是眞的不知道，除了一張圖之外，我也沒見過那些東西，甚至於究竟是些甚麼，我也不知道。」

她的語氣似乎已經在爲自己舖下後路了，也爲那些藏珍作了個解釋，不像以前那麼守口如瓶，這表示出她內心改變，至少她心中已經沒有撇開白朗的意思，但是她還沒有說實話。

白朗沒有進一步去逼她，他知道一個人的改變，不可能是突然的，總要有時間去慢慢培養。

目前的改變，已經使白朗很滿意了，所以，他笑笑道：「一定要那些東西，也不是沒有辦法。」

「甚麼辦法呢？那些俄國人不會讓步的，而且要在那兒進行挖掘的工作，又不可能悄悄地偷着進行。」

「暗中不行，自然是進行明的，大鼻子不肯讓步，就跟他們動硬的，把他們趕走。」

「趕走？白朗你不是開玩笑吧！他們有幾十個人呢！何況又都是訓練有素的槍兵。」

「那也沒有甚麼可怕的，我一個人就先後放倒了七八個，自己連根汗毛都沒損失。」

「那只能出其不意，而且是他們沒防着你，現在他們已經提高了警覺，就沒有那麼容易對付了。」

白朗一笑道：「人多沒有用，我們究竟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人數上，絕不會輸給他們。」

「你是說去請帮手？」

白朗笑道：「別開玩笑了，這種玩命的事，上那兒請帮手去，眞是自己的朋友，我不能捉人家來送命，不是朋友，既不能信任他們，也沒有那個交情拉得動他們來。」

「札木台不是能召集維吾爾人嗎？」

「那固然可以，但是我不能這麼做。我們事完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他們却是生活在這兒的，我不能要他們惹上大鼻子，留下無窮後患！」

「既然不能請人帮忙，難道就憑咱們幾個人去拚！」

「那不是鷄蛋碰石頭，我們再强也只有三個人！」

「不止三個。我、妹妹與周嫂，還有娜麗莎她們！」

「莎莎，這可不是小孩子玩官兵捉强盜，是要眞刀眞槍地幹的。咱們九個人，眞能打的只有牛老三跟朱七，加上我三個人！」

秦莎莎又不服氣了：「娜麗莎她們也不差。至於我們三個人，雖是女流之輩，但是敢到沙漠上來冒險，多少總有兩下子的，我們絕不是省油的燈。」

白朗搖頭道：「不行，我對妳們的能力信不過。妳們若是一個招架不住，自己送了命不說，還要連累到別人，甚至於誤了全局，我要會做事的，一個人得頂十個人用，半點岔子都不能出！」

秦莎莎道：「我們自己人手既不足，又不能請人來帮忙，那又該怎麼辦呢？」

白朗道：「若爲萬全之計，我們最好是就此罷手！」

秦莎莎道：「我說過要罷手的，是你不肯，而且說我們此刻的口糧、食水都不夠走回頭路！」

白朗道：「一定要放棄，那就另當別論。我們放棄了所有的馱馬裝備，每人一匹馬，一支槍，勉强也可以混出去，再說只要食水，我還可以設法作一次突擊，在水源那兒弄一點水來！」

「那樣不會有危險嗎？」

「危險自然難免，但是成功的希望很大，我們只是搶點水走路，對方不會全力來阻止的！」

秦莎莎沉思片刻才道：「實在沒辦法，我自然聽你的，取不取藏寶的事，我已經不急切了，只是平白便宜了這批老毛子，未免於心不甘！」

「妳不甘心，就去動硬的，我也有辦法！」

「什麼辦法呢，你說出來聽聽。」

「驅虎吞狼，然後坐收漁利！」

「我不懂你的話！」

白朗笑笑道：「進入沙漠之前，我已經發現了有一撥人馬在我們後面，跟了好久了。這一撥人馬爲數不少，而且也都帶着傢伙，可能是妳們早先漏了風聲，引起了人家的注意，一路跟着想檢便宜的！」

「什麼！你知道有人跟下來了！」

秦莎莎的表情就像是一隻被人踩住了尾巴的貓，震驚之外，還有着無限不安。

白朗却一笑道：「我是老沙漠了，那批傢伙的行動雖然鬼祟，但又怎麼能瞞得過我呢？」

秦莎莎又安定了下來，問道：「你想那批人是什麼來路呢？」

白朗道：「我不知道，我沒見過他們，誰知道他們是什麼來路，反正絕不會是好東西！」

秦莎莎却不放鬆地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是躡在我們後面來的呢？」

（未完）

武林軼事

希華・文　子成・圖

# 靚仔玉海外揚威

武林中人都知道近代有一名非常出色的高手叫做「靚仔玉」，他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地方打死下山虎，他的體型細小，看來好像白面書生，居然能够把彪形大漢打死，而且是正式比武決鬥的，此舉把中國功夫的奇妙本領發揮出來，非同小可，不過下山虎如何會得跟靚仔玉比武呢？此事相當曲折，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大概是距今七十年左右，靚仔玉接受朋友姓楊的邀請，到新加坡轉往馬來西亞柔佛省，叫做新山鼎的地方，至於他會得受到這種邀請，純然因爲當地賭風極盛，姓楊的朋友是賭商之一，他們頻頻受到當地一個地頭虫叫做下山虎的傢伙欺負，無人能敵，故此聯名由楊某寫信邀請靚仔玉到該處座鎮，替僑胞出一口氣，沿途費用以及酬金，都已講妥，靚仔玉抵達該地，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睡足精神，翌日晚上就跟隨着楊某同往對方叫做大寨的一個賭館看看下山虎是否三頭六臂。

綽號下山虎的地頭虫，本來姓夏，因他兇猛如虎，故此認識他的人都稱他做下山虎，表示此人蠻橫無理，動不動就打，有許多人給他打傷，不敢聲張，至於大寨那邊的賭檔，全是下山虎照起，倘有賭徒發生糾紛，下山虎出頭猛喝一聲，便即任由他處置，他的職務等於保鏢領班。

楊某進入大寨連賭幾塲，俱是贏的，因爲賭番攤，並非每一口攤，而且把注碼壓在蓆枱上面，賭完了然後計數，由塲主付欵，一向如此，那晚恰當有事，楊某贏了千元過外，不知如何，最後的一口攤，本來買二三角，攤主把它移歪一馬，所放置的是三字那邊，開了一個二攤，作他輸掉，楊某不甘損失，跟他理論，指出他早已聲明買二三角，只是荷官弄錯，因此爭執起來，塲主憤然怒目而視，負責睇水的彪形大漢下山虎突然躍出把用來壓住銅錢的一個銅斗，使勁一扼，銅斗竟然被壓扁，變了長形，由此可見他的臂力如何厲害，他高聲說：「要錢嗎？問這個銅斗攞錢好了。」

楊某看在眼裏，呆若木鷄。

靚仔玉在旁看見，認爲自己要出頭露角，忽然之間撥開各人躍出，順手在攤枱上面抓了一把銅錢，把五隻手指稍爲用力一壓，逐個由掌心漏出來，他只是使勁一握，每個大光錢都給他揑彎了，變成龍蝦的形狀，只是這一招，可見他的掌力非常厲害，並不弱於下山虎。

下山虎看了，微覺驚奇，更爲使他驚異的就是靚仔玉看來好像白面書生，故此他以爲靚仔玉僅靠多少掌力，不足爲懼，當時下山虎有二十多個徒弟，一向俱是如此，只要是有人能够打贏他的徒弟，下山虎才出頭跟這傢伙比武，換句話說，他擺出師傅的身份，不屑跟陌生人交手，當時他也是如此，向身邊的一個門徒打了一個眼色，登時七八個壯漢一湧過來，分別拳打脚踢，總是鬥不過靚仔玉，很快就給靚仔玉揮拳踢脚，好像打沙包似的彈開，到了那時，楊某看見，不禁縱聲狂笑。

下山虎出頭了，向靚仔玉說；「這是我的地頭，一向由我保護，你把我的徒弟打傷，等於踢盤，我用不着跟你在此地交手，因爲兩虎相鬥，必有傷亡，要打就當衆打擂台，用眞功夫搏鬥，你的意下如何呢？」

靚仔玉正是想給對方最兇的一個拳師下馬威，當然滿口答應，於是就透過當地名流協助，立即擺擂台，簽了生死狀，然後交手。

當地的新山鼎，不但賭塲密佈，還有人販賣私酒，也是許多個帮會混集之區，英國政府難以統治，把它移交到新加坡處理，一向都是如此，傷人屬於毆打，並無死罪，如果發生命案，就是死罪，因此之故，每逢有眞的打手到塲，下山虎照例跟這傢伙正式決鬥，奇怪得很，新加坡當局不准兩雄隨意打鬥，發生命案，至於決鬥，如果有當地名流担保，且有公證人，定期公開比武，就准許他們這樣做，此事亦無例外，靚仔玉透過楊某，轉請名流担保，並無暗器在身，公平打鬥，對方亦屬如此，便在新加坡芳林公園對面同濟醫院前的空地比武，並且事前在曠地上面劃出一個地方，用鐵欄杆圍住，看做擂台，任由街坊圍觀。

至於公證人，除了當地兩個名流之外，還有一個相當有地位的英國人作證，講好公平打鬥，雙方不戴拳師手套，准許施展任何毒招。

因爲決鬥雙方代表新加坡本地的惡霸，以及僑胞的賭商，一勝一負，關係重大，再又因爲武林中人覺得這一塲惡鬥，等於反映出中國功夫是否眞的有威，故此比



武那天，人山人海，不但靠近鐵欄杆的四邊堆滿了人，外圍也分別疊櫈，站着觀看，最高的一處竟然疊高五張長板櫈，疊在高櫈之上圍觀。

那是新加坡本地拳師與華籍的拳師第一次擺擂台比武，當然值得欣賞。到了那天上午十點鐘，雙方的拳師落塲站定，下山虎高六尺一寸，體重一百九十五磅，拳大如斗，至於靚仔玉，僅重一百一十磅，高五尺五寸，故此，看來有如一個書生，跟對方那種兇神惡殺的態度，正是很明顯的對照，觀衆都替靚仔玉担心，甚至邀請靚仔玉到新加坡的楊某，亦覺心寒。

照他們想，靚仔玉一經交手，就給對方一拳打翻，跟着一脚就可把他送上西天，殊不料靚仔玉並非善男信女，公證人一聲號令，雙方同時出擊，他始終採取守勢，下山虎發狂般進攻，連續使用馬來西亞最出色的連環牛角捶，以及穿心腿等，他全部避開，有時連跳帶閃，一避就是七脚，甚至下山虎也覺驚奇，觀衆的掌聲雷動，替靚仔玉捧塲。

不過，靚仔玉雖然能够避過下山虎的攻勢，究竟如何發招反攻呢？衆人仍是茫無所知，靚仔玉本身却早有計劃，不過未到時機，並不把他的絕招施展出來而已。

因爲下山虎手臂粗壯，拳大如斗，靚仔玉很難在對方的中上門出擊，如果想打他的臉孔，還要仰攻，十分吃力，普通拳師用以打喉，挖眼之類的絕招，全部無法施展，唯一能够打敗下山虎的就是勾彈腿，但要乘其無備，然後施展出來。

果然，不出所料，鬥了二十多個回合，下山虎有些氣喘，仍然猛烈出擊，有一脚向靚仔玉打去，踢出來的是右脚，所踢的是撩陰腿，靚仔玉突然向右邊跳開少許，用右脚出擊，一脚架住對方踢出來的右腿，跟住使勁大力撑去，撑在下山虎左脚之上，這一撑就擊碎了下山虎左邊的膝蓋骨，登時脚斷，整個人跌下來，靚仔玉跟住進馬，一個左掌，向下山虎的肋骨插去，在兩條肋骨當中插入右肺，用力一絞，登時下山虎胸膛開花，鮮血如泉噴出，就此喪命。靚仔玉大獲全勝，僑胞紛紛喝采，耀武揚威，扶他回去。

當時靚仔玉搖頭嘆息，對他們說：「我捱了許多拳脚，然後等候到這個機會，先行打碎他的菠蘿蓋，使他站不穩，跟着進馬用箭掌插死他，在我的一方面看，身上亦有受傷，不過能够支持而已，我不能够留在此地，否則，當地的下山虎爪牙，可能伏擊，到時我未必有本領抵抗。」

各人聽了，深以爲然，便即把靚仔玉密密的收藏起來，養了幾天傷，就暗中用汽車把他送到貨船上面，返回香港。

靚仔玉的氣功不弱，隨時能够把渾身氣力集在五隻指頭上面，堅如鋼鐵，不但能够揑破銅錢，使它變成蝴蝶碎，而且可以平伸五指插入人體，把腸臟也拉出來，不過，這種氣功是施展於外的，如果別人以極沉重的拳脚加在他身上，他就不容易運用氣功抵擋了，因爲他不知道對方的一拳一脚，究竟打在何處，當時他跟下山虎鬥了二十多個回合，已經吃了幾脚，而且後心捱了一掌，他能够支持得住，總算是武功精湛，可惜那種傷勢仍然是有後患的，他回到香港來，只是在上環的一間出入口莊休養，並無設館授徒，因爲他替僑胞爭面子，許多潮籍商人贈金給他，安心靜養，他就在上環西營盤的一間洋行之內，每天在烟床休息，偶然也玩玩拳脚，僅此而已，沒有再度揚威耀武。當時在西環那邊的苦力非常囂張，其中有一名姓鄭的苦力頭目，單名一個轟字，一向都沒有把別的拳師看在眼裏，事實上他也是值得自豪的，身型高大，拳脚有勁，他非常自負，由於各人對靚仔玉異常敬奉，再又因爲靚仔玉打死下山虎之事，轟傳整個東南亞，他有點不服氣，親身到靚仔玉所住的洋行之內拜訪，並且道達來意，自稱他只仰慕靚仔玉武功，絕非爭飯食，也不是挑戰。

靚仔玉讓他坐在烟床之上，對他說：「你想看看我的武功，並無惡意，我不妨露一手給你看看，倘若你認眞想跟我較量高下，仍可奉陪，現時我想請你看看橫樑上面的老鼠，有一隻殺一隻。」

鄭轟抬頭一望，橫樑上果然有一隻花麻麻的老鼠走動，靚仔玉大喝一聲，把烟泡射出有如空手放標，對準老鼠軀幹射去，牠慘呼一聲，便即跌下來，跟住靚仔玉用左掌揜住那一個烟燈，讓鄭轟看看，鄭轟定眼看時，只見烟燈之內那一點火逐漸變暗，跟住熄滅，知道他運用掌力透過兩層玻璃罩，直達那點火，而且把它弄熄。

靚仔玉的掌勁和氣功已臻上乘，故此徒手飛射烟泡，可以在二丈過外的高處把老鼠殺掉，這兩招看呆了鄭轟，不敢再談武技，拱手引退。

靚仔玉在西營盤一間洋行住了七年，終於因爲一時好勝，弄傷了自己吐血身亡，可惜之至，那一次事情是如此發生的，有一間車行對靚仔玉的朋友說知，在汽車之內有一條曲鐵，乘住整架汽車，不會走樣，那條曲鐵是精鋼製成的，等閒之輩，無法把它拗直，因爲它是工形，稱做工字鐵，如果靚仔玉願意試拗工字鐵，不妨玩玩，拗不動就算了，假如把工字鋼鐵拗平，使它變成一條直綫願贈送港幣一千元。

那個朋友以爲靚仔玉不妨一試，因爲輸了不必付錢，贏了有千金可得，靚仔玉略爲考慮，欣然點頭，就在洋行之內拗鐵，當時圍觀的有六七個人，如果靚仔玉沒有打死下山虎，亦受過傷，他可能拗平那條工字鐵的，可是，他已經受了傷，那就不同，突然發勁，工字鐵完全沒有變化，他的心上一急，竟把渾身氣力集中在雙掌之內，忘記了身上曾經受傷，逐漸使氣力加倍的施於工字鐵上，果然拉平，忽然臉色泛白，心上一湧，鮮血由口中噴出，就此倒下來，送往醫院急救無效，贏了千元，丟了一條性命。實在不值得，可以看做好勝之人的殷鑑。靚仔玉何以僅有一百一十磅重，却能够擊敗强呢？不止是他的武功精湛，還因他有頭腦，看清楚對方的弱點，伺機出擊，這一塲比對武李小龍的影響很大，事實上李小龍在美國加州空手自由的搏擊比武的盛會之內，歷挫羣雄，連獲兩次冠軍，都是靠低撑脚，先行打破對方膝蓋骨，然後進馬發拳的，大概這一招就從靚仔玉打死下山虎之役學習得來，凡是以少敵强，希望一招取勝，採用這種打法，確是有利的，不妨一知。（完）

俠義傳奇中篇

文・高皐
圖・子成

# 戒鉢風雲

（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兆白夫婦及令狐細柳主婢四人在虎頭上闖第二關時，丁兆白被花蓉兒施計而被點中穴道，並挾在脅下狂馳而去，花蓉兒表示愛上了丁兆白，也因虎頭題名中隱藏着不少的陰謀詭計，尤其是第三關擺設了一個奇門陣法，她怕丁兆白中計而將他挾走，花蓉兒帶他到金沙江畔的黃螂司……虎頭題名揭曉了，但各級虎榜中沒一個是舉世公認的武林高人，更奇的是天狠谷少谷主伍彪竟當上武林盟主，因此之後江湖上羣情嘩然，掀起駭人的騷亂，丁兆白聽到這不幸消息非常痛心，他離開黃螂司去虎頭山看個究竟……

## 使盡狠心計　欲絕少年俠

管西北足尖一點，雙掌齊出，向丁兆白上擊天庭，下襲肚腹，一招雙式，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領。

丁兆白哼了一聲，身形輕輕一晃，就巳脫出對方的雙爪之外，管西北的雙掌落了空，竟未碰到丁兆白的一絲衣角。

他自然不會就此罷休，騰身再進，雙臂急揚，刹那之間，他巳連續攻出八招。

只是這八招與第一招沒有什麼兩樣，招招走空，浪費了不少氣力。

此時他氣餒了，知道這位少年的年歲雖是不高，一身功力可是深不可測，好漢不吃眼前虧，先脫了身再想法子報復。

於是雙掌一收，彈身急退，口中嘿嘿一陣冷笑道：「今天饒了你，以後就沒有這麼便宜了，快給我……」

他是叫丁兆白快滾，只是那一個滾字却變作扣人心弦的嚎叫。

因爲他兜胸挨了一掌，這一掌使他內腑盡碎，他焉能不痛極而嚎。

丁兆白沒有再瞧他一眼，回頭向迎上來的花蓉兒道：「只怕找不到妳的大師兄了，咱們先回客棧再說。」

花蓉兒道：「好的。」

回到客棧，他們繼續飲食，花蓉兒眉峯一皺道：「公子，咱們惹來了麻煩。」

丁兆白道：「不要怕，蓉兒，金扇子伍彪是我的手下敗將，他當武林盟主，還不是蛇鼠一窩罷了。」

花蓉兒道：「不，我認爲伍彪能夠當上武林盟主，其中只怕別有蹊蹺，所以咱們還是不能大意。」

花蓉兒說的不錯，江湖上詭譎萬端，他們實在應該小心一點，可惜他們的江湖閱歷還是不够，此時巳中了別人的道兒。

「公子，不好，這湯裏有毒！」

「當眞麼？蓉兒。」

「是的，公子，我適才感覺不對，巳經運功試過了。」

丁兆白嘆息一聲道：「不錯，咱們的確中了劇毒，不過妳不必担心，這點毒還毒不死我們。」

他由囊中取出一隻瓷瓶，倒出四粒黑色丹丸，分給花蓉兒兩粒道：「用酒吞下



去就無大礙了。」

花蓉兒吞下丸藥，道：「公子，聽你的口氣好像還不能完全解毒？」

丁兆白道：「每一種毒藥都有它獨有的特性，要做成一種適合各類特性的解藥是不可能的。」

花蓉兒道：「那怎麼辦？」

丁兆白道：「今後咱們使用內力不可超過八成，那兩粒丸藥就能夠使體內的劇毒停止活動，然後找出它的特性，對症下藥，就可完全解除了。」

花蓉兒幽幽道：「只怕別人不容許我們這樣！」

她沒有說錯，的確有人不容許他們從容解毒。

那是一名黑衣老者，兩名青衣中年大漢，他們在另一食桌飲酒，三對目光始終在瞧着丁花二人。

此時他們站了起來，黑衣老者嘴角一挑道：「好像有點門道，去試試。」

兩名青衣大漢點點頭，並肩走到丁兆白的桌前，其中一人道：「朋友，跟咱們打官司去吧。」

丁兆白道：「哦，閣下的官差？」

青衣大漢道：「官差管不了這些，咱們是武林盟主的屬下。」

丁兆白冷冷道：「你們回去告訴金扇子伍彪，叫他收斂一點，本公子今天廢了姓管的只是給他一點警告，否則本公子就要大開殺戒了！」

青衣大漢哼了一聲道：「好小子，居然敢侮辱咱們盟主，你八成是壽星公吊頸，活得不耐煩了。」

語音未落，一拳平胸搗了出來。

拳帶勁風，指向期門重穴，但勁力並未吐實，留有難以預測的變化。

這是查家神拳，十年前查家神拳曾經名震江湖。

以後查家沒落了，江湖道上再也見不到查家子弟出現。

估不到十年後的今天，丁兆白竟然遇到查家神拳的高手，由適才一招估計，此人對查家拳術至少有十年以上的造詣。

丁兆白雖是出道未久，但夏侯鳳儀却爲他講述過各門各派的武功，當他發覺這是查家神拳的高手之後，他的心情難免緊張起來。

因爲他不能使出八成以上的內力，無法以大手印回敬對方，惟一的辦法就只有依賴靈活的身法了。

於是，他一脚踢開長櫈，同時幌身讓了過去。

青衣大漢得理不饒人，一步前跨，收拳再吐，這一拳的力道比較適才又重了幾分。

丁兆白以小巧的身法一直避讓，一幌十餘招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另一名青衣大漢也跟花蓉兒交上了手，他們的情形也是一樣，拳影如山，迫得花蓉兒喘不過氣來。

由表面瞧看，丁花二人巳處於下風，只守不攻，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

其實丁花二人雖是節節後退，但却氣定神閒，毫無慌亂的表現，青衣大漢縱然再使一百拳，只怕也傷他們不得。

一幌五十招，青衣大漢的招式慢了下來，因爲他們耗去不少眞力，巳有後力難繼之勢。

旁觀的黑衣老者暗道不好，他正待出聲喝止，鬥塲巳然發生驚人的變化。

一記悶哼之後接着一聲慘嚎，惡鬥停止了，兩條人體先後仆倒下去。

他們是青衣大漢，一個被丁兆白在幽門穴上點了一指，另一個被花蓉兒一脚踢碎了下陰。

黑衣老者瞧得鬚眉皆動，口中一聲暴吼，像旋風一般的撲了上來。

「小輩！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給老夫躺下。」

他使的是一柄鬼頭大刀，刀鋒帶起銳嘯，快得如同閃電一般。

花蓉兒撇撇嘴道：「好傢伙，玩起眞的來了，公子，你退開一點，這條老狗由我來對付。」

她將黑衣老者比作老狗，因爲她使的是打狗棒。

打狗棒法是武林一絕，只有丐帮的高手，才能學習此項武功。

其實縱然是丐帮高手，習得打狗棒法的巳如鳳毛麟角，因爲它是丐帮鎭帮之寶除非資質品性均屬上乘，决不輕易傳授。

當代丐帮帮主童若望一代奇才，武功之高，是丐帮歷代所罕見的。

花蓉兒是他的女兒，又聰慧絕倫，貌美如花，因而他傾盡所有，教會了她一套完整的打狗棒法。

她使的竹棒也非等閒可比，是天竺紫竹經藥物泡製而成，縱然是寶刀寶劍也傷它不得。

現在她迎着鬼頭刀一挑一撥，巴的一聲脆响，黑衣老者肩頭的衣衫巳被她一棒敲碎。

衣衫旣巳敲碎，黑衣老者自然也被敲傷，他心頭猛的一震，不由彈身躍退了五步。

其實這還是花蓉兒不敢妄動眞力，否則黑衣老者的肩骨，只怕也被她一棒敲碎了。

他立定脚步之後，再以懷疑的口吻詢問道：「姑娘，妳是……」

「我麼，花丐，丐帮的五老之一，怎麼，要不要再試試！」

「不，老夫認栽，不過你們連傷武林盟主的幾名屬下，天下只怕沒有你們容身之處了。」

「這是咱們的事，不勞費心。」

「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慢點，閣下，咱們還有事要向你請敎。」

「什麼事？」

「伍彪這個盟主是誰選的？」

「嘿，想不到丐帮五老之一的花丐，竟是如此孤陋寡聞。」

「此話怎講？」

「難道妳竟然不知道虎頭題名，風閣凌烟之事？」

「我自然知道，莫非伍彪名登黃榜，而又烟飄七彩選他出來？」

「自然是了，除了這樣，誰能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

「這我就不懂，天下高人多得很，金扇子伍彪他憑的是什麼？」

「這個麼?老夫也不懂。」

「那你就請吧，哦，回去告訴伍彪一聲，再要向咱們找碴，最好派幾個够份量的。」

黑衣老者氣得面色數變，但技不如人只得忍受下來，他向丁花二人狠狠的盯了一眼，挾起青衣大漢，向店外急奔而去。

花蓉兒撇了一下嘴，忽然柳眉一挑，道：「掌櫃的……」

掌櫃的是一名四十上下的漢子，聽到花蓉兒呼喚，急忙走過來道：「女客官有什麼吩咐?」

花蓉兒面色一沉道：「這湯裏的毒是你下的?」

掌櫃的大吃一驚道：「湯裏有毒?女客官妳不是說笑話吧!」

花蓉兒冷冷道：「那你就將這碗湯喝下去。」

掌櫃的急得額頭冒出汗水，他雖是沒有在湯裏下毒，可也不敢喝它下去。

丁兆白道：「算了吧，蓉兒，就算是店裏的人下的毒，他們也是迫於無奈，咱們不必追究了，快跟我配藥去。」

花蓉兒向掌櫃的瞪了一眼道：「今天便宜你了，以後你可得當心一點。」

掌櫃的連忙打躬作揖的答應着，花蓉兒不再理會他，逕自隨着丁兆白向街上走去。

沙市是一個水陸碼頭，大小藥房不下十家，但丁花二人走遍了所有的藥房，他們所要買的藥材竟然一樣都沒有買到。

丁兆白知道這決非巧合，經詢問藥房的原委，才知道不久以前被人收購去了。

花蓉兒氣得大叫道：「這是預謀，公子，咱們要找他出來。」

丁兆白道：「既是預謀他還能讓咱們找到麼?不過這沒有什麼要緊，我記得這些藥荊山差不多都有，我也應該祭掃父母的墳墓了，這樣豈不是一舉兩得。」

花蓉兒道：「看來只好如此了，咱們幾時走。」

丁兆白道：「此時天色已晚，咱們明天一早走吧。」

他們在沙市歇了一晚，翌晨趕早市買了兩匹健馬，迎風披襟直向荊門馳去。

第一天他們歇在十里舖，第二天趕到楊家集，預定第三天就可以到達荊門縣城了，出縣城西門就是荊山，荊山與武當山脈相連，找這幾樣藥材應該容易得很。

但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他們剛剛馳出楊家集就發覺情形有異!

那是五名大漢在路中圍成一字的排列着，他們一律身穿白袍，腰繫金帶，懷中抱着長刀，像木雕泥塑般的兀立着。

花蓉兒勒住馬韁，柳眉一皺道：「公子，這五人面色蒼白，神情冷酷，模樣好生可怕。」

丁兆白道：「這是幾名勁敵，待會如果必須動手，咱們可得小心在意。」

花蓉兒道：「我知道。」

她走江湖的日子雖然不算太久，比起丁兆白就强得多了，丁兆白能够看出，自然也瞞她不過。

他們戒備着縱騎緩行，至對方一丈遠近才將坐騎停了下來。

丁兆白雙拳一抱說道：「各位，借個光。」

立在道中的白袍人由鼻中哼出一股冷氣，道：「你想過去!」

丁兆白道：「不錯在下是想過去。」

白袍人道：「可以，不過，你先得將性命留給爺們。」

丁兆白淡淡道：「咱們有仇?」

白袍人道：「差不多。」

丁兆白道：「此話怎講?」

白袍人道：「你殺了不少盟主屬下，不假吧!」

丁兆白一嘆道：「想不到伍彪的狐羣狗黨竟如此之多，好，你們上吧。」

他向花蓉兒打了一下招呼，身形輕輕一拔，由馬背飄身而下，待雙脚着地之時，刀劍已撤在手中了。

白袍人互相一打眼色，身形一幌，像幽靈般撲了上來。

「姓丁的，你知道咱們是誰?」

「正要請教。」

「金帶殺手，知道麼?只要有人反對盟主，咱們就摘下他的腦袋。」

「哦，目前在武林中掀起遍地血腥的就是你們?」

「是咱們，也有別人。」

「還有誰?」

「不要急，待咱們送你到閻王那裏你就會知道的。」

語音未落，刀光急閃，三柄長刀由三個不同的角度攻了過來。

刀風震耳，勢若驚雷，這三人不僅是使刀的高手，內力之强，在江湖道上也頗爲少見。

丁兆白左手一刀揮出，揮向一名金帶殺手的手腕，右手長劍急吐，點向一名對手的心窩，同時踏出半步，將第三柄長刀避了過去。

這出手一招使得恰到好處，刀劍攻到之處也較對手快了一分。

不過金帶殺手決不是這麼容易對付的，否則他們就不會掀起遍地血腥了。

果然，當第一招攻勢一頓之後，只見白袍鼓風，刀芒飛捲，一名金帶殺手由正面攻了過來。

這是主攻，也可以說是誘敵，待丁兆白全力應付此人之際，左右晶芒暴漲，分別向他連環攻出七刀。

這像七個刀花連成一串，每一個刀花都是一記致命的殺着。

世間使刀的很多，但刀法如此淩厲的不多見。

自然，一山還有一山高，他們的刀法雖高，不見得就無人能敵。

最令人惋惜的是他們碰上了丁兆白，碰上了刀劍雙絕的最佳傳人。

丁兆白的右臂忽然一圈一點，劍光先放後收，由擴散聚於一點，向當面攻來的刀幕之中突入。

這一點劍氣如同無堅不摧的彈丸，它不只突破當面的刀幕，還擊中了金帶殺手的前胸。

這名金帶殺手像遭到雷殛一般，身形一躍兩丈，然後吧的一聲摔倒下去，這一摔他就永遠起不來了。

丁兆白的長劍吐出，長刀也同時揮出三刀，第一刀就擊潰了對手的刀花，第二



三兩刀是兩聲慘吼及兩股狂噴的鮮血。

他的搏鬥停止了，沒有讓一個敵人活着，再看花蓉兒，敢情她已經讓另兩名金帶殺手躺在地上。

這兩人似乎較爲幸運，因爲死在打狗棒下的比較好看得多。

此時花蓉兒櫻唇一噘道：「眞掃興，否則咱們十幾二十里路趕下去了。」

丁兆白道：「咱們的路還是趕不成，好像又來了不少找碴的。」

他沒有說錯，的確來了不少找碴的。

那是十二名身着白袍，腰繫金帶的殺手，及兩名紅袍白帶，形如猿猴的怪人。

花蓉兒面色一變道：「公子，你可認識那兩隻猴子?」

丁兆白道：「不認識。」

花蓉兒道：「據說崑崙絕頂隱居一對形如猿猴的夫妻，他們練成了不畏寒暑，刀槍難入的金剛不壞之身，是當代武林的一對異人……」

丁兆白道：「慢來，蓉兒，妳說他們是一對夫妻?」

花蓉兒道：「不錯，你一定瞧不出他們那一個是女的吧?」

丁兆白道：「我的確瞧不出，他們長像一樣，服裝相同，又都蓄着長髮，實在分不出是男是女。」

花蓉兒道：「我猜身材較矮的可能是女的，因爲一般女人要瘦小一些。」

他們言談之間，敵人已經逼了過來，雙方相距不過丈把遠近而已。

由適才搏鬥的經驗來說，金帶殺手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現在他們來了一十二人，較先前多了不只一倍，丁花二人縱然能够戰勝他們，也必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而且這對猴形怪人，是兩名極端可怕的煞星，縱然勝得了金帶殺手，這一關無論如何也闖不過去。

因此，丁兆白帶着歉意的一嘆道：「蓉兒，是我害了妳了，妳快走，我替妳擋他們一陣。」

花蓉兒嫣然一笑道：「誰說你害了我，分明是我要跟你來的。」

丁兆白道：「就算是這樣吧，此間的事跟你無關，妳快走。」

花蓉兒道：「你錯了，公子，他們跟誰都有關，只要是反對伍彪的他們都不會放過。」

丁兆白道：「那妳不反對伍彪就是，聽我的話，快走。」

花蓉兒道：「不，只要你反對我就反對，凌遲碎剮我也不在乎。」

一名金帶殺手忽然哼了一聲道：「殺死金帶殺手，已犯了滔天之罪，凌遲碎剮還便宜了你們，上。」

此人像是這批金帶殺手的頭兒，他一聲令下，十二名殺手立即像狂飈一般的捲了過來。

丁花二人爲了便於照顧，背對背的與敵人接戰，雙方甫一接觸，立即揚起幾聲慘呼。

刀劍雙絕，以及打狗棒法，是當代武林的不傳之秘，金帶殺手功力雖高，仍無法在丁花二人的手下討得好去。

領頭衝上來的金帶殺手，一人劍透前胸，一人刀斷右臂，另一人被花蓉兒敲開天靈蓋，在這曠野之中，又留下幾條寃魂了。

金帶殺手估不到丁花二人的功力如此之高，交手只有一招，他們就蒙受如此重大的損失。

祇不過他們都是殺手，殺手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不怕死」。

因此，他們只是呆了一呆，再度瘋狂的攻了上來。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雙方狂呼酣戰，當得是聲震四野。

約莫一個時辰，當最後一名金帶殺手仆倒下去之際，這場扣人心絃的搏殺終於結束了。

這是丁花二人又一次的勝利，只是這場勝利却艱苦無比。

丁兆白受傷三處，花蓉兒也有兩處受到創傷。

鮮紅的血水染遍了他們的衣衫，有敵人的，也有他們的，已經分辨不清了。

此時花蓉兒喘着氣道：「公子，你傷得怎樣?」

丁兆白道：「不要緊，我還支持得住，妳呢?」

花蓉兒道：「我只是皮肉之傷，只要歇息一會就會好的。」

丁兆白一嘆道：「沒有時間了，那兩個猴形怪人怎會放過咱們?」

花蓉兒道：「這兩人自持身份，不屑以多勝少，如果適才他們也出手，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丁兆白道：「咱們已筋疲力盡，創傷遍體，他們此時出手，與適才又有什麼兩樣?」

花蓉兒道：「你別出聲，讓我激激他們。」

當那雙猴形怪人迫近之際，花蓉兒抱拳一拱道：「兩位前輩好像傳說中的崑崙俠隱，不知道是也不是?」

身材較高的猴形人哼了一聲，脚下並未稍作停頓，依然向他們撲了過來。

這雙怪人似乎在御風而行，脚尖只要輕輕的一點地面，一飄就是丈許遠近的距離。

像這等絕代的高人，可以說前所未見，就算丁兆白未曾中毒，也必然不是他們的對手，現在身中奇毒，功力只能提到八成，處境的凶險就不言可知了。

花蓉兒原是一個具有野性的姑娘，爲了丁兆白而收斂着，此時再也忍不住了。

「猴忘八，你們要不要臉?身爲武林高人，竟想欺負咱們後生晚輩!」

猴形怪人脚下一窒，一雙深深凹進的眼珠，射出兩股碧綠陰森的光芒。

「有妳的，女娃兒，咱們侯王侯霸的名號天下無人知曉，妳居然一口說了出來，告訴我，妳是誰?」

「這個……我不能說，不過咱們是隣居，我也住在崑崙。」

「隣居，這就糟了，霸妹子，妳看怎麼辦?」

這對怪人實在古怪，連女人的名字也怪得出奇。

不過這一怪却讓花蓉兒佔到便宜了，她原是罵他們猴忘八，偏巧他們名叫侯王侯霸。

侯霸是侯王的妻子，正是那位較爲瘦小的怪人，她向丁花二人打量一眼，道：「你忘記盟主的交待了？姓丁的是咱們盟主的仇人，無論怎樣咱們也得帶回他的腦袋！」

侯王道：「說的也是，喂，女娃兒，咱們不傷妳，妳快走吧。」

花蓉兒道：「那怎麼成？姓丁的是我的丈夫，我怎能不管他的死活？再說金扇子伍彪是我丈夫手下的敗將，無論名位武功都是不入流的，兩位前輩居然聽他的使喚，豈不叫人笑掉大牙！」

侯王面色一變道：「女娃兒，妳說話可得當心一點。」

侯霸道：「無論妳怎麼說，咱們非帶回姓丁的腦袋不可，妳要不走咱們只好連妳也一起留下了，大哥，你對付姓丁的，這女娃兒交給我就是。」

侯王道：「好的。」

激將法失去效用，侯王像鋼勾般的右手已經抓了過來。

丁兆白原是在提神戒備着的，以他這身造詣，侯王這一抓他應該能够很輕鬆的閃避過去。

但，來勢輕捷，快如閃電，他雖是瞧得明明白白，却無法躲過這閃電的一抓。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丁兆白打從出道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可怕的高人。

在匆忙中不暇細想，左刀環擊，右劍前指，一招雙式，使出了夏侯門中的絕頂武學。

雙劍刀絕果然威力無比，這一刀一劍完全擊中了猴形怪人。

但刀刃缺口，劍尖斷折，他被震得倒退三步，侯王連毫髮都沒有損失一根。

丁兆白呆了一呆，忽然將刀劍擲於地下，仰天一陣狂笑起來。

侯王一怔道：「姓丁的，你這是做什麼？」

丁兆白道：「難得碰到像閣下這等高人，咱們好好的拚它幾招。」

侯王道：「你不用兵刃？」

丁兆白道：「你不是也不用兵刃麼？這樣豈不公平一點。」

花蓉兒原是在跟侯霸拚鬥，此時忽然跳開，大聲高叫道：「這不公平。」

侯王道：「哦，怎樣不公平了？」

花蓉兒道：「咱們身中劇毒，內力只能提到七成，你們是武林前輩，功力原就比咱們高，又可以使出全力，自然不公平了。」

侯王道：「好吧，咱們也用七成功力，你們總該死而無怨了吧？」

花蓉兒道：「不，還是不公平。」

侯霸道：「女娃兒，妳不要得寸進尺，惹火了咱們對妳沒有好處。」

花蓉兒道：「誰惹你們了，我不過只想求得一個公平罷了，如果在不公平之下搏鬥，無論勝負如何，對你們的名譽都不會怎樣好看，你說是麼？前輩。」

侯王道：「好吧，妳說怎樣才算公平呢。」

花蓉兒道：「咱們只能以三招爲限，如果你們在三招之內奈何不了咱們，你就得放咱們過去。」

侯霸道：「不行，女娃兒，咱們只能使出七成功力，又只限於三招，便宜豈不讓你們佔盡了！」

花蓉兒道：「妳說這話就不像武林前輩了，就算咱們佔了一點便宜吧，你們是金剛不壞之身，難道還害怕不成？」

侯王道：「就這麼辦，出招吧。」

花蓉兒道：「慢點，咱們還得交換一點意見。」

她奔到丁兆白的身前，悄聲道：「公子，這兩人咱們鬥不過的，就不必枉費氣力了。」

丁兆白道：「我知道。」

花蓉兒道：「咱們只要躲過三招就平安了，你可得當心一點。」

丁兆白道：「我會當心的，妳也得小心一些。」

花蓉兒道：「不用担心，我能够應付的。」

侯霸不耐的說道：「喂，你們有沒有完？」

花蓉兒道：「別急嘛，前輩，這是生死關頭，咱們怎能不作一番交待。」

輕盈的一笑之後再對丁兆白道：「你可知道猴子最怕什麼？」

丁兆白道：「不知道。」

花蓉兒道：「你沒有聽說猴急兩個字麼？猴性最急，咱們只要多磨菇一下，逗出他們的眞火，待會動手咱們就當眞賺到便宜了。」

丁兆白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妳當眞在關心我呢。」

花蓉兒櫻唇一噘道：「你這人……我本來就是關心你嘛，要不，我跟你說這些做什麼？」

丁兆白道：「別生氣，蓉兒，我跟妳說着玩的。」

花蓉兒嫣然一笑道：「誰生氣了？不過你可不能再逗我！」

丁兆白道：「妳又不是猴子，難道也會猴急？」

花蓉兒道：「你又來欺負我，我不來啦。」

強敵當前，生死難知，這一對年青人竟然毫無顧忌的交談，調笑，到後來竟然放聲狂笑起來。

「好小子，你竟敢目中無人，老夫斃了你！」

侯王果然被他們逗出了眞火，遙遙一掌向他們劈了過來。

這一劈距離過遠，自然傷他們不到，但花蓉兒於跳開之後大聲道：「咱們兩人都只有兩招了，前輩可不能失信。」

侯王道：「爲什麼？」

花蓉兒道：「前輩適才是攻擊咱們兩人，這不會錯吧？」

侯霸說道：「不行，我還得要攻擊三招。」

花蓉兒道：「前輩高人一諾千金，武林中最重視一個信字，兩位名滿江湖，怎能說了不算！」

侯王道：「好啦，兩招就兩招，老夫一招就可將你們收拾下來。」

侯王既已答允，侯霸自然不便反對，只是這兩招却驚心動魄，丁花二人幾乎將生命留在這裏。



這回侯王等待雙方的距離到達不足五尺才出招，他是兜胸一掌，只用了七成內力。

只是他出招快如閃電，丁兆白雖全力注視，仍無法完全避開他這快速的一擊。

掌風掃過左側，丁兆白隨着來勢轉了一個半圈，同時點足彈身，向後面盡力一躍。

他這一躍是防備侯王的下一招，他想到一掌之後必有後者。

總算被他料着了，如果他再慢一點，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就這樣他依然受了傷，右肩被侯王連皮帶肉抓去一把。

他一連倒退三步，忍着肩頭的疼痛向侯王抱拳一拱道：「多謝前輩手下留情，蓉兒，妳還能走麼？」

原來花蓉兒也逃過了侯霸兩招，只是却跌在地上半晌爬不起來。

當丁兆白將她扶起，她才嘆一口氣道：「公子，咱們總算逃出鬼門關了，你的傷不礙事吧？」

丁兆白道：「不礙事，我去牽馬來，咱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在侯王夫婦怒目注視之下，他們匆匆離開鬥場，待馳出里許之後，花蓉兒長長一吁道：「這對猴子眞可怕，再要碰到他們只怕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丁兆白道：「不要想到那麼多，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哦，妳到底傷了那裏。」

花蓉兒嗤的一笑道：「那兒也沒有傷，我只是騙騙那個傻瓜罷了。」

丁兆白搖搖頭道：「妳這個人眞難對付，我要是有妳這麼一個敵人，只怕連睡覺都不能安枕。」

花蓉兒道：「那你就小心一點，待我要好一些。」

丁兆白道：「那是當然，哎喲……」

花蓉兒一驚道：「傷處痛了，快讓我瞧瞧。」

丁兆白道：「不礙事，我已經敷了藥了。」

花蓉兒道：「不，你自己怎能裹得好，還是讓我重行替你包裹一下。」

她不由分說攔住丁兆白的馬頭，在盛情難却之下，丁兆白只得任她重行包裹。

## 臨終吐真情　謎團却未解

好在荊門縣城相距不遠，在夕陽餘輝還殘留在山頭之際，他們已經趕到縣城。

在住進客棧，吃過晚餐之後，他們立即尋找藥舖購買解毒的藥材，結果舊事重演，他們得來的仍是一個失望。

回到客棧後，花蓉兒柳眉一挑道：「這般人當眞跟咱們幹上，往後，唉……」

丁兆白微微一笑道：「不必着急，這些藥材荊山遍地都是，明天咱們就會找到的。」

花蓉兒道：「但願如此。」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出西門直撲荊山。

第一天他們沒有找到。

第二天跟第一天毫無差別。

於是他們就這麼一天天的尋找下去。

山嶺越來越深，走幾天看不到一個人跡，他們的食糧早已吃盡，只好飢食野果，渴飲山泉了。

在一個明月高懸，晴空如洗的夜晚，他們在一個山洞之中依偎着。

「公子，這般人當眞要置咱們於死地呢！」

「我想是的。」

「山嶽如此之大，我不相信他們就能將藥材全部採光。」

「妳錯了，蓉兒，山嶽雖大，並不是處處都有藥材，他們只要掌握咱們的動向，派十幾個人走在咱們的前頭就够了。」

「那……咱們怎麼辦？」

「不要緊，咱們只要不將眞力用得超過八成，十年八年還不至有什麼意外。」

「十年八年之後呢？」

「日子長得很呢，咱們可以慢慢想法子，其實人生百年終有一死，能够再活個十年八年也就够了。」

「妳說的是，不過別人只怕不容許咱們再活下去。」

丁兆白忽然面色一寒道：「妳說對了，別人果然不容許我們再活下去，走，蓉兒，咱們出去瞧瞧是那些高人。」

他們走出山洞，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怔。

十丈之外是一片石筍林立，犬牙交錯的山坡，那石筍之中却立着一十六名武林高人。

他們的確是武林高人，因爲除了十四名金帶殺手，還有少林寺羅漢堂的主持宗哲大師，及武當派掌門師弟松陽道長。

這一僧一道是當代武林的一流高手，在江湖道上也　跺跺脚地皮都會顫動的人物，他們居然深入荒山，以如此驚人的陣容，來對付兩個身中奇毒的後生晚輩。

花蓉兒瞧到這一陣仗，櫻唇一撇道：「這是怎麼啦？公子，那姓伍的似乎蠻有苗頭嘛。」

丁兆白道：「這個我也弄不明白，這般武林高人憑什麼要聽他使喚？」

花蓉兒道：「待我問問松陽牛鼻子，往日他跟我有點交情。」

他們交談之際，已走到石筍之前，花蓉兒向松陽道長打了一個招呼道：「久違了，道長！」

松陽道長道：「花姑娘，妳好。」

花蓉兒道：「道長跟這般人是一道的麼？」

松陽道長道：「不錯，咱們奉盟主之命，在此地等待丁少俠。」

花蓉兒道：「道長所說的盟主就是金扇子伍彪。」

松陽道長道：「正是。」

花蓉兒撇撇嘴道：「伍彪是一個二流角色，道長爲什麼甘心聽他的使喚？」

松陽道長道：「盟主是榮登黃榜選出來的，姑娘說話最好當心一點。」

花蓉兒哼了一聲道：「他憑什麼榮登黃榜？又是誰選他當盟主的？」

松陽道長面無表情的冷冷道：「花姑娘！貧道叫妳說話當心一點，姑娘久走江湖，難道妳不明白多言賈禍的道理！」

少林羅漢堂主持宗哲大師忽然宣了一聲佛號道：「看來道長是明白多言賈禍的道理了，阿彌陀佛。」

松陽道長身形一震，道：「花姑娘與貧道爲道義之交，大師鑒諒。」

宗哲大師道：「好吧，花施主請。」

花蓉兒道：「請？大和尚，你這是什麼意思？」

宗哲大師道：「看在松陽道長的份上，留給花施主一綫生機，如此淺顯的道理，難道花施主還不明白？」

花蓉兒忽然哈哈一笑道：「你錯了，大和尚，我不明白的是佛門弟子四大皆空，你爲什麼爲虎作倀，替一個黑道兇人賣命？」

宗哲大師面色一沉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花施主一再侮辱盟主，老衲也愛莫能助了。」

此時十四名金帶殺手已緩緩圍了上來，氣氛像拉緊了的弓弦，搏鬥有一觸即發之勢。

花蓉兒幽幽一嘆道：「世道險惡，人心不古，連出家人都當起黑道兇人的幇兇來了，你說咱們該怎麼辦？公子。」

丁兆白淡淡道：「這很簡單，殺！」

花蓉兒道：「可是天下皆濁，惟我獨清，咱們會不容於世，被人目爲異端邪惡的啊！」

丁兆白道：「但求無愧我心，爲天地留下一點浩然之氣，成敗利鈍就不必管它了。」

花蓉兒道了一個好字，懷抱打狗棒與丁兆白併肩而立，他們不再言語，像兩尊天神一般，在獵獵山風中傲然挺立着。

宗哲大師及松陽道長向這對正氣磅礴的少年瞥了一眼，竟然羞慚的低下頭去。

但那般金帶殺手可不管這些，在一聲叱喝之後，像瘋狗一般的撲了上來。

刀光激盪，劍影縱橫，打狗棒騰挪閃躍，像游龍般的飛舞着。

鮮血在無情的飛灑，夜空中揚起一陣陣扣人心弦的哀嚎。

人類的生命是如此的輕賤，一條條軀體像死狗一般的仆倒下去。

爲了幾個少數野心之人，天地間竟掀起如此痛心的慘劇，天道，天道是這樣的無憑！

在一陣兇狠的搏殺之後，惡鬥終於停了下來，也許是邪不勝正吧，丁花二人雖也受到一些創傷，但十四名金帶殺手却無一倖存。

宗哲大師向鬥場瞥了一眼，以無可奈何的神色喚聲佛號道：「刀劍雙絕果然名不虛傳，小施主請。」

花蓉兒伸手一攔道：「慢來，我有話說。」

宗哲大師說道：「花施主還有什麼話說？」

花蓉兒道：「我知道一個喪心病狂，中毒過深之人，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叫你醒悟的，所以你放心，我不是勸你。」

宗哲大師面色一紅道：「花施主再要侮辱貧僧，貧僧就不客氣了。」

花蓉兒道：「我說的是實話，你不愛聽我不說就是。」

語音一頓，接道：「咱們丟開別的不說，你是佛門弟子，也是江湖人，這總該不會錯吧？」

宗哲大師道：「不錯。」

花蓉兒道：「不過你已經不算出家人了，出家人無憎，無愛，無慾，無貪，哦，我說過不再說你的，我的意思只是說你還是一個江湖人。」

宗哲大師微現怒意道：「是江湖人又怎樣？」

花蓉兒道：「是江湖人就得遵守江湖上的過節，這一點你總不能否認吧？」

宗哲大師道：「不必拐彎抹角了，想怎樣你直接了當的說出來就是。」

花蓉兒道：「你要動武，咱們無可選擇，但咱們要求公平搏鬥，這不算太過份吧。」

宗哲大師道：「怎樣才算公平？」

花蓉兒道：「咱們身中奇毒，眞力只能提到七成，適才以少敵衆，又受到不少創傷，現在再跟你們拚鬥，豈不吃了大虧了！」

宗哲大師道：「你的意思我懂，只是我無法給妳什麼幇助。」

花蓉兒道：「你是想不講江湖道義的了？」

宗哲大師道：「老衲是奉盟主之命摘取丁兆白的人頭，這跟江湖道義無關，不過咱們可以法外施仁，留給花施主一條生路。」

花蓉兒一嘆道：「估不到大和尚的魔障已如此之深，看來咱們是無力使頑石點頭了，你出手吧。」

宗哲大師冷冷道：「老衲找的不是妳，花施主請讓開一點。」

花蓉兒一棒點出，道：「你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打狗棒平胸急點，原是指向宗哲大師的心窩，但棒到中途忽然一顫，盪起幾縷勁風，分襲大和尚的左右玄機重穴。

打狗棒法原是武林一絕，花蓉兒一出手就展開棒法中的殺着，無論宗哲大師的武功多高，都必須破解或是避讓。

無論他是破解或是避讓，有一點是相同的。

他要找丁兆白，必須先過花蓉兒這一關。

× × ×

松陽道長似乎見獵心喜，當花蓉兒向宗哲大師一棒點出之際，他的長劍已揮了出去。

他的目標自然不是花蓉兒，當代前輩高人，怎能依多爲勝。

× × ×

「丁施主是夏侯世家的傳人？」

松陽道長揮出一劍的同時，也向丁兆白發出了這一句問話。

「在下是夏侯門下弟子，但不敢以傳人自居。」

丁兆白閃身避招，長刀斜劈，以急若飇風的手法，攻向松陽道長的手腕。

松陽道長縮臂飄身，一退再進，長劍一顫，展開一套綿綿不絕的攻勢。

這位武當派的第二號人物，功力之深，在武林中實在不易多見。

招如流水，劍帶柔勁，那綿綿不絕的攻勢，使對方在一開始就處於驚濤駭浪之中。

他正在全力進攻之際，口中也沒有閒着。



「聽說丁施主是夏侯鳳儀親手調教出來的，是夏侯世家年青一代中成就最高的一個，這一點該不會錯吧？」

「就算是吧，在下不明白道長爲什麼要提這個。」

「你應該明白的，武當派含垢忍辱巳經二十年了，丁施主既是夏侯鳳儀的親傳弟子，貧道只好說聲得罪了。」

「原來道長是要洗雪二十年前的恥辱，在下接下就是，不過在下初入師門之時，道長好像到過夏侯世家，那時道長爲什麼不向家師當面挑戰？」

「那時前往夏侯世家的並非只有武當一派，爲免波及無辜，貧道不得不隱忍下來，現在就不同了，咱們是以性命相搏，除死方休，施主可得當心一些。」

那時「爲免波及無辜」這話就有點說不過去，如果他當衆說明要了斷私人恩怨，別人決不會插手，夏侯世家也不會株連他人。

現在他又錯了，因爲丁兆白並不是他洗雪恥辱的對象。

他是武林前輩，對丁兆白動手可以說勝之不武，要雪恥，應該去找丁兆白的師門長輩。

松陽道長似乎沒有想到這些。

丁兆白自然更未想到。

於是他們就全力拚鬥起來。

武當以劍道見長，夏侯世家的刀劍雙絕更是名震天下，他們這一全力相拚，自然鬥得兇險無比。

一晃三十招，他們旗鼓相當，誰也沒有佔到便宜，此時松陽道長忽然顫起五朶劍花，分襲丁兆白的五大要穴。

這是武當鎭山劍法中的一招殺着，這記殺着在江湖道上極負盛譽。

近數十年來，除了夏侯鳳儀，沒有人能逃過這記殺着，松陽道長使用它來對付丁兆白，似乎是大題小作了。

丁兆白知道夏侯鳳儀力敗武當的高手，自然也明白這招絕學的威力，當他發覺松陽道長顫起五朶劍花之際，心頭不由爲之一震。於是他口中一聲大喝，掌中劍有如風擺殘荷般的左右一盪，左手長刀急揮，向對方劍光中劈了過去。

丁兆白這招「左迎右拒」正是松陽道長「花開五簇」的尅星，只不過也要雙方功力相當才能化解這招威震武林的攻勢。

論功力，丁兆白就差了一籌了，他雖是後起之秀，仍難與松陽道長數十年的修爲相比。但在一陣金鐵交鳴聲中，松陽道長竟發出一聲悶哼，腳下連退三步，仍然一跤摔倒下去，鮮紅的血水巳染遍了他那件藍色道袍。

丁兆白呆了一呆，急忙奔上前扶着松陽道長道：「道長，在下一時失手……」

松陽道長長長一吁道：「多謝施主帮助貧道解脫，只是貧道估不到施主的招式竟是如此凌厲。」

丁兆白啊了一聲道：「道長！你是……咳，這是爲了什麼？」

松陽道長嗆出一口血水，緩緩道：「貧道的時間……不多了，你…聽我說。」

丁兆白道：「道長有什麼指示？」

松陽道長一嘆道：「虎頭……題名……是……是一個……騙局，那……盟主……不……不是……伍……伍……」

伍什麼，他無法繼續下去，這位名滿江湖的玄門高人，就這麼拋骨荒山，含恨而逝。

松陽道長的死是意外，他的遺言更意外得令人心神動盪而無法自巳。

一個以死求取解脫的人，他的遺言是可信的，但盟主不是伍彪又是何許人物？

難道會是無我上人？

這應該是正確的猜忖，因爲無我上人是虎頭題名的主持者，虎頭題名既是騙局，他自然是嫌疑最大的人了。

但無我上人又是誰？他如何能够一網打盡各門各派的武林高人？

可惜丁兆白的出手太重，松陽道長解脫得太早，否則縱然無法解開這一謎團，至少也可以多知道一點謎團的內幕。

正當他心神動盪之際，一聲尖銳的嬌呼忽然由一側傳來，他心頭一懍道：「不好，蓉兒有險！」

花蓉兒的確遇到危險，巳被宗哲大師一拳擊翻在地。

丁兆白一聲怒叱，點足彈身，長劍急吐，一招白虹貫日，猛向宗哲大師的後胸刺去。這一招有如風雷迸發，只要是血肉之軀必然承受不起，不過他只是志在救人，當宗哲大師閃身避讓之後，他立即奔向倒在地上的花蓉兒。

「蓉兒！妳受傷了？」

「嗯，大和尚拳風太重，我……」

花蓉兒功力頗高，此時竟然面色慘白，嘴溢血絲，受傷十分之重。

丁兆白取出兩粒療傷靈藥喂給花蓉兒服下，然後身形一轉，冷冷道：「大和尚好功夫，只是如此心狠手黑的佛門弟子倒是少見得很。」

宗哲大師淡淡道：「老衲情非得巳，尙請施主鑒諒。」

丁兆白道：「哦，大和尚殺人也是情非得巳？」

宗哲大師喧了一聲佛號，面色一沉道：「多說無益，請施主賜招。」

丁兆白估不到這位佛門高僧竟是鐵石心腸，不由仰天一陣狂笑道：「很好，小爺如果不能除去你這個佛門敗類，這顆大好頭顱你拿去就是。」

他不再存着什麼希望，對一個佛門敗類，多說一個字也是浪費。

只是少林武學博大精深，七十二種絕藝馳譽武林，宗哲大師是少林寺羅漢堂的主持，功力之高，應該是當代武林拔尖兒的人物。

對付這樣一個絕頂高手，丁兆白縱使未曾中毒也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如果只以八成功力拚鬥，他就只有一個敗字了。

敗的結果就是死，宗哲大師決不會對他慈悲的。

看來他巳至窮途末路的絕境，不會再有生存的機會了。

這些，丁兆白看得十分明白，因此，他不再存着活命的打算，自然也不必顧慮毒力的發作了。

你要我死，我就不叫你活，這是極爲自然的道理，只不過如若雙方功力相差過多，同歸於盡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子成·圖

# 粉骷髏（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在「人間」找到杜仙仙，她還活着，但臉上至到頸子上除眼睛鼻子下有兩個透氣小洞外，其餘部份全被瓷土封閉，蕭七想將瓷土撕下來，但杜仙仙却感到痛苦難忍，使蕭七一時間六神無主，蕭七抱住杜仙仙走出「人間」，而董千戶等人對此情況也無法可施，只好把仙仙帶回董家，此刻有捕快請蕭七等回衙門驗屍房，只見幽冥先生和金保在裏面，他們將一個原本以爲是杜飛飛的屍體用瓷土加以修容之後，却看出那並非是飛飛，而是金娃，那麼金娃的屍體爲何會到衙門驗屍房呢？杜飛飛到底又在那裏……

## 痴愛已成空　嬌娘變骷髏

### 屍變

午後。

陽光淡薄，春風輕柔。

這春風甚至不能夠吹動蕭七他們四人的衣袂，他們的心湖却在動盪不已。

馬車停在金家村外山下的墓地旁，蕭七第一個躍下車座，趙松第二個，隨手在車座邊拿起了一柄鐵鏟。

後面車門跟着打開，先是幽冥先生，金保最後也下來了。

最後一個下車的是金保，最先走進墓地的也是金保，四個人之中亦只有他知道金娃的墳墓在那裏。

金保走得相當快，繞過幾座墳墓，來到一座墳墓之前，停下脚步。

那座墳墓明顯的才造成了不久。

不等他開口，後面蕭七巳然道：「這就是金娃的墳墓嗎？」

他的目光正落在墳前那塊墓碑之上。

金保點頭道：「錯不了。」

隨即指着墓旁一株小樹道：「這株樹本就是一個很好的記認。」

蕭七目中隱露歉疚之色，道：「金老伯，這一次我們可要得罪了。」

金保搖頭道：「蕭公子不必如此說話，老朽事實也滿腹疑惑，很想弄清楚其中究竟。」

趙松那邊即時一抱拳道：「趙某可要動手了。」

金保淡然一笑道：「人說趙大人乃是一個盡忠職守，和平待人的好捕頭，現在看來，果然不錯。」

趙松道：「但是對於作奸犯科之徒趙某可是不和平得很。」

金保道：「那却是萬萬和平不得。」一偏身，接道：「趙大人，請。」

趙松也不再多說，擧起鐵鏟，往墳墓上插下去。

一插一挑，一大蓬泥土給他鏟起來。

墳墓的泥土看來還未結實。

也沒有多久，埋在泥中的棺材巳露出一角，趙松下鏟不停，却更小心了。

棺材附近的泥土終於被他鏟掉，整個棺蓋都畢露無遺。

趙松停下手，道：「應該可以了。」

蕭七「嗯」了一聲，跳下了土坑，揮袖拂去了棺蓋上那些少泥土，雙手約略量度了一下，抵住棺蓋的縫隙，也不顧衣服骯髒，整個身子都偎近去。

然後他雙手一齊用力將棺蓋往上扳。

眼看着，他手臉上的青筋蚯蚓一樣一條條突起來，那塊棺蓋也同時「勒勒」的往上升。

「格吱」一聲，整塊棺蓋離開了棺材，蕭七順手將棺蓋往旁邊一放，目光巳落在棺材之中。

一瞥之下，蕭七整塊臉立時都變了顏色，神態也變了，變得那麼的怪異。

恐怖，疑惑，兼而有之。

他的面色也迅速的變成蒼白。

蒼白如紙。

趙松從來都沒有見過蕭七的面色變得那麼難看，不由自主走前來一看。

他的面色也立即變了，變得比蕭七並沒有好多少，神態也變得詭異起來。

棺材中躺着一個屍體，並不是空無一物。

那也是一個少女屍體，而且是一個很美麗的少女的屍體。

金娃本來就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她若是變成了老太婆，或者變成了一個男人，變得猙獰而恐怖，那麼蕭七趙松兩人即使驚訝恐懼得掉頭就跑，也不足爲怪。

可是這個屍體却一點也不恐怖。

蕭七趙松驚訝什麼？恐懼什麼？

× × ×

金保和幽冥先生走了上前。

幽冥先生目光一落，「哦」的脫口一聲，金保却恐懼巳極的一聲怪叫。

「好美麗的女孩子！」幽冥先生這句話跟着出口。

金保却接着怪叫起來：「這不是我的女兒金娃。」

「屍變？」幽冥先生一呆。

趙松隨即道：「她就是仙仙。」

「仙仙？」幽冥先生又是一呆，「金娃的屍體怎會變成了仙仙？」

趙松道：「這正如仙仙的屍體，怎會變成了金娃一樣不可解。」

他的語聲不知何時巳顫抖起來。

「這個，這個……」幽冥先生一連兩聲「這個」，本來巳經紙一樣蒼白的臉龐更顯得蒼白。

蒼白得完全就不像是一張人臉。

蕭七的面色也逐漸變得一絲血色也沒有，他一直都沒有作聲，也一直都沒有移動脚步，若不是他的面色還有些兒變化，簡直就像是一尊沒有生命的瓷像。

他眼旁的肌肉突然顫抖起來，終於擧起了脚步。

橫移一步，然後他欠身伸手進棺材，抱起了仙仙的屍體。

仙仙的屍體巳經僵硬。

蕭七默默的抱起了仙仙，一張臉緩緩的湊近去。

他的臉終於與仙仙的臉相貼在一起。

他的臉蒼白如雪，仙仙的也是，而且亦冰冷如雪。

沒有任何的聲音，天地間這刹那巳完

全凝結，萬物都凝結，完全失去了生命。

就連那微風這剎那也彷彿已靜止。

幽冥先生趙松金保呆呆的望着蕭七，也全都失却生命也似。

誰都沒有作聲，誰都沒有移動。

突然，兩行老淚湧出了金保的眼眶，滾下。

蕭七即時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叫：「仙仙——」

天地變色！

蕭七狂叫聲中將仙仙擁入懷中，抱得很緊很緊。

只可惜一任他抱得怎樣緊，也已不能够將仙仙的生命搶回來。

仙仙經已死亡！

蕭七知道仙仙已經死亡，狂叫一聲，整個身子突然顫抖起來。

顫抖着他跪到棺材旁邊，他的面仍然緊貼着仙仙的臉，雙手也仍在緊緊抱着仙仙，突然開口，問：「怎會這樣，怎會這樣。」

聲音不住在顫抖，完全不像是他的聲音。

沒有回答。

金保老淚奔流，倏的亦跪倒在地上。

趙松欲言又止，他看來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幽冥先生仍呆在那裏。

這種事情有生以來，他也是第一次遇上。

蕭七問了那兩聲之後，整個人又木雕塑一樣，一動也不動，聲也不發。

他的身子雖然停止了顫抖，可是他的心深處却開始了顫抖。

整顆心就像是藏在冰水中一樣。

這片刻之間，他突然起了一個非常可怕，非常奇怪的念頭。

他抱着仙仙的雙手不知不覺緩緩鬆開，面色變得更厲害，倏的脫口道：「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幽冥先生也接口說道：「老夫也明白了。」

蕭七這時候好像才回復自我，回頭望着幽冥先生，道：「看來先生的推測仍然是對的。」

幽冥先生笑了，笑得是那麼的苦澀，歎息道：「老夫現在倒希望自己的推測完全錯誤。」

蕭七歎息無言。

趙松一旁忍不住問道：「兩位到底明白了什麼？」

幽冥先生道：「杜飛飛並沒有死，這一切事情也都是她暗　策劃。」

趙松沉默了下去。

幽冥先生接道：「衙門驗屍房裏的那具屍體毫無疑問就是金娃的屍體，載在金娃的棺材內的却是杜仙仙，那麼杜飛飛的屍體在那裏，我們在捺落迦那裏找到杜仙仙又是什麼人呢？總捕頭，你難道還不明白？」

趙松打了一個寒噤，說道：「我明白了。」

幽冥先生道：「與這件事有關係的女孩子，不外四人，杜家姊妹，董湘雲，金娃，杜仙仙與金娃的屍體我們已看到，董湘雲在我們離開樂平縣城之前，與我在一起，只有杜飛飛——」

他頓了一頓，接道：「以時間計算，杜飛飛的失踪乃是在金娃死亡之前，金娃死亡之後，那個羅刹女鬼的瓷像才出現，由於那只玉鐲的出現，我們都以爲從瓷像內找到的屍體就是杜飛飛，但後來證實，那其實是金娃。」

趙松道：「我們曾經懷疑可能是有人相似。」

幽冥先生道：「不錯，但現在開棺驗屍結果，金娃棺材中載的並非金娃，乃是杜仙仙。」

他語聲一沉，又道：「你們在捺落迦之內，却偏偏找到了一個自承是杜仙仙的女孩子，杜仙仙既然在這裏，那個女孩子到底是什麼人？」

趙松道：「有關係的四個女孩子只有杜飛飛一個下落不明，除非她也是被蜘蛛藏起來，否則我們在捺落迦之中找到的那個女孩子應該就是杜飛飛的了。」

幽冥先生道：「也只有如此，事情與我的推測才會符合。」

蕭七插口道：「那個女孩子毫無疑問，就是杜飛飛。」

他的語聲顫抖得很厲害，却說得很肯定。

趙松奇怪道：「憑什麼你這樣子肯定呢？」

蕭七道：「在捺落迦我找到她，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一些陌生的感覺也沒有，雖然她的面龐被泥土遮蓋，可是她的眼神在我却是那麼熟悉，是那麼親切，在我當時的意識之中，仙仙已死去，能够令我產生那麼熟悉，那麼親切的感覺的了，除了杜飛飛，還有誰呢？所以我才會認定她就是仙仙，相信她就是仙仙。」

趙松道：「你說她就是仙仙，相信她就是仙仙，我們當然就非信不可。」

蕭七苦笑。

趙松道：「當時她是必知道已陷入包圍中，知道他絕對逃不了，所以叫蜘蛛將自己縛起來，套上那麼一個的羅刹女鬼面具。」

幽冥先生道：「以蜘蛛的技巧，要將一個羅刹女鬼的面具套進一個人的頭中，看起來與那個人的面皮黏合在一起，相信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只要飛飛裝作一碰那面具就疼痛的樣子，小蕭一定不忍心强行將那個面具撕下來，而且有前例在先，更担心萬一弄個不好，損壞了仙仙的容貌，自不免六神無主，如此又如何能够看出其中破綻。」

趙松微喟道：「這樣說來，杜飛飛這個女孩子倒頗攻心計的了。」

幽冥先生道：「簡直就城府深沉，否則也想不出這樣奇怪的辦法。」

趙松道：「這也許是蜘蛛的主意。」

幽冥先生搖頭道：「蜘蛛這個人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了。他因爲生就一副怪相，整天都躲藏起來，好像這樣的一個人，世面見得不多，思想難免比較單純，如何想得出這種古怪的主意來？」

趙松道：「他跟着你那麼多年，對於他你當然應該很清楚，但是他與杜飛飛是在一起，你竟然全不知情，可見得對於他你仍然有些不大清楚。」



幽冥先生苦笑道：「這方面我的確完全不知道，不過蜘蛛這個人想不出這種鬼主意，却是絕對可以肯　的。」

趙松道：「難道這眞的完全是杜飛飛主意？」

幽冥先生道：「女孩子通常都有點鬼聰明，鬼心思。」

趙松摸摸鬍子，道：「這若是眞的話，這個女孩子也未免太可怕了。」

蕭七歎息道：「飛飛看來並不是那種人。」

趙松道：「一向她對你怎樣？」

蕭七道：「很好。」

幽冥先生道：「的確是不錯，否則我將你困在棺材裏的時候，她大可以突然發難，置你死地，要知道這實在很簡單，在棺材之內你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而我當時人已被迷倒，根本無力阻止任何人對你不利。」

蕭七點頭歎息：「不錯。」

幽冥先生問道：「他對你很好，你對他怎樣？」

蕭七道：「像姊姊一樣。」

幽冥先生道：「她比你要大？」

蕭七道：「大不了多少日子。」

幽冥先生道：「她若是要嫁給你，你怎樣？」

蕭七搖頭道：「不會有這種事的。」

幽冥先生道：「爲什麼不會？」

蕭七沉吟道：「我根本沒有起過這個念頭。」

幽冥先生道：「你沒有，並不等於她沒有。」

蕭七道：「她不會有這種念頭的。」

幽冥先生笑笑道：「你不是她肚裏的蛔虫，怎知道她的心事。」

蕭七無言苦笑。

幽冥先生接道：「不妨仔細想想，她可曾對你暗示過什麼？」

蕭七沉吟了一會，忽然歎了一口氣，道：「現在想起來，飛飛她……」

他訥訥地接道：「她好像眞的有意嫁我。」

幽冥先生道：「不用說，你一定沒有答允。」

蕭七歎息道：「我只道她不過是在說笑。」

幽冥先生道：「最主要的原因，我看出在你心目中的對象不是她，是仙仙。」

蕭七無言頷首。

幽冥先生道：「好像飛飛那麼聰明的女孩子當然不會看不出你是心有所屬的，因愛成恨，因妒成仇，她一切作爲，事實也不難了解。」

他搖頭接道：「女孩子吃起醋來，是很厲害的。」

蕭七苦笑。

幽冥先生道：「這一點却不能怪責你，否則再建十幢莊院，只怕也不够你娶妻之用。」

趙松插口道：「喜歡蕭兄的女孩子以我所知道，着實多得很。」

幽冥先生道：「好像小蕭這樣英俊瀟洒的男人却着實罕有，物以罕爲貴。」

趙松上下打量着蕭七，笑說道：「不錯。」

蕭七只有苦笑。

幽冥先生轉回話題，道：「蜘蛛的一時疏忽使到整個計劃出現了無可補救的漏洞，但他的伏誅並非就表示事情終結。」

趙松道：「因爲主謀是另有其人，並非他。」

幽冥先生道：「那個主謀現在却是在董湘雲的身旁，董湘雲曾經是她要毒殺的對象，除非她改變初衷，否則董湘雲現在可就危險的了。」

趙松聳然動容，說道：「他若是執意要殺害董湘雲，一定不肯錯過這個好機會的。」

幽冥先生道：「而且她是必已想到我們此行，必然會有所發現，對於她將會極之不利，即使她想不到我們會找到這裏，但爲防萬一，她一定會採取行動對付董湘雲。」

說着幽冥先生歎了一口氣，道：「這個女娃子實在城府深沉，在她套上那個羅刹的面具那下子，她是必已預測到你們非將她暫時留在董家莊不可的了。」

蕭七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亦自歎息道：「她留在董家莊內，湘雲少不免會伴着她，開解她。」

幽冥先生道：「除非每一次董千戶都在旁。」

蕭七道：「即使每一次都在旁，她若是突然出手，仍然是來不及制止的。」

幽冥先生道：「所以她要下手殺人的機會實在很多。」

趙松道：「現在惟有希望她乃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不敢輕率採取行動，否則董姑娘命危矣。」

幽冥先生道：「我雖然沒有見過這個女娃子，但從她這一次的行動來推測，她顯然是什麼也豁出來了。二人拚命，萬夫莫敵，況且是突然下手殺一個好像董湘雲那麼粗心大意的女孩子。」

趙松說道：「董姑娘的確粗心大意得很。」

幽冥先生搖頭道：「有一個董千戶那麼粗心大意的父親，她知道小心謹愼才是奇怪。」

蕭七苦笑道：「一個人率直一點，未嘗也不是一件好事。」

幽冥先生道：「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却是一件壞事了。」

蕭七歎息道：「即使她如何謹愼小心，也是想不到有此一着的。」

幽冥先生道：「這倒是。」

趙松道：「無論如何我們還是盡快趕回去的好。」

蕭七點頭道：「不錯。」將懷中仙仙放下。

趙松喃喃道：「好像仙仙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有誰忍心傷害她，何況是她的姊姊？」

蕭七道：「我也不明白。」

趙松道：「話雖說龍生九子，各有不同，但從你口中聽來，飛飛應該也是一個很善良，很漂亮，很可愛的女孩子，怎會做出這種事？」

一頓又接道：「難道眞的如幽冥公孫志先生推測一樣？」

蕭七搖頭道：「別問我？現在我的思

想就像是一團亂草，但正如你所說，飛飛應該不會做出那種事，仙仙與她到底是姐妹？」

幽冥先生插口道：「飛飛平日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蕭七沉吟道：「多愁善感，心胸是比較狹隘一點，但懂得大體，就是下人們做錯什麼，也很少怪責她們，聽仙仙說除了我之外，與其他的人很少說話。」

說到這裏，冥幽先生突然脫口一聲：「要命。」

蕭七一怔，道：「什麼要命？」

幽冥先生道：「最可怕的就是飛飛這種性格的女孩子。」

蕭七道：「爲什麼？」

幽冥先生道：「這種女孩子可以說是深藏不露，就是恨上什麼人，對方也不容易發覺到。」

蕭七道：「哦。」

幽冥先生道：「感情方面也特別來得尖銳，若是喜歡你，你不喜歡她，那麼她不死，你就得準備被她害死的了。」

蕭七無言苦笑。

幽冥先生搖頭歎了一口氣，道：「也罷，且看我們能否及時趕回去。」

蕭七身形立起，兩個起落，已落在馬車旁邊，再一縱，躍上其中一匹馬的馬背上，劍同時出鞘，「唰唰」聲中，已將那匹馬與車之間的所有連繫完全削斷。

幽冥先生的身形同時蝙蝠一樣落在另外一匹馬的馬背上，腰一折，雙手斜落，鳥爪也似的兩隻手掌「咯吱咯吱」的迅速將兩條鍊子拗斷，再一掌反拍馬臀，「叭」一聲，那匹馬負痛，立時疾奔了出去。

蕭七一騎早已如箭般奔出。

趙松並沒有他們那份輕功，走到來馬車旁邊的時候，兩騎已去遠。

那輛馬車也就只得那匹健馬，趙松一時間，只急得團團亂轉，猛一眼瞥見金保，忙奔了過去，一面高聲問道：「老人家，這附近可有養馬匹。」

金保顫抖着站起身子，道：「有。」

趙松道：「勞煩你老人家替我找來，這裏我先得弄好墳墓棺材。」

金保道：「我與養馬的人家認識，就交給我辦好了。」說着舉步疾奔了出去。

趙松再望向那邊，兩騎已走遠，歎了一口氣，道：「我去其實也是多餘，若是仍然可以阻止，憑他們兩個人應該阻止得了。」

他又歎了一口氣，俯身抱起仙仙的屍體，走向馬車。

屍體已僵硬，觸手一陣難言的寒冷。

趙松不覺機伶伶的打了幾個寒噤，嘟喃道：「現在只希望董湘雲瞧得出那個女孩子並不是杜仙仙，乃是杜飛飛，不要太接近。」

這番話才出口，他就苦笑了起來。

因爲他這個希望，就連他自己也不以爲有可能會實現。

樂平縣的三個美人難道都全得香銷玉殞？

趙松歎息在心中。

他雖沒有見過杜飛飛的眞面目，但仙仙的嬌憨，善良，溫柔，董湘雲的火性子，與及她們美麗的容貌已深印在他心中。

飛飛應該也有她美麗的一面。

好像她們這樣美麗的女孩子實在不多，樂平縣人傑地靈，竟然有三個。

可是現在已死了兩個，剩下的一個只怕也難逃法網，到頭來不免一死，這——是不是可惜可歎的一回事？

## 骷髏恨

董湘雲看不出在捺落迦救出來的仙仙其實是飛飛，董千戶也一樣看不出。

這兩父女就都是粗心大意得很。

以蕭七的精明，趙松的經驗，尙且瞧不出有問題，又何況他們兩父女？

不過這也怪不得趙松。

對仙仙飛飛，他到底還是陌生，就仙仙，他也只是衙門驗屍房中見過那一次。

在捺落迦救出來的那個女孩子的面上卻塑上青瓷，一副羅刹女鬼的可怕面貌。

她默認是仙仙，趙松也只好承認她就是仙仙，因爲，蕭七也相信了。

蕭七無疑是一個很精明的人，可惜人到底是人，始終難免會出錯的。

當局者迷！

再說，這件事情也實在太詭異。

× × ×

清晨。

陽光透進窗櫺照進來的時候，董湘雲已經替飛飛換上一襲淡青衣裳。

仙仙喜歡穿青衣，董湘雲是知道的，所以她找來一襲青衣。

碧綠色的羅刹臉龐，淡青衣裳，雖然光天化日之下，飛飛看來仍然不像是一個人，只像一個羅刹女鬼。

董湘雲不止一次有這種感覺，可是她並沒有說出來，她雖然粗心大意，到底心地善良。

她不想仙仙難過。

仙仙是怎樣可愛，怎樣善良，她是知道的。

她雖然口裏不止一次要殺仙仙，其實心中並沒有這個意思，甚至她曾經以爲，仙仙與蕭七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只是她眞的很喜歡蕭七，要她默默將蕭七讓與別人，她是絕對做不到。

不過，她只是爭取，從來沒有考慮到陰謀殺死杜家姊妹，這樣來得到蕭七。

董千戶頂天立地，董湘雲若是生爲男兒，絕不比乃父稍遜。

她體內流的也是俠義之血。

所以她雖然脾氣暴躁，動輒與別人大打出手，蕭七對她並沒有多少惡感。

因爲蕭七也知道董湘雲其實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一直也就當董湘雲自己妹妹一樣！

他的心早已被仙仙完全佔據。

董湘雲其實也很明白這一點，只是在事情未絕望之前，她仍然是竭力去爭取。

她其實也想學溫柔一點，學得像仙仙那樣！

可是學不來！

每想到這件事她就不由自主的歎氣。

現在她也在歎氣！

她看着那一襲青衣，忽然歎了一口氣，問道：「仙仙，我實在看不出這種青色的衣服有甚麼好看。」

沒有回答！



董湘雲苦笑接道：「可惜你現在不能夠說話，否則我實在很想跟你好好的談一談。」

羅刹面龐中目光一閃，飛飛取過書案旁的一張素絹與及一管筆！

董湘雲一呆，道：「怎麼我想不起來，你雖然不能夠說話，却是可以將要說的寫出來。」

她忙去磨墨。

那個墨硯一墨不染，一塵不染，乾淨之極！

墨也是全新的。

筆也是，一排筆吊在架上，全都是新的。

飛飛的眼中露出奇怪之色，董湘雲無意接觸到飛飛的目光，居然看得出飛飛的感覺，知道飛飛在奇怪甚麼。

她苦笑一笑，道：「這些東西都是爹爹給我買來的，他原是要我學你們姊妹那樣，閒時唸書寫字，可是我就是不喜歡那樣子。」

飛飛點頭。

董湘雲匆匆將墨磨好，道：「你看這個成不成？」

飛飛以筆醮墨，寫道：「稍淡一點，但又不是練字，算了。」

接寫道：「你要跟我談甚麼？」

董湘雲道：「就先談衣服，淡青色有甚麼好看呢？」

飛飛寫道：「青色看起來比較淸雅一點。」

董湘雲道：「原來如此。」轉問道：「嗳，你害怕不害怕相貌變成醜陋？」

飛飛寫道：「沒有甚麼好害怕的。」

董湘雲道：「不害怕蕭大哥從此嫌棄你？」

「不害怕。」

「爲甚麼？」

「因爲蕭大哥並不是那種着重外表的人。」

「你怎麼知道？」

「我們青梅竹馬長大的，怎麼會不知道。」

董湘雲咬咬嘴唇，道：「那麼以你看，蕭大哥可喜歡我？」

飛飛寫道：「喜歡。」

董湘雲心中一樂，道：「是眞的？他對妳這樣說道？」

飛飛寫道：「他當你是自己的妹妹一樣。」

董湘雲苦笑！

飛飛接寫道：「但我們兩姊妹若是都死了，他一定會娶你做妻子。」

董湘雲一怔，道：「爲甚麼？」

「好像你這樣可愛的女孩子，實在不多。」

董湘雲苦笑道：「連你也這樣說，看來我若想要嫁給他，得殺你們姊妹了。」

「只可惜你不是一個這樣心狠手辣的人。」

董湘雲說道：「我有時候也是很兇惡的。」

飛飛寫道：「你那種所謂兇惡只不過刁蠻。眞叫你殺一個毫無仇怨的人，相信你未必就下得了手。」

董湘雲呆呆點頭。

飛飛突然又寫道：「你眞的很喜歡蕭大哥？」

董湘雲訥訥地道：「喜歡得要命。」

這句話出口，她的臉不覺就紅起來！

飛飛寫道：「這是說，你不能嫁給他，生不如死的了。」

董湘雲無言點頭。

飛飛竟寫道：「你是一個可憐人，比我還要可憐。」

董湘雲一怔，道：「是甚麼意思？」

飛飛寫道：「你這樣喜歡蕭大哥，蕭大哥却不喜歡你，難道不可憐嗎？」

董湘雲道：「你可不可憐啊？」

飛飛又不答這句話，只寫道：「不過那一個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董湘雲道：「你是說你容得下我？」

飛飛只寫道：「你不在乎大小嗎？」

董湘雲笑道：「那有甚麼關係呢？只要能夠跟蕭大哥一起就成了。」

飛飛寫道：「難得你肯委屈。」

董湘雲道：「沒有甚麼委屈。」

飛飛接寫道：「這樣說，你其實並不可憐，可憐的只是一個人。」

董湘雲道：「是誰？」

「飛飛！」

筆緩緩放下，兩行眼淚湧出了羅刹面具之外。

董湘雲看在眼內，安慰道：「生死有命，你也不要太傷心。」

她竟然看不出這其中奇怪之處。

好一個粗心大意的女孩子。

也就在這個時候，敲門聲突響，一個聲音接呼：「湘雲！」

是董千戶的聲音。

董湘雲轉身說道：「爹爹，你進來好了。」

董千戶應聲推門進來，隨即問道：「仙仙怎樣了？」

董湘雲答道：「很好，她還跟我談話呢？」

董千戶「哦」一聲。

董湘雲向他解釋道：「我用口，她用筆。」

董千戶目光落在書案上，連聲道：「很好很好。」

接向飛飛道：「仙仙，在我這裏你甚麼也不用客氣，需要甚麼，叫湘雲給你拿來就是。」

飛飛欠身一福。

董千戶又道：「湘雲這孩子脾氣雖然有時暴躁一點，其實是沒有甚麼的。」

飛飛頷首！

董千戶繼續說道：「事情現在已告一段落，你在我這裏，更就甚麼也不用害怕了。」

說着一拍腰間長刀，道：「誰若是要對你不利，先問我手中的奔雷刀。」

湘雲截口道：「爹爹又在誇口了，別人不知道，仙仙妹子難道還不知道你的威風？」

董千戶大笑！

湘雲道：「爹爹，有件事我要跟你說。」

話說到這裏，忽然臉一紅！

董千戶道：「甚麼事說好了。」

湘雲欲言又止！

董千戶目光一轉，道：「仙仙又不是外人，你避忌甚麼？」

湘雲道：「誰避忌的了。」

董千戶道：「那麼還不快說？」

湘雲瞟一眼飛飛道：「仙仙妹子方才說她，她……」

董千戶道：「她怎麼樣了……」

董湘雲還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道：「她……」

董千戶奇怪道：「你平時不是這樣吞吞吐吐的，今天是怎樣了？」

湘雲終於道：「她說她容得下我。」

董千戶呆了一呆，想了一想，大笑道：「原來這回事，妙極妙極。」

湘雲的臉更紅了！

董千戶笑接道：「娥皇女英，千古佳話，只是便宜了蕭七那小子。」

湘雲紅着臉道：「爹你是答應了？」

董千戶反問道：「不答應成嗎？」

湘雲道：「不成。」

董千戶大笑道：「那有你這樣不害羞的小娘家？」

湘雲一嘟嘴，轉問道：「蕭大哥現在去了那兒？」

董千戶道：「就在門外。」

飛飛一怔，而董湘雲却驚喜道：「眞的？」

臉頰接一紅，訥訥道：「那我的說話他豈非都聽在耳內？」

董千戶搖頭道：「沒有。」

湘雲道：「不是說……」

董千戶截口大笑道：「爹不過在跟你說笑。」

湘雲大嗔道：「爹你壞！」

董千戶道：「你眼中快要沒有我這個爹了，現在不壞尚待何時？」

湘雲頓足道：「爹你說老實，蕭大哥現在是在甚麼地方？」

董千戶道：「他與趙松，幽冥先生，還有金娃的父親金保去了金家村。」

湘雲道：「去金家村幹甚麼？」

董千戶道：「好像是要開棺驗屍。」

飛飛聞說混身一震。

董千戶並沒有發覺。

湘雲接問道：「爲甚麼要那樣做？」

董千戶道：「據說幽冥先生借屍還魂，已經有了結果。」

湘雲道：「甚麼結果？」

董千戶道：「衙門中的人也不大清楚，但看他們走得那樣子匆忙，必然是有重大的發現。」

飛飛目光不覺一寒。

董千戶仍沒有發覺，接道：「爹知道的也只是這許多，你們倆且談談，我可要出去了。」

湘雲道：「去那兒？金家村？」

董千戶笑道：「有蕭七與公孫老怪物，還有甚麼事應付不來？我去不去有何關係，倒不如在家喝喝酒來得快活。」

湘雲一皺鼻子。

董千戶格格大笑，負手走出了房間！

飛飛看着他離開，目光更寒冷！

可是董千戶却沒有再回頭，也當然始終都沒有發覺飛飛的目光有異。

好一個粗心大意的老頭兒。

× × ×

紅日已開始西墮，樂平縣的城牆已在望。

兩騎健馬在官道上狂奔。

蕭七一馬當先，整個身子都貼在自己馬背上，人與馬聯成了一綫。

沒有馬鞍，蕭七雙手貼着馬頸，看來始終仍然是那麼穩定，可是誰都可以看得出，他實在騎得很辛苦很辛苦。

他始終堅持下去，心中也只有一個念頭。

——盡快趕到董家莊！

他希望仍然來得及在飛飛向董湘雲之前趕到去，制止飛飛再下手殺人。

那匹馬已被他催騎得簡直要發狂，他本人也簡直快要發狂的了！

在他的後面數十丈，跟着幽冥先生，也是策騎如飛。

風吹起了他滿頭的白髮，他整個身子都弓起，好像隨時都會被風吹走。

可是他始終沒有被風吹走。

他的神態很奇怪，很緊張，心情也一樣！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這樣趕路救人！

一種非常奇怪的念頭，突然在他的心中冒起來，他忽然不想再趕路，感覺到已絕望，再快也無用，董湘雲非死不可！

這是一種非常不祥的感覺。

幽冥先生不由自主歎了一口氣，也就在這個時候，那匹馬突然一聲悲嘶，一頭撞在地面上。

整匹馬隨即蓬然倒下，口吐白沫，顯然已虛脫了。

幽冥先生幾乎同時從馬背上拔起來，凌空一個大翻身，斜落在路旁。

他看着那匹馬，看着殘陽中的樂平縣城，又歎了一口氣。

那種不祥的感覺這刹那更強烈。

他搖頭，身形蝙蝠般掠出，雖然快，却是顯得那麼無奈。

不管怎樣，他都得走一趟董家莊，一看究竟。

他的一雙手雖然造盡幽冥鬼，可是他的一顆心並不怎樣迷信。

何況那種不祥的感覺也許只是因爲感覺那匹馬要倒下而生來。

× × ×

房間西門的窗戶打開，殘霞的光影使整個房間看來那麼詭異，是那麼凄涼。

飛飛又拈起了那管筆，寫下了三個字：「黃昏了。」

董湘雲看在眼內，道：「蕭大哥相信也快要回來了。」

飛飛再寫下十個字。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下筆慵懶，一派無奈。

董湘雲笑顧道：「你怎麼變得這麼多愁善感，不會是近得飛飛太多吧。」

飛飛無言。

董湘雲接道：「聽說你唸書很多，可惜對於那方面我就是不感興趣，否則也跟你談一談。」

飛飛取過另一張白絹，寫道：「我們談武功如何？」

董湘雲大喜道：「最好不過。」

飛飛寫道：「你平日用刀，怎麼房中



却掛着劍？」旋即筆指東牆。

東牆上掛着一支明珠寶劍，三尺三。

董湘雲的臉忽一紅，道：「那是我着人仿照蕭大哥那支斷腸劍打造的。」

飛飛疑惑的望着湘雲。

湘雲臉更紅，道：「劍掛在我房中好像他的人也在這房中伴着我一樣。」

飛飛一呆，她又疾筆寫道：「卿何多情？」

湘雲垂下頭。

飛飛又寫道：「可否給劍我一看？」

湘雲頷首，道：「當然可以！」立即跳起來，奔到那邊牆下將劍拿在手。

飛飛看着她，眼神很奇怪。

既似憐，又似恨。

× × ×

劍雖非寶劍，但也非一般可比。

七色明珠，三尺三，與蕭七那支斷腸劍並無多大不同。

飛飛接劍在手，拔劍出鞘。

劍鋒如一泓秋水。

飛飛以劍代筆，在地面寫道：「此劍可有名？」

湘雲道：「也叫斷腸。」

飛飛以指彈劍，劍作龍吟。

湘雲接道：「我也知這不是一個好名字，但誰叫蕭大哥那支劍就叫這名字？」

飛飛無言。

× × ×

馬仍在狂奔！

董家莊在望，蕭七的心却更急。

心急如焚！

× × ×

湘雲嬌靨上的紅霞終於褪下，轉問道：「仙仙，聽說你的劍練得很不錯。」

飛飛用劍寫道：「到院外，我練給你看看。」

湘雲立即讚成道：「好，總好過整天悶在房中，怎麼不早說？」

她轉身舉步，也就在這個時候，她眼角瞥見寒芒一閃，腰際倏感覺一涼！

一種難言的疼痛，前所未有的疼痛感覺，立即深刺進她的心深處！

她吃驚的回頭。

飛飛劍仍然在手，劍尖却正在滴血！

湘雲更吃驚，目光下垂，就看見鮮血箭一樣從自己的腰腹射出來！

她驚問：「爲什麼？」

飛飛緩步走到東牆下，劍寫道：「因爲你喜歡蕭七！」

湘雲說道：「你……你到底是……是誰？」

飛飛緩緩在牆上以劍寫下了兩個字。

——飛飛！

× × ×

馬衝上董家莊門前石階，一頭衝在門上，蓬然倒下！蕭七人同時離鞍射出，雙掌同時重擊在大門之上。

那道門只是虛掩，馬一撞已開，應掌更大開，蕭七奪門而入，其激如箭！

對門大堂有燈光，蕭七身形箭射向大堂！

× × ×

「飛飛！」湘雲驚呼，掩腹倒下！

她的眼瞳中充滿了疑惑。

飛飛頷首，翻腕一揮，劍脫手飛出，插入牆上「飛飛」那兩個字中。

湘雲也在這時候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一劍斷腸！

× × ×

桌上有杯，杯中有酒。

杯在董千戶手中，他自斟自酌，自得其樂。

今天他的心情也還算不錯，到現在，已經喝了三壺酒。

想到湘雲的終身有着落，他老懷大慰，但想到湘雲出嫁之後，自己的孤零，亦難免有些傷情。

「也許我該往江湖上走走了。」他不由生出這個念頭。

「人未老，寶刀也未老，想必仍然有一番作爲！」再想到當年帶刀闖蕩江湖種種威風，他自然又乾一杯。

這一杯下肚，蓬然一聲就傳來。

董千戶當然聽得出有人撞門，長身而起，擲杯在地！

砰然杯碎，董千戶按刀大笑道：「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敢來闖我奔雷刀的莊院！」

這句話說完，刀尚未出鞘，那個小子便已如箭般射進來。

董千戶目光所及，「哦」一聲，道：「我道是別人，原來是小蕭，來來來，我與你喝上幾杯，再告訴一個好消息給你知道。」

蕭七臉寒如水，截口問道：「湘雲在那兒？」

董千戶大笑道：「你眼中難道就只有湘雲，沒有湘雲這個父親？」

蕭七急問道：「老前輩，這不是說笑的時候，快些告訴我湘雲在那兒。」

他一身汗濕，滿臉汗水，風塵僕僕，說話非獨急速，而且有些嘶啞。

董千戶這時候才看清楚，一怔道：「莫非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蕭七點頭道：「是！」

董千戶道：「到底什麼……」

蕭七截口道：「先找着湘雲再說。」

董千戶道：「她在房中。」

蕭七追問道：「那個女孩子？」

董千戶道：「你說仙仙？也在！」

「跟湘雲在一起？」蕭七變色。

「他們倆倒親熱。」

「不好！」蕭七放步疾起。

「你是說湘雲不好？還是說仙仙不好？」董千戶奇怪之極。

蕭七沉聲說道：「那個女孩子不是仙仙。」

董千戶更加奇怪，道：「不是仙仙又是誰？」

「飛飛！」

× × ×

飛飛在東牆前坐下，就像是變成了一個瓷像，一動也不動。

房中燈火已亮起。

蒼白的燈光下，她看來是那麼恐怖。

門外突然傳來了腳步聲，很急速，很沉重的腳步聲。

飛飛恍若未覺，靜坐如故。

腳步聲陡頓，「砰」一聲，房門被撞開，蕭七董千戶雙雙搶入。

董千戶立即一聲悲呼：「湘雲！」疾

衝了過來，抱起了湘雲的屍體。

血染紅了他身上的錦衣，他的眼睛也立即紅了，一個身子盡在顫抖。

蕭七同時雷殛一樣，怔在當場。

半晌，董千戶突然抬頭，瞪着飛飛，眼瞳中充滿憤怒，也充滿疑惑，道：「你是誰？爲什麼要殺死我的好女兒？」

飛飛沒有理會他，只是凝望着蕭七。

突然，她那張羅剎鬼臉蛛網般裂開，簌簌散落。

董千戶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恐怖的情景，可是他並沒有退縮。

蕭七也沒有，盯穩了那張在散落的羅剎鬼臉。

那張鬼臉迅速的散落，現出後面的另一張臉。

一張很美麗的臉。

那張臉眞的很美麗，只是稍嫌蒼白。

蕭七雖然意料之中，但仍然忍不住發出一聲呻吟：「眞的是你？飛飛？」

語聲也仍然充滿疑惑。

飛飛終於開口，道：「是我。」

董千戶厲聲問道：「你到底在弄什麼鬼？」

飛飛沒有回答他，只是痴望着蕭七。

一股難言的靜寂，難言的恐怖，迅速蘊斥着整個房間。

× × ×

夜風透窗，燈影搖曳。

三個人都像是泥塑木彫的一樣，既沒有任何言語，也沒有任何動作。

也不知過了多久，飛飛的嘴唇才稍微的起了顫動。

蕭七却是第一個開口，道：「你這樣做又何苦？」

飛飛默默流下兩行清淚。

董千戶連隨問道：「爲什麼你要殺我的好女兒？你說啊？」

飛飛緩緩道：「因爲她喜歡蕭七。」

董千戶道：「這也該死？」

飛飛道：「誰喜歡蕭七，都該死。」

董千戶道：「你是不是瘋了？」

飛飛道：「也許。」

董千戶道：「只有瘋子才會爲這個原因去殺人！」

飛飛冷冷道：「蕭七只屬於我一個人，誰也不能喜歡他，嫁給他！」

董千戶怒道：「你是什麼東西？是他的什麼人？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

飛飛道：「我是他未過門的妻子。」

董千戶回望蕭七。

蕭七茫然搖頭，道：「我從未說過要娶你。」

董千戶立即道：「你聽到了沒有？」

飛飛痴望着蕭七，道：「你忘了？你眞的忘了？」

蕭七道：「你說啊，是什麼時候？」

飛飛道：「在我十一歲那天生辰。」

蕭七一呆，苦笑，他實在一些印象也沒有。

董千戶瞪眼道：「你十一歲的時候蕭七又有多大，兩個小孩子談什麼婚嫁？」

飛飛望着蕭七道：「那一天我穿着一件大紅衣裳找你，在你家後院中，你我並肩坐在一起，記得你說過什麼話？」

蕭七搖頭。

飛飛眼淚又流下，道：「你說我就像是一個新娘子，我問你，好像我這樣的一個醜丫頭，誰肯娶做妻子呢？你說就嫁給你好了，然後，你就以落在地上的樹枝爲香，跟我交拜天地！」

董千戶又好笑又好氣，嘟喃道：「小孩子的玩意，怎麼竟當眞的了。」

飛飛自顧道：「交拜了天地之後，我問你什麼時候娶我進門？你說等我們長大之後，現在我們都長大的了。」

蕭七苦笑道：「怎麼你不跟我說？」

飛飛淒然問道：「這種事也能忘掉的嗎？」

蕭七歎了口氣道：「飛飛，我們當時都是小孩子，懂得什麼，也許我當時眞的有那意思，但我相信都是鬧着玩的多，最低限度現在我仍然是一些印象都沒有。」

飛飛道：「我沒有說謊？」

蕭七道：「相信你沒有，但……無論如何你應該再跟我說清楚。」

飛飛道：「婚姻大事怎麼能够隨便就忘記。」

董千戶連聲道：「兒戲兒戲，荒謬荒謬。」

飛飛沒有理會，接道：「那之後我一直在等候你迎娶，多少年了，你一直若無其事，甚至還說要娶仙仙做妻子。」

她恨恨的道：「你就是不喜歡我，要悔約，也跟我早說一聲，好教我死掉這條心，省得每天半死不活的，老是在爲你煩惱。」

蕭七只有苦笑。

飛飛哀聲道：「多少年了，你知道我流下多少眼淚？你不知道的，是不是？」

蕭七歎息道：「縱然是這樣，你殺我好了，爲什麼要殺仙仙，殺金娃？殺湘雲呢？」

飛飛道：「我得不到的，別人也休想得到，既不忍殺你，只好殺她們！」

蕭七道：「仙仙可是你妹妹。」

飛飛道：「有一件事，你看來還未知道。」

蕭七道：「你說好了。」

仙仙道：「我本來並非姓杜，只是杜茗的養女，我的父母乃是死在一次賊刦中，那時我只得三歲。」

蕭七道：「你只得三歲，如何記得到那些事情。」

仙仙道：「是劉大娘告訴我。」

蕭七道：「蜘蛛的母親？」

仙仙道：「她原是我家的婢女，刦後餘生，將我送到杜家，因爲杜茗乃是當時有名的大善人。」

蕭七恍然：「原來如此。」

一頓接道：「那麼他們對你到底也有養育之恩，再說仙仙一直對你很不錯。」

飛飛道：「這是因爲她不知道我並非她的親姊姊。」

蕭七道：「即使知道相信也會一樣，她……」

飛飛冷截道：「你就是喜歡她，因爲她是這樣的溫柔，這樣的熱情。」

蕭七一聲歎息。

董千戶插口道：「即使是蕭七喜歡上仙仙，你也不用殺人的，那一個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啊，你跟仙仙說一聲，她相信一



定會幫助你，娥皇女英，共事一夫，豈非更好。」

飛飛冷冷的道：「蕭七要娶也得先娶我……」

董千戶道：「我看你只怕沒有仙仙那麼量大。」

飛飛道：「要就全要，讓自己的夫婿與別人廝混，仙仙也許不會在乎，我可忍受不了。」

董千戶皺眉道：「怎麼你的心胸這樣狹隘，連湘雲也不如。」

飛飛冷笑道：「每一個人都有他做人的原則，你管得了我？」

董千戶瞪眼道：「你殺了我的女兒，可要還我一個公道。」

飛飛道：「一定還。」

蕭七再一聲歎息，說道：「飛飛，不管怎麼樣，你這次的所作所爲都是不對的，我……」

飛飛截口道：「我知道你也想討一個公道，可是我敢說，你一定不忍殺我。」

董千戶道：「莫忘了還有我！」

飛飛道：「你的奔雷刀很快！」

董千戶道：「我讓你死得那麼痛快，倒是便宜了你！」話口未完，嗆啷拔刀出鞘。

飛飛視若無睹目注蕭七道：「與其死在奔雷刀之下，毋寧死在斷腸劍之下。」

蕭七的手已按在劍柄上，却不知是要拔劍殺飛飛還是要擋住董千戶的奔雷刀。

他的神情很奇怪，他的劍始終沒有出鞘。有誰知道他的心意？

飛飛接道：「我若是能够眞的死在你斷腸劍下，死也瞑目。」

蕭七無言。飛飛又道：「可是你眞的下得了辣手？」

蕭七按劍長歎。飛飛淒然一笑，道：「我既不想死在奔雷刀下，也不想你難爲，只好自己動手的了。」語聲甫落，她口中就傳出「波」的一聲異响。

蕭七面色一變，奔前。

飛飛看着他，道：「蜘蛛配製的毒藥到底如何，你很快就會見到的了。」

她轉向董千戶，道：「你看過之後一定會慶幸湘雲沒有死在毒藥下！」

一縷黑血立即從她的嘴角流下。

蕭七脫口呼道：「飛飛！」

飛飛道：「我知道你很難過，你所喜歡的，與最喜歡你的幾個女孩現在都死了。」她緩緩接道：「我原本就是要你難過的。」

蕭七道：「你何不殺我？」

飛飛悽然笑道：「若是忍心殺你，我總有機會的，可是我始終沒有起過要殺你的念頭，很奇怪？是不是？」

她的眼淚不停的流下，語聲已嘶啞，蒼白的臉龐逐漸轉變成淡紫色。

蕭七呆呆的望着飛飛，董千戶也呆住了。飛飛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說，可是一個字都已說不出來。

她的臉緩緩垂下，身子也倒下。

蕭七不禁又脫口呼道：「飛飛！」

這一次再沒有回答。

突然間，一縷縷的白烟從飛飛的臉龐冒起來，她的臉開始消蝕。

董千戶看在眼內，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蕭七的面色一變再變，已變得全無血色，他的眼睛仍睜大，盯着飛飛的臉。

眼看着，飛飛的臉逐漸的消蝕，美麗的容貌變成醜陋不堪，皮肉逐漸的消失，露出了白骨。沒多久，飛飛美麗的容顏只剩白骨，變成了一個骷髏。

骷髏的眼窩中彷彿仍有淚流下。

血淚！

× × ×

夜風透窗，蕭七的頭巾飛舞，衣袂也被風吹動，但是他的人，却一動也不動。

兩行眼淚終於從他的眼眶流下。

男兒有淚不輕流，只因未到傷心處。

（鴛魂六記第四記終）

## 拗指破「鯉魚担枷」

麥海雲

中國功夫方面有一部份跟角力方面的招式相似，「鯉魚担枷」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它在角力圈裏經常施展出來，往往是一招就令到對方無法反抗，不過，中國功夫是有特殊本領把這種危機解救的，先說鯉魚担枷的一招如何搬演出來，然後再談它如何解救。

假定甲乙兩人在路上行走，甲跟乙有仇，忽然一個箭步由背後走過去，先把自己的左右兩手穿過對方兩手下面然後提起來，雙手合攏，壓住對方的後腦，把他的頭壓低，因爲受壓的人左右兩手都已經給對方扛起來，難以發力，同時頭部受壓，低垂下來，很容易就接觸到自己的胸部，發生窒息之感，故此在角力圈經常施展這一招，使對方無力反抗，中國功夫一向不喜歡使用這一類偸襲的方式去暗算別人，但却難保別人不去暗算你。

洪拳方面是用這種方式解圍的，首先坐低馬步，然後把兩隻手收緊，抓住對方用來壓制自己頸子的一雙手，但却不是捉住他的手，而是捉住手指，跟住發力，使對方兩隻手拉開，那就有機可乘，由於對方的壓力消失，自己可以左踭或右踭向對方的肋骨打落，跟住轉身再發一掌，由於貼身打鬥，解圍之後立刻進攻，對方猝不及防，多數是會打輸的。

蔡李佛這一個門派是如此解救的，碰着頸子受壓，立刻把右手抓住對方的中指，使勁一提，此人單是一隻手指拗曲，而且向掌背這方面拗，一定發生劇痛，整個手掌也拉高，那時便可以側身進馬，一拳打在對方的胃部，只是一拳，即可取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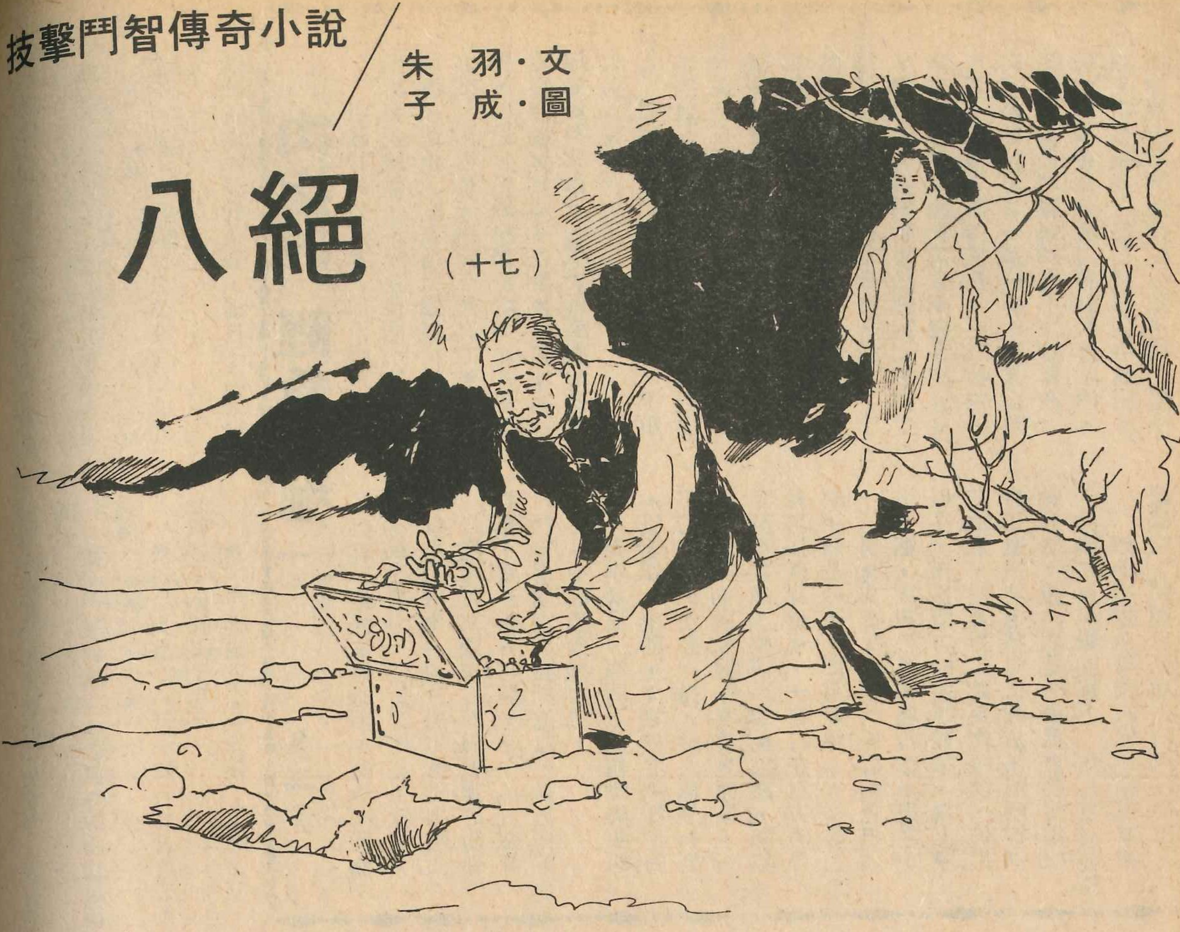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太極門碰着鯉魚担枷這一招，又有另外一種打法，把左手提高，抓住對方的左手五指，向上發力反拗，趁着對方鬆手的時候，仍用自己左手的手掌向下一拍，剛剛打中對方的下體，那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位，受擊之人無法支持！

如上所述，可見任何一招都有辦法破它，問題只是功夫的深淺而已。

技擊鬥智傳奇小說

朱羽·文
子成·圖

# 八絕（十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不王想盡辦法阻止曹夫人和曹玲見面，但沒成功，曹夫人順利地到達了金門客棧，但却見不到曹玲和金開泰，原來曹玲和金開泰在一座民宅中坐候，龍不王得知母女兩人沒見過面，就又在兩人面前說盡謊言，但龍不王的謊言却起不了什麼作用，反而引來曹夫人，巫婆婆，胡濤，童風等人來對付他，龍不王成了網中大魚，這帮人想一起聯手來對付龍不王，但龍不王臨危不懼，在危機面前，又使盡了他說謊的本事，使對方部份人化解爲友，削弱了對方的力量……

## 風雲多變幻　敵友難辨明

龍不王說走他並沒有立刻就走，他最少要看看各人的反應。

幾乎沒有人會去阻攔他，除了曹玲之外。

曹玲一縱身到了龍不王面前，冷叱道：「慢走！」

「曹姑娘很想殺人滅口麼？那似乎太晚了。」

「龍不王，一寸刀胡濤夫婦倆可以證明你是個造謠的能手，你的話根本就不足以相信。」

「眞的嗎？」龍不王冷冷地去望着胡濤。

胡濤冷冷地說：「我現在要置身事外了，情勢好像很混亂，教我分不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曹玲望着她母親，曹夫人神情肅穆，一語不發！

曹玲怒吼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公理嗎？」

曹夫人竟然還是不動聲色，她眞沉得住氣。

「龍不王！」曹玲氣憤塡膺，「就算每一個人都不敢出面，也還有我，我要跟你拚命，爲江湖除害。」

「玲兒！」曹夫人突然發出了一聲沉叱。

曹玲怎能不聽她母親的說話，當場楞住。

「退下！」曹夫人的語氣非常嚴厲。

曹玲緩緩後退，任何人都看得出她是心不甘，情不願。

龍不王冷傲地說：「現在我可以走了麼？」

沒有人吭聲，那似乎就代表默許。

龍不王昂視闊步地向外走去。

童風飛躍上前，攔住了他：「我的女兒呢？」

「就在這裏等，她立刻就會回來。」

無影刀也上前討刀。

龍不王輕描淡寫地說：「刀會還給你的。」

龍不王終於走掉了，輕鬆愉快地走掉了。



曹玲淚流滿面地叫了一聲：「娘！」

曹夫人在笑，她怎麼還笑得出？

巫婆婆也在笑，她的笑容令人看起來有些怪。

除了曹玲，幾乎每一個人臉上都有滿意之色。

「開泰！」曹玲訝異地問：「怎麼回事？」

「剛才他們在房內密商大計，咱倆在外巡守，所以咱們一無所知，我猜，他們一定又定下了什麼妙計。

「眞是見鬼！一代梟雄巳經到了網中，又被他脫走了。」

「可是那只珠寶箱還沒有着落呀！」

「什麼珠寶箱子，那只不過是一個魚餌罷了。」

「曹玲！情況並不如此簡單，妳該信任娘。」

「什麼？開泰！你，甚麼也叫她娘？你……？」

「這是娘答應的，妳還不知道嗎？」

「這是怎麼回事呀？每一件事都瞞着我。」

「曹玲，我想，不久之後就會眞相大白了。」

在山林中早巳積雪盈尺，下面的半尺且巳結成堅硬的冰塊。現在，龍不王却以尖嘴鋤在奮力挖掘。

這是一件吃力的工作，而他却幹得非常有勁。

那必然是因爲地底下一件很具吸引力的東西。

大地酷寒，四野冰封，沒有人會到這裏來。

所以，龍不王不必有什麼顧忌，他可以全力挖掘。

約莫一個鐘頭之後，他又挖掘了一個約莫二尺見方，深也約二尺的小洞。

現在，洞中有東西出現了。

是一個長方形的東西，外面用油布包着。

任何人都可以猜測出，油布中包了一只提箱。

那的確是一個提箱。

龍不王揭開箱子外面的油布，將油布攤開舖在地上，那只提箱就顯露出來了，箱子本身就很精緻。不難想像到箱子裏一定裝了什麼極爲貴重的東西。

龍不王也在油布上坐了下來，工作太久，他需要休息，而且，他在欣賞那只提箱，從神情上看，他是非常愉快的。

他是老江湖，爲什麼喪失了警覺性。

他難道不明白有多少敵人在窺覦他？

那只有一個解釋，他完全沒有將那些人放在眼裏。

歇够了，也看够了，龍不王開始打開那只提箱。

他有鑰匙，精巧的鎖應聲而開。

這是一只名實相符的寶箱，裏面金光閃閃，璀燦奪目，全是金銀珠寶，珍珠翡翠，美不勝收。

財不露白？而他却好像唯恐別人不知似的。

這的確是非常吸引人的東西，本來是寂寂無人的荒郊，此刻却出現了一個人。

是奇珍號的郭掌櫃。

他好像有一種獨特的嗅覺，能嗅出那裏有珠寶。

他也有一種獨特的功夫，能够在轉瞬間出現在有珠寶的地方。要不然，他怎會來得這樣巧呢？

「龍老！」他謙卑的：「能容許我飽飽眼福嗎？」

「郭掌櫃！你來得正是時候。」

「是嗎？」

「我想知道這箱珠寶的正確價值。」

「那不成問題，我用手一約，用眼一瞄，就成了。」

「那就費心啦！」

郭掌櫃開始了他的工作，他一樣一樣地細看，每看完一樣就放在油布上，直到每一件珠寶他都鑑賞過了，他才又放回箱子裏。

「値多少錢？」龍不王有些迫不及待地問。

「龍老！我沒帶算盤，也沒帶紙筆，所以不能一樣一樣地記載下來。不過，約莫估計總要値一百萬現大洋！」

「一百萬現大洋？」龍不王以難以置信的口吻問。

「是的，只多不少。」

「一百萬？」龍不王突然發瘋般笑了起來。

「龍老……」

龍不王仍然是瘋狂般地大笑。

「龍老！」郭掌櫃緊張地說：「財不露白，你應當立刻將這些珠寶收起來，趕緊離開這兒……」

「難道還會有人敢來搶我手下的財寶嗎？」

「龍老！小心一點總好些……嘿嘿！敝號有巧匠打造的密櫃，萬無一失，如果你想脫手，我也可以替你找買主。總之，趕緊離開這兒，我來帮你收拾……」

「住手！」龍不王突然沉叱一聲。

郭掌櫃楞住了。

「你那雙髒手還配觸摸這些珠光寶氣嗎？」

「龍老！我是……」

「別去碰它們，在雪地裏，這些小東西顯得格外光亮，我要看個够，你走遠點，別在這裏煩我。」

龍不王似乎巳經陶醉在那一遍珠光寶氣之中，他身邊的危險，潛在的敵人，巳經不在他的腦海中了。

郭掌櫃的目光突然變得非常冷冽。

甚至比地上的冰雪還要冷。

不過，龍不王巳經注意不到了，他的眼睛裏只有那些金銀珠寶，他巳深深被那奪目的光彩所吸引。

郭掌櫃輕輕抬起右手，在空中畫了一個符號。

他的手勢具備了無比的權威，立刻就有人出現。

一個，兩個，三個……無數個。

他們全是一身黑衣，每人都是身裁魁梧，神情剽悍。

他們手裏沒有兵器，可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們的雙手巳具備了刀劍的威力，足可以致人於死命。

雪地無聲，他們正無聲地向龍不王接近。

龍不王却絲毫不覺，他够格稱爲老江湖嗎？

郭掌櫃只是一個珠寶商人，而他現在又扮演什麼脚色？

他手下怎會豢養了這麼多的殺手？

難道奇珍號珠寶店只是他的一個掩護麼？

這些問題都不需要答案了，在轉瞬之後，龍不王就已經死於非命，又有誰去過問其中的內情呢？

那些黑衣大漢在向龍不王緩緩接近，包圍圈愈縮愈小，郭掌櫃却在緩緩退出，他大概怕聞血腥味吧？

龍不王仍然不覺，他怎會變得如此懵懂呢？

「龍不王！」郭掌櫃突然大叫一聲。

龍不王竟然連頭都沒有抬，他好像沒有聽到喊叫聲。

「龍不王！」郭掌櫃再叫。「抬起頭來。」

龍不王抬起了頭。

他應該發現眼前的情勢，他應該驚慌。但他却非常平靜。圍住他的並不是什麼煞星，只是幾棵樹。

「龍不王！」郭掌櫃冷笑着說：「人人都說你是老江湖，人人都說你最難纏，我看並不見得。」

「什麼意思？」龍不王迷惑地問。

「哼！眞好笑，死到臨頭還不知。」

「怎麼？你要殺死我？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我要那箱珠寶。」

「郭掌櫃！別開玩笑，你是個正正當當的商人，怎會幹出殺人的勾當，你一定在說笑話。」

「不錯，我是一個正正當當的商人，在珠寶界，我姓郭的還有點兒名氣，可是，在黑道上我也是個催命煞星。我只賣，不買，我幹的是無本生意，你明白嗎？」

「郭掌櫃，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我沒有胡說，只是你們都太傻。」

「郭掌櫃！十年前，巫老頭子是你作的？」

「沒錯。」

「七年前萬遠鏢行的總鏢頭李雲也是你作的？」

「沒錯。」

「江湖道上有好幾件無頭命案……」

「只要是與金銀珠寶有關的，都是我作的。」

「郭掌櫃！承認自己是賊的人眞是少見。」

「的確少見，不過今天總算讓你見到了。」

「郭掌櫃，你犯了一個錯誤，你知道嗎？」

「哦？」

「禍從口出。」

「你是說，我不該吐露這個秘密？」

「是的。你可知道江湖上有多少人找你？」

「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我。」

「那是因爲他們以前都不知道那個心黑手辣的刦匪是你，如今知道了，你可就是刦數難逃啦！」

「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我知道，你怎能肯定我不會對他們說？」

「你不會說，因爲你不可能活着離開這兒。」

「郭掌櫃！你這麼有把握嗎？」

「龍不王！你們都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認爲武力是征服一切的萬靈妙藥。其實是大錯特錯。我不會武功，但是我比你們有心機。因此多年來予取予求。」

「郭掌櫃！你並不是一個很有心機的人。」

「何以見得？」

「這箱珠寶是餌，你並沒有發現。」

「有許多聰明的魚兒常常食餌不吞鈎的。」

「不過，這是一箱假珠寶，你都沒有看出來。」

「假的？哈哈……」郭掌櫃突然振聲狂笑。

「你笑什麼？」

「我笑你外行人說內行話，眞假我還分不清楚嗎？」

「郭掌櫃！我很認眞地告訴你，那箱珠寶是假的，所謂督辦大人托運，被謀害，都是編造的故事。」

「龍不王！你不會比我更清楚了。這箱珠寶如假包換，至於督辦大人也是如假包換，那位督辦大人被謀害是我的主意，難道我還不比你更清楚嗎？」

龍不王楞住了，他眞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

這是一齣戲，大夥兒全商量好了的，目的是想將這個多年來一直隱身不出，爲惡多端的刦匪引出來。

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結果？

「龍不王！在你死之前你還想知道什麼？」

「我想知道你將怎樣處死我。」

「在你四週有不少人，一個對付不了，兩個對付不了一起來，你的血會將地上的積雪染紅。」

「你好像忽略了一件事。」

「請你提醒我吧！」

「金門客棧還有多少人？」

「這裏不是金門客棧。」

「他們會來。釣魚的人一定不會距離魚餌太遠。」

「龍不王！如果我說那些人當中有我的心腹，你相信嗎？」

「絕對相信。」

「如果我說我的心腹具有左右力量你相信嗎？」

「可能。」

「那麼，那些人此刻一定不會到這裏來。」

龍不王的信心動搖了，他衡量自己的生機，好像還有一成，那一成還必須要在頃刻之間先將姓郭的制服。

他突地飛躍，想突破那道包圍圈。

當他凌空時，包圍圈也跟着移動，他落地，仍然在包圍圈裏。

那姓郭的輕哼了一聲，攻擊立刻開始了。

攻擊非常猛烈，不用刀槍，但是那些粗野漢子的拳脚比刀槍還要凌厲。

龍不王施展渾身解數，也只能拚個平



持局面。

那些人死到那兒去了？原先的計劃不是……？

突然有笑聲，瞧熱鬧的笑聲，聲音很尖細。

龍不王瞄了一眼，竟然是童梨那個小妮子。

她怎麼會在這種地方出現呢？

不但她在，傅清和也靜靜地站在她身邊。

只聽這個小妮子輕輕的喚道：「傅清和。」

「嗯。」那山村小伙子漫應着，聲音挺不自在。

「我說這個郭老頭不是好人，你偏說是。」

傅清和沒吭聲。

「他手下養了這麼多殺手，那會是好人。」

傅清和變成了啞巴，這種場面早把他嚇呆了。

「喂，郭掌櫃！」她突地大叫。

「小丫頭片子！」郭掌櫃沉聲說：「妳想死嗎？」

「郭大爺！」傅清和求饒地說：「她……她年紀輕，不懂事，你饒了她吧！」

「傅清和！你來幹甚麼？」

「我說你是好人，她……她偏說你是壞人……她……她教我來看……你爲什麼要殺人呢？」

「你不懂？」

「我……實在不懂。」

「那你就永遠都不要懂。」郭掌櫃右臂一揮。

立刻有兩個大漢向傅清和，童梨衝了過去。

童梨上前招架，傅清和已嚇得回頭就跑。

他腿勁不錯，但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快過。

快得簡直像一支箭。

這支箭射進了一個人的懷裏。

是童風。

童風抱住了他，沉聲道：「小子，你幹什麼？」

「我……我……他們要殺你女兒。」

「他們？他們是誰？」

「奇珍號的郭……郭掌櫃！」

「小子別怕！我女兒是妖精，死不了的。」

「什麼？她是妖精？」

「小子！我問你，你眞想娶我的女兒嗎？」

「我當然想，只怕……只怕你不肯答應。」

「我會答應，不過，我要考考你。」

「你考我？」

「對了！我考你的胆識……看！雪地有一只箱子。」

「嗯。」

「他們在打架，誰都沒有留意那只箱子。」

的確，拚死活的人已經距離那只箱子三十步遠了。

「小子！你過去把箱子提過來，交給我。」

「我……我不敢。」

「小子！別裝傻扮懵。瞧瞧看，我女兒一人對付兩個大漢，你這個大男人怎麼反倒胆小起來啦！」

「好！」傅清和鼓足了勇氣：「我試試。」

他一提氣，向那只箱子跑過去。

他幾乎是閉着眼睛的，手抓着箱子，提了就跑。

殊不知箱子是打開的，他一提，箱內的東西都散落出來了。

傅清和把箱子提了過來，只是一只空箱子。

氣得童風七竅冒烟，大罵道：「天下再也沒有比你更蠢的人……來，帮我檢拾那些掉在地上的東西。」

童風拉着傅清和跑了過去。

戰鬥正熾烈。

郭掌櫃關心戰局，視綫又被許多人擋住，因此，他並沒有發現有人將那箱珠寶拿走。

童風手忙脚亂，傅清和也是雪呀，泥的滿把抓，總算將那些散落四處的珠寶又放回了箱中。

童風扣上箱蓋，按上鎖簧，然後吁了一口氣。

「傅清和！我再考考你。」

「好！」傅清和現在的胆子已經壯多了。

「提着這箱子，立刻回到三家村。」

「我一個人回去！」

「是的。立刻取捷徑回去，別跟任何人提這件事，我跟梨兒隨後就來。記住，這只箱子再也不能弄丢了。」

「我知道。」

「要是這只箱子弄丢了，我就剝你的皮。」

「是，絕不會弄丢的，你們什麼時候來呀？」

「隨後就到。」

傅清和提着箱子飛也似的跑了，像一縷烟。

「喂，喂，」童風拍手大聲高叫。

戰鬥立刻停了下來。

「你們幹嗎打架呀？」他輕鬆地問。

郭掌櫃不禁皺了一下眉頭。突然，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因爲雪地上的那箱珠寶突然不見了。

童風的兩手只是空的呀，這是怎麼回事？

童梨到了童風的身邊，輕聲問：「爹，看到清和了嗎？」

「閉上妳的嘴吧！」童風低叱。

「爹，怎麼回事？清和不見了呀！」

郭掌櫃緩緩幌了起來。

「你姓童，對嗎？」

「沒錯。」

「你在玩什麼花樣？」

「我不明白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偷走了一箱價值連城的珍寶，你還裝傻？」

「捉賊要贜，你最好別含血噴人。」

「童風！如果你認爲那箱珠寶被你提走，就算你的，那就錯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懂嗎？」

童風笑了，他似乎完全不在意眼前的

危險。

「你笑什麼？」

「我笑什麼，你難道還不明白嗎？」

「我不明白。」

「你用『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八個字教訓別人，爲什麼不用來教訓你自己呢？」

「我與你不同。」

「有何不同？」

「我有財有勢，有力量去保護那些財寶。」

「你眞有力量保護嗎？爲什麼會到了我的手裏？」

郭掌櫃氣憤地沉叱一聲：「把他們圍上！」

立刻有四個大漢將父女兩個圍上了。龍不王那邊壓力已經減輕不少。

「爹！」童梨仍在關心傅清和。「清和上那兒去了？」

「妳眞的那麼關心他嗎？怎麼一直問個沒完？」

「我當然關心他，我的終身都托付給他了。」

「放心，他先離開了。」

「那箱珠寶是他帶走了嗎？」

「沒錯。」

「爹！你害死他了。」

「這是什麼話？」

「爹！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在打那只箱子的主意，他不會半點武功，你不是存心要害死他嗎？」

「你以爲作我的女婿有那麼簡單嗎？不冒點兒風險是不行的。」

「爹，我可是跟你先說好，清和若是有個三長兩短，我要你賠我的人。」

「爹一定賠，世界上比傅清和那傻小子好的女婿多着哩！」

郭掌櫃似乎弄不清楚他們父女倆在嘀咕什麼，悻悻地說：「你們商量好了沒有？是拿出我那箱珠寶？還是甘願賠上兩條命？」

童風高聲道：「姓郭的，捉賊要贓，還是那句老話，如果你要耍狠，咱們父女只有奉陪。」

「上，」郭掌櫃沉聲下令：「斃了老小子，那妞兒要留下活口，哼，我自然會有法教姓傅的自己送那箱珠寶上門來。」

四個漢子立刻展開了猛攻。童風父女不是省油燈，雖是四對二，却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惡戰。

那邊，龍不王在壓力減輕之後立刻展開了凌厲的反擊，一旁有友軍作戰，也因而士氣大振，不旋踵開，好幾個大漢都被擊倒在地。

龍不王正要過來參與童風這邊的戰局，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傅清和頭上頂着那只箱子，緩緩走了過來。

郭掌櫃大喊一聲：「住手！」

童風楞住了。

任何人都會發楞，這小子怎麼又回來了呢？

原來他是被押回來的。

後面跟了許多人，曹夫人母女，金開泰、胡濤、徐小蕙，巫婆婆……所有的人都到齊了。

戰鬥終於停止了。

巫婆婆一馬當先，怒聲道：「郭掌櫃，眞人不露相，倒看不出你還是個武林煞星，有什麼話說嗎？」

「巫婆婆妳今天說話是什麼身份？」

「代亡夫索命。」

「那麼，這些人呢？」

曹夫人緩緩說：「爲武林討公道。」

「巫婆婆！」郭掌櫃的態度依然很鎭定。「妳說代亡夫索命，有憑據嗎？」

「你剛才已在龍不王面前招認一切，你還要狡賴嗎？」

「這麼說，各位已經來了很久了？」

「不錯。」

「方才龍不王受那羣野漢的攻擊，險象環生，各位因何一直不出面救援？莫非想借刀殺人不成？」

曹夫人憤而怒斥：「你才眞是想借刀殺人，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挑起龍老跟咱們之間的仇恨嗎？錯了，咱們這幾個人爲了要引出你這個武林煞星，已經相處好多年了。」

巫婆婆大吼：「你還有什麼話說？」

「當然有話說。」郭掌櫃依然冷靜。

「那就快說吧！」

「這麼多年來，我沒有殺過一個人，甚至沒有殺過一隻鷄，我根本就不會武功。各位拿我看成萬惡之徒，將我比成武林煞星，是一件不很公平的事。」

他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在場的人不禁面面相覷。

金開泰站了起來。

「郭掌櫃！」他有些惋惜的說：「眞想不到！」

「每個人都會遇上想不到的事情。」

「這些野漢都是你化錢豢養的嗎？」

「應該說是我化錢請來的。」

「郭掌櫃！你承認你在過去十幾年當中曾經無數次爲珠寶而行刦殺人嗎？」

「我承認，不過，我從來都沒有動過手。」

「古人說：上者殺人用舌，中者殺人用石，下者殺人用拳。你只要用嘴吩咐就行了，何須你親自動手？你很聰明，是古人所說的『上者』，可是也是咱們心目中的重犯。你比那些愚昧無知的野漢要罪重許多倍。」

衆人齊聲附合：「對，你才是罪魁禍首。」

郭掌櫃猛地打了一個抖嗦，冷冷道：「你們打算如何處置我？」

巫婆婆搶先回答：「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你們都很齊心嗎？」

「當然。」這不是出於某一個人的聲音。

「我看未必，有許多人緊閉着嘴吧沒有開口，因爲他們和我都有默契。這箱珠寶太值錢，但是不透過我的關係，這些珠寶就賣不出去，因此，有許多人並不希望我死。」

曹夫人冷笑道：「到了這種節骨眼兒上，你還想挑撥離間嗎？你眞是妄費心機啦！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是貪財的，你這一套絕不管用，姓郭的，你認命吧！」

「夫人！妳的話錯了，方才妳還親眼



看到一件事，童風唆使姓傅的傻小子提了箱子就跑，這是鐵的事實呀。」

童風臉紅了，在雪光映射下，顯得格外紅。

「我只是開個玩笑，想分散郭掌櫃的注意力，」童風連忙解釋：「憑我，絕對無法獨吞這筆鉅大財寶的。」

曹夫人說：「咱們犯不着跟這老奸巨猾的傢伙囉唆，巫婆婆！是妳一個人動手，還是咱們一起動手。」

巫婆婆狠狠地說：「我一個人就足够了。」

她逼了上去，以她的雙手，就可以置郭掌櫃於死地。

郭掌櫃不再鎭定無懼，他開始緩緩後退。

他退一步，巫婆婆就得逼一步，絕不放鬆。

就這樣，他倆竟然遠離這羣人有二十多步了。

「老太婆！」郭掌櫃突然變了一個聲音：「妳非要殺我不可嗎？」

巫婆婆似乎嚇了一跳，疾聲問道：「你是誰？」

「我是誰？歲月催人老，妳認不出我的相貌來，難道妳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嗎？我是妳的老公巫九呀！」

什麼？巫婆婆的老公沒有被殺？這位奇珍齋珠寶號的郭掌櫃就是巫九？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呢？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可是，這又是一個鐵的事實，令巫婆婆非接受不可。

她定睛看去，巫九化過一番功夫，他故意讓鬢角的髮梢垂下來，不加修剪，使他的臉頰看起來比較狹窄，他也留了鬍鬚。他那雙眼睛原本是威猛有神的，他故意裝出一副永遠沒睡醒的樣子，他在儘量掩飾自己。

爲什麼？他這樣作是爲什麼呢？

「爲什麼？」巫婆婆聲音沙啞地問。

「我替人押運珠寶那麼些年，算計一下，有千千萬萬的財寶從我手裏過，那都是過眼雲烟，我不甘心，我要將那些珠寶據爲己有，所以我想了一個很絕，很絕的主意。」

「巫九！你的主意的確想得很絕，可是，你竟然將你名譽，地位都拋棄了，將你的妻子也拋棄了，合算嗎？」

「名譽？地位？那些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我呢？難道也沒什麼了不起嗎？」

「妳要承認一件事，我常常在外奔波，相聚的日子很少，咱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感情存在。」

「巫九！那只是你的感覺，當我聽到你的死訊之後，我決定繼承你的衣鉢，找到殺你的兇手，十年來，風霜雨雪，我毫不在乎，這不是感情又是什麼？」

「唉，後來發現我錯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什麼叫來不及？你還可以對我說明眞相呀！」

「我沒有勇氣。」

「不是沒有勇氣，我知什麼原因。」

「妳不會知道。」

「我知道。」

「妳說說看。」

「在你的心目中，只有珠寶。其它都不重要，甚至包括你自己的生命。巫九！我沒說錯吧？」

巫九在發抖，絕不是因爲天氣太冷。

「巫九！如今該如何收拾善後？」

「很簡單。」

「眞的很簡單嗎？」

「只要咱們聯手，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活得了。」

「巫九！你認爲我會與你聯手嗎？」

「當然。」巫九非常肯定地答覆。

「巫九！你太自大，自傲了，結果正好相反。」

「難道妳不答應與我聯手對敵？」

「巫九！在你揭露眞相之後，我幾乎無地自容，我應該掉頭離去，或者橫刀自殺。現在我還留在這裏，是因爲我還顧念夫妻之情，要帮你收拾善後。」

「我太高興了……」

「巫九！你不應該高興得太早。」

「哦？」

「你應當問問我，打算如何帮你料理善後。」

「妳當然會顧及我的利益……」

「是的。你迷戀珠寶，我一定會使你如願以償。」

「妳的話令我感到興奮。」

「那一箱珠寶將永遠屬於你。」

「眞的嗎？」

「巫九！你該了解我的個性，我是不會騙人的。」

「我知道，我知道。」

「不過，我也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妳說！妳說！」

「關於這箱珠寶的來龍去脈，對我來說始終是一個迷團，我希望弄個一清二楚，你一定會給我滿意的說明。」

「來日方長，以後我會慢慢地告訴妳的。」

「不！我一定要現在就弄清楚，快說吧！」

「强敵環伺，這不是時候以後……」

「瞧！他們誰也不會過來，快說出內情吧！」

巫九猶豫了一下，終於向他的老伴兒妥協了。

「珍寶有八絕，妳大概沒聽說過。」

「以前是沒聽說過，最近却常常聽人提起。」

「八絕中有五絕在我手裏，十年來，我一直想搜羅另外三絕，使八絕集中，這是我此生中唯一的心願。」

「嗯！」巫婆婆很沉靜地聽着。

「那位糧秣督辦搜刮了不少珍寶，他慕名請我去鑑定，使我發現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八絕中的三絕竟然在他手裏。他的府邸中有重兵守衞，門禁森嚴，我無計可逞，終於機會來了……」

巫九喘了一口氣，又接着說下去：「他決定請假還鄉，這批價值連城的珠寶沿途需要有人保護，他把我找去商議，我就建議他找妳來押運這箱珠寶。」

「爲什麼找上我？」

「老婆子！其中的緣故還用我說明白

嗎?」

「我不明白。」

在途中我會跟妳說明眞相，這批珠寶不就垂手可得了嗎?」

「嗯！往下說吧！」

「後來，我突然發現情況有了變化。妳跟曹夫人，還有許多好管閑事的人密商，要借這個機會將一個潛伏的武林煞星引出來，再共同合力除去。這樣一來，幾乎破壞了我完美無缺的計劃，幸好我作了一個緊急措施。」

「什麼緊急措施?」

「我先找機會殺了那個糧秣督辦。」

「他該殺，軍閥暴征横歛，死有餘辜的。」

「現在，第二個緊急措施就需要妳幫忙了。」

「說來聽聽。」

「咱倆膝下無一男半女，退隱山林之後，就把這珍寶中的八絕當咱們的子女，終日把玩，也不會寂寞。不過，在場的這些人如不除去，難以安心……」

「巫九！你是要教我為你來作劊子手嗎?」

「不是為我，是為我們，我也需要個伴兒。」

「巫九！你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嗎?」

「都說完了。」

「那你也該聽聽我的啦！」

「好！妳說吧！」

「在珍寶八絕之中，你最喜歡是那一樣?」

「我最喜歡那十粒五彩珍珠。」

「巫九！我一定教你帶着五彩珍珠進棺材。」

「妳說什麼?」

「巫九！你不應該吃驚的。你不重視榮譽，我重視，這個秘密不能洩漏，如果被別人知道，我就沒臉見人了。所以，你現在必須死。一死百了，再也沒有人追究了。」

「老婆子！我眞想不到妳竟是如此無情……」

「巫九！那是跟你學的……巫九！痛快點，別婆婆媽媽的，若是教他們知道了這個秘密，你可能會死得更慘，而且還連累了我。十年長的歲月已經够苦了，你總不忍心讓我再去忍受別人的笑罵，忍辱偷生吧?」

「老婆子！妳聽我說……」

巫婆婆突地從腰中拔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

她的手法非常俐落，一刀挑向巫九的咽喉。

很顯然，她是一出手就要置巫九於死地。

巫九飛身後退，身法也非常俐落。

遠遠觀看的龍不王低聲叫道：「曹夫人！妳看。」

「看什麼?」曹夫人顯得非常冷靜。

「郭掌櫃身法俐落，可能具有上乘武功。」

「他根本就是一個武林高手，我早就知道了。」

「巫婆婆可能不是他的對手，咱們是否……」



巫婆婆聲色俱厲地說：「我要他卽刻死。」

「巫九！你聽見這句話了嗎?」

「老婆子！非要我死妳才稱心嗎?」

「不是為了稱心，只是要向武林道上的朋友作個交待……巫九，爽氣點，別婆婆媽媽的。」

「好！妳既然要我死不可，看來我是活不成了。這麼著，我有個小小的要求，妳務必要答應。」

「先說來聽聽。」

「妳們先迴避一下，我要和一寸刀胡濤說幾句話。」

「胡濤?」

「沒錯。」

巫婆婆以徵詢的目光看着曹夫人，後者點點頭。

胡濤被叫了過來，曹夫人和巫婆婆也站遠了一些。

「胡濤！」巫九的語氣很冷，聲音很輕，「這齣戲該落幕了，只是事兒沒想到，結局這麼糟。」

「巫九！我說一句話，你也許不願意聽。」

「不願聽也得聽。」

「目前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胡濤深深吸了一口氣，才用力吐出了那個字：「死！除此之外都是絕路。」

「死也是絕路！」巫九的語氣有些悲傷。

「你死可以救一個人。」

「誰?」

「就是巫婆婆，她還可以堂堂正正地作人。」

「難道在場的全是君子?不會洩漏出去?」

「巫九，恕我說句眞言，江湖道上只有英雄，沒有君子。君子動口不動手，江湖中人能把雙手籠在袖子裏嗎?」

「那麼，你怎敢保證他們一定不會洩漏?」

「沒有會洩漏。」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會從那只珠寶箱中分到一些財物，如果他們洩漏了你的秘密，豈不是也洩漏了他們自己的秘密?」

「哈哈……」巫九突然仰面大笑。

「你笑什麼?」

「我原以為這個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心地邪惡，想不到每個人都跟我一樣。」

「人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醜惡的一面。」

「胡濤老弟，我突然不想死了。」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誰也不願意死去。」

「大家都跟我一樣地心地邪惡，為什麼只要我一個人死?我不甘心，我絕不甘心。」巫九吼了起來。

「巫九！不甘心的事情太多，你自認倒楣吧！」

「不！」

「巫九！人要相信刦數，在刦難逃，你懂嗎?」

「我就不信那個邪。」

「巫九，我勸過你了，信不信就由你吧?」

曹夫人冷叱道：「誰也不准插手。」

大家對曹夫人的決定都感到奇怪，可是誰也沒有異議。很顯然，她在這羣人當中具有着無比的權威。

那邊，厮殺還沒有展開，一個在追逐，一個在閃避。巫九不應該怕巫婆婆，他似乎不願和他的老婆動手。

「老婆子！」巫九低吼道：「不要逼我。」

「巫九，不是我在逼你，是情勢在逼你。」

「這話什麼意思?」

「在大家心目中，十年前你就死在刦匪手裏了，那是你自己判決你的死刑，如今你還能活着嗎?」

「老婆子！只要妳讓我活着，我就能够……」

巫婆婆冷冷地回答說：「不幸我要你死！」

「為什麼?」巫九忿忿地問：「為什麼如此恨我?」

「因為你根本沒有把我看在眼裏，放在心上，一個忽視我的人，我又何必去關心他的死活……」

話聲未落，她手中的匕首已經揮了出去。

巫九的身後是一遍灌木叢，他已經沒有退路。

正如巫婆婆所說的那句話，情勢所迫，巫九即使不願動手也非得動手不可，那把鋒利的匕首是不講情面的。

他並沒有使用任何武器，只是用右臂一揮。

這一揮，看起來稀鬆平常，其實，却是奧妙精深，他的手臂正好格住巫婆婆握刀的手腕，差一分都不行。

一陣巨震，巫婆婆手裏的匕首竟然脫手而飛。

這是發生在一刹那之間的事。可是，竟然有人在那把匕首還沒有落地之前，飛身撲到了巫九的面前。

是曹夫人，除了她，別人絕不可能有這麼快的身手。

「九爺！」曹夫人冷冷地說：「久違啦！」

「曹夫人！咱們好像沒什麼過節。」

「本來就沒有什麼過節，我也沒說什麼，對不對?」

「沒錯。可是妳擺出的陣仗是要置我於死地。」

「九爺！十年來，你一共殺死了多少人?」

「不多，跟我的名號一樣，九個。」

「你刦了多少財物?」

「並不很多，成績還算令我滿意。」

「天下無不勞而獲的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明白嗎?」

「我所殺的那些人，與妳又有什麼關係?」

「巫九！不要說這些强詞奪理的話，你的命運取決於尊夫人；她要你死，你就死；她要你活，你才能活。」

「可是，她受了你們的壓迫，所以她的決定並不是她自己的意思。」

「隨你怎麼說，現在，你問問尊夫人吧。」

胡濤緩緩後退，又回到人羣之中。

巫婆婆毫不放鬆地又欺身而上。

「老婆子，你太傻了，你何苦……」

「我是太傻，而從現在起我再也不傻了。」

「老婆子，妳又要想想清楚，殺人的惡名揹在妳的身上，好處却由他們分享，妳多不合算呀?」

「好處，他們會有什麼好處?」

「老婆子，他們定會瓜分那珠寶。」

「巫九，到這個時候你還記掛那箱珠寶，也虧你，你既然愛財勝過愛命，你又何必苦苦哀求?巫九，認命吧！反正你也可以分到一份，那十粒五彩珍珠是會陪你進棺材的。」

「妳可知道，八絕之中那十粒五彩珍珠最值錢。」

「我不想知道，財帛是身外之物，引誘不了我。」

「引誘不了妳，却能引誘別人。那十粒五彩珍珠最值錢，他們會答應妳的作法，將那麼值錢的東西給我陪葬嗎?老婆子，妳想得太美妙了，那是辦不到的。」

「哼，誰要是違抗我，誰就是死路一條。」

「他們全體違抗妳，難道妳要他們全體都死嗎?」

巫婆婆不禁一楞，她明知她絕對辦不到。

「老婆子，妳一向都守信諾，到那時妳不是要背棄諾言，讓我在九泉之下都要恨妳?想想清楚吧?」

巫婆婆轉過身去看着那些人，她似乎想從那些人的表情中去證實巫九的分析。

曹夫人立刻發現了巫婆婆的猶豫，很快地走了過來。

「巫婆婆，是否還需要我們留在這裏嗎?」

「夫人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巫婆婆，我是女人，了解女人的心理，一夜夫妻百世恩，妳此刻的心情一定很矛盾，咱們迴避一下，也許能使妳從容地處理這份事。巫婆婆，妳要弄清楚一件事，在場的人誰也不敢逼妳怎麼樣，一切都由妳自己決定。」

「不，明人不作暗事，你們不必迴避，不過，有件事我要問個明白，夫人可以代表在場的每一個人嗎?」

「相信可以。」曹夫人很有自信地說道。

「我的老公一生視珠寶如命，所以才作了這件懵懂事，人生在世總會有些願望，為了達成他的願望，我答應用那十顆五彩珍珠為他陪葬，各位有意見嗎?」

曹夫人沉吟不語，這正是巫九所期望的。

「夫人，我在等待妳的回答啊！」

「巫婆婆，這件事我不能作主。」

「夫人，妳剛才還說，妳可以代表在場的每一個人。」

「我是可以代表他們，可是，這箱珠寶並不是他們的，珠寶還有原主，物歸其主是很自然的道理。」

「老婆子！」巫九抓住機會了。「我沒說錯吧?」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 少年對頑敵　高手暗助陣

**前文提要：**

上文敍至古浪與丁訝兩人一騎，冒着風雪向四川境內進發，擬前往桑家堡探望桑九娘，途中遇見桑家堡兩名悍婦焦大娘與孟大娘，拒絕丁訝與古浪偕行，但古浪不允，焦孟兩婦又碍於丁訝武功過高，不得不予以放行，古丁兩人在繼續前進中，風雪更大，不得已在荒山一破廟中歇宿，這時，丁訝舊病復發，適況紅居追尋她的孫女而至，古浪以爲她是來找春秋筆的，不得不提高警覺，但況紅居得知丁訝重病，却要與丁訝診脈，古浪欲加以阻止……

況紅居很細心的把着脈，半晌，搖了搖頭，放下了丁訝的手腕，走向一旁。

古浪也跟了過來，低聲問道：「怎麼樣？」

況紅居搖了搖頭，說道：「他氣若游絲，脈象極弱，已是不可救藥了？」

古浪心中好不吃驚，但隨即想道：「或許是他假裝出來的……」

況紅居又道：「我們到外面去談。」

二人一同出了房，況紅居說道：「上次在夜間動手，你居然能接我好幾招，我一直懷疑，是這病老人暗中相助，今日看來，他不可能有此能力。」

古浪這才明白，況紅居入房診病，原來是要看丁訝是否有武功，況紅居又道：「現在告訴我實話，上次接我數招，是憑你自己的力量麼？」

古浪感到有些懷疑，因爲上次動手，是丁訝暗中以掌力相助自己，方才丁訝已很明白的告訴他，今晚無能爲力，必須要靠自己的眞本事，來對抗這些老人了。

況紅居見他不答，催問道：「怎麼，你回答不出麼？」

古浪正色道：「自從我遇見他以後，他便是重病在身，不可能帮助我，再說，他根本不諳武功。」

況紅居問道：「這麼說，是你自己的武功了？」

古浪答道：「他從來沒有出手助過我的。」

況紅居冷笑起來說道：「這麼說來，是另外有人暗中助你了……」說到這裏，目光突然一閃，又道：「啊，我想起來了，在『達木寺』時，沒有這病老人在塲，你甚至接了琴先生好幾掌，一定是另外有人助你，他是誰？」

古浪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從來不知道有人在暗中助我？」

況紅居冷笑道：「很好，我會很快查出來。」

她說着，走入天井之中，向古浪招了招手，接着道：「你可願意在此再接我幾招？」

古浪心中雖然吃驚，但是他絕不能退縮，忖道：「我絕不能一輩子靠別人，若沒有哈門陀及丁訝，難道我就不能在外面混了？」

古浪想到這裏，昂然的走進了天井，說道：「我一定奉陪，不過這裏是禪院，僧人時有來往，我們在此動手，恐怕有些不便吧！」

況紅居見古浪居然應戰，不禁又疑惑起來，忖道：「難道他本身眞有基本功力不成？」

她想着就微笑道：「你想得很週到，我們找個清靜的地方？」

說罷身子一縱，幾個起落，已然飛出了院牆。

古浪不暇思索，也緊緊跟了出去，大雪之中，兩條人影快似閃電，在一片斜坡上急馳着。

這裏本來就是山地，又正下着大雪，根本看不見行人，所以他們很快的就找到了一塊僻靜之地。

況紅居回過身，說道：「這裏該清靜些吧？」



古浪點頭道：「很好。」

況紅居站在風雪之中，良久不動手，突然說道：「古浪，我很愛惜你的人才和胆識……」

她才說到這裏，古浪已然明白了她的意思，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謝謝你，我很希望在諸前輩手下多討教！」

古浪的話把她說得面容一變，但是她並未發作，接着剛才的話道：「在『達木寺』的事件中，你最顯得特殊，所以我們都看準了你……」

話未說完，古浪又打斷了她的話道：「春秋筆的事我一概不知，你若是這麼想可就錯了？」

況紅居面色又一變，叱道：「那麼你千里迢迢，急如星火的趕到四川來，究竟爲什麼？」

古浪面色不變，很鎭靜的答道：「是來爲先師掃墓的！」

況紅居發出兩聲難聽的笑聲，說道：「你眞是有孝心！」

古浪大怒，叱道：「妳要是不動手，恕我不奉陪了。」

況紅居又道：「你年紀太輕，不懂事，你要知道我是愛護你的，我不忍心傷害你……」

古浪不耐煩，又打斷了她的話道：「你現在不就是要傷害我麼？」

況紅居搖搖頭道：「只要你把實話告訴我……」

古浪大怒，大聲道：「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況紅居一雙怪目中射出了奇光，說道；「看來你是不知道死活的，我慈悲不得了！」

她的聲音極爲冷峻，聽來非常刺耳。

古浪暗自小心，提着丹田之氣，把勁力運至雙臂，大喝道：「你還等什麼？」

況紅居搖搖頭，輕嘆一聲道：「唉，不懂事的孩子！」

身形一長，快若飄風，枯瘦的五指，夾着凌厲的笑聲，向古浪的前胸抓來。

這一招看來又輕又速，表面無甚威力，但是古浪已經感覺到有一股莫大的勁，拂面而來，激得滿空飛雪四下飛揚。

古浪足下一滑，身若旋風一般，已經到了況紅居的左側，他二指一駢，以內家指力，向況紅居右肩的「肩井穴」極快的挿去。

況紅居出招雖快，但是古浪的回招更疾，使他吃了一驚，說道：「喲，你眞有一手。」

她身子略爲一幌，已經閃出了三尺多遠，古浪的二指點了個空。

就在古浪身子向前傾伏之時，況紅居右掌以「翻天大印」的招式，手掌平伸，猛然向古浪的後腰拍來。

這一拍之力可是非同小可，古浪後半段宗全陷於威力範圍內，在這種情形下，他可是不敢返身硬接。

當下暗提眞氣，身子就着原勢，向前一衝。

況紅居這一招果然又是虛招，她猛然收回右掌，雙掌齊下，快似閃電，向古浪的後腦抓來！

可是她招式才出，古浪的身子，已經反彈而回，以致使況紅居雖有奇招，亦未能奏功。

她的雙掌到底又落了個空，古浪已經飄開了五尺以外。

況紅居回過身子，滿面獰笑道：「好小子！我對你要重新估價了！」

古浪鎭靜如恆，一言不發，一雙俊目緊緊盯在況紅居身上，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

況紅居接觸到他的目光，不禁心中一驚，暗自思忖道：「這孩子眞個不凡！」

雖然古浪還不到二十歲，但是由於他有過人的天賦，高超的身手，以及對敵時的沉着，使得這個打遍天下的老婆婆也吃驚不已。

這次她有些懷疑了，忖道：「莫非他眞有那麼高的功夫，沒人在暗中助他？」

但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她忖道：「我不信！我要與他硬對一掌！」

想到這裏，她再度向古浪撲擊。

古浪的目光就沒有離開她一瞬，這時見她像巧鳥似的撲到，更是眼神放光，不敢疏忽。

況紅居已到身前，大袖一擺，喝道：「孩子，我們硬碰一掌！」

一言甫畢，她那隻慘白色的右掌，已如閃電一般，脫袖而出，神速絕倫的向古浪的前心推到！

古浪感到有些心驚，不到萬不得已時，他絕不肯與況紅居對掌，所以他在況紅居手掌才出之時，身子一個大旋轉，又到了她的右後側。

古浪才要出手，但是這一次況紅居已經有準備，她輕笑道：「還來這一套？」

只見她身子不動，大袖一拂，「忽嚕」一聲，大片衣袖，有如一隻巨蝶般，向古浪的手腕纏來。

古浪雖然吃驚，但是他也防到了這一次已出全力，所以當況紅居的衣袖，快要接觸到他的手腕時他驀的綻舌大喝一聲。

況紅居猛然間吃了一驚，就在這時，古浪的右掌，以「袖底翻花」的招式，由況紅居的袖底翻出，二指如矢，向況紅居的雙目剜去！

況紅居未防之下，不禁又是一驚，她雖有一身奇技，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得不往後退。

她身子一幌，退出五尺以外，躲過了古浪凌厲的二指！

這種情形，對況紅居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恥辱了！

她稱雄一世，一身奇技，却被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逼得後退。

雖然除了他們二人之外，並沒有任何人在塲，但是況紅居的臉，仍然羞得紅過了耳根。

古浪緊守着「不貪功」的原則，所以他這時靜站一側，雙目如神，注視着況紅居不言不動。

況紅居咬着嘴唇，不住的冷笑道：「哼哼！你好俊的功夫！」

她慢慢的，又一步步的向古浪走來。

古浪絕不退讓，但是也未迎上，只是靜立原處不動，像是一棵樹似的。

風雪瀰漫之中，況紅居看到了那張青春剛强的臉，氣焰也爲之減了不少。

二人距離約有兩尺時，況紅居停了下來，她用冰冷的聲音說道：「孩子！你眞的要與我作對？」

古浪冷冷地說道：「是你自己要與我作對。」

況紅居接口道：「你若是再不醒悟，我再次動手，可就不留情了！」

古浪明知自己的處境，激怒了況紅居，時間一長，以自己的功夫，終究是萬萬抵不過對方的。

但是現在的情形，自己總不能討饒，所以鎭靜着答道：「旣然動手，便把生死置於度外，況婆婆請盡量賜教！」

他的聲音雖然不大，但是語聲鏗鏘，堅毅有力，顯示出他大無畏的精神。

況紅居怔了一下，說道：「你這麼說，我更是不能傷你了。」

古浪一轉身道：「那麼我告辭了！」說罷一拱手便要離去，況紅居怒道：「且慢！」

古浪轉過了身道：「況婆婆還有什麼事？」

況紅居看了他半响才道：「你臨去之前，必須硬接我一掌！」

古浪心中一驚，因爲像這種對掌，若非功力相差不多，弱的一方必受重創。以往好幾次，都有哈門陀或丁訝暗中相助，才能勉强接住，現在四處無援，硬接對方一掌，恐怕是非受創不可了。

況紅居見他不語，便問他道：「怎麼樣？」

古浪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心情反而輕鬆下來，含笑道：「我自然從命。」

聽古浪這麼說，再看他臉上那種平靜的神情，況紅居不禁又疑惑起來。

她心中忖道：「莫非這孩子眞的有實學？」

她想着正色說道：「你可要好好準備，我是不願意傷害你的。」

古浪毅然道：「我盡力而爲。」

況紅居摸不淸古浪眞實底細，所以一些也不敢大意。

她退後了三步，雙掌微微擧起，運了九成力，說道：「你準備好了麼？」

古浪點點頭，說道：「請出掌吧！」

況紅居接口道：「注意！」

一語甫畢，雙掌疾翻而出，向古浪前胸推來，古浪早已把全身勁力貫注在雙臂之上，迎了上去。

四隻手掌才一接觸，立時一聲震天價的大响，只見古浪如同斷綫的風箏一般，由立足之地，向後疾退飄出兩丈多遠！

況紅居的身子，也一連退後了五六尺，不住的搓着雙手，臉上有一種驚訝和喜悅混合的表情。

再看古浪，雙臂下垂，而無人色，雖在大雪中，頭上的汗珠却像黃豆一般大，不住的滴落。

這一下，足見他受了重創，但是他却沒有發出一絲哼聲。

他兩排潔白的牙齒緊緊的咬着，一雙劍眉緊緊皺着，看得出是正處在極度的痛苦之中。

況紅居雙手搓了半天，這才說道：「果然前幾次都有人暗中助你，不過今天你以本身功力與我相拚，使我雙臂酸痛，退後五六尺，這等功力在你來說，也實在是驚人之極了！」

古浪一言不發，雙臂下垂，如同折了一般。

在他那雙俊美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種不堪痛苦之色，但是仍然是目光烱烱，不可輕侮。

況紅居繼續道：「你明知沒有人助你，怎敢與我對掌？害得你受此大創。」

古浪仍是一言不發，事實上他此刻痛澈心肺，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

況紅居緩緩走到他身前，含笑道：「待我先爲你止痛再說。」

說着伸手向古浪雙肩搭過來，古浪目中似要射出火來，他用力的把身子轉動一下，表示拒絕。

由於轉身震動，古浪更覺痛如刀剜，幾乎昏了過去，身子搖了兩搖，强自支撑着，却已忍不住低聲的呻吟了一聲。

況紅居搖了搖頭，說道：「好剛强的孩子！我說過我不願傷害你，剛才若是確定沒有人助你，我決不會用全力……」

她說到這裏，發覺自己說漏了嘴，面上一紅，停了下來。

古浪仍然翻目望着她，毫無反應。

況紅居笑了笑，說道：「好了，你隨我走吧！我要把你帶走。」

古浪聞言大驚，況紅居已逼近一步，伸手欲擒古浪。

就在這時，突聽霹靂一聲大喝：「無恥婆子，打！」

一陣勁疾的破空之聲，兩點白星，急逾星火，向況紅居頭部打到。

況紅居一驚，身子向旁一滑，大袖拂處，把兩枚暗器掃落，却是兩顆冰球。

緊接着一片風聲，四條黑影已圍了過來。

況紅居見是兩個年青的男女，生得極爲俊美，另外則是兩個身軀高大的黑面婦人。

這四人正是桑燕，桑魯歌，焦大娘和孟大娘。

焦大娘對桑魯歌兄妹道：「你們快把古兄弟送回去！」

況紅居橫身，攔在古浪身前，冷笑道：「你們是什麼東西？竟敢在我況紅居面前賣狂？」

焦大娘叱道：「管妳什麼紅居綠居，快讓開！」

況紅居大怒，冷笑道：「你們胆子也太大了，須知觸犯我況紅居的，只有一個『死』字！」

桑魯歌已忍不住道：「燕妹，我們趕快看看古兄弟！」

說着逼了上去，況紅居叱道：「豎子爾敢？」

一隻巨掌當頭壓下。

她這一隻枯掌，如同鬼爪一般，陰風嗖嗖，極度的驚人。桑魯歌初生之犢，那曉得厲害，擧掌便要迎敵。

一旁的焦大娘却是識貨人物，大叫道：「少爺，讓開！」

隨着這聲大叫，一雙虎掌，大如狂風，向況紅居胸前擊到。

她這兩掌之力，有雷霆萬鈞之勢，況紅居倉卒間不得不讓，忙把身子一偏，躲



閃了七尺。

桑魯歌立時伸手去扶古浪，但是另一條身影更快，攔在了他的面前。

原來是孟大娘，她作色道：「小少爺！你這樣麼亂碰他，豈不把他痛死？」

桑魯歌皺眉道：「這……怎麼辦？」

孟大娘不講話，伸手在古浪脅下一點，古浪立時昏迷過去。

桑魯歌就勢，把古浪抱了起來，這時況紅居大怒，飛快撲來，大喝道：「小子大胆！」

但是焦、孟二婦，已經同時把況紅居攔住，焦大娘叫道：「快送他回去，丁老可以救治他！」

桑魯歌一言不發，抱着古浪在大雪中飛馳而去。

桑燕也一言不發，緊緊的跟在一側，她雙目泛淚，關切之情溢於眉宇。

他們兄妹一路急奔，進入古寺，衝入禪房。

丁訝好似剛剛睡醒了一覺，臉上的病容已一掃而空，看着他們進來，似乎很奇怪，問道：「孩子們，發生了什麼事？」

桑魯歌急道：「古兄弟受了重傷，快些救他！」

桑燕張口欲語，但只說了句：「快……救他！」

聲音已帶哽咽，轉過了臉。

丁訝掀開被子，套上了鞋，桑魯歌輕輕把古浪平放在牀上。

只見古浪這時面如金紙，雙目緊閉，滿身雪絮，頭上汗水未乾。

桑魯歌把古浪鞋子脫掉，爲他把雪絮掃盡，一切的動作，古浪全是渾然不覺。

丁訝雙手扶着牀沿，只是低頭細看古浪，一言不發。

桑魯歌在一旁催促道：「快！快些救他！」

丁訝慢吞吞的轉過身來，對桑燕望了一眼，桑燕立時明白，低聲道：「哥哥，我就在門外。」

說着出門而去，神情之中，充溢着無限憂愁。

丁訝笑了笑，又回過頭，對桑魯歌道：「把他的衣服解開。」

桑魯歌忙不迭的把古浪衣服除掉，只見他雙臂呈烏紫色，情況嚴重。

桑魯歌劍眉微皺，說道：「他……怎麼樣？可是骨頭折了！」

丁訝搖了搖頭，說道：「骨頭倒沒斷，只是氣血受阻。」

桑魯歌這才稍安，說道：「那……怎麼辦？」

丁訝白了他一眼，說道：「孩子，你怎麼知道我能治病？」

桑魯歌遲疑了一下，說道：「我是聽焦大娘說的。」

丁訝笑了笑，說道：「就是那個黑臉婆子麼？她知道的倒不少！」

他說着，雙手握住古浪的上臂，輕輕捏了一下，回頭道：「你也出去，我治病的時候，不能有外人在旁邊！」

桑魯歌怔了一下，無可奈何，只得退出房外。

桑燕依牆而立，望着滿空飛雪發呆，見桑魯歌出來，忙問道：「你怎麼也出來了？」

桑魯歌作了個怪樣，低聲說道：「那老怪物毛病不少，治病還不准看，好像怕我在旁邊偸學似的。」

桑燕秀眉微蹙，說道：「他的情形怎麼樣？」

桑魯歌答道：「老怪物說他骨頭沒斷，只是氣血受阻。」

桑燕這才放下了一半心，她忽然發覺桑魯歌明亮的目光，正射在她臉上，不禁羞得紅了臉，擰轉身子。

桑魯歌一笑，說道：「我們過去看看她們動手的情形如何了？」

桑燕遲疑了一下，說道：「她們二人聯手，不會吃虧的。」

桑魯歌知道她的心在古浪身上，笑道：「聽說況紅居非常厲害，妳在這裏等，我去看看。」

說罷冒雪而去，桑燕叫道：「哥哥，你要快回來！」

當他趕到那小山坡時，不禁頗爲奇怪，況紅居及焦、孟二婦均已不知去向。

他細心的在附近察看了一陣，未見異狀，連足印全沒有，尋不出絲毫痕跡。

他忖道：「或許她們到別處去了。」

他只得再趕回古寺，見桑燕還在望空發呆，身上的雪花一直到現在還未掃去。

桑魯歌心中暗笑。忖道：「這個丫頭，心事可被我看出來了。」

他來到桑燕身旁，把情形告訴了她，又問道：「裏面有動靜麼？」

桑燕搖了搖頭說道：「一點聲音也沒有，不知道老怪物在幹什麼的？」

他們兄妹二人在外面等，半個時辰過去，仍然沒有動靜，都不禁大感奇怪。

桑魯歌坐在屋簷下，低聲道：「老怪物到底會不會治病啊？」

這話立刻使桑燕担心起來，她想了一下，說道：「他功夫這麼大，一定也通醫術，不然焦大娘也不會叫他救治了。」

桑魯歌道：「要依我的脾氣，乾脆把他帶回去，叫姑婆來救他！」

桑燕白了他一眼，說道：「這裏離『黃角椏』這麼遠，帶他回去只怕……」

桑魯歌停了一下，忽道：「妳想這一次老怪物見不見得着姑婆？」

桑燕搖搖頭，毅然說道：「當然見不着，姑婆曾對我說過，死也不願意見他！姑婆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桑魯歌點了點頭，說道：「不錯……不知他有什麼事要找姑婆，一再的碰壁還要來？」

桑燕搖搖頭，說道：「不知道……有一次我看見姑婆寫了滿張紙的『丁』字又撕了，眞奇怪！」

「我猜他們以前一定是老朋友，不知爲什麼事鬧翻了，姑婆才不理他！」

桑燕沉吟了一下，說道：「姑婆作得也太絕情了，我看這老怪物倒是一片誠意，姑婆該見見他。」

桑魯歌噓了一口氣，說道：「唔……這些老人的事難說得很……」

才說到這裏，便聽丁訝的聲音，傳了出來道：「好了，你們可以進來了。」

桑氏兄妹連忙入房，見丁訝靠在一張椅上休息，古浪身上蓋了一張毛毯，已經

沉沉入睡。

他的臉色恢復了以往的顏色，桑氏兄妹喜之不盡，桑魯歌道：「謝謝你了！」

丁訝白了他一眼，說道：「謝什麼？他又不是你們家裏的人！」

桑魯歌碰了個釘子，很不是味，桑燕接着說道：「我們是奉命來接引他的，老先生救了他，我們當然要謝謝你。」

丁訝聞言望了她半天，說道：「方才你們在外面叫了我半天老怪物，這時又改口稱我老先生了。」

一句話說得桑氏兄妹面紅過耳，一時都說不出話來。

丁訝嘆息了一聲，說道：「唉……有些事不是你們小孩子所可瞭解的，所以你們不可隨便亂說……我問你們，九娘在你們面前，可是一直稱我老怪物麼？」

桑魯歌偷眼望了他的臉色，點頭道：「是的！」

丁訝正要說話，忽聽院中「嗖……嗖……」幾聲，有不少人落地，丁訝作了個手勢道：「我出去看看！」

滿天大雪未停，丁訝拉開了門，立時寒風撲面，使他一直打了幾個寒顫。

院中先後落下了兩人，正是前不久與況紅居動手的焦大娘和孟大娘。

她們二人都受了傷，焦大娘左臂有一條很深的傷口，不斷的淌出鮮血，孟大娘則是右腿受傷，二人均是狼狽不堪。

這時桑魯歌及桑燕兄妹也跑了出來，見狀大驚，立時趕過去扶着她們。

魯桑歌驚叫道：「焦大娘，妳們……是怎麼了？」

焦大娘狠狠的咬着牙，說道：「好厲害的婆子！我們敵不過她……」

說着不住的喘息，桑魯歌劍眉一揚，喝道：「我去會她！」

說罷，作勢欲去，孟大娘攔道：「小少爺，你去也不行！」

焦大娘也接口道：「她馬上就要趕來，何必去找她！」

桑魯歌氣冲冲的說道：「好！我就在這裏等她！」

桑燕在一旁接口道：「焦大娘和孟大娘二人都抵不過她，你又怎麼是她的對手呢？」

桑魯歌怒道：「照你這麼說，我們就在這裏等着挨揍麼？」

桑燕尚未說話，焦大娘已接口道：「我和孟大妹子馬上到『蘭石』去找人，關於古浪的安全，只好先託丁老照顧了！」

丁訝自出房之後便是一言不發，靠在門框上，這時焦大娘提到他，大家的目光都射在他的身上，他仍然一言不發！

焦大娘走到丁訝的面前，很恭敬的施了一禮，說道：「丁老，在我們離開之後，請你先保護古少爺的安全，不知你老肯不肯答應？」

丁訝笑了笑，說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是九娘關照你們必須保護古浪不受傷害麼？」

焦大娘點了點頭，說道：「正是！」

丁訝接道：「按你們對我的態度來說，我實在不願意再管這種閒事，不過，古浪一路上照拂我，我自然不能見他再受傷害……」

焦大娘在才開始聽他說話時，一雙眉毛緊緊的皺着，聽到後來便面現笑容，拱手施禮，說道：「多謝老前輩，我們少時就來！」

說罷之後，轉身而去，丁訝叫道：「這裏的事交給了我自然沒錯，少時妳們不必回來，可到附近打探打探，應知跟踪古浪的，不止只是況紅居一人！」

焦大娘只躬身道：「是！」

她與孟大娘會合在一處，低聲向桑氏兄妹囑咐了幾句，這才越牆而去。

丁訝把桑氏兄妹叫到面前，問道：「況紅居可知道你們的身份麼？」

桑魯歌搖頭道：「我們離家之後，一直用着錢家的名字，我想這些老人一定以爲我們是錢家堡的人。」

丁訝點了點頭道：「嗯！少時況紅居來了，你們少說話，一切由我來對付！」

桑魯歌答應一聲，桑燕則有些心不在焉，不時的向古浪所居的禪房張望。

丁訝知道她關心古浪的傷勢，笑了笑道：「不要緊的，他睡一陣覺就可以復原了。」

桑燕心事被人看透，不禁一陣面紅，轉過了臉，桑魯歌看在眼裏，也不禁輕輕的笑了起來。

丁訝的目光，始終在他們的臉上轉流，面上的表情很奇特，好似要在他們的臉上追尋回憶。

這時，突聽桑魯歌低聲的說道：「來了！」

丁訝及桑燕的目光，一起射上了牆頭，只見一個白髮的老婆婆立在圍牆之上。

急勁的寒風，把她的寬大的衣裾，吹得翻向上身，漫天飛雪之中，看來像是一個鬼魅。

她靜立牆頭，目光如炬，打量着每一個人。

桑魯歌也靜靜的看着她，忖道：「想不到她的武功這麼高！」

桑燕在屋簷下的一根木柱上，雙手緊緊的捏着衣角，目光逼視着況紅居。

丁訝靠在門框上，看了況紅居一眼之後，便把目光移開，若無其事一般，望向遠處，欣賞雪景。

況紅居靜站了片刻，飄身落入院中，她用冰冷的聲音，對桑魯歌說道：「你們都是古浪的朋友麼？」

桑魯歌點了點頭，說道：「不錯！」

況紅居的目光又轉到了丁訝的身上，打量了半天，才慢慢的說道：「你不是病着麼？」

丁訝轉回了目光，望了她一眼，以不悅的口吻說道：「怎麼？病了就不准好的麼？」

這話說得況紅居一怔，她隨即說道：「剛才你病中，我曾爲你把脈，脈象極微，怕沒有多久好活了，你還出來吹風作什麼？」

桑魯歌聞言不禁劍眉一豎，喝道：「你說話怎麼如此難聽？」

話未說完，況紅居已是一聲斷喝：「住口，你小小年紀還是不要淌渾水的好，若是不聽話，恐怕就要死無葬身之地！」

桑魯歌聞言大怒，正要回口，丁訝已說道：「你們小孩子還是少開口的好！」



桑魯歌想到丁訝方才的吩咐，只得強自把怒火忍住。

況紅居逕自走到丁訝的身前，用手指了指禪房，說道：「古浪可是在裏面？」

丁訝點了點頭，況紅居又接着說道：「我進去看看！」

說着便要入內，却被丁訝攔住，說道：「他剛吃了藥，正在養息，你不要打擾他！」

況紅居白眉一揚，喝道：「老頭，你少管閒事，我是來帶古浪去養傷的。」

丁訝提高了聲音道：「老婆子，我可不是你們江湖中人，不過古浪對我很好，我不能不照顧他。」

況紅居或許眞把丁訝看成不會武功的人，所以她極力的忍耐着，說道：「也許你弄不清楚，古浪是我的後輩，現在他受了傷，我要帶他去養傷，你明白麼？」

丁訝思索了一下，搖頭道：「不對！不對！他的傷是妳打的，我怎麼能把他再交給妳？」

況紅居忍不住怒氣，叫道：「是我打的怎麼樣？難道我不能教訓我的後輩？」

她那種氣焰高張的情形，桑魯歌及桑燕都看不下去，氣得怒目而視，但是丁訝竟然毫不惱怒，他搖着頭，對況紅居道：「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有什麼前輩，妳不要騙我！」

況紅居已經氣得不得了，她極力的忍耐着，揮動一雙枯瘦的手，說道：「老頭，我念你是不會武功的人，又有重病在身，不與你爲難，你還是趕快讓開的好！」

丁訝雙目睜了睜，似有恐懼之色，攔住了房門，低聲的說道：「怎麼？你……你要動武？」

況紅居氣道：「我怎會與你動武，快些讓開！」

丁訝一個勁兒的搖頭，說道：「那……妳是要對古浪動手了？不行，我死也不能讓妳害他！」

況紅居被他纏得怒極欲狂，連連跺脚道：「唉呀，你這個老糊塗，我與古浪無怨無仇，爲什麼要害他？」

丁訝問道：「那妳爲什麼要把他打傷呢？」

一句話問得況紅居啞口無言，氣得面上變了色，叫道：「你懂個屁！給你說也說不清楚，快些讓開！」

桑氏兄妹見況紅居對丁訝如此，都是怒火萬丈，但是他們深知丁訝厲害，所以也並不担心。

丁訝好似被況紅居的大聲喝叱所震驚，他沉吟了一下，說道：「既然你一定要帶他走，讓我先問他願不願意，如果不願意……」

話未說完，況紅居已叱道：「還問個屁，快些讓開！」

她這一罵，似乎把丁訝的火氣罵出來了，他轉過了臉，不悅的說道：「你這個老婆子怎麼不講理，我說的全是好話，妳却罵個不休，眞是沒有教養！」

丁訝這幾句話，更說得況紅居羞憤交集，她雙目射出了奇光，叱道：「老鬼，莫非你逼我向你動手，現在最後一次告訴你，快些讓開！」

丁訝悍然的搖着頭，說道：「士可殺，不可辱，妳若是拿這種態度威脅我，不如把我殺了算了！」

況紅居氣得說不出話來，桑魯歌及桑燕却笑了起來。

桑魯歌笑着對桑燕道：「燕妹，這婆子好不講理！」

話傳入況紅居耳中，她更怒不可遏，咬緊了牙，冷笑道：「好個老混賬！給我滾吧！」

說着一雙手臂快似閃電一般，向丁訝的雙臂抓來，快疾之至。

丁訝大叫道：「妳眞的動手……」

況紅居的雙手已經按住了丁訝的肩膀，她停了勢子，忍住怒道：「你現在讓開還來得及！怎麼樣？」

丁訝望了她半天搖頭道：「不讓！」

況紅居怒喝道：「看你讓不讓！」

雙手抓住丁訝的肩頭，高高舉起，移到旁邊，放了下來。

接着瞪目道：「我不願意傷你，若是再找沒趣，就別想我手下留情了。」

說罷之後，回頭望了望桑氏兄妹，見他們遙遙站着，沒有一些反應。

況紅居冷笑一聲，說道：「對！這樣才算聰明。」

她說着便要伸手去推門，但是丁訝很快的又攔在門口了，說道：「不行，妳不能害他！」

況紅居氣得渾身發抖，厲叱道：「老鬼，你眞要找死！」

雙手抓住丁訝的肩膀便向外甩，但是就在她勁力才吐之際，突然發出一聲尖叫，身子一連倒退了好幾步，幾步退到天井之中。

桑魯歌及桑燕不禁同時一驚，注意看去，只見況紅居的雙腕，滲出了鮮血，流滴不已。

況紅居很快的在自己的雙腕點了幾指，血立時就止住了，她獰笑道：「老鬼，倒看不出你果然有一套！」

丁訝笑嘻嘻的揚起雙掌，只見他手中有兩根漢醫針所用的金灸針，閃閃發光。

丁訝笑着說道：「講比武打架不會，不過我看了幾十年的病，『百針會穴』的功夫，誰也比不上我！」

桑魯歌這才恍然，原來丁訝以針灸之法，在況紅居的手上戳了兩針，難怪她受不住呢！

況紅居見了這兩根金針，不禁又被弄得疑慮起來，忖道：「難道他眞是以醫術上的針法刺我？怪不得他認穴認得這麼準呢！」

丁訝好似非常得意，又笑着說道：「怎麼樣，別看我不會武功，其實你們的點穴法，比起我的針法來差多了！」

況紅居道：「不錯你是有一手。」

她心中却忖道：「我要試試他！」

她拿定了主意之後，又忖道：「這一次我點他『肩井穴』，他如來得及以針刺，我便可由他出手的速度判斷他是否會武功……」

況紅居想到這裏，笑道：「好！我再試試！」

丁訝立時緊張起來，一言不發，雙目緊緊的盯在況紅居的身上，注意着她的一舉一動。

況紅居輕舒長臂，二指如電，向丁訏的左肩「肩井穴」點了過來！

她二指堪堪已經點上了，突覺手腕又是一陣奇痛，嚇得她一聲怪叫，二次退了回去。

這次丁訏所下之針，比方才厲害得多，以至於況紅居止血之後，仍然感到痛徹心肺。

兩下的動作都是怪極，桑魯歌及桑燕還弄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況紅居已退了下去。

這一來眞把況紅居弄糊塗了，她忖道：「難道他會武功？……可是方才我與他把脈，發現他根本就不似習武之人，莫非他武功高到連我都覺查不出麼？」

想到這裏，不禁一陣心驚！

丁訏嘻嘻的說道：「怎麼樣？我看妳還是快走吧！」

況紅居不答，尋思道：「此人如果有這麼高的武功，我怎麼都沒聽說過，難道他一向隱居着不成？……」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況紅居縱橫江湖數十年，跑遍了大江南北，凡是成名的人物，幾乎都會遍了，丁訏若是武林中人，她絕不會不知道的。

丁訏見況紅居久不說話，笑道：「我說你還是走吧，方才我的三針都是很輕的，沒有什麼關係的。」

況紅居鐵青着臉，叱道：「告訴我，你叫什麼名？」

丁訏毫不隱諱，道：「我叫丁訏！」

況紅居輕輕的重覆着他的名字，心中把近年來，江湖中姓丁的奇人想了一遍，始終想不出一個叫丁訏的人物來。

在她思索忖測之際，丁訏的目光，卻掃向院牆之外，因爲他發現了一個比況紅居更厲害的人物——哈門陀——已經來到了！

丁訏心中尋思道：「我不能讓哈門陀這麼快就發現我會武功。」

他心中很快的作了一個決定。

這時況紅居百思不得其解，說道：「管你是什麼人物，我要會會你！」

說着便又向丁訏逼來，這一次丁訏的反應甚是驚惶，他還沒等況紅居走近他便衝了上去，舉針向況紅居的雙肩刺去。

由他的速度和身法看來，分明是不會武功的人，可是況紅居連吃兩次虧，不敢貿然出招，把大袖一擺喝道：「去吧！」

她那片袖子，捲住了丁訏的雙腕又聽丁訏一聲大叫，身子已然被甩出了好幾尺遠，跌在雪地裏。

桑燕等大驚，連忙撲了上去，把丁訏扶起來，只見他跌得滿身是雪，還好沒有受傷，丁訏不住的喘息着，用衣袖拍打着身上的浮雪，連連叫道：「好，好婆子，妳難道不怕王法麼？……」

況紅居的臉上掛着一絲陰冷冷的笑容，說道：「果然是廢物，太不量力了！」

她說過之後，目射奇光，令人生悸，然後提高聲音道：「現在，看你們誰還敢攔我！」

說罷逕自推門而入，桑魯歌大怒，正要追入，卻被丁訏拉住，低聲過：「不要管她！」

桑魯歌及桑燕雖然大惑不解，但是他們知道丁訏是與桑九娘同樣的一流人物，他既然如此說：必然是有原因的。

少時，況紅居走了出來，她用毛毯裹着古浪，雙手托着，對丁訏說道：「你們放心，我不會傷他的，我走了。」

說完這句話，身子一連幾次幌動，消失在風雪之中！

等她走了之後，桑魯歌這才埋怨道：「丁老，你怎麼……」

話未說完，丁訏用力的捏了他的手心一下，桑魯歌這才知道另出有因，便把下面的話吞了回去。

丁訏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嘆了一口氣道：「唉……你們這些學武術的人風險眞大，但願這孩子此去能化凶爲吉！」

他說着，慢慢的走進了禪房，桑魯歌也跟了進去，但是當他們進房之後，卻發覺桑燕已不知去向。

桑魯歌大驚，說道：「啊，桑燕一定是追下去了，我也得趕去！」

丁訏一把拉住了他，笑道：「不要緊，少時他們就會回來。」

桑魯歌疑信參半，說道：「這是怎麼回事？我一點也不明白。」

丁訏笑道：「自然會有人對付況紅居，把古浪送回來，我樂得不用出手，否則豈會讓況紅居這麼容易把人帶走？」

桑魯歌睜大了眼睛，問道：「誰？誰能打敗況紅居？」

丁訏含笑道：「自然有人。」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突然問道：「你們這一次下山，是九娘囑咐你們來接引古浪的麼？」

桑魯歌遲疑了一下，點了點頭，丁訏又問道：「對於古浪的情形，你能知道多少？」

桑魯歌似乎有些顧忌，一雙俊目望着丁訏，遲遲不肯說，丁訏笑道：「在我面前不必隱諱，我知道的比你多！」

桑魯歌又沉吟了一下，說道：「我知道阿難子已經把『春秋筆』傳給了他，他就是這一代的筆主，所以姑婆才派我們來接引他。」

丁訏點點頭，道：「不錯，九娘的消息倒很靈通。」

這時桑魯歌突然想起一事，驚道：「糟糕，『春秋筆』在他身上，這時被況紅居帶走，豈不是被她發現了？」

丁訏笑道：「這一點我若防不到，又豈能與她們對敵呢？放心，『春秋筆』早在我身上了！」

桑魯歌這才吁了一口氣，他的姑祖雖然是前代的筆主，但是他也從未見過『春秋筆』，不禁低聲道：「丁老，『春秋筆』威震天下，你能不能拿給我看看。」

丁訏斷然搖着頭，說道：「東西不是我的，我不能作主，等古浪進了桑家堡之後，他自然會拿給你看。」

桑魯歌顯得有些失望，二人沉默了下來。

丁訏坐在窗口，望着滿天的飛雪發呆，室內出奇的寂靜，桑魯歌雖然心急，也只有耐性等着。

丁訏突然轉過了臉，問道：「你……你姑婆年來還好麼？」

問這句話的時候，丁訏臉上的表情很是奇特。



桑魯歌笑道：「她老人家很好，每天四更就趕來逼着我們練功夫了。」

丁訏雙目閃出了一片光輝，笑道：「她還是老脾氣……不甘寂寞！」

說到後面幾個字，丁訏的臉上又流露出輕微的傷感，他咳嗽了一聲，說道：「她心痛的毛病好了麼？」

桑魯歌搖搖頭，說道：「沒有，還是老樣子！」

丁訏奇道：「怎麼？她沒有按着我的方子吃藥嗎？」

桑魯歌搖頭道：「沒有……您的方子一到，就被她燒了！」

丁訏聞言面色一變，站起了身子，在室中踱步，半晌才道：「何苦，何苦……難道一切都是我的錯？」

他說着，又喘了起來，桑魯歌問道：「丁老，你說什麼？」

丁訏雙手扶着桌面，連連的搖着頭，道：「沒有什麼……你把窗戶關上吧，古浪怕就要回來了，開着窗戶不太方便。」

桑魯歌疑惑的向窗外望了望，根本沒有一個人影，正在遲疑，丁訏又道：「快關起來！」

桑魯歌只得依言把窗戶關好，想起剛才的話，不禁又問道：「丁老，剛才你說什麼？」

丁訏反問道：「九娘與你們閒談時，可有提到過我的事麼？」

桑魯歌道：「我們問過她，可是她一句也不說，還發了大脾氣，把我們罵了一頓。」

丁訏苦笑道：「看來她是不願讓你們知道，那麼我也不必再提了！」

桑魯歌又問道：「丁老，你們以前是不是很好的朋友？」

丁訏接道：「豈止是很好的朋友？……往事如烟，往事如烟，不提也罷！」

正說到這裏，突聽室外有物觸地之聲音，桑魯歌霍然站了起來，喝道：「什麼人！」

丁訏一笑，低聲道：「快去看看，準是古浪回來了！」

桑魯歌將信將疑，打開房門一看，果然是古浪，仍和方才一樣，身上包着毯子，熟睡未醒，躺在門口的走廊上，如同一個棄嬰一般。

桑魯歌大奇，說道：「怪了……眞是有人把他送回來了！」

說着連忙把古浪抱起，走回房中，放在牀上。

丁訏趨前看了看，笑道：「他毫無損傷，大概也就快醒了！」

桑魯歌奇道：「丁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丁訏搖頭不答，不久，古浪已悠悠醒來。

古浪醒來之後，張目四盼，奇怪的說：「咦！我怎麼回房睡着了？」

這句話問得丁訏和桑魯歌都同時笑了起來，古浪再一回憶，才想起與況紅居動手受傷之事。

他試着把雙腕活動一下，竟是毫無痛苦，轉動自如，不禁大喜道：「丁老，謝謝您，若沒有您我這雙手恐怕要廢了！」

丁訏含笑道：「何至這麼嚴重？你要謝謝桑魯歌他們呢！」

古浪忙着又向桑魯歌致謝，丁訏握住他的雙手，察視了一下，笑道：「好了！一點事都沒有了！你起來吧！」

古浪發覺自己只穿着中衣，不禁望了丁訏一眼，丁訏知道他的心意，笑道：「不要緊，東西在我身上。」

古浪這才放心，換上一套淺灰色的勁裝，仍然是英氣勃勃，目透神光。

桑魯歌見他毫無傷損，心中高興萬分，便把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了他。

古浪奇道：「啊！我竟睡得這麼死，一點都不知道！」

丁訏笑道：「不是你睡得死，而是我點了你的睡穴……」

他說到這裏，轉回身對桑魯歌說道：「你去看看你妹妹，不要又出別的事！」

桑魯歌答應一聲而去，他一則担心桑燕，二則想到丁訏，可能有避人的話要說，所以很快的出房而去。

等桑魯歌出房之後，丁訏這才說道：「剛才我已經和況紅居交過手了，這情形就是瞞得過況紅居和其他人，恐怕也瞞不過哈門陀，他可以在我的一舉一動中，發現我深厚的功力，所以我想這幾日內，他必然會有所行動的！」

古浪吃了一驚，作色道：「那麼關於『春秋筆』，他也知道了麼？」

丁訏搖了搖頭，說道：「那倒沒有，不過他也和一般人一樣，認定你知道『春秋筆』的下落，要到某一個地方去取，所以他才一直跟着你，而沒有其他行動！」

古浪聽了陣陣寒心，丁訏接着說道：「由於我的突然出現，使他犯了很大的心病，弄不清楚我的底細。」

古浪思索道：「那麼他一定有很周密的計劃來控制我了？」

丁訏點了點頭，道：「他自以爲是如此……」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接道：「除了他之外，另外那些老人也都跟着你，一路下來毫無所得，所以漸漸都已沉不住氣，看來日內他們就要對你公然責難了！」

古浪皺了皺眉頭，說道：「我倒不怕他們，了不起一拚就是。」

丁訏笑了笑，接着說道：「哈門陀也漸漸沉不住氣，我想他日內會找我一會，以探我的虛實。」

古浪劍眉一皺，問道：「那你準備怎麼辦？」

丁訏道：「對付哈門陀這種人物，自然不能大意，我雖然重病在身，相信也應付得了他。」

古浪劍眉一揚，說道：「丁老，事情由我而起，還是由我來對付他！」

丁訏連連的搖着頭道：「你鬥不過他的，再說，他既是要來找我，我又豈能躲得開？」

古浪也漸漸感覺到事情的嚴重，他心中有一個老問題，忍不住問道：「丁老，他們都這麼大歲數了，還要搶這枝春秋筆作什麼？」

丁訏笑道：「難道阿難子沒有告訴過你？他有一張『黑名單』，記下了這一批老人的罪狀？」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 未央劍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紅娘子把朱逸和小白玉各挾在左右脅下直奔了去，顏如玉駭極，但仍跟踵躍上，已不見紅娘子的踪影，顏如玉一直追踪來到寒潭邊，潭中見有一島矗立，正疑無路可通到島上，忽聽見岸邊錢昆和古元在那裏談話，古元說出入島的道路，錢昆先脚點鐵荷蓮葉身子向前縱去，如玉依照他的方法跟蹤入島去了。島中盡是石筍之林，如玉聽到小白玉和一位老者談話的聲音，忽然紅娘子也出現了，此老者原來和紅娘子有段情孽，此刻老者來找她要回他的女兒，但紅娘子本身爲尋找她的女兒這十幾年來都尋不到，老者找不到女兒，逕自離去。

## 多年尋愛女　相見不相識

顏如玉見那女子目中射出一道怨恨的閃光，不由心裏一寒，敢情這兩個女子也是被紅娘子擒來的，現下在明亮的燈光下，看得明白，雖是年長些，但也是罕見的秀美，必是紅娘子早年見了秀美的姑娘，就擒回峯裏來，供她使喚，難怪這峯裏不多見人了。

小白玉抬起頭來望，她是要望看不見的高峯，顏如玉忙不迭縮回頭去，只聽她啊了一聲，說：「擲到峯上，那麼陡的山峯，怎麼下得來啊？」

門口那女子回過頭來，嘆了口氣，說道：「你少說話兩句吧，要被她回來聽了去……」

桌邊這女子冷笑道：「大不了也把我擲上去，峯上添多一副白骨。我早活得不耐煩了，這些年來你總是勸我，我倒問你，咱們也是好人家女兒，被她作賤了這麼多年了，眞要被她作賤到老，倒不如死了好。」

小白玉天眞，可也不蠢，豈會聽不明白的，啊！她低低驚呼一聲，不自覺握着了朱逸的手，身子往後縮了縮，但縮無可縮，她身後是石壁，右邊是石榻，榻上就躺着朱逸，顏如玉早探出頭來了，心想：「好了，你也有知道怕的時候。」

那女子站起身來，忽然一怔，說：「你聽！誰在……是誰在嘆息？」

門口那女子道：「誰嘆息了，你自己在嘆息就眞。」

這女子道：「不，我聽得清清楚楚，分明是個男人的嘆息聲，啊！別是還有人來吧？剛才我就疑心，這小姑娘是在那裏和誰說話兒，喂！」她說着急忙回身對小白玉道：「可是你們還有人跟進峯來？」

門口那女子道：「那就快搜，若有人潛入，紅姑回來，咱們又有不是了。」只見她話聲未落，身子一斜，便不見了，顏如玉見兩人都沒向她這上面望，倒放心了，心想：「怕不是那姓錢的吧。」她倒眞皺眉頭，嘆了口無聲的氣，這屋裏只賸下那女子了，她要救走兩人，原也不難，但朱逸穴道未解，又如何能把他救走。

忽聽小白玉一聲歡呼，說道：「你醒啦！」



那屋中的女子却一聲驚呼，說：「咦！你怎會……」

只見朱逸在榻上伸了伸手脚又不動了，但那閉着的雙目却睜了開來，對着那明亮的燈光，一時間又睜不開來兩眼直眨。

顏如玉也幾乎發出了歡呼，她明白了，小白玉適才聽到女子的話，心裏害怕，抓起朱逸的手來，她那無相神功便生了作用，打通了朱逸的關脈，眞敎她愛也不是，恨又不是，小白玉原有一身超絕的功夫，偏是不會應敵施展，却也怨她自己，先前怎麼連她也沒想到。

屋中那女子又是一聲驚呼，小白玉跳起來，喜道：「顏姊姊，你可來啦！」

顏如玉從窻洞中一鑽而入，對那女子搖手道：「你別怕，我不會傷害你的，小白玉，快，把他扶起身來。」

朱逸却又坐起身來，搖搖頭，揉揉眼，又搖搖頭說：「我，可是在夢中麼？」說着，他嘆了口氣，倒自言自語起來，而且還晃腦，搖頭，這呆子怎又把眼閉上了？只聽他吟道：「又喜見人比花嬌，休驚破，一番綺夢，去休，去休。」

顏如玉翻腕亮劍，擋在兩人身前，小白玉在她身後說：「顏姊姊，他……不……」

那女子已退向門口，只不過瞬間的驚疑，瞧瞧榻上的朱逸，瞧瞧顏如玉，冷笑道：「我怕？我倒不怕，你這胆子倒眞不小，你便替他解開穴道，也不想想，你們也能出得了這峯，出得去這寒潭麼？」

顏如玉如臨大敵，這女子却全不把她放在眼裏，也不亮出兵刃來，只是對朱逸的穴道自解，愕然驚疑，說：「怪事，咦！他……怎麼……」

顏如玉的目光不敢離開她，急得蹬脚，道：「小白玉，抓他的衣袖，拖他起來，快走！」

那女子冷笑道：「便是你們替他解得穴道，走，走得出這寒潭，那才眞是做夢，她要是回來，見到了你，可連你也走不脫了。」

顏如玉橫胸的劍垂下來了，她如臨大敵，人家對她可毫無敵意，當眞適才聽得明白，怎麼倒忘了，道：「既然你也是好人家的女兒，被她擒來作賤了這麼些年，何不隨我們一道走，你放心，我進得來，自然出得去。」

只聽朱逸道：「難道不是夢，但這裏是……」小白玉說：「我也不曉得，你不是睡着啦，也不是做夢，咱們在那溪邊說話兒，一個紅衣裳的姊姊突然來了，點了你的穴道，你啊，就像睡着了一樣，後來……顏姊姊就來啦。」

這是甚麼時候，那紅娘子隨時隨刻都會回來，這呆子倒還在做夢，偏又加上一個身在險地不知險的小白玉，怎不令顏如玉又氣又急，好在這女子對他們並無敵意，忙飄退到榻前，一屈肘，朱逸叫道：「哎唷！」一躍下床。

顏如玉說：「你的夢醒了沒有，要不要再……」她又作勢屈肘，因是朱逸跳下床來，那柄劍便只能指正他脅下。本來她在氣急之下，用劍柄撞他肩頭，也不會那麼重的，不過敎這呆子別再發呆，知道不是在做夢罷了，但想到朱逸竟然不解她的情意，辜負了她的一番苦心，今晚還和小白玉在溪邊，就在她面前，那麼親熱，那氣可就大了，肘上的勁道也就重了。

那朱逸一聲啊唷之後，却又一聲歡呼，張開臂來，叫道：「那麼，不是夢，顏姑娘，眞是你了！」

顏如玉臊得臉紅發熱，滑步旋身，才擺脫他的摟抱來，該死，你！

小白玉却拍着手，嘻嘻笑道：「我說不是夢麼，你信了麼。顏姊姊，我眞想念你，穆姐姐她們又不帶我去找你。」

顏如玉忙不迭又一斜身，才躲開了撲上身來的小白玉，若被小白玉抱住了，面前那女子突然發難，如何應敵。叫道：「小白玉，退後些，眞拿你兩個……沒法兒……」忽然心中一動，怎說沒法兒，朱逸的竹劍現藏在她衣底，那三分春色二分愁，竹劍嚇不了不會武功的人，倒是武功越高的人，反倒會猜疑，也能騙人於一時，那飛天狐一夥賊子，不就被他騙了麼。

她心下一動，忙拔出竹劍來，道：「拿去！小心！」

朱逸却把竹劍抱在胸前，狂喜得臉上發光，顏姑娘既然尋他來了，那自是沒和那張珏成親，還他竹劍，自是竹劍沒斷得情絲，原來她恁地有情有義怎的不狂喜。

這原是一瞬間，那女子睜大了眼睛，望着這三人，顯然又迷惑，又好笑，可不是笑了。

顏如玉更放了心，忙道：「不瞞你說，我是來救他二人的，你適才所言，我已聽得明白，既然你們也是被她擄來的，何不與我們一起逃走，離開此險地。」

那女子急搖手，道：「他的夢倒醒了，但你却仍在夢裏，逃走，要能逃，咱們早逃了。」

說着，退後兩步，向門外張望了一下，那出去巡查的女子仍未返來，紅娘子也沒踪跡，只見她嘆口氣，逐個兒把三人打量了一下，又道：「我不知你們怎能解開他的穴道，但無論如何，你的功夫也是好的了，但你們就算能逃得出這峯去，逃得過寒潭，也逃不出那山林，要能逃，咱們早就逃走了，聽我艮言相勸，紅姑把他們擒來，實無傷害之意，順着她，他二人倒還有一條生路，你麼……」話聲未落，顏如玉驀覺人影一晃，那女子竟出其不意，駢指向她肩井穴點到！

顏如玉哼了一聲，只是一抛肩，翻腕擒她手腕，却聽噹的一聲響，那女子竟倏忽撤招，扣指向顏如玉的劍身一彈，立把她的劍蕩了開去，因是近身發招，那劍才上翻，勁道不大，幾乎脫出手去，忙不迭塌腰暴退！

不料那女子也不進逼，却退了回去，道：「就憑我一招，你已手忙脚亂了，還想來救人，竟也想逃得出她的手去。」

顏如玉臉上一紅，眞沒料到這紅娘子的侍女，武功竟也如此了得，雖是她一時大意，認眞對敵起來，不信會輸於她，但人家說的可不假，她便能勝得過這女子，豈是紅娘子的敵手，不料這刹那間嗤的一聲響，那女子話聲未落，已啊一聲，只見她左肩一抛，斜跨一步，右手也迅速撫在左肩之上，滿面驚疑，又瞧了瞧手，瞧瞧肩，像是中了暗算，但手無血，衣不破。

顏如玉啊了一聲，心下一喜，她可立即想到那個白髮老人，難道是他！

但她可不見老人，却見朱逸竹劍兀自前指，搶前過來，道：「可惱也，你敢暗算顏姑娘！」

顏如玉見那女子竟然退回門邊，心想：數月前在那小鎮，她也曾暗中打出鐵蓮子，做成是朱逸劍上發出的神奇威力，躲過了那般賊子，她忍住笑，再又疾掃了一眼，這屋中可不見有人，要不，那老人必是躲在窗洞外，那信是朱逸竹劍上發出來的勁道，嘿！這書呆又發了呆勁啦，挺着胸脯兒，站在顏如玉身邊，道：「顏姑娘，我說過，我要保護你，而今我的功夫練成啦，誰也不怕啦。」

那退到門口的女子兀自右手撫着左肩，眼睛仍然睜得大大的，臉上却出現了喜容，道：「我明白了，難怪沒人給活脈，你的穴道自解了，原來你是位內功高手，不過……不過麼……」

她臉上笑容又斂了，又搖起頭來，說：「你內功再高，又豈能高得過她去，不，還是不行，便加上他，仍不是紅姑的敵手，我勸你，姑娘，還是快走吧，趁她沒回來，還沒發現你，你還能脫得了身，既然你們年紀都不大，却又這麼一身功夫，你們的尊長必然了得，也許還能……」

忽然，那女子面現惶急之色，急道：「不好，紅姑回來了，快，快！」

顏如玉巳知這女子適才是試她的功夫，不是爲敵，但所說雖是好意，她可從那裏去找得人來，別說她爹的功夫巳失了，而且也絕不會是紅娘子的敵手，除非是那個白髮老人，但人呢？

她疾掃了一眼，那黑黑的窗洞中，只有夜風徐徐吹進來，吹得那琉璃燈微微晃動。顏如玉驀可裏一蹬脚，她巳進到這裏來了，朱逸的穴道巳解了，她倒又空手而去，把朱逸和小白玉留下在這魔女手中，先前若不是那老人顯示的內功眞力，那破空之聲何來，那女子又怎會似受了傷。

她認定是老人在暗處，既然紅娘子回來了，不走更待何時，當下一斜身，抓住小白玉，道：「走，快隨我來。」對那女子道：「若不留難，便請讓開，承護相助，必有後報。」

那女子倒是讓開了，但是惶急得直搖手，低聲道：「不行，你們走不脫了，你聽……」

可不是巳經有了話聲入耳，是那紅娘子冷若冰寒的聲音，喝道：「你這丫頭，竟敢……」

顏如玉不自覺地縮回步來，只見面前這女子面白如紙，而且抖顫起來。顏如玉大驚，紅娘子的聲音分明在數丈外，難道巳見到聽到一切了？

不料紅娘子的話聲未落，巳傳來一聲呻吟，一個女子顫聲道：「不不，我是出來巡查，誤把紅姑當作是……」接着又是一聲呻吟。

顏如玉才知是那個出去巡查的女子遭了殃，顯然被紅娘子打傷了，她面前這女子切齒咬牙，像是突然下了決心，道：「好！你們快走，打後面走，撥開崖上掛下來的藤蔓，那裏有一條秘道，快！」嗤的一聲，她把肩上的衣衫撕裂了，雖是一瞥之下，也見到肩上一塊青，顯然就是先前那一聲破空的暗勁打傷的，也明白她非要做成受傷倒地不可，要不然走了白小玉和朱逸，她可沒命了。

這女子不敢出聲，倒地急揮手，顏如玉那敢怠慢，低聲急道：「休要出聲，快隨我來。」

小白玉見顏如玉也這麼惶急，她竟也會知道怕了，朱逸雖然惶惑，但顏姑娘不准出聲，他那敢問，當下跟在兩個姑娘身後，溜了出去。

只聽那紅娘子道：「哼！難道那老不死的又回了頭，我說呢，怎麼追出去就不見了人，回去找點藥來服下，一兩日就沒事，快說，你在何處發現有人進來？」

顏如玉拖着小白玉，如飛奔到崖下，那還去聽前面說甚麼，却不料朱逸跟在後面，竟然沒落後，那崖下燈光照射不到，月光也照不到，那能見到甚麼秘道，忙道：「快進去，進去再說。」

三人鑽入了藤蔓之後，顏如玉輕輕放落藤蔓，不讓那藤蔓飄動，聽，但再聽不出紅娘子的聲音，却也沒聽出有脚步聲走近來，倒聽到急促的呼吸聲，她感到頸後暖暖的，癢癢的，也才發覺她背靠在甚麼軟綿綿的東西之上。

啊！顏如玉一陣臉紅，心跳，原來她是在朱逸的懷中，她竟退縮在朱逸的懷中，但這能怪人家麼，那藤蔓順着崖壁掛下來，人家可是退無可退，是她只顧留心外面，沒看明白，其實也看不明白。

雖然如此，朱逸仍然一聲啊！是她臊得撞了一肘，可撞正了朱逸的小腹，却聽小白玉道：「顏姊姊，這裏有個洞。」

朱逸一側身，顏如玉溜過去，可瞧不見甚麼，驀然想起小白玉所習的無相神功，必也能在暗中辨得道路，忙問道：「在那裏？」

却不料朱逸在她肩後道：「可不是個洞，就在你前面，小白玉鑽進去啦。」

顏如玉一怔：怎生她甚麼都不見，小白玉瞧見了，也還有話可說，這書呆子也會瞧見，可不是怪事麼？她摸索着前進，凝神一瞧，不料，摸着了那個洞口，仍不見那小白玉，叫道：「小白玉，你在那裏啊？」

小白玉的聲音從洞裏傳來，說：「我在這裏，好黑啊，哎唷！我……」

顏如玉心裏一急，忙鑽了進去，道：「小白玉，你怎麼啦？」却是朱逸在她肩後道：「她不過碰着了膝頭，顏姑娘小心，你左邊有塊大石凸出來，面前也有塊大石擋着路。」

她可不是摸着了那塊凸出的石，若不是朱逸提醒，她巳碰上了，顏如玉睜大了眼睛，但摸着了，仍然看不見，一脚探出，當眞面前有塊大石擋着路。

她怔着了，朱逸在她身後，倒會瞧得清楚？不，不可能啊，這書呆別來不過三四個月，不過是她教了些練氣行功之簡單易學的方法，短短的時間倒强過了她去？

只聽小白玉在前面說：「顏姊姊，快來啊，這裏有兩個洞，眞好玩，顏姊姊……咦！你你……別拉我啊。」

顏如玉叫道：「小白玉，你等等，別把路走岔了。你！說甚麼？誰拉你！」



只聽面前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回去！」朱逸惶急的聲音，叫：「快回來！她！這位姑娘是誰啊？」顏如玉心頭一寒，她倒被人拉着了，是朱逸，叫道：「她拖着小白玉，來啦，顏姑娘，快回來。」

還能有誰，必是紅娘子截住了去路，擒住了小白玉，心裏一慌早被人一把摟住了，幸是她沒反手一劍，是朱逸摟住了，硬把她拖出洞去。

三人進洞不過才一兩丈，顏如玉叫道：「放手，你！」驚恐又惶急，這書呆不但身法好快，那胳膊竟是那麼强有力，她竟掙扎不脫，急得她一肘撞去，朱逸啊啊兩聲，眼前巳是一亮，又見到了月光。

朱逸才把手放開，只見藤蔓一分，拖着小白玉的紅娘子，巳跟踵而出，那崖下月光照射不到，紅娘子雖在面前，看來仍是個黑影，但兩道目光却如電射，顏如玉不自覺退了一步，啊，忙不迭斜跨一步，才又脫出朱逸的懷抱，她竟忘了朱逸才放開手，仍挨身而立。

朱逸倒搶上一步，竹劍一圈，搶在她身前，說：「這位……姑娘是誰啊？」

紅娘子兀自牽着白玉，目光落在朱逸的竹劍上，顯然怔了一怔，但立即轉向顏如玉，厲聲道：「你這丫頭好大胆，饒了你不死，竟敢溜進我峯裏來，哼哼！我幾年不在江湖行走，武林中竟出了這麼多小輩英雄。」

紅娘子的目光挨次掃了三人一眼，顏如玉低聲道：「快退，退得遠遠的。」手中劍一緊，又搶到朱逸身前，這書呆騙得過飛天狐那夥賊子，豈能騙得了這紅娘子，却忘了朱逸超前，她又再超前，可就成了與紅娘子面對了，啊！不自覺又急退一步，偏那朱逸却不退，這一來可又投到朱逸的懷抱中了，顏如玉又羞，又氣，又着急，左肘驀可裏向後撞去，說：「你聽到沒有！」

朱逸也啊了一聲，他從沒見顏如玉這般惶急過，倒並不是撞痛了他，便是顏如玉打他，打得再重些，他也不會出聲的，而是……這紅衣的姑娘到底是誰，連顏姑娘也怕了她！

要知今晚紅娘子在溪邊一現身，便點了他的穴道，便甚麼也不知道了，是以這面前一身紅的姑娘，只不過太冷了些，那言態也太霸道了些，不過……不過麼，雖不及顏姑娘和小白玉，還眞美，那有甚麼好怕的？

紅娘子的目光落在小白玉臉上了，顏如玉心中一動，若不是小白玉的手被紅娘子握着，而是她握着紅娘子的，只要她一害怕，那神功眞力必能發揮出來，便柔聲說道：「小白玉啊，瞧她多喜歡你，快握着她的手，你也和她親熱親熱。」

朱逸忽然嘆了一聲，說：「顏姑娘，眞怪，她們兩人長得眞像，倒像是同胞姊妹。」驀覺他的衣抽被拉了一下，顏如玉說：「呆子，叫你快退，你聽到麼！眞急死人。」

幸是那紅娘子像才被朱逸提醒了一般，凝視着小白玉就不瞬眼，那小白玉的眼睛也睜大了，說：「噯呀！姊姊，我眞像你。」竟高興得把紅娘子的手捧了起來，顏如玉目不轉睛，心裏一陣劇跳，手中劍也緊了，兩腿也前箭後弓，驀見紅姑身軀一顫，分明是驚得一震，顏如玉那敢怠慢，霍地撲去，短劍如虹，刺向她右肩！

朱逸叫道：「啊！呀！」

小白玉叫道：「噯唷，你爲甚麼打我！」顏如玉却被紅娘子反手一掌，劈倒出一丈以外，直撞到左面那石筍上，眼前一黑，幾乎暈了過去，朱逸竹劍一揮，搶去攔在她身前，待見紅娘子並未向這面來，才忙把顏如玉扶了起來。

那瞬間可眞如石火電光，小白玉高興得捧着紅娘子的手來猛搖，紅娘子渾身就是一震，顏如玉的劍也向她肩上刺到了，紅娘子果然了得，右肩微微一沉，左手一抖，不但掙脫了小白玉的掌握，而且順手反拍，直把小白玉打得眼冒金星，那右手却一下子抓住了顏如玉的胳膊，擲了出去，可都是同一瞬間。

朱逸叫道：「顏姑娘！顏姑娘！」

顏如玉把頭猛搖了搖，一躍而起，也嚇壞了，只見紅娘子走去把小白玉扶了起來，叫道：「放下她！你敢傷她，我和你拚了！」縱身撲去！

朱逸也才發現了，竹劍一指，不料兩人都撲了個空，紅娘子把小白玉一提，轉眼間，巳失了兩人的踪跡，小白玉的哭聲却到了兩人身後，兩人急回身，只見紅娘子抱着小白玉，向那有明亮燈光透出來的石筍中走去了，小白玉在哽咽說：「你爲甚麼打我啊？」

顏如玉大急，叫道：「放下她！妳……」咬牙追了過去，但紅娘子巳進入那石筍中去了，連身後追去的兩人，多一眼也不瞧。

只聽朱逸啊呀一聲，他本是在顏如玉身傍，同時向那石門撲去的，忽然退後了一下，眼睜得大大的，咀也張得大大的。

顏如玉的眼中却要噴出火來，激怒得渾身打起抖來，皆因朱逸的驚呼和神態有異，順着他的目光，她瞧見了，右面那個石壁下，躺着個血流披面的女子，從那裸露的肩頭，一瞧就知是先前指引他們向秘道逃走的侍女，頭顱破裂，巳是死了！

朱逸何曾見過如此慘狀，驚嚇得臉也白了，顏如玉却怒得切齒咬牙飛掠到了門口，但那脚才點地，便像生了根一般，眼前的景象更令她驚奇，只見紅娘子把小白玉放在一張椅上，竟退後一步，讓明亮的燈光照在小白玉臉上，對她端詳起來。

顏如玉巳在門口現身了，那紅娘子却如不見，面上出現了驚訝的神情，小白玉也在對紅娘子望，臉上的淚珠在燈光下閃閃發光，委委屈屈地說：「你爲何打我啊，我又沒犯你。」

紅娘子左跨一步，顏如玉手中劍一緊，但尚未撲出，紅娘子却又巳向右面跨了一大步，敢情是在打量小白玉，要把小白玉瞧得更仔細些。

顏如玉不但怔住了，手中劍也不自覺垂了下來，現下燈光之下，紅娘子在瞪大了眼在瞧小白玉，她却在瞪大了眼睛瞧紅娘子，這女魔的面上竟看不出一絲惡意出來，目光也不見有那令人生寒的冷焰。當眞她怎會担心起小白玉來，這小姑娘雖不能化戾氣爲祥和，但在她面前，再冷血的惡人，也不會對她生出惡念來，何況她咽

咽哽哽，臉兒上掛着晶瑩的淚珠，哭得楚楚可憐。

紅娘子忽然向她這面招了一招手，厲聲喝道：「滾過來！」

顏如玉並沒隱蔽身形，是當門而立，這紅娘子豈會不知她在門口，但她仍然心頭一緊，忙回頭，只見書呆兀自望着那慘死的姑娘，兀自在搖頭，在嘆息，可不是呆麼，放着活人他不管，倒對死人嘆息。不過，這倒好，她連小白玉也保護無力，可照顧不了他。

身後沒人啊，這紅娘子喚誰過去？只有她在門口，難道是叫她！雖說這紅娘子面上未現惡念，但那聲調仍然冷厲！

就在她一怔之頃，驀見左面有甚麼在晃動，啊！就在她近身之處，相距不到數尺，教她如何不驚，但跨出去的右脚，却又立即縮了回來，那晃動的是一個人，臉腫頭青，正站起身來。

顏如玉立即認出了，是一個侍女，便是先前聞聲出去的一個，只見她扶着牆壁，只得右脚着地，却把左腿緩慢的拖動，那腿若不是斷了，亦必重傷了，那青腫的臉上，睜大了一雙恐懼的眼睛。

顏如玉才知紅娘子是在呼喚這女子，登時連恐懼也忘了，切齒道：「你你……把她打成這個樣兒，你這女魔！你你……」她怒得渾身發起抖來，但明知不是紅娘子的敵手，何況小白玉仍在她手中，拚命可也不是時候！

紅娘子的目光落在她面上了，冷冷地說道：「這就是違背我的下場。」

顏如玉話出口，已是渾身冷汗，這不是眞成了找死麼，紅娘子本不把她放在眼裏，也不難爲她，她却激怒這女魔！可眞被自己嚇壞了，斷劍一橫，急退一步。

可不是奇怪麼，紅娘子竟然不怒，只冷冷地瞧了她一眼，說道：「她兩個從不敢當我的面說個不字，低首下心，好好，她這丫頭倒潑辣得合了我心意，你……叫我甚麼？女魔，哈哈！」

顏如玉驚得又退了半步，但那紅娘子竟是眞打了個哈哈，竟然點了點頭，冷面上現了笑意，說道：「從來就沒人敢當面叫我女魔，你這丫頭胆子就大得令我喜歡，多年來，我就要找一個這般潑辣的丫頭呢。」

顏如玉氣極了，也就消除了怯意，怒道：「你！作夢，哼！你這女魔太以毒狠，把人家擒了回來，一言不合，就……」

她掃了扶着石崖站起身來的女子一眼，把牙咬得格格作响，眼前却浮現出外面那死屍的慘狀來，她眼中也就似要噴出了火來！身子也怒得發起抖來。

紅娘子道：「她們擲到峯上，不，丫頭你說錯了，不是一言不合，是不合我心意！」

顏如玉切齒道：「那麼，她……她說的是眞的了，你擒回來無數姑娘，被你打罵折辱還不够，你竟忍心把她們……」

紅娘子說：「擲到峯上，成了滿峯滿崖的白骨，若不是我沒人使喚，這兩個我也早擲上峯去了。不過，你這丫頭放心，你可合了我的心意，倔强又潑辣，要不，你也早被我擲上去了，現下有了你，我可不要那該死的丫頭了。」

說着，那目光移向傍邊扶着牆站立的女子，嚇得她已是受傷的腿一軟，差點又倒了地，顏如玉不自覺的忘了恐懼，斜跨一步，橫劍遞出，擋在那女子身前。

紅娘子又說了，道：「就只得這丫頭沒見哭哭啼啼，性子也烈些，功夫也練得最好，你放心，我可不要殺她，厨下也還要人使喚。」突然聲調又轉厲，喝道：「還不去把我的銅鏡取來！」

那女子跛着一條腿，雖是扶着壁，可還是走得眞快，往後面去了。顏如玉總算鬆了口氣，這紅娘子不是要殺那女子，哼！難怪這女魔不肯對她下毒手了，原來！哼，眞豈有此理，她顏如玉還少人侍候哩，哼哼！

但這一來，她也胆壯了，既然硬拚不是這女魔的敵手，且先忍一忍，怕沒機會可乘麼？

那紅娘子的目光又轉向小白玉了，一落到她面上，這女魔的目光竟也會柔和起來，說：「小姑娘，別怕，別怕啊。」

小白玉面上仍掛着淚珠，但不咽哽了，忽然間下榻來，霍地向門口撲來，顏如玉一把摟住她，把她緊緊摟在懷裏，竟也連聲道：「別怕，小白玉，咱們仍不怕她的。」

小白玉仰着臉說：「多怕人，顏姊姊，那姊姊是被她打的麼？她怎麼那樣狠心啊！我怕。」

若然立即逃跑……不能逃，她便能逃得了，小白玉和朱逸可逃不了，咦！當眞那朱逸呢？難道那呆子被那死屍嚇呆了？且慢，這女魔看來說的不假，越是對她倔強，越不會難爲他們，心中一動，便又道：「哼！小白玉，咱們不怕她。」

那紅娘子連脚步也不移動一下，分明也不怕她們跑得了，這工夫，那跛着一條腿的女子已捧着一面銅鏡，跳到她面前，紅娘子一把奪過，叫道：「過來啊，我倒要瞧瞧，你會眞長得像我，那可奇了。」

說着，迎着燈光，對着鏡，照一照，又瞧瞧小白玉，說時遲，驀見寒光一閃，小白玉一聲尖叫，早聽瑲瑯一聲啊，一把劍從石面石壁上彈落下來，劃出一道如虹的閃光，紅娘子身側那女子也跌了出來，跌倒在石壁之下，但連哼也沒哼一聲，恨聲道：「你殺了我啊，你已殺了她，爲何不殺我，我！也不要活啦！」

那女子要掙扎起來，但那還起得來，顏如玉忙不迭把小白玉摟緊了，小白玉也緊緊地把頭埋在她胸上。可把她驚嚇得目瞪口呆，適才那跛着脚的女子一出來，她已瞧見那女子肘後隱着一把劍，目中噴着怒火，已知她要暗算她，不料那女子的劍才舉起，竟被紅娘子反手一掌，連人帶劍劈了出去！簡直像生了後眼一般！

紅娘子兀自照鏡，瞧瞧小白玉，又自照，說道：「你這丫頭早要這麼倔强潑辣，也不會吃那麼多苦頭了，我那壁橱裏有個白瓷瓶兒，還不去取三粒藥丸來服下，當眞你要斷腿麼，去去。」

顏如玉駭怪極了，眞不信世上會有這樣的怪人，會有這麼高得不可思議的武功，但也更不怕了。

那女子竟不曾傷上加傷，竟然還仍能扶着牆壁站了起來，一拐一拐地往裏面去了。



紅娘子兀自在照鏡，端詳又端詳，竟然顧影自憐起來，又說了，却是對顏如玉說道：「丫頭，你以爲我怪麼，是不是？瞧你那一雙眼瞪得有多大。」

顏如玉哼了一聲，切齒道：「你是個魔鬼！」

紅娘子掠了掠頭髮，兀自在顧影自憐，忽然嘆了口氣，說道：「丫頭，難怪你不明白，爲何我不再在江湖上行走了？因爲這十多年來，總遇不到一個敵手。」冷笑兩聲，才又說道：「天下的英雄豪傑可多得很啊，可就沒一個接得下我三兩招來的，功夫練到沒了對手，丫頭，有多沒趣，若是有人在我背後冷不防刺我一劍，那有多好，多够刺激，偏是我擒回那麼多丫頭來，就沒一個中用的，看來你還行。」

紅娘子把鏡放下了，小白玉一聲尖叫，是紅娘子轉過臉來了，但她那臉上的笑，也冷得怕人，其實在燈光之下，這女魔不但顯得年輕，而且極艷麗，只不過冷得怕人。

顏如玉忙哄小白玉道：「不怕，不怕她。哼！好啊，敢情你喜歡有人背後刺你一劍。」

紅娘子道：「丫頭，你要試試麼？只不過……不過你要是斷手斷脚，我可沒人使喚了，你要刺我一劍時，可得加倍小心。咦！」

小白玉又往後縮，她一聲尖叫，是見紅娘子轉向顏如玉，只道她要傷害顏姊姊，眼看着那女子臉腫頭青，更被打斷了一條腿，不由她不怕，而且怕得眞往後縮，因爲紅娘子只不過掃了顏如玉一眼，那目光又轉向了她。

顏如玉斜身一掠，搶到小白玉身側，一把將小白玉拉到側後，柔聲的安慰地說道：「別怕，咱們不怕她！」

不料紅娘子竟視如不見，顏如玉的寶劍劃出一道匹練似的寒光，竟也沒令她眨一眨眼，怎麼她倒一聲驚呼，而且眼睛睜大了。隨又舉起鏡來，說：「可不是眞像我，像我……年輕時候，來來，把頭抬高些。」

顏如玉駭然，一劍掃出，是紅娘子走近一步，伸出手來，不料紅娘子扣指一彈，噹的一聲响，不但把顏如玉那一劍盪了開去，而且震得她右臂酸痲，那劍幾乎出了手，疾跨一步，也才站得穩了。

小白玉叫道：「不不！我不要，顏姊姊！顏姊姊！」

顏如玉不顧那虎口火一般熱，短劍一圈，指着紅娘子肩頭，叫道：「放開她……放……」

却是顏如玉放下劍來了，那紅娘子仍然不瞧她一眼，對她的人，和她的劍，都是一眼也不瞧，但她的劍指處，不但已失去了紅娘子，小白玉倒已入了她的懷中，那刹那間，似是陡然騰起了一股烈焰。

自然沒有烈焰，只不過紅娘子的紅衣在明亮的燈光下一閃，顏如玉心頭一緊，渾身涼透了，小白玉已在她掌握中，如何不投鼠忌器。其實都不是她放下寶劍之故，而是紅娘子並不見有惡意，雖是一手把小白玉摟在懷裏，她那目光倒柔和了，對掙扎的小白玉說道：「小姑娘，我問你，別……」

那小白玉又一聲尖叫，那是一聲連顏如玉也不信的驚恐叫聲，兀自在掙扎，那紅娘子顯然有些惱了，忽地捉住了她的手，顏如玉急了，忙柔聲道：「小白玉，這位姑娘是喜歡你，不怕，別怕啊。」

她看得明白紅娘子的面色又降下了寒霜，生怕小白玉抗拒她，女魔會下毒手。

她這一聲果然生了效，眼中驚恐之色也減退了，但仍然驚疑，瞪着一雙天眞的大眼望着紅娘子。

顏如玉又忙道：「喂！你要是眞對她好，就別兇霸霸，可不許你嚇了她。」

顏如玉再不存奢望了，這紅娘子把小白玉的手放了一隻，仍把她右手握，舉起來瞧了瞧，顯然先前小白玉手上發出來的神奇力道，令她驚奇，已有了警惕。而且顏如玉這時也已知道小白玉的無相神功，分明也奈何她不得。

紅娘子皺了皺眉兒，說道：「小姑娘，你好好回答我，我不會傷害你的。」

顏如玉要教小白玉安心，忙接口柔聲道：「小白玉啊，你聽這位姊姊的話，別怕，不怕啊。」索性把劍還了鞘，而且重重的發出拍的一聲，要令紅娘子知道她的劍已還鞘，消除了她的猜疑，才向前走近了些。

紅娘子可不理會她，對小白玉又說了，這女魔竟學顏如玉的樣，也把聲調放柔和了，道：「小姑娘，告訴我，你姓甚麼，你練的是甚麼功夫！你說啊！」

小白玉望了顏如玉一眼，才轉過去望着紅娘子，說：「我姓白……」

那料紅娘子陡然一震，可把她懷中的小白玉臉兒也嚇得白了，但沒驚叫出口，顏如玉已對她搖了搖手，道：「小白玉，聽話啊，這位姊姊問問你，她喜歡你，不會傷害你的。」她雖是不敢形諸於色，其實心裏和小白玉一般害怕，這女魔太以喜怒無常。

却見紅娘子忽地把小白玉的臉扳過來，瞪大眼睛，小白玉嚇得又一聲尖叫：「放開我！」

顏如玉也嚇壞了，叫道：「小白玉，不要……不可！」

是紅娘子的另一隻手也鬆開來，但才觸到髮鬢，小白玉突地抓住了她的手，小白玉在驚惶情急之下，那無相神功自然也發揮出威力來，紅娘子左臂一圈，右臂一抬，小白玉的身子就直飛了出去，幸是顏如玉斜身急掠，堪堪在小白玉撞到石壁下之前，把她接住了，但那來勢大極，顏如玉脚尖才點地，兩人登時一齊倒地，但她脚尖向石壁上一點，立即跳了起來，橫劍擱在小白玉身前。

却見紅娘子只是怔怔地望着小白玉，兀自站在原地，並未移動半步，說：「你這是甚麼功夫？誰教你的？」

她那面上只有驚愕，不怒，也不那麼冷厲，顏如玉放心了，明白適才小白玉的無相神功發揮了威力，這小姑娘從未受到過這麼大的驚駭，當她抓住紅娘子時，也就發出了奇大的威力，顯然也把紅娘子嚇了一大跳。

顏如玉又垂下劍來，這女魔實在也不是這劍能抵抗的，反倒會更激怒她，說道

：「我早對你說了，她有一身功夫，但她自己却不知那是用來對敵的功夫，除非你嚇着了她，她那神功的威力就會自生反應，發揮了出來。」

紅娘子瞪着眼，撫摸着她的左手腕，望着躲在顏如玉身後的小白玉，瞬也不瞬。這是第二次了，當眞這小姑娘兩番都是隨着一聲驚恐的尖叫，她心頭就是一震，四肢百骸，任督二脈，便似閉如封，若不是她警覺得快，幾乎被制住，當這小姑娘若會施爲，出她不意只怕早被制住了。

顏如玉趁她發楞，早把小白玉拉到懷裏來，說：「小白玉，別怕，這位姊姊不是要傷害你，她不過是問你的話兒，她也喜歡你的。」

紅娘子招手道：「來啊，我眞是喜歡你。」

顏如玉說：「是不是，不怕，小白玉，別怕啊。」

紅娘子雖然露出驚奇，却兇光盡斂，反應柔和了，說道：「她，姓白，當眞姓白。」

顏如玉沒好氣，說道：「我可不知眞不眞，不過她爹姓白……」

話聲未落，她已霍地一退步，把小白玉更摟緊些，那右手中握着劍，不自覺更緊些。

是她話聲未落，紅娘子霍地跨出一步，但只是右脚跨出，那上身倒沒跟上來，驚得兩眼瞪得更大了。

顏如玉也啊了一聲，她不是怕，兩眼也睜大了，望望紅娘子，又望望小白玉，但她心下却浮現出今晚所見的那白髮老人來，那老人，啊呀！可不是也姓白，而小白玉的爹從小就失散了，穆家姐妹帶着她出來，不是爲了尋訪她從小就沒見過的爹麼？難道他就是……

剎那間，穆家姊妹的話都回到她心頭，小白玉從未見過她爹，便穆家姊妹年長些，也沒見過，也許那時太小，不記得了，據說是賭氣走了，從此就如石沉大海，關內就不見了行踪，是去了關外，於是，就碰到了這個紅娘子。

不不，怎會是小白玉，小白玉自有娘在那太湖之中，當然她不會是紅娘子失去的那個孩兒。

也就在剎那間，顏如玉可驚恐起來，若然那老人眞是小白玉的爹，若這紅娘子知道了，她和那老人也有幾年恩愛，但也成了冤家對頭，這女魔歹毒之極，也暴戾之極，對小白玉會不會？

顏如玉想到這裏，忙道：「你問她的功夫是誰教的，練的是甚麼功夫麼，那容易，我告訴你吧，是她爹娘教的，她不過是練來好玩兒，皆因她心腸太軟，太好，就是湖裏的魚兒，花間的蝶兒，她也不會傷害的，教她這門功夫，不過爲了她生得單薄，練來强身罷了。」

紅娘子仍然保持着那姿態，仍然動也不動，顏如玉盯着眼瞧她面上的神色有何變化，但那冷冷的面上，一些兒也沒變化，而且分明是在仔細聽她，眨也不眨的一雙眼睛，兀自在仔細瞧着小白玉。

顏如玉繼續說道：「哼！別以爲你的功夫就天下無敵，我還告訴你，她那兩個姊妹，這番是結伴到京裏來玩耍的，她那兩個姊妹，哼，我可連她們功夫一半兒也及不上，可不像這小白玉一般，有一身奇絕的功夫不會施展，你別以爲咱們好欺負，不見小白玉，早晚怕不會找了來，咱們與你無冤無仇，要是……要是……」

紅娘子依然冷冷地說道：「說下去，說！」

顏如玉道：「要是傷害了小白玉，她爹……」紅娘子突然插咀說：「她娘就不和我干休，不是爹，她還沒找到她爹。」

顏如玉叫道：「你你……」陡地人影一幌，宛若一片紅霞當頭罩下，却已眼前金星亂冒，轟然一聲，幾乎暈了過去，但小白玉的尖叫聲入耳，她立即猛一搖頭，忍痛跳了起來，才知她被紅娘子不知怎麼擲到門口，擲在石壁上，又氣又急，只見紅娘子一把將小白玉的頭髮高高抓了起來，小白玉却抓不着她，驚惶尖叫。

顏如玉想也不想，霍地撲去，劍在身先！咬牙向紅娘子刺去，她眼紅了，眼前更見紅光一冒，竟然一劍刺中紅娘子左肩，是噴出的鮮紅的血！是血紅！

但她只見到血紅，又是轟然一聲，眼前又一陣黑，又有金星在亂冒！

她掙扎着爬起來，原來又巳在石壁下，她扶着石壁，血，摸了一手血！後腦上好痛！

血！是她的血，原來她被紅娘子翻掌劈了出來，撞破了頭，不過眼前一黑之後，又見了光亮，她沒暈過去，不，小白玉呢？她怎麼了？

她猛搖了搖頭，看得清楚了，紅娘子仍然抓着小白玉的頭髮，仍在原地，也沒回過身來，血！把她肩下，臂上，染成了一片黑。燈光下，紅衣染血，竟會是一片黑，若紅娘子的肩頭紅衣不是破了，她還不知那是血！

那麼，她適才那一刺眞刺中紅娘子的肩頭了！

那剎那間，她倒怔住了，她竟能刺中這女魔的肩頭，剎那間，她也驚恐起來，紅娘子被她刺中了，仍反手一掌把她震出，頭也撞破了，這女魔豈會放過她！

但紅娘子仍然不動，小白玉的頭髮仍被她抓在手中，但她却沒有再掙扎，也再不尖叫了，難道巳被這女魔……

「放開她！」顏如玉大叫一聲，驚恐小白玉被傷害，勝過了自身的驚恐，她又撲了過去，但只是劍尖遙遙指着紅娘子的後心！又叫：「放開她！放……」

總算驀可裏一挫腰，收住了撲前之勢，只聽紅娘子顫聲叫道：「兒啊！我的兒，原來你是我的……眞是……」

紅娘子仍然站在燈下，不移步，也沒轉身，顏如玉見到小白玉的頭抬起來了，是紅娘子自己鬆開了手。

那麼，小白玉無恙，這女魔並沒有傷害她，咦！她叫小白玉甚麼！

「兒啊！我的兒！你你……眞是我的孩子！」紅娘子激動的聲音發抖，擧起了左臂，像是要摟住小白玉，但那手臂只擧起一半，又垂下了，那必是被顏如玉刺傷得不輕。

小白玉面上反露出一臉驚奇，說：「你叫誰啊，孩兒？誰是你的孩兒？」

顏如玉明白了，那劍巳垂下來了，小白玉的耳後髮脚，必有一顆朱砂紅痣，原來適才紅娘子掀起她的頭髮來，只不過是瞧她耳後有沒有那顆紅痣。那麼，小白玉的耳後，必然有顆大紅痣，眞是她早年失去的女孩了！



## 歡喜小寃家　終成美眷屬

紅娘子顫抖的右臂摟住小白玉了，小白玉却慌忙的一閃身，却從她臂彎下溜了出來，撲進了顏如玉懷裏。

顏如玉忙不迭擲了劍，把她摟住，驀見紅娘子一個踉蹌，右手撫着左肩，一歪身，落坐在椅上，掀開肩上破衣，迅速的在肩上幾個部位點了幾點，止住了血流。

顏如玉沒了恐懼，心下倒增了慚愧，說道：「我……我以爲你要傷害小白玉的，才……」

紅娘子抬起頭來了，顏如玉摟住小白玉，不自覺退了一步，但又立即上前了半步，因爲紅娘子眼中非但不露兇光，而且通常見的冷芒也沒有了，輕輕地搖了搖頭，說：「不過劃破了一點皮兒，不要緊，她……眞是……啊！我的孩兒，到娘跟前來，過來啊。」

小白玉却在顏如玉懷裏縮得更緊些，說：「不不，我不是，我有娘，我娘在太湖裏。」

顏如玉道：「小白玉，讓我瞧瞧，把頭低下些……咦！眞有朱砂紅痣，難道你眞是……」

先前那老人和紅娘子的一席話，又回到她心頭，這小白玉若不是她那失去的女孩，就這大紅痣是巧合，兩人也不會這般相像，像得一模一樣，但小白玉說得不錯，她有娘啊，她現下仍在太湖中。

紅娘子迅速撕下一幅衣襟，把那傷肩包紮了。

小白玉却推開她的手，抬起頭，急得臉兒紅紅，叫道：「我不是，我有娘，顏姊姊，怎麼你也這麼說，我不是。啊！」

紅娘子忽然站起身，向她們走了過來，顏如玉叫道：「站住！別過來，休嚇了她。」

紅娘子竟然聽話，眞站住了，但陡然間，目中又射出了冷焰，總算是沒向兩人走過來，說道：「她有娘，在……」

小白玉淚汪汪，說：「在太湖裏，你欺負我，我回去對娘說。」

顏如玉目不轉睛，瞧着紅娘子的言態行動，也把小白玉摟緊了些，說：「小白玉，別怕，她……不是欺負你。」

紅娘子却突然厲聲問道：「她這功夫，可就是她說的那個娘教的，說！」

必是先前把小白玉擄回來時，巳問得明白，小白玉出來是爲了尋找她的爹，自不能再瞞她了。一時間，顏如玉不明白紅娘子怎會陡然話聲轉厲，道：「不錯，自然是她太湖中的那個娘教她的了。」

娘，却要加上那個，連顏如玉也不自覺更加上太湖中那個，分明紅娘子巳認定小白玉就是她失去的那個嬰孩，顏如玉也顯然相信是了，只不過奇怪，怎生又到了太湖？

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而且又是那麼驚奇，顏如玉眞呆住了。

只見紅娘子連聲冷笑，目中射出來的冷焰也更盛了，道：「是她，必是那賤人，既然她有一身功夫，就會闖南走北，就能遠走自外，必是她追踪那老不死的，去到長白山中……」

顏如玉啊了一聲，心下的疑團消散了，當眞她說得是，那紅娘子不自覺自語起來，她也不自覺接了口，說道：「說得是，初時不過是一時意氣，夫妻反目，必是隨後尋了她去，尋來尋去，就尋到了關外，但怎麼倒抱走了你的孩兒，不，這又怎說。」

紅娘子目中冷焰減弱，顯然極深遠又茫然，緩緩的說道：「我想想，我想想……是了，是了，那日他要捨我而去，竟敢一聲不响，要獨個溜走，我不見了他的劍，他又帶走了衣衫，我就明白了，也氣極了，找啊，追啊，追了一天一夜，至到第二天早上，才在那懸岩邊上追着了，那時他……」

顏如玉眼睛漸漸明亮起來，說道：「那必是你們剛走，她也找到了，必是發現了她爹的物件，知道小白玉就是你們的孩兒，但等啊等，等了一天你們也不回去，小白玉却還是個不能沒奶的嬰孩，必是又哭又叫，哭得她沒法兒，等不到大人回去，孩子可不能不救，於是她就抱走了。」

紅娘子蹬蹬脚，恨恨地說道：「是她！那賤女人抱走了她，我要不是心急回去餵孩兒的奶，我就會下崖去查看的，就是因爲心急趕回去，才沒去理會那老不死的死活，却不料那賤人……」入耳不再是話聲，是她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之聲。

顏如玉忙道：「必是她抱走了，但你不該恨她的，她抱走了小白玉，不過是要救小白玉，你想想啊，任誰想一想就會明白的，在那冰天雪地裏，一個沒大人照顧的孩兒，不餓死也會凍死，要不，也會被野獸銜了去。」

「但她抱走了，抱進了關，抱去了太湖。」紅娘子仍然恨恨的說。

顏如玉像眞眼見到當時情景一樣，道：「你說錯了，她並沒抱進關來，我是說，初時她沒存心抱她回去，想想啊，她是追找她的丈夫的，還未曾尋到，她那會就走，稍稍想一想就知道了，必是她把小白玉抱去，尋到了人家，餵了她的奶……」

紅娘子眞在想了，說：「我那裏往南走，南山下有兩家獵戶，再走二十多里，就有個小市集。」

顏如玉道：「那就是了，她必是從那獵戶處打聽她丈夫的踪跡來，必也把孩兒抱去那獵戶家了，於是，她又轉回身來，不料，你却在她回去之前，先回了去，不見了孩兒，你一怒就把房子毀了，却忘了山裏的獵戶，倒去追尋那些採參的人，於是，就追進關裏來，分明是你胡塗，捨近求遠，你倒壞了無數採參的人的性命。」

紅娘子的眼睛睜大了，喝道：「你你……你是誰，你怎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顏如玉把頭一揚，了無懼色，原來小白玉眞是這女魔的孩兒，但依偎在她懷中，她怕甚麼，道：「今晚你們親口說的，你想不到石後有耳吧，雖然你只是和那老人家清算舊帳，但傍觀者清，稍稍想一想，再蠢的人也會明白了，小白玉怎會長得

這麼像極了你，還有那耳後的紅痣。」

紅娘子說：「好丫頭，原來先前你躲在石後，把我們的話都聽了去。」

顏如玉道：「要不是聽了去，也不能替你解開這疑團了，你倒瞪着，兇霸霸，看來，小白玉太湖中的娘，不但有情又有義，而且菩薩心腸，要不是小白玉被那菩薩心腸的娘撫養長大，豈能培養出這個小仙女般的姑娘來，小白玉啊……」

她一口氣，說個滔滔不絕，把小白玉更緊緊摟在懷裏。

小白玉從她懷裏抬起頭來，望望紅娘子，又瞧瞧顏如玉，說：「顏姊姊，你們在說誰啊？」

「小白玉啊……」顏如玉嘆了口氣，眞又不信女魔會生出這麼個小仙來。

陡然間，顏如玉眼前一暗，小白玉又一聲尖叫，是紅娘子陡然到了面前，携着小白玉的手，說了，但那聲音再柔和些，也是冷冷的，說：「孩兒，來啊，娘找了你好多好多年……」

小白玉扎掙，驚惶，叫道：「不不，你不是我娘，我有娘，在太湖裏，顏姊姊，你說，她不是我娘，她不是，不……」

顏如玉柔聲道：「小白玉，她眞是的，她眞是你親生的娘，放開她，讓我來對她說。」

不料那懸在石室頂上的琉璃燈，驀地一幌，嗤的一聲破空聲響，紅娘子一閃身，也把小白玉帶過一邊，顏如玉因事出突然，竟啊了一聲，也駭壞了，叫道：「你！是你……」也忙不迭一閃身，攔在來人面前。

來人是朱逸，不知這呆子爲何才來，但一直在慶幸他沒跟進，不料這時倒來了。嘿！眞還似模似樣，竹劍指着紅娘子，叫道：「放開她！」

顏如玉那信三月不見，朱逸已練成上乘氣功，雖然只得幾分火候，但出人不意，還眞能發揮出奇絕的威力來，是以那一再的破空之聲，她也忽略了，眼前這女魔豈是撩惹得的，忙道：「還不退後，她是小白玉的親娘。」

朱逸道：「甚麼，你……顏姑娘，你怎說？」

小白玉驀然一扎，竟掙脫出紅娘子的手來，但只邁出一步，却又被紅娘子抓住了，急得顏如玉叫道：「小白玉，喂！你別那麼兇對她。」

紅娘子的目光却注定在朱逸的面上，竟然現出驚疑的神色，厲聲道：「你是甚麼人？」

朱逸的竹劍垂下來了，睜着一雙迷惑的大眼，顏如玉忙道：「他不過是個書呆子，一點功夫也不會的，他不過是關心你的女兒……啊呀！」

她言尙未落，陡然一片紅霞當頭罩下，紅娘子把她拂向一邊，撞向石壁，雖然十分重，也撞得她眼前一黑，登時魄散魂飛，完了！這書呆必沒命了！

雖是在一刹那間，但顏如玉豈會不知紅娘子是惱怒朱逸，突然出手，這女魔一怒，朱逸那還有命在。

不料却是紅娘子啊了一聲，而且分明已退了回去。

她猛搖了搖頭，能看得見了，那紅娘子可不是退了回去，她心急朱逸的安危，那知尙未回頭，身傍已伸出一隻手來，把她扶住了。

顏如玉喜極了：「啊！你，沒事！她沒有傷害你……」

必是紅娘子沒傷害他，要不然這呆子豈還有命在，反而是朱逸叫道：「顏姑娘，別怕，你……沒事麼。」

顏如玉只不過被紅娘子拂退，那力道也大了些，自是沒事，忙站了起來，後悔適才把劍擲了，忙把朱逸一拉，又擋在他面前，也才見到小白玉瞪着一雙大眼，正從紅娘子面上轉向朱逸，說：「你！眞會武功！」

顏如玉又急了，怎麼連小白玉也這麼說，忙道：「小白玉，你胡說，他那會怎麼武功。」

紅娘子突然厲聲喝道：「你這丫頭敢騙我，閉咀。哼，老不死的竟然收了你這個徒弟，果然今晚是爲我而來。我暫且饒你不死，快去，把老不死的喚來！」

這番可輪到顏如玉睜大眼了，甚麼？這朱逸會是那白髮老人的徒弟？說小白玉也誤會了，尙有可說，紅娘子這女魔是何等人物，豈有把沒武功的人認作有高絕的功夫，那刹那間，她好像耳邊又聽到了嗤嗤之聲，朱逸分明不呆，她倒眞呆了。噯呀！原來被他騙了！

她斜退一步，朱逸却橫着竹劍，上前一步，道：「顏姑娘，咱們不怕她。」

紅娘子已又厲聲喝道：「你敢不聽話，去把老不死的喚來，快！」

朱逸乃是個尊師重道的夫子門徒，聽她聲聲老不死，怒道：「可惱也，是何言耶，不敬老尊賢，誠小人與女子之難養也。咄！」

朱逸竹劍一指，那紅娘子見他不動，且還幌腦搖頭，竟有人敢不聽她吩咐的，怒得一步跨出，不料他竹劍一指，紅娘子竟也會忌憚起來，忙又退步，拖着小白玉，向傍一閃。

仍然是這個書呆，可不仍是她初見於陽山時的書呆，顏如玉又驚又迷惑，這番她睜大了眼睛瞧，也仍是那把竹劍，他這一指，却也未發出破空之聲，怎麼這女魔倒會怕了？

紅娘子不但怕了，而且切齒咬牙，說道：「好哇，老不死的竟帶了徒弟和女兒前來。」恨恨地轉向顏如玉，又道：「你這丫頭也敢來哄我，對我編造謊言。」隨又轉向小白玉，那目光再也不柔和了，厲聲道：「娘苦苦尋了十多年，不料我親生的女兒，不帮我倒罷了，倒帮你那老不死的爹來對付我。哼哼！」

顏如玉嚇壞了，小白玉也在發抖，嚇得臉色蒼白，她有生以來，連一句重話兒也沒人對她說過的，不要惡聲惡氣，何況這女魔一怒，那目中便射出令人不寒而慄的冷焰，顏如玉忙道：「不不，別嚇壞了她，我所說是眞的，眞沒騙你，小白玉出來尋訪她爹，這兩年來把大江南北都找遍了，江湖上人人皆知，不信你去打聽打聽，可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今晚她不但尋到了她爹，還見到你這個生身的親娘，眞可惜，她父女見了面，倒見面不相識，難道這是騙你了，別……別嚇壞了。」



顏如玉驚恐又惶急，皆形於色，不是爲了他自己，而是爲了小白玉，爲了她紅娘子的女兒，那自是逃不過紅娘子一雙銳利的眼睛。

紅娘子道：「你，沒騙我？」

顏如玉見她目中的兇焰頓減，也鬆了一口氣，嘆道：「就在我偷聽到你們談話前，先見到小白玉和那老人家在那裏，只見他先前瞧見你把他二人擄進峯來，是以才絲毫沒疑心小白玉是你和他尋訪多年的女兒。要不，他早把小白玉帶走了。」

朱逸在一傍目瞪口呆，道：「顏姑娘，你說甚麼，小白玉會是……會是她的女兒？」

小白玉急得話聲帶哭，又好像有無限委屈似的叫道：「怎麼你也這麼說啊，我不是，我有娘，她不是我娘。」

洞裏吹進來的風，把紅娘子披肩黑髮，飄了起來，清晨的風更勁了，是天快亮了，顏如玉見她目中的兇焰盡斂，道：「小白玉，你聽我說，你是的，她才眞是你親生的娘，你太湖裏的那個娘，是把你從雪地裏抱進關來的，將來你見到了你那個太湖裏的娘，你就會信了。」

紅娘子目光迎着窟洞裏吹進來的清晨勁風，瞟了一眼，隨又移向門外，喝道：「滾進來，甚麼人！哼哼，我這峯裏倒從沒這麼熱鬧過，今晚來的人可不少啊？」

話聲未落，窟洞鑽進一人來，是穆蓉，門口緩步轉進來的，是穆虹，小白玉猛可裏一扎，竟然掙脫了紅娘子的掌握，向着穆虹撲了過去，叫道：「穆姊姊，穆姊姊。」

顏如玉吐了口氣，奇怪，紅娘子只是楞楞地望了兩人一眼，顏如玉忙道：「她們是小白玉的師姊，你別……兩位穆姑娘，她是小白玉的親娘，沒傷害小白玉。」

穆虹把小白玉摟在懷裏，道：「我知道了，你們的話，我已聽得明白，當眞皇天不負苦心人，小白玉找到了他爹。」

穆虹一手摟着小白玉，一手撫着，捋着她的秀髮，小白玉仰着臉，說：「穆姊姊，你說甚麼啊，找到了我爹，爹在那裏啊，顏姊姊說她……她是我娘，穆姊姊，我娘在太湖裏，她不是的，你說，她不是的。」

不料穆虹點了點頭，道：「小白玉，小白玉，我們早來了，甚麼都聽到了，也見到，也見過了你爹，她是的，眞是你親生的娘，顏姑娘猜得不錯，師母是從關外雪地裏把她抱回來的，是咱們離開太湖前，師母親口對我說的。」

顏如玉反倒怔住了，眞的，她猜得一些兒也不錯，一時間，目瞪口呆。

原來她先前之所以這麼猜，乃是別有用心，若然硬說小白玉就是紅娘子失散的女兒，既然小白玉耳後也有顆朱紅的痣，若然紅娘子信了，他們三人自然也化險爲夷，逃得出這女魔的毒手，耳後有痣，並非絕無僅有，天下姓白的也多得很，小白玉有娘在太湖，她早知道了，她先前也不是猜，不過是急智圓謊，却不料竟然是眞的，小白玉眞是這女魔的女兒。

那小白玉更急了，急得眼淚汪汪，叫道：「穆姊姊，你怎生也這麼說啊？她不是……不是我娘，我有娘。」

穆虹輕輕撫着她的秀髮，一手緊摟着她的肩頭，小白玉登時安靜下來了，一時之間，石室裏靜得來可聽得出晨風在石筍間呼叫，原來全都在無聲地瞧着小白玉，但顏如玉却聽到半聲輕笑。

是穆蓉，不知何時溜到她身邊來了，在她耳邊說：「若非是大姊，別人休想令她安靜得下來，有時她吵鬧起來，連師母也拿她沒法兒，現在好了。」

小白玉眞在穆虹懷中安靜了，只見她對紅娘子搖了搖頭，說道：「你放心，我會對她解說的，她從小兒跟在我身邊的時候多，倒比師母更親近些。對了，我也該叫你師母啊，是不是？來啊，小白玉，你瞧，你有多淘氣，一聲不響又溜了，害得我們找了一夜。」

穆蓉道：「要不是恁地，可也找不到她爹，還找到了她娘，姊姊，咱們也別怨這個書呆子了，當眞像冥冥中自有安排，你說是，是小白玉那日竟會連咱們也不要了，竟會跟下了這個書呆子去，偏在昨兒黃昏的時候，又遇到了他，又跟進這山裏來。」

這穆家姊妹一現身，簡直就不把紅娘子放在眼裏，多一眼也不瞧她，除了對顏如玉打個招呼外，心目中就只有一個小白玉，這女魔的性子……會不會？豈容得人不把她放在眼裏的？

顏如玉担上了心，忙道：「小白玉不但從小跟在你身邊多，連她那無相神功，其實也是你們教，要不是你兩人陪着她練，她要練成功才怪哩，眞好笑，她那一身功夫倒不會對壞人施展，我初見她時吃了她的苦頭，今兒對她的娘竟也用上了。」她偷眼瞧紅娘子，竟然不見一絲怒色，兇光盡斂的一雙眼睛，也在隨着小白玉轉。

穆虹把小白玉半摟半抱，扶去榻上，道：「你呀，眞令人疼也不是，恨又不是，可憐，一整晚也沒睡覺。」她掃了石室中的衆人一眼，繼道：「她長了這麼大，這可是從沒有過的事，來啊，小白玉，閉上眼睛，姊姊唱個歌兒給你聽。」

穆虹拍着她，眞哼起歌兒來。穆蓉道：「你們瞧，大姊就是這麼寵壞了她，那有長到這麼大仍然不懂事的。」

穆虹直對她皺眉頭，又搖頭，指了指閉着眼睛的小白玉，那兒歌却哼個不停，隨對石室中人連連揮手。

穆蓉嘆了口氣，道：「走吧，咱們的小仙女要睡覺，別吵了她。」拖着顏如玉就往外走。那朱逸也輕步跟了出來。顏如玉總是不放心，把穆蓉的手捏了一下，溜回門邊一瞧，那紅娘子竟已不在室中，穆虹兀自在哼着歌兒。

驀聽身後一聲響，拍的一聲，跟着傳來呻吟之聲，却是紅娘子厲聲道：「你！你是甚麼人，哼！我還以爲是老不死的，哼！今晚溜進來的人可不少啊。」

顏如玉見穆蓉和朱逸都在身側，才放了心，忽然明白了，這必是那個錢昆，當眞溜來做甚麼？若眞是飛天狐遣來的，自然枉費心機了，生怕紅娘子再生誤會，忙搶了出去，只見那有如門戶的兩個石筍之間，地上果然躺着錢昆，兩手撐地，正往後退縮，忙道：「你可別誤會，他不是咱們的人，不過麼，我倒也知道他的來歷，

先前我在潭那邊林間，聽到這人和喪門劍古元談話。」

天色雖未大明，但晨光中，已可看得清清楚楚，紅娘子衣紅似火，但清麗的面龐兒却白得幾無血色，在清涼的晨風中，令人一見便生寒意，不過，顏如玉可一點不怕她了。

紅娘子哼了一聲，說：「那就不會是好東西，好大胆，敢進我寒潭來。」話聲未落，右掌早揚，陡地人影一幌，却是紅娘子退了一步，原來是穆蓉搶了出來，合掌向外一推，但顏如玉也不慢，橫跨一步，抓住穆蓉的胳膊，道：「穆姊姊，停手。」隨巳擋在她身前，忙道：「你別誤會，小白玉要瞧見你殺人，即使知道你在這裏殺人，也會嚇壞了，再說，你怎麼問也不問一聲，竟然動手就……」

紅娘子向石室那面瞟了一眼，顏如玉這裏却暗中把穆蓉的袖管一拉，示意她退後。先前小白玉扣着紅娘子的手腕，尚且不能奈何得她，穆蓉便是比小白玉的功力深得多，必然也不能奈何她，倒反而會激怒她，何況她是小白玉的娘，翻起臉來，那可是了不得。

她這麼一說，倒也眞生了效，敢情再毒狠的女魔，也會寵愛她的女兒，紅娘子怒視了穆蓉一眼，哼！顏如玉忙道：「我倒是知道他的來歷，他是燕山派的再傳弟子……」

不料她話聲未了，紅娘子陡地目現兇光，霍地把那錢昆抓在手中，一蹬脚，竟從那石筍上一越而過，貶眼巳去得無影無踪。

穆虹咦了一聲，顯然她這才初見紅娘子顯示出功夫來，那身法之快還罷了，手中抓住一個大人，竟能一躍三丈高下，怎會不駭然而驚！

顏如玉鬆了口氣，道：「穆姊姊，這這……你是不知她的來歷，小白玉這娘，武功實是高不可測，便是小白玉的爹也對她要退讓三分。」

不料朱逸眉頭一揚，道：「顏姑娘差矣，師傅他老人家不過不同她一般見識，此之謂讓人非我弱，守己任他强也，子曰……顏姑娘，你……」

忽然問，又撲嗤一聲笑了，說：「喲！敢情你那位至聖先師的孔老夫子，也提到過我。」

在朱逸眼中，顏如玉這一笑，豈僅生百媚，簡直要值萬金了，忙道：「不不……是……」

顏如玉早又把臉一沉，道：「好哇，我正要審問你，你倒敢來插咀，我還道你呆，一直把你當個書呆，哼！你敢眞戲弄我！」

朱逸嚇壞了，叫屈道：「姑娘這話從何說起，我豈敢……我怎敢……」

顏如玉一摸腰間，劍呢？啊，原來丟在石室中了，於是霍地一個旋身，道：「穆姐姐，請把你的劍借我一用。」

穆虹愕然，道：「我不用劍啊，也沒帶劍。」瞧瞧顏如玉，又瞧朱逸。

朱逸却巳雙手捧劍，道：「姑娘要用劍麼，不知此劍可用否。」他竟獻上劍去，不料顏如玉一言不發，把牙關咬得緊緊的，只是微一遲疑，抓住遞過來的劍柄，就勢掃去，拍的一聲，朱逸叫道啊唷，脚下一踉蹌。那一劍拍在他肩上，還是不輕，幸是竹劍，那朱逸惶恐驚愕，脚才站穩，已拱立道：「若然我該死，死不敢辭，姑娘，這竹劍無刃，劍尖却也鋒利！」

顏如玉恨恨地說道：「好！」圈臂遞劍，劍尖直向朱逸當胸刺去，這書呆竟也眞不避讓，拱立如故，且還閉了雙目。說時遲，穆蓉扣指疾彈，啊！不料倒點了一個空，敢情顏如玉的竹劍眼看要點中朱逸的前胸，却忽地縮了回去，而且慢慢垂了下去，她怎會不點個空。

啊！穆蓉這會明白了，當眞她才呆了，若然人家兩個有仇，這書生怎會一直隨侍一般跟在顏如玉身後，眞是一步也不離，當眞又豈有這般從容受死的人，啊呀！敢情這是一對歡喜冤家，她自己倒太多事了。

顏如玉却蹬脚道：「穆姊姊，你別攔我。」

穆虹撲嗤一聲，笑道：「我沒攔你啊，也沒攔着你，却是你怎生惱得要殺他，你說說，我來評評這個理。」

顏如玉又蹬脚，恨恨的說道：「他……騙我，他……」

朱逸睜開眼來，嚇呆了，嚇得臉色也變了，說道：「沒沒……沒有啊，我天大的胆也不敢騙顏姑娘你。」

顏如玉竟然眼兒紅了，這麼個單劍掃蕩羣寇，令賊他們喪胆的顏如玉，竟然眼兒紅紅，要哭，這怎會不嚇得手足無措，連臉也嚇得白了！穆虹也一怔！若然眞個只是一對歡喜冤家的小故，這顏如玉豈是容易流淚的人？她不哭了，也把臉一沉，道：「好哇，你這小子敢欺負我顏妹子，你說，他怎生欺負你了，你這小子當眞好大胆。」

朱逸急得連話也說不出來，這是怎麼說起，他只有把顏姑娘供奉在心坎上的，這又是怎說。

顏如玉巳恨恨說道：「他騙我，一開頭就騙我，說他不會武功，哼！可裝得眞像啊，見到我的劍兒也怕得失了魂，竟還騙我教他劍術，原來他是高人之徒，穆姐姐，你們尋訪的小白玉的爹，原來就是他的師傅。」

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朱逸倒鬆了口氣，却是那穆蓉啊了一聲，說：「原來是師兄，小妹不知，多有失禮，師兄休怪。」說着，就要行下禮去，朱逸慌得連忙閃身一邊，惶急道：「不不，我不是……」

穆蓉巳行下了半，愕然直起身來，道：「甚麼，你不是？」顏如玉哼了一聲，說：「你還敢說不是，好哇，你敢欺師滅祖，穆姊姊，要不是小白玉的娘識破了他，我還一直被他蒙在鼓裏，竟一直把人家的絕妙高招，當作是胡講亂道，哼哼！三分春色二分愁，好絕妙的招兒，還哄得我替他削了這把竹劍……」她越說越惱，越想又越恨，震地一抬腿，兩手分握着竹劍兩端，那意思就要把竹劍折斷。

可把朱逸嚇得魂散魄飛，搶上奪過，跳過一邊，把竹劍緊緊抱在懷裏，是眞魄散魂飛，面白如紙，那是一些兒也假裝不來的，是眞驚惶得發起抖來，好像那竹劍是價值連城，不，簡直像是他的命根一般



，甚至急得額上見了汗。

穆蓉又奇怪，又迷惑，心下也有些兒不忍，忙上前攔住顏如玉，勸說道：「顏姑娘息怒，且聽他說來。」

朱逸竟仍退了一步，把竹劍抱得更緊了些，道：「顏姑娘，你冤枉我啦。」

顏如玉哼了一聲，說：「小白玉的爹，是不是你師傅？」

朱逸道：「是啊，我蒙小白玉的爹收錄，老人家自號白雲叟，也是適才方知師傅原來就是小白玉的爹。」

顏如玉怒道：「哼，你敢不承認，但你怎敢說不是，你說，為何要再三的戲弄我，以往不告訴？你說。」

她那眼圈兒是眞紅了，但隱現的淚光中，却燃燒着怒火，蹬脚，連聲說：「你說！你說！」

朱逸嘆了口氣，道：「顏姑娘，你怎不想想，今晚我打從醒來，就慌忙逃走，那敢言語，也無暇言語，說我對姑娘存心戲弄，瞞騙了你，那更是冤枉。」

顏如玉氣得蹬脚，道：「你分明有一身上乘內家功夫，却假裝不會，好一個手無縛鷄之力，見到刀見到劍兒失魂的書生，裝得可眞像啊。」

穆蓉左瞧右瞧，越聽越胡塗，這顏姑娘說的怕不有理，但這位師兄又口口聲聲冤枉？好在顏如玉也不拚命了，道：「師兄，你可眞騙了我這小妹子，噯唷，別哭。」可不是眞有兩個淚珠滾落下來，她不說還好，顏如玉那淚珠登時成了斷綫之珠，晶瑩滾滾落。

原來旭日巳昇，兩峯間投射進來的朝陽，恰好投射到她臉上。

朱逸更是慌了手脚，忙道：「顏姑娘，這却也不怪你誤會，我拜在小白玉的爹門下，乃是打濟南北上，和你分手之後的事，那晚我投宿到小店中，見一個白髮老人被蛇咬傷，便試用顏姑娘你所贈的解毒之藥，替那老人家治得好了，原來老人家竟是當今武林俠隱，武功蓋世無雙，是我對他吐露了心事，要練成武功，相助顏姑娘你一臂之力，這才蒙老人家取錄，帶我前往泰山高處，前後也不過才練得百日功夫。」

那顏如玉雙目還含着淚的目光，落在他面上了，但忽然又哼了一聲，說：「誰信你，穆姊姊，你說，你信不信，百日功夫，便能令那紅娘子也震驚，幾乎傷在他這竹劍之下，穆姊姊，你們多年苦練的神功，能不能從竹劍上遙空發出，能發出破空銳嘯的聲音來。」

朱逸急了，搶着說道：「姑娘有所不知，是我言道，與姑娘你有三月之約，亦是大比之期，必要上京，師傅也因有事在身，不能躭擱，是以只教我練氣之術，承老人家的恩典，用他自身多年苦修之功，助我連開活竅，那百日之中，並未傳我一招一式，唯日夜苦修氣功，總算不負師尊的恩典，小有所成，若然我自知以竹劍能保護得了你和小白玉，我也不那麼惶急逃跑了。」

顏如玉不言語了，穆蓉道：「顏姑娘，看來我這師兄所說不假……」

不料朱逸惶急叫道：「不不！」

兩個姑娘倒都是一怔，這是怎說，難道他倒自認有假了不成？

朱逸大叫道：「我該叫你師姊才對，我入門不到三月，師姊恁地相稱，豈不亂了尊卑。正是，我尚未拜見師姊。」說着，眞跪了下去，而且磕了個頭，更是一片虔誠。

這可才是眞不能假的了，這同門長幼之禮，豈是亂來得的，穆蓉忙還禮道：「便是同門，同輩休行大禮，師弟請起。好了，顏姑娘，啊唷，不，我該叫你……該叫她甚麼，師弟，你教我？是不是該叫她弟妹呀。」

顏如玉羞得滿臉通紅，朱逸倒搔着頭，只顧發呆，却知巳雨過天青，不，是黑夜盡了，太陽昇上來，昇得更高，更明亮了，紅紅的太陽也照亮了三張笑臉，發呆的朱逸眼睛也更明亮了，因為顏如玉臉上晶瑩的淚珠，像露的嬌花，更美，更豔了，那般半含嗔，半帶羞，也更增添了他從未見到過的嬌美。

穆蓉掃了兩人一眼，一言不發，悄悄退了開去，那穆虹抱着熟睡的小白玉，走近前來，却被穆蓉搖手阻止了，向顏如玉和朱逸一指，迎上了低聲道：「姊姊，休去打擾這一雙歡喜冤家，啊！這是做甚麼？要走！」倒像才發現穆虹懷中的小白玉：「咦！你點了她的睡穴！」

穆虹道：「我要把他們留下來，來，你把小白玉背上，我有話說。」

穆虹解下兩人的絲帶，把小白玉背在穆蓉背上，隨即向朱逸這面走來，那朱逸兀自在向顏如玉賠小心，只見顏如玉手兒一揚，是她從懷中取出朱逸那三本試卷來，丟到朱逸脚下，哼了一聲，道：「你山遙路遠，千里迢迢，你爹在九泉所為何來？好啊，便不為了揚名，你顯了甚麼親，你爹在九泉之下，可也瞑了目！枉費我一番苦心，巴巴兒地替你備了考監，為了怕分你的心神，不去和你相見，不料你倒替人家姓張的去顯親揚名，哼！」

朱逸道：「原……原來，啊呀！這麼說，那晚我不是作夢，原來……那考監是姑娘替我備的……原來……原來……我該死。」霍地一反掌，驀向自己的頭上一拍，誰會料到他眞用上了極大的勁道，拍的一聲响，身子一踉蹌，他身後便是石筍，早是一頭撞在石上，那身子一軟，頦子也一軟，不但順着那石壁溜落下地，而且頭也垂落下來。

顏如玉啊呀一聲叫，穆虹恰也走過來，不禁也一聲啊，血！他頭垂頦子現，血染紅了他的頦子，他眞是一掌把自己撞暈了，頭撞破了。

難道這也是假裝得來的，顏如玉只是瞬間的遲疑，早撲了過去，把他摟在懷裏。血！從他那頭巾裏滲了出來。他在說甚麼？兀自在喃喃的說：「我，眞蠢，我該死。」

顏如玉迅速揭開他的頭巾，慌了，說：「你這是……怎麼啦，啊呀！」

穆虹說道：「不要緊，不過碰破了頭皮！」

雖說只是碰破了一點頭皮，血也流得不少，顏如玉忙替他止了血，穆虹在一旁，也沒曾驚擾她，那瞬間，她像又回到陽山中，朱逸那讀書處，他也碰破了頭皮，

她也一般把他摟在懷裏，也把他的頭壓在胸上，他也一般的雙目，唇邊浮現出甜美，從他臉上，那能找得出一絲痛苦來。

啊！顏如玉羞得臉又紅了，他雖不是裝假，但也一般兒的一半兒眞，一半兒假，何況這時身邊有了個穆虹，她怎好把一個少年郎摟在懷裏，怎可在人家眼下，扶這個少年郎的頭壓在她胸上，端的是敎她含羞帶急，也一般兒抓着他的肩頭，驀可裏一推！

却也幸是有穆虹在身邊，在朱逸再次撞在石上之前的一刹那，穆虹一伸手，抓着朱逸另一邊肩頭，道：「蓉妹說得不差，你兩個眞是歡喜寃家，你用這麼大的勁，再一撞，他還有命麼。顏姑娘，你這性子也太烈了些。好了，歡喜寃家終也不是寃家，咱們打太湖來，這就回太湖去了，我把他交給你了，你們也該回去你們來的地方。」

她把朱逸向她懷中一送，回身一招手，穆蓉在那面也向她含笑一揮手，三人在昇得更高的陽光下，晃眼已去得無影無踪，也把他們留下在燦爛的朝陽中。

顏如玉聽到過，如何沒有，雖沒聽到過他昏迷中的聲聲呼喚，却不祇一次在他夢裏，醉裏，聽到過他那聲聲呼喚，喚的是她的名兒，呼出的却是他的至性痴情，要不，豈能綰得住她的芳心，當眞她豈會惱朱逸不要功名，眞會不明白人家爲甚麼倒會去替張珏顯親揚名，眞會不明白那全是爲了她？而今，朱逸再也不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了，若無大毅力，大智慧，若不是至性情痴，朱逸豈能在百日之中，練成了上乘內家功夫，豈有不明白是爲了誰。

現下身外只有燦爛的朝陽，她再無顧忌了，她再又把朱逸摟住了，說：「你，痛不痛啊？其實我只是，恨你不明白我的心。我日盼，夜又盼，盼得你多苦啊，你却聽信了那個該死的吳護院的謊言。」

朱逸喜極，也恨極了，又一揚掌，但顏如玉把他的手抓住了，說：「你！做甚麼？」

朱逸道：「我恨我自己，顏姑娘，你恨得是，我眞蠢，我恨我怎生這麼蠢。」

顏如玉撲嗤一聲，笑了，可不是眞蠢，只不過他因痴而蠢，又因情而痴，那麼，一天烏雲，怎會不盡散，而且，萬里長空，只有朝陽更燦爛，其實那來烏雲，跳起來，道：「走啦，快走，你這……」

## 尾聲

又是一個朝陽燦爛的早上，但眼前却是萬頃烟波，在那曉烟楊柳的岸邊，一個白髮老人才要磕揮旱烟灰，却怔得抬起頭來，身邊的一個花白頭髮的老人也回過頭來，因爲烟波裏，近岸處，傳來一個姑娘的叫聲：「小白玉，還不放下，嗳呀，你究竟長不長得大哪。」隨聽一個少年的聲音，笑道：「甚麼，可又是那魚兒眼淚汪汪，可憐生？小白玉你要放回湖裏去了，你爹就沒下酒的菜了。」又一個姑娘笑道：「還有顏叔叔，小白玉快放下，顏叔叔要沒下酒菜，可就不疼你了。」

小船劃破烟波，近岸了，船上人影也可看得清了，朱逸在船尾竟已能熟練的操槳，顏如玉正從小白玉手中搶過一尾金色鯉魚來，提着網繩的穆蓉，却在船頭笑道：「說不帶她來，你兩個偏不聽，多了兩個老人家疼她還不算，再加上你兩個來縱她，今生今世，她是再也長不大的了，喂，你那槳上加點勁兒行不行，姊姊在等咱們的魚兒下鍋。」

那小船着岸邊，如飛去了，笑聲漸杳，兩個老人也笑了，白髮老人磕掉烟灰，晨風飄起他的白髮，像白雲，正是白雲叟，道：「顏老弟，你這佳婿的功力，又增了幾分。」

原來這花白頭髮的老人是顏如玉的爹，朱逸隨顏如玉回到濟南，那秦天都師徒護送顏大剛，也不過剛到家，趁這師徒兩人在，顏大剛立即替兩人完了婚，顏如玉與朱逸都想念小白玉得緊，也担心紅娘子失去女兒不甘休，再說，他們也不願住在張珏替她營建的房舍裏。顏大剛聽說有這麼個好去處，再加上早想結識白雲叟這位武林俠隱，三人立即南下，隱於這個烟波深處，已有年餘了。却是問起那紅娘子，白雲叟總是顧左右而言他，便誰也不再問，心下也都明白。

湖上有烟波，顏大剛却心如止水，道：「老哥哥，豈不聞山寺日高僧不必起，朝臣却要待漏五更寒麼，我倒羨慕令嫒，但願她眞是永遠長不大，可就是福了。」

白雲叟呵呵一笑道：「說得是，若然你我不曾習得武功，也不會有這麼多的煩惱了。」

兩個老人飄然消失於綠樹曉烟中，笑聲不聞聲漸杳，把萬頃烟波留下在身後。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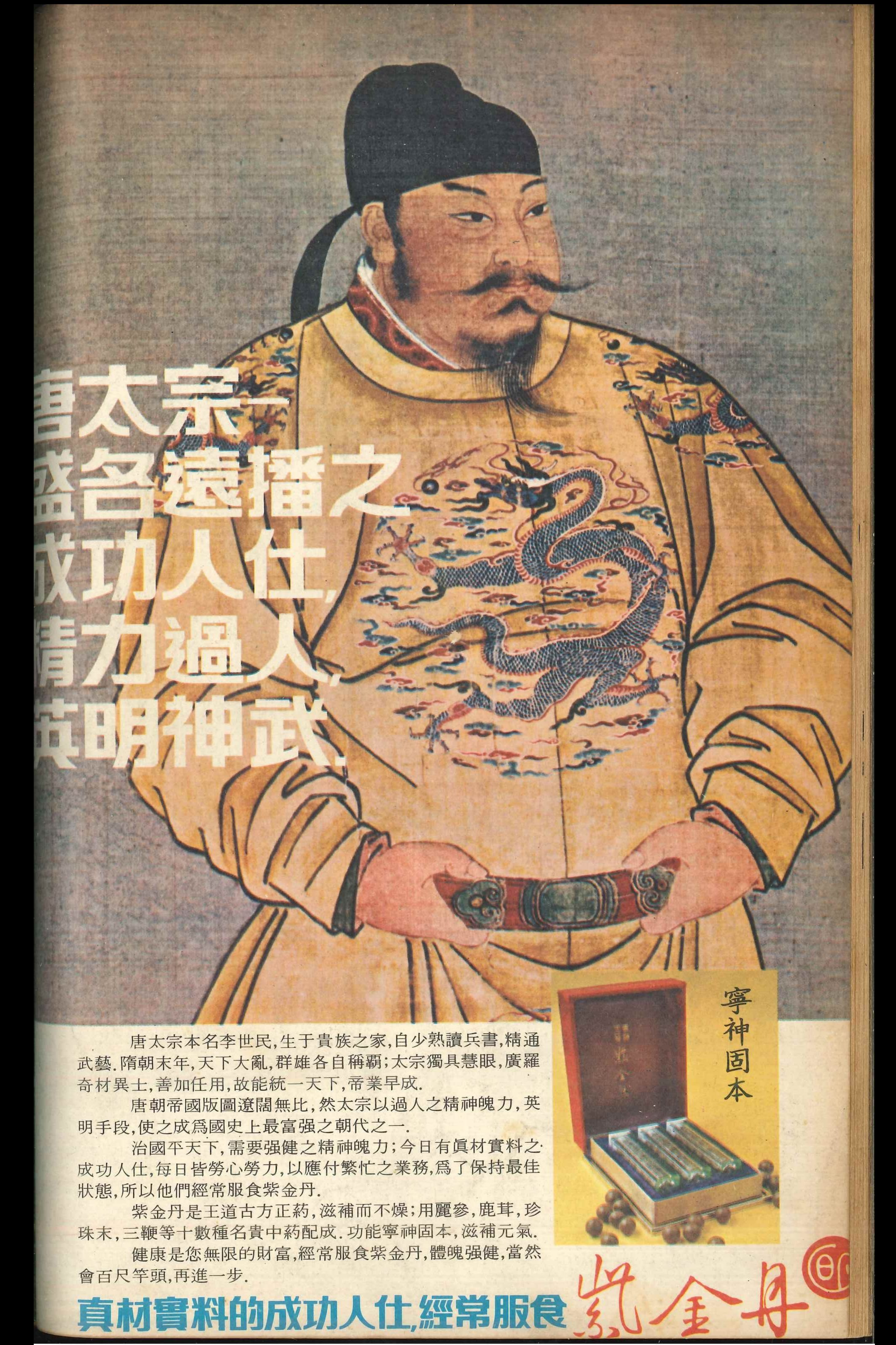
**新篇預告**

# 風月寶劍

秦紅・著

自古多情空餘恨
由來好夢最易醒

他，出生於顯赫的家庭，父親是叱咤風雲的大人物，他聰明絕頂，又承繼了蓋世無雙的武藝，然而他却不是有爲的青年，而是個胡天胡帝的花花公子，爲了愛上一個姑娘，他付出了一切，結果：——這是秦紅先生即將在本刊特別貢獻給讀者的不朽之作，敬希垂注。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寧神固本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